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峽傳 第二回 丟欽差失而復見 捉秦尤大鬧台灣

且說勝爺向前請安行禮，說道：「二位差官大人，莫非欲將勝爺拿往北京問罪嗎？」守備、千總答道：「非也。現在江蘇省官員俱都丟官罷職，院衙中出了意外之事。昨夜晚間三更將過，欽差大人正在書房中咳嗽，有書童上前道：『大人要喝茶嗎？』連問數聲並無一人答言。大人書房中內外門俱皆洞開，童子一看，不見欽差大人蹤影，遍處尋找大人，不知下落。喚醒管家二爺，又與差官門房各處送信，眾差官大家各處尋找大人，一看大人臥房枕頭邊上，有血痕數十點，枕頭上有髮髻一縷，這才知道失去大人。遂與文武衙門去送信，闔城文武官員俱都來到院署。江寧縣台大人命給鏢局送信，把欽差找回。」勝爺聞聽。嚇得真魂出竅。暗想：這大概我夜探蓮花湖，韓秀孺子氣憤不出，追我未曾追上，繞道來至江蘇，將欽差大人盜走，與我勝英為仇作對。勝爺思索至此，回頭叫道：「三太，去到裡面，速請你叔叔、師大伯，就此隨老夫殺奔蓮花湖，與那韓秀小兒要秦尤與國家三寶、欽差大人。」正在此時，大門道內出來二人，口念無量佛道：「且慢。」勝爺回頭觀看，原來是道爺與和尚。遂說道：「道兄，這二位是差官大人。」

道爺與和尚，對那二位差官各施一禮。守備、千總觀看，一位是棄錦離塵，一位道骨仙風。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事到如今，話不能不說。你夜探蓮花湖捉拿秦尤找三寶，那秦尤前三天已然遁出蓮花湖。秦尤將三寶奉送韓秀，那三寶價值連城，韓秀不受，可謂財義分明，禮法的君子，他焉能竊盜欽差大人？依貧道所見，南京乃是藏龍臥虎之地，必是另有賊人，別有他情。」

欽差大人決無妨害，他既然血跡在枕邊上，又有髮髻一縷，由此想來，大人必無性命之憂，你們府院衙門之人，應當細察檢驗。」王差官說道：「真有先見之明，實有神謀，我們院衙之人、當差的莫不納悶，大人每日整容，無有一日脫閒。大人發長四尺，漆黑明亮。這枕頭邊上的髮髻半尺多長，又黃又茸，院衙門之人俱都納悶異常。」諸葛道爺接口說道：「勝施主請想，髮髻甚長，何以剪下一縷？亦可用刀割下。想那大人發鬢乃是漆黑，此枕旁之發何以又黃又茸？其中當然必有別情了。」

又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，貧道冒言，我們是保鏢小本經營之買賣，丟了欽差大人，與我們平民百姓無有關連。」王千總答道：「找鏢局非為別事，拜托眾位達官，幫著給尋找尋找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前場官司尚未了結，還須幫官家辦理此案。我派出幾十位鏢頭，一則捉拿飛天鼠秦尤，找三寶歸案；二則順便尋找大人的下落。」聾啞仙師道：「你們官面之人在城內外以及四廂，別出五十里外找尋大人，數日之內，必有佳音。我們鏢行之人也幫著辦理。」王千總說道：「道爺何以知之呢？」聾啞仙師口念無量佛說道：「為國為民的忠臣，大清國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兩袖清風。再者大人之聰，有生而知之之能，學富五車，位至極品。忠臣孝子決無危險，三五天內必有好音也。」守備、千總聞聽點頭稱是，說道：「你們鏢行眾位如若將大人尋著，豈不是奇功一件？」語畢，遂與勝爺、道爺告辭，這才回歸院衙去了。勝爺率眾回至鏢局，抱腕當胸，向眾位說道：「你們大家多要受累。」遂派出五十餘位保鏢之人，俱各在南京城外四廂，一來尋找忠臣大人，二則尋拿秦尤，找皇家三寶。欽差大人的形貌，眾鏢頭多有相識者。鏢行之人因何認識欽差大人呢？皆因為欽差大人過堂、問案的時候，大堂口下百姓們，三教九流之人，可以隨便聽看，不攔閒人；坐轎出衙，百姓們也隨便觀看，並不驅逐閒人，因此黎民百姓多有認識的。鏢行之人，三位一伙，五位一群，惟有三太小弟兄十餘人都聚在一處商議。

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小弟兄這回不要金頭虎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這回不要我不行，我有造化。黃三哥，你們知道大人叫誰背走啦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知道。你們揣情度理。」三太說：「誰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就是小老鼠秦尤。他將三寶送與韓秀，韓秀不要，這場官司韓秀說他跟著打不起，叫小老鼠走啦。小老鼠惱羞變成怒，小老鼠賭氣，大聲喊叫：『韓秀你怕打官司？我先把大官偷走了！』到了院衙門，他不敢害大人，把大人給背著走啦。背著大人走累啦，皆因為大人身量大。在樹林子裡歇著，小老鼠打盹，大人發怒。你們借我的造化，我進樹林子，給小老鼠一個倒拿毛，楊香五幫助我把他捆上，小老鼠腰裡有包袱，是皇上家的玩藝。我扛著小老鼠，我師兄臭豆腐歐陽德背著大人，黃三哥帶好皇上家的玩藝，咱就回來啦，一舉三成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這是說夢話呢？找著大人，乃是奇功一件；訪著秦尤落在何方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你還要一舉三成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二位別開玩笑啦，咱們走吧。」小弟兄出離了鏢局，大家商議去向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向蓮花湖那方去。買賣人、大財主不偷欽差大人，蓮花湖那方賊多，非有能為的才能辦這個事呢。」黃三太太眾聞聽點頭，出離鏢局向西去了。村莊、鎮店、庵觀、寺院，找尋蹤跡，向西走出四十餘里，金頭虎一見冲天杵，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人是官的，肚子不是官的。」三太用手點指：「你看西北角上有黑鴉鴉一個大村莊，那裡必有茶飯館，咱們到那裡再吃茶打尖。」

弟兄們走至東村口，三太在先，見一鄉下老人，黃三太上前施禮說道：「借問長者，你這貴莊叫什麼村莊？」老者一看三太和顏悅色，笑容可掬，遂答道：「壯士爺，敝莊叫侯家集。每月九天集日，初二，初五，初八，十二，十五，十八，廿二，廿五，廿八。集場的日子，大車小輛滿市皆是，糧食堆積如山。今天是閒日子，不甚熱鬧。」三太又問道：「此處有茶飯鋪嗎？」

老者答道：「此處倒有四家茶鋪，比賽作買賣，吃食非常鮮美，尚且不貴。你們眾位要喝酒，那是炒菜出名。吃飯多是趕集、上店、門秤、牙行之人，買個火燒都要掂三掂。您想貴了誰買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謝過長者。」彼此施禮而別。眾英雄進東村口，向西不遠，就聽飯鋪之中刀勺一陣亂響，大概是煎炒烹炸，醋溜醬爆，放出清香之味。金頭虎對楊香五說道：「快跑吧。若沒有我的造化，餓死你瘦小子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不錯，要沒有你就怕不上飯館子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沒有我就找不著飯館。慢說你們都是命小福薄之人，你們沒聽說過孔夫子絕糧在陳蔡嗎？孔仲尼老先生餓得眼前發黑，子路餓得直不起腰來，餓壞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伯弓、子游、子夏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們倆人怎麼老搗亂哪？快走吧。」傻小子向頭裡跑，進飯館子大聲喊叫：「跑堂的小子，給我先來六百壺酒！」

跑堂一看賈爺的貌相，頭上梳著一個冲天杵小辮，大肚子好似牛犢，兩條羅圈腿，一臉面的大黑麻子，紅眼圈，爛眼邊，鼻涕哈喇子直滴。跑堂一看，心中大不歡悅，對著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喝茶吃飯是財神爺？因什麼進門就叫小子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你不是小子，你是姑娘啊？」跑堂說道：「不是姑娘，是小子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呀，還是小子哪。」黃三太趕奔前去，說道：「您多包涵，我這傻兄弟半瘋。」皆因為集場的飯鋪沒有圓桌面，兩張桌對在一塊，眾弟兄落座。三太說道：「你們給用大一點的壺，先給我們泡兩壺茶。將應時的菜，再給我們配八個菜，來一壺酒。」賈明一翻母狗眼，將討人嫌的話全給打住啦，要不然他要爆炒蚊子心、跳蚤膽，一個餃子整個的盛三個碗。三太一要酒菜，就將金頭虎的話給打消啦，三太到處叫人敬，金頭虎處叫人嫌。黃三太遂問道：「跑堂的，你們這本集場有把勢場嗎？」跑堂答道：「我們這侯家集是兩道街，我們南邊這道叫前街，北邊那道叫後街。後街座北是我們聯莊會的會頭，設擺把勢場，教徒弟百十餘名。我們這集場首戶財主在後街正當中座北，大門道里面擺著各樣長短傢伙，東邊青水脊門樓，西邊紅油漆大柵欄門，三個門口是一家，真稱得起武學超群。此人姓侯，大家稱為侯當家的。我們這村姓侯的多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敢情你們這村子裡淨是猴兒頭哇。」跑堂說道：「你們村裡淨敗家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掌櫃的您別理他，愈答理他，他愈鬧瘋魔。」眾英雄酒飯已畢，這才暗探侯宅，巧得忠良，暫且慢表。

且說黃三太開發完了酒飯錢，十位英雄出離飯館，由打橫街直奔後街。眾人舉目一看，街道平坦，房屋整齊，座北有一所大宅院，大門道里邊，影壁前頭，列著大刀闊斧、大桿子、畫桿戟，明明是把勢場，東邊清水脊門樓，西邊大柵欄門，車馬出入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們看這三個門口，原是一家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並肩子把勢水深哪，水深必然魚旺，渾天下池子入窩兒，撈一撈。」

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瘋啦？我說這三個門是一道線拉下來的。」楊香五觀看清水脊，只見門樓旁邊貼著一個紅字箋，楊香五心中暗想：這個門房難道說還寄什麼藥嗎？

三太此時已走上前去，觀看字箋，上邊提著四句白話，看那字跡，乃是學生筆跡。只見上寫道：「欽差大人落此門，好漢英雄非綠林。有人要把忠臣找，比試學業見假真。」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請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先看看。」金頭虎念道：「大人門。」列位，傻小子就認得這三個字。黃三太從頭念了一遍，金頭虎一聽，說道：「是我造化吧？諸位亮傢伙砸門，見著男女老少全宰呀！」金頭虎說著話，打包裏亮一字杵。楊五爺說道：「黃三哥您攔阻他，別人攔不住他，要是出了人命就糟啦。」三太遂上前攔住賈明道：「賢弟，千萬不要粗魯。」三太說罷，將金頭虎兵刃包袱急忙搶過來啦。此時金頭虎手中沒有兵刃，走上前去要推門，人家那門裡面上著栓呢，金頭虎未能推開，金頭虎遂用油錘冠頂的工夫，用腦袋撞門，撞得那響聲，比砸門踹門的聲音都響，大聲喊叫：「小子，你們快出來吧！你們的官司犯啦！」他連喊帶撞，若是平常的大門，也就叫他撞開啦，侯家的門板四寸多厚，所以傻小子沒撞開。金頭虎正撞著呢，就聽院內腳步聲音，啞啞直響，遂問道：「這是誰碰門哪？什麼人敢在這個門前大膽造次？將門帶子都碰壞啦。什麼人哪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小子們，門帶壞啦？一會連人都得壞啦。快出來吧，小子們！」只見雙門一開，由裡面走出一位英雄。眾位觀看，此人頭上放光。原本是一個禿老美，腦門照得見人，連一根頭髮都沒有。可是重眉毛，大眼睛，年歲二十以上，三十以下。身穿藍縷網大氅，紡綢的短靠，十字絆英雄繖，藍綢子腰圍子，青緞子薄底靴子，馬蜂腰，窄背膀，那個樣子就好似旁若無人一般。金頭虎過去伸手就抓，叫道：「老美你好大膽子！」美爺一開門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且慢動手。看見那個字箋沒有？我寫的。這是我的宅院，欽差大人落在我的院中呢。好漢英雄非綠林，眾位請看，我永遠不戴帽子，頭上沒有垛子。」把袖口又往上一捋道：「胳膊上沒有藍字，淨胳膊，淨身子，我也不是水旱兩面的綠林道。有人要見忠臣，跟姓侯的比賽比賽，一腳踹我一個筋斗，一拳打我一個趑趄，贏了姓侯的，將欽差大人請歸院署。」說著話，美爺眼珠一轉，看了看他們來了整十位，一看十位英雄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遂說道：「我看你們眾位不是官面呀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不是官面，好爺們是保鏢的。」美爺道：「你說句人話。什麼叫好爺們？你們是哪一個鏢局子保鏢的？」賈明答道：「十三省總鏢局保鏢的。你怕不怕？」美爺說道：「更好啦。你們十餘人如果不成，另去請高明。」賈明道：「老美小子，我就是高明。我可不姓高，我叫賈明。我將老美你先弄兩個筋斗吧。」金頭虎說著話，就伸手要捋美爺的十字絆。美爺用胳膊一擋說道：「且慢，我要在我家門口贏了眾位，不算高明。侯家集西四五里地，蓮花湖的湖汊子，離水不遠，有一片大松林，茂林比武，立見輸贏。」

說著話，美爺轉身面向西，提大氅一伏腰，鹿伏鶴行，腳底下甚快。金頭虎大聲喊叫：「黃三哥、楊香五快追，別叫老美跑了哇！」李煜說道：「你別胡喊啦，人家那麼大的財主，為什麼人家跑哇？」眾英雄一看，老美走下去啦，眾英雄隨後可就跟上去啦，出了西村口不遠，就將眾位英雄落在後頭啦。

美爺在頭前站立等候，金頭虎哈吧著羅圈腿，拼命似的向前跑，工夫不大，到了茂林深處。美爺進了樹林，正北一站，先搶了上首。眾英雄進了樹林一看，向西不遠，樹林外波浪滔滔。十位英雄一看，老美站了上首，十位英雄只可在南面下首一站。

老美一見禿腦袋，腦皮錚亮，真是照得見人。老美說道：「那位請過來動手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這老美多狂啊？我可占下這個老美啦，誰搶我功勞，我可說別的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這叫什麼功勞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拿住他，把欽差大人請回去，這不就是功勞嗎？黃三哥搶我的小包裹，還不給我嗎？你看這老美多狂哪？」三太心中不悅，就將包袱給金頭虎。

金頭虎手執一字杵，叫道：「老美小子，你那裡跑哇！」美爺說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比賽拳腳，一腳踢個筋斗，一拳打個趑趄，各無傷損哪。你亮兵刃那幹什麼？你怎麼不通人情哪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什麼叫情理？你將大官弄到你們家裡來，還說什麼理？」美爺聞聽笑道：「人言十三省總鏢局替天行道，俠肝義膽之人甚多。原來如此！耳聞不如見面。」你道，賈明欺人家未拿著兵刃，他是得著理啦，所以他這才亮兵刃找便宜，舉起一字鑽鐵杵，上前就要動手。只見禿老美將大衣一脫，擰成一團，往外一扔，雙手一提藍腰圍子，嘩啦啦亂響。賈明暗道：「他沒有傢伙，怎麼腰間亂響啊？」又一看老美將皮套往手腕上一挽，嘩啦一抖，原來是九節練子槍，抖起來猶如棍兒一般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暗道：我聽師傅言說，三節鞭抖直了得三年的工夫，這九節練子槍要是抖直了，總得三年三年又三年。我要是跟他動手，我的鑽鐵杵是直的，不會拐彎，他的練子槍會拐彎。我要是一橫鑽鐵杵，他的練子槍一拐彎，打在我的眼上，要是真叫他打上，我得鬧個單眼虎，兩個眼全打上，我就鬧個雙眼瞎。金頭虎思索至此，心眼兒可就來啦，回頭道：「黃三哥，我不成。你是頭兒，你來吧。誰不知浙江紹興府黃三爺黃三太？你上來吧。」列位，十個老美九個狂。一聽說是黃三太，遂說道：「你就是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嗎？勝三爺的高徒？請過來吧。莫非是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？這不是仇敵的惡戰，這是以武會友。姓黃的你不該過來嗎？」黃三太一看老美搖頭晃腦的，三太聞言大怒，問了問三隻金鏢，由小包裹裡亮出樸刀道：「你這老美狂傲無知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夜到院署竊盜欽差大人，又在門口黏貼字箋。難道說，你不怕王法嗎？」說著話，掄刀就剝。老美是會家子，常言說得好，會的不忙，忙的不會。等著三太的刀臨頭切近，左手練子槍一纏，將三太的刀纏住；右手練子槍一崩刀柄，只聽噹啞啞一聲響，三太的刀幸未套挽手，刀崩出去六七尺遠。這是老美人前顯耀，鼉裡奪尊。三太趕緊回頭掏鏢，未及打鏢，老美腳底下甚快，在三太身子後來了個裏腦纏頭，三太頭上門大一物落於塵埃，髮髻蓬鬆。列位，三太敗下來方要掏鏢，美爺的九節練子槍奔頭上纏去，三太急忙將頭一縮，不料那練子槍已將三太的頭巾綳帕打下來。金頭虎在旁一吐舌頭道：「我的姥姥，多虧我沒動手呀。」說道：「楊香五，該著你露臉啦！」楊香五道：「你真沒羞沒臊，你仰著臉還說話呢？人家遞拳腳，你亮兵刃。你可見硬就回。」楊香五一晃透風巾，忙壓七首：「老美戰敗我師兄，休要發威，賽毛遂楊香五來也。」說罷，將身形一縱，在老美面門就是一刀，老美忙用練子槍一纏，楊香五一看不好，這才放步抽刀。列位，楊香五身法輕快，他專用那躡閃跳蹠之法。那練子槍裏腦纏頭，吞吐收散，五七個照面，老美左手的練子槍將楊香五七首纏住，右手練子槍一點，把楊香五的透風巾點了個銅錢大窟窿，說道：「姓楊的，咱們無冤仇，點到而已。哪位再請過來？」

老美戰敗了數位英雄，楊香五敗下來，遂對金頭虎說道：「賈明也該上去試試啦。」賈明答道：「你們都叫人家給戰敗啦，我哪辦得了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遞拳腳，你亮兵刃。擠得人家亮出兵刃來，你又退下來，叫別人動手。別人都栽了筋斗啦，你想要脫開，那是辦不到的。你有能為沒能為？你總得跟人家遞遞手。」金頭虎聽畢，將一字杵拿起，遂走上前去，大聲叫道：「美哥哥，貴姓高名啊？」侯爺聞聽，可就樂啦。

侯爺心中的意思，黃三太、楊香五等俱都是精明強悍的樣子，他們全都沒問我名姓。看起來人不可貌相，這個傻小子倒知道先問問姓名。老美答道：「在下勝侯，人稱千里獨行侯華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侯放屁呀？」老美說道：「我叫侯華璧，華美之華，玉璧之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還是叫你老美吧，倒痛快，也省得繞脖子。老美同咱有仇恨嗎？」美爺說道：「無仇恨呀。」

金頭虎又說道：「我把你的孩子扔井啦？」侯爺說道：「胡說，我把你孩子扔井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無仇無恨，你看我這只杵好幾十斤重，照你腦袋上一捋就開了瓢啦。你那練子槍帶拐彎的，杵了眼睛上，我就成了單眼虎啦。咱倆遞一趟拳腳，你不說是手一挨地，你就將大人獻出來嗎？咱倆既然沒有仇恨，你看這麼辦好不好呢？」侯爺聞聽說道：「好極啦，咱倆就遞拳腳吧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閃開了，打死不管哪！」說著話，將杵向外一拋，拋出三四丈遠，遂叫道：「老美，你把練子槍也拋了吧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我的兵刃不會拋。」侯爺遂一提腰圍子，將練子槍向腰裡一纏。金頭虎一樂，心中暗道：「老美上了我的當啦。他打我，我不怕，我打他，他可受不了。」

老美把兵刃收起，這才揮拳動手。侯爺與賈明一遞手，不覺暗中喝采：別看是傻小子，好俊的羅漢拳啦！二人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金頭虎向來是越打越沒招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沒有啦。

金頭虎暴打三拳三十六招，三十六招要是打到剩了三五招的時候，他就該胡打亂抓啦。工夫不見甚大，楊香五在旁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傻小子完了招數啦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我可真急啦！」說著話，照著侯爺的面一把抓去，伸手又捋侯爺的英雄帶，兩條胳膊又直去攬抱侯爺。侯爺一看，說道：「這叫什麼把勢呀？胡抓亂抱，怎麼全都上來啦？把勢全憑的架勢呀。」傻英雄是沒有了玩藝啦。侯爺等金頭虎抓完了，抱完了，侯爺這才用拳一晃，底下就是一腳。這一腳正踢在金頭虎的肚子上，金頭虎喊叫：「不躺下不算輸！」侯爺這一腳踢上，心中可就納悶啦：打他踢他，怎麼他滿不在乎？隔著鞋襪，踢他踢得我腳趾疼痛，拳頭也覺疼痛。金頭虎原是金鍾罩護體，刀劍斧砍，尚且不懼，何況拳腳？此時歐陽德、楊香五眾人一看，大家個個大笑不止。歐陽德說道：「該打這王八羔子，他總是鑽在前頭惹禍。」金頭虎聞聽，一晃冲天杵，心中說道：我挨打，他們倒取笑。好好好，常言說得好，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，捨不了媳婦，不能得和尚。我豁出老美打我，我將他攙住，底下一腿，就叫他倒下啦。侯爺雙拳灌金頭虎二肩頭，賈明見兩拳來到，將二目一閉，伸出胳膊去，閉著眼睛，伏著腰，向前又去攙去啦。侯爺一看，這是什麼武術？侯爺身體又快，心眼又壞，一看金頭虎閉眼攙來，侯爺急忙一墊步，可就繞到金頭虎身後，照定他的後腰就是一腳。金頭虎向前栽了一栽，頭朝地撲咚一聲，可就栽倒塵埃。他乃是油錘冠頂的功夫，將地撞了一個坑子。站起身形，遂大聲叫道：「老美，你真狠哪！我非抽了你的骨頭，扒了你皮不可，你真踢我呀？」說至此，哈吧著羅圈腿，又來遞手。侯爺一腳又將金頭虎踢了一個筋斗，沒等金頭虎站起來，一伸手將賈明冲天杵小辮抓住。金頭虎晃悠冲天杵也晃悠不開。金頭虎滿嘴裡胡說亂道，不說人話，老美長，老美短，急得侯爺氣往上撞，用力一提冲天杵，又用手將金頭虎英雄帶捋住，一用力將賈明舉起。金頭虎叫人家抬舉起來，可就罵起街來啦。侯爺說道：「你罵街，我摔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摔，我要你的命。你打聽打聽鏢行的賈爺，你敢摔？你要摔將你發出去。」侯爺一看金頭虎真頑皮，要是不給他一個厲害，他是滿嘴裡沒完的罵街。侯爺舉著他來到一棵大樹前，遂說道：「我撞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敢撞嗎？」侯爺叫傻小子激氣火啦，舉定金頭虎照著樹上可就撞去。侯爺說道：「我不將你撞暈，不算完。你說了好聽的，我才不撞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侯爺，你撞吧。」侯爺用力舉著賈明又往樹上撞去。

侯爺舉著金頭虎，原是一手抓著冲天杵，一手抓著英雄帶。賈明身體矮，兩條腿短，侯爺抓著他的英雄帶，他的兩隻腳正靠著侯爺的臉。冷不防金頭虎左腳向侯爺下頰一踹，右腳面向侯爺脖子後頭一勾。侯爺正在用力向樹上撞的時候，金頭虎乘勢也就使上勁啦，左腳一繃，右腳往回一帶，侯爺可就上了當啦。

侯爺的手也顧不得鬆手啦，皆因為侯爺舉著他呢。金頭虎這一用力，使了一個燕子翻身，侯爺鼻子一酸，金頭虎一挺身，侯爺的手可就鬆開啦。金頭虎就勢燕子翻身，一挺腰可就起來啦，仰起右手，照定侯爺頂梁上，可就打來啦。侯爺一看賈明惡狠狠打來，趕緊用兩手做成十字花勢，向上一封。哪知道侯爺上了賈明的當啦，金頭虎這一招乃是虛晃，並不是真打，底下的腿可就飛起來啦，照定侯爺前胸就是一腳，侯爺身不由己往後一退，來了一個仰面朝天栽倒塵埃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這回你別發狂啦，我將你踢躺下啦，你可將欵差大人獻將出來吧。」

這話不是由你嘴裡說的嗎？手一挨地，就將大人獻出。你不但手扶地，整個的身子都躺下啦，還有什麼話說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你這叫什麼招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外國招，當時的靈機巧變。別管我這是什麼招，你躺下沒有？你要說你沒躺下，我罵那個躺下的。問我招幹什麼？沒有招就不算躺下嗎？一言一句，朋友，你就把大人獻出就算完啦。」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等在旁邊笑個不止。本來也真招笑，金頭虎真算壞得出了圈啦，將侯爺踢倒，晃悠著冲天杵，對著侯爺發壞，敗中取勝外國招，故意激侯爺的火。歐陽德說道：「這個王八羔子，真是賊星發旺，老美上了他的當啦，輸得真冤哪。」侯爺一聽，臊得面紅過耳，叫道：「傻小子你別發威，就算我輸啦。」賈明道：「就算輸啦成嗎？我叫你給打倒下好幾次，算倒下行嗎？倒下就得啦，別算倒下，將大人獻出來就完啦。」侯爺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你們鏢行的朋友叫我給贏啦。我末了叫你給踹倒下啦，咱算不輸不贏。陸地上咱算沒戲，水裡去戰。」賈明道：「好好好。」老美道：「你看那邊蓮花湖江漢子，咱們水裡比賽輸贏，你若是在水裡贏了我，到那時我認罪服輸，我將大人獻出來，你們願意自己回去，自己回去；你們不願意自己回去，我套車將你們眾位送回去。我姓侯的一言出口，絕不食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不到河邊不心死。水裡戰別說是你，就是那龍王水怪，都不是我的對手。別說閒話，就依著你，咱們水裡去戰。水裡你要是輸了，你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水裡我要輸了，沒有第二句話說，我就獻出欵差大人。你們如果不行的時候，你們回去再另請高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，咱們就水裡比賽輸贏吧。」

語畢，老美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前面樹林不遠，就是江漢子，二人來到江邊。禿老美就將身上衣服脫去，解開腿帶，又脫去襪子鞋，下身只穿著一條綢綳的底衣，將九節練子槍往腰中一纏，又將繡花百寶囊帶在腰間。金頭虎也將通身上下脫了一個乾淨，裸體拍著屁股笑道：「老美，你看光溜不光溜哪？」

又指著禿中說道：「你看著這個小老美。」侯爺「呸！」唾了金頭虎一口，說道：「什麼東西！你是人嗎？水裡頭教訓教訓你。」侯爺雙手一分水，躍入水中。金頭虎跟著也跳到水裡，用巴掌將水一推，喊道：「著水箭！」老美趕緊往旁邊一閃，恐他手中放暗器呢，侯爺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你帶著九節練子槍、百寶囊，你可不許動傢伙、放暗器。」侯爺說道：「你不用害怕，咱們是無仇無恨，決不能動暗器傷人。」說著話，侯爺向水深處就晃，金頭虎在水面上飄著，仰面朝天，也跟著往當中晃。侯爺心說道：「我到深處，將他的腿扯住了，往水底一扯，我先叫他喝飽了水算完。」侯爺知道，此江哪裡深哪裡淺，金頭虎跟在後面，離著約有兩丈餘遠往裡晃去，金頭虎可不知道深淺。侯爺踏著水將到水深之處，就覺得腳下有人用手直拉侯爺。侯爺一看金頭虎離著還有兩丈來遠呢，侯爺心中納悶，暗說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傻小子離我那麼遠，我怎麼腿底下有人呢？」侯爺正納悶呢，就覺得一個身子可就隨著下去啦。侯爺這一縮下去，自己就知道不好，皆因為此處水深有十餘丈，水性小的不敢到這裡，問呢在水底能將我拉下去，必然水性甚大。思想至此，侯爺趕緊用手將自己鼻子一堵，嘴一閉。那人在水底用力晃悠侯爺，一看侯爺堵著鼻子，閉著嘴，那人可就來了主意啦，皆因水底那人在水中能閉目視物。那人趕緊用一隻手捏住侯爺左腿，一隻手攙侯爺的腳心，連攙腳心帶晃悠。老美這麼一發癢，嘴也閉不住啦，鼻子也堵不住啦，一喘氣，一個酸鼻，老美這回可美足啦。金頭虎在旁邊一看，老美在水底下喝上水啦，水波上直起水泡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不好，我快走。這離蓮花湖甚近，一定是蓮花湖的水賊。要不然，灌完了老美，該著灌我啦。」金頭虎趕緊晃回岸上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老美怎麼喝上水啦？賈明你快下去，把他撈上來吧，水火無情，一會兒就淹死啦。人家老美是個朋友，將咱們弟兄都戰敗啦，連點油皮都沒有傷損咱們。」楊香五接言道：「賈明你這是怎麼鬧的？你快下去撈去，一會兒老美沒命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才不下去呢。我要使出法子來，就叫他死。我一看他水性甚大，我念動七字真言，催來四海龍王，魚鱉蝦蟹，大灌禿老美。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別挨罵啦，你快救人去吧。」賈明道：「你去救他吧，我救不了他，連我也得喝。這是什麼地方？你也不想想，這乃是蓮花湖附近之處，蓮花湖的水賊就許在水裡哪。我下去也不是水賊的敵手，連我的命也得送了。」眾英雄正在互相談論，就見水面一發渾，往上一冒，只見由水裡呼嚨一聲，就將禿老美由水底扔在江坡上來啦。眾人留神細看，並不見水內有人，水花一轉，蹤跡皆無。老美喝得凸著肚子，瞪著眼，倒在江岸上不能動轉。黃三太一看，說道：「美爺這是怎麼啦？喝得這樣。香五你抱著美爺的頭，我挾著美爺的腿，趕緊給美爺往外控水吧，要不然一會兒美爺沒有氣啦。」黃三太本是最愛清潔的人，到了此時實在沒有法子啦，也顧不得骯髒啦，用右手將美爺雙腿一挾，頭朝下，楊香五將美爺的頭一抱，黃三太右胳膊挾著美爺的雙腿，左手給美爺由小肚子往上趕水。少許工夫，只聽美爺肚子裡頭咕嚕，那水可就由口內吐出來啦。工夫不大，美爺將水吐完，此時也就甦醒過來了。幸虧是會武術的人，氣力足壯，要是平常之人，這一下子可就給灌死啦。美爺甦醒過來，香五、三太二人把他扶到水邊，用那清水給美爺將身上的泥洗滌乾淨，美爺自己用腳布將身上擦乾，仍然三太、香五二人架著，給美爺將衣服穿上，大驚也披在身上。

美爺真是氣憤填膺，對黃三太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不够朋友。咱們在陸地比武，我姓侯的我並沒下毒手傷了那位。為甚麼水裡比武，你們先遣人在水內埋伏，在水深之處將我雙腿抓住，拉到水底灌我？我不喝水，用力晃悠，晃悠得我閉不住嘴，也堵不住鼻

子眼，然後又用手撓我的腳心，我一發癢癢，還會不喝嗎？竟將我灌得幾乎沒有氣啦，才將我托上來。咱們可無冤無仇，我看姓黃的不是個朋友。」黃三太聽了一愕，遂叫道：「侯爺您看，我們方才在您門前就是十個人，方才侯爺您下水的時候，我們九個人在旁邊觀看。賈明跟著您下水，我們並沒有動手，您看看我們九個人身上，誰要身上有一個水珠，那就是預先埋伏下人啦。我身上這泥水，是方才給您控水的時候沾在身上的。侯爺您是朋友，我們決不能這麼辦。」侯爺一看，本來眾人身上，沒有一個帶著下水的樣子，就是賈明還在那裡大光溜站著發壞呢。黃三太又接著問道：「侯爺，咱們扔下遠的說近的，欽差大人果然在您家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那不含糊，一定是在我家呢。門口的條兒我自己寫的，那麼我還能說瞎話嗎？」黃三太又道：「侯爺是怎樣將大人盜去的呢？與欽差大人有什麼過節呢？您乃是當地的財主，為什麼做這個事呢？比不了綠林道，可以妄作非為，您是富家翁，為什麼惹這個亂子呢？」侯爺說道：「我這個富家翁比不了別的富家翁。實不相瞞，在下就憑這一雙九節練子槍，由十六七歲起，縱橫天下，偷富濟貧。殺賊官，除惡霸，濟困扶危。敬的是忠臣孝子，殺的是土豪劣紳。長這麼大，什麼樣的高人我都會過。不是在下說句大話，姓侯的沒有栽過筋斗。方才在水內倒是怎麼回事？真叫姓侯的不明白。」三太道：「侯爺你就不必多心啦，如果要是我們弟兄辦的事，我跟你起個誓，我們要做那宗不朋友之事，我們就是你的晚生下輩，我姓黃的就不姓黃啦，我姓藍。」

三太又說道：「侯爺盜欽差大人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對我們說一說。」老美說道：「咱們既然交友投情，咱們是一見如故，有話慢慢說。你們眾位也不能回去啦，咱們大家都到我家裡坐一坐，喝杯茶，我一定將大人的事，對大家說明白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那麼閣下由十六七歲身為綠林，為什麼現在落在侯家集呢？」侯爺說道：「我想綠林道哪有好下場？雖然偷富濟貧，終歸算怎麼回事呢？然後我一查家譜，我的祖籍乃是侯家集的人氏，於是我做了幾水大買賣來到侯家集，我認祖歸宗。先蓋了些房子，置了二三頃良田，遂一狠心洗手不乾啦。」賈明在旁道：「原來你是賊呀！」老美道：「姓賈的，你別理我，就算我死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侯爺你別跟他生氣，他不懂人情世態。」侯爺接著道：「我以後又陸續置了幾頃良田，娶了妻室。但是街坊鄰居，不論有什麼事，婚喪嫁娶，過不去年的，三十兩，二十兩，求到我跟前，沒有駁了的。借去有了就還我，沒有就不還我，我也不計較那些事。」賈明在旁插口道：「偷來的麼，一千舍出八百去，還剩二百呢。」侯爺一看賈明就有氣，因賈明一說話，就堵侯爺的嗓子眼。侯爺一聽賈明說話，那火大啦，說道：「姓賈的，你看我姓侯的不夠朋友，你不會別交我這個朋友嗎？這是何必呢？」三太道：「賈明你這就不對了，侯爺跟咱們是朋友啦，你就不該這樣啦。」賈明道：「侯大哥，我老賈不會說話，叫你著急。大哥你還與我一般見識嗎？」老侯說得正在高興時候，叫賈明一扛子，將話頭也給打斷啦。三太對老美道：「你真可稱得起仗義心腸了。」老美本來就是高傲的性情，一聽三太稱贊可就提起高興來啦，遂對三太說道：「也不敢稱仗義，反正咱們不作傷天害理的事情。別看偷人家，財主家趁一萬的，咱們偷上三千五百的，還是救那貧人去。非賊官惡霸，咱們決不下毒手。咱們對於街坊四鄰都仗義輕財，那鄉親們還有不敬咱們的嗎？所以莊上出了什麼修橋補路，種種慈善的事，都是先得知會咱們，拿錢咱拿頭一覺的，末了不夠的時候咱完全擔負。莊中大眾看咱仗義，又將咱舉為會頭。咱當這個會頭可白當，侯家集這一帶都敬著大門睡覺。我夜間也常睡不著覺，出來遛遛。在我一洗手不乾的時候，我夜間總是睡不著覺，翻來復去，總得起來到街坊鄰居院中，不怕拿一棟柴禾棍來呢，然後我才能睡覺呢。我也是毛病。」金頭虎道：「老美你是賊根嗎！」老美用眼瞪了金頭虎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還是個人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是個人，我是個賊。」

大家在道上說著話，工夫不大，已經來到侯家集老美的門首啦。老美上前用手砸門，裡面管家還沒開，老美火兒啦，罵道：「你們都是吃飽啦？招呼這半天，還不開呢。」列位，老美被水灌的，不知道拿誰出氣啦。只聽管家嘩啦一拔門門，將雙門開放，管家一看，外面來的人很多，遂問道：「共多少人哪？」老美說道：「管多少人呢，有多少人算多少人。」說著話，老美在先，眾人在後跟隨，來到院內，一看有大客廳五間。

老美也不客氣，自己進了客廳，向當中正座一坐，小弟兄們俱在四外相陪。老美被水灌得一肚子氣，坐在當中正座，趾高氣揚，滿面傲氣，對黃三太說道：「方才我不是說，我深更半夜常常出去嗎？前天黑夜裡，我又到莊子外面去閒逛去啦。村西有個三官廟，我正圍著廟繞彎哪，忽然有一道黑影，由打西邊牆內躡出來啦。我心中一納悶，暗想我這莊子裡向來沒有人敢來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，有名望的知道我老美不少的，無名望的他不該來，怎麼這廟裡住下綠林道的人，我會不知道呢？我想到這裡，我就跟下去啦。那條黑影還是甚快，我見他直奔廟前，施展夜行術，迅速就走下去啦，我在後面這麼一跟他，他就奔廟南樹林下去啦。也是我一時大意啦，那條黑影進了樹林子，我再找可就找不著啦，圍著樹林我找有一個時辰，也沒有找著，我就無精打采的回家睡覺啦。第二天又到二更來天，我將我這老美的腦袋用絹帕可就包上啦，十字絆英雄帶收拾停妥，我可就奔三官廟來啦，我隱藏在三官廟後，就等著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聽得三官廟內，天花板咯吱一聲響，只見那條黑影由西箭道躡出來啦。我這回可就留神啦，前天我將他追丟啦，今天我可不能將他再追丟了，今天他無論這一夜走到那裡去，我也不能放了他。我在家裡紮綁停妥，兵刃暗器我全都帶好啦，我是一定要看看他是怎麼回事。這回我在後頭，他在前頭，只見他施展夜行術，直奔江寧府下來啦。來至城牆，那賊人臉朝外，腳後跟與手掌著牆，此賊輕巧非常，他用那蠍子倒爬牆的功夫，毫不費力，他可就上去啦。順著馬道下了城牆，我也由馬道下的城牆，跟著他下了城牆，直奔院衙門走下去了，我在後面緊緊的跟隨。他到了院衙門，一縱身上了院牆，由牆上飄身而下，他下來用腳尖點地，奔東跨院北上房去啦。來到北房的東屋窗前，那賊人一掏兜囊，將窗紙撕破，此時我在東廂房看著他呢，原來他掏出來的是薰香盒子，對著撕破的窟窿，就往屋裡打那薰香。工夫不大，就聽那屋中打了一個噴嚏，那賊人將薰香盒子收起，來到外屋門前，由背後牛皮鞞抽出一把匕首尖刀，撬門伶俐異常，一時將外屋撬開了，大概裡邊隔扇門敞著呢。這時候我也縱下東房，趕緊來到東屋窗外，由賊人撕破的那個地方，我往裡觀看，只見屋中燈光一亮，乃是賊人撥燭花呢。賊人將燭花撥明，伸手由背後皮軟鞞往外壓刀。一看賊人要殺忠良，我要是由外屋門進到裡間去救忠良，那可就来不及啦，也是急中生巧，正在賊人將刀抽出一半的時候，我的鏢可就掏出來啦。要是打鏢還比得了你們爺們嗎？也是忠良的洪福齊天，我這鏢真打巧啦，他的脊正朝外，我這一鏢打去，正打在他的肩膀骨環下邊，賊人用手起鏢起不下來，壓刀也壓不出來，正打在骨環縫上啦。我遂堵了鼻子，由外屋門進到裡間，用手一給他起鏢，底下一腿，可就將他踢倒啦。我將他踢倒在地，趁勢用繩子將他兩臂膀給捆上。我遂問他：『你因為什麼要害忠良？忠良與你何仇何恨，你要做此罪大彌天的案子？』他一見我這般打扮，以為我也是賊哪，他就給我跪下哪，說道：『合字的，親不親，咱們野鹿獐狽一家人，為什麼幫著赤字的跟合字的為仇作對呢？我殺害忠良，這裡頭有段情節。忠良並不是跟我有仇有恨，皆因為我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要將忠良殺死，留下字東，就說此案是老勝英所作，叫那老勝英打這場人命官司。』赤字就是官面，合字就是賊。我就問他：『勝英為人忠厚，因什麼與你有殺父之仇？』他就將當初明清八義，勝英鏢傷他父，他母守節立志將他養大成人，他要報殺父之仇等語說了一遍。我就說：『你這也是天網恢恢，你就打這場官司吧。我把你交給本院官人。』那賊一聽，向我連連磕頭，苦苦哀求道：『想當初我父被勝英打死，我母二十餘歲守寡，將我養大成人，母子相依為命。你要是把我交於本院衙門，我一死不要緊，我那老娘奉養無人，痛心切切，必然也隨我一死。你積一分恩德把我放了，救我一命就是兩命，咱們無仇無恨，你算積一分德。你把我放了，大清國我也不能立足啦，我從此出離大清國，夠奔台灣，我永不回大清國。殺父之仇，我也不能報啦。』那賊說話的時候，兩目流淚，慘不忍聞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叫他將我哀告得真是心軟啦，我一想，為什麼無故的害兩條人命呢？我就跟他說啦：『我將你放了不難，我恐怕你以後再做不法之事，我遇上了你我認不清楚。沒有別的，我給你作一個記號吧。』我把他寒鴨覺水捆著，把他頭上包巾打開，我用左胳膊把他挾起，挾至大人枕頭前，我用匕首刀，把他頂髮髻削下一縷，微帶一點肉皮，削下來之後，遂把血跡往大人枕頭旁滴了數滴，把那縷黃頭髮就放在大人枕頭前邊啦。之後我把他綁繩解開，那賊猶如漏網之魚逃命去了！」

老美說到這裡，黃三太、楊香五頓足捶胸道：「怎麼你把他給放啦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把他放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這一放不要緊，這賊逃至台灣，我的恩師這場官司可就不好啦。那賊名叫飛天鼠秦尤，他將當今萬歲的三寶盜去，在多寶閣題詩，

將我恩師在當今萬歲駕前告下，欽差大人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命我之恩師帶罪拿賊，限期交還三寶。你這一放，不知何時才能將此賊拿住，交回三寶。」侯爺聞聽答道：「不錯，那賊腰間有一藍布包裹，那藍布包裹外邊，露著一個黃包裏角兒，想必是國家三寶了，我想既然放他，要他東西何用？百寶囊等物，我全都沒給他動。將他放走之後，我有心將院衙之人驚動醒了，就算完啦；然後我一想，他們院衙之中，當差的護院的，這些個人們全都不知道忠良遇險，要是那麼一將他們驚醒了，就把大人交給他們，他們往後更不經心啦，莫若我將大人背走，叫他們著一回急，以後他們遇事，也好知道用心。主意拿定，我就將大人背起來啦，用大氅一裹，來到院牆。我用飛抓繃在牆頭，臉朝裡揪著絨繩上了院牆，下牆的時候也是如此，將飛抓抖下來帶好，來到城牆。順著馬道上去倒很容易，下牆的時候，仍是用飛抓抓住了倒坡磚，臉朝裡揪著絨繩下來，然後投下了飛抓。江寧府距離侯家集四十里之遙，我背著大人一氣跑到侯家集，四十里遠，累得我熱汗直流。我一叫門，家人一看，問我背的是什麼東西，我遂說道：『住言，不必多說。』然後我將大人背到內書房，用涼水將大人灌醒，大人睜開二目，遂問道：『我這是來到甚麼所在？』我聽大人這一問，就趕緊跪在大人跟前，摘下壯帽，露出我這老美的腦袋，說道：『小民罪該萬死，這是小民的住宅。皆因為院內有賊人要謀害大人，小民一看院衙之內靜靜落落，寂寂無聲，三班人役全然不曉。小民遂將賊人趕走，小民一時狂傲無知，把大人請到我的家中來啦。小民為的是驚醒驚醒院衙之人，以後多多留神。』說完了話，我與大人磕頭。那欽差大人微笑道：『侯義士何罪之有？你將本院送回院衙去吧，功高不如救駕，拒毒莫如絕糧，本院必然保你高官得作，駿馬得騎。』我遂答道：『回大人得知，小民福小命薄，大人要保舉小民有了前程，恐怕多病多災。』大人一笑，說道：『你們行俠仗義之人，不愛做官。侯義士把本院送回院衙去吧，恐怕衙中又生出是非。』我又叩頭道：『青天大人屈尊兩日。』大人也無可如何。我才親筆寫字箋，說欽差大人落在我家裡，好漢並不是綠林，有人要見著忠良的面，總得比比學業，看看誰是真的，誰是假的。我姓侯的自出世以來，沒栽筋斗，眾位方才大葉荼的苦水，叫我實喝不下去。」說著話，覺著腰裡勒得不舒服，就將練子槍解下來，趾高氣揚的向桌上一擺，說道：「我由十四歲，這對練子槍沒遇上過敵手。落居侯家集，十餘年來，設立聯莊會，我本村遠近的所在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財主家晚晌睡覺都敲著門睡，如丟一根草棍，姓侯的賠一根金條。」傻英雄金頭虎說道：「這路不拾遺，是把姨娘丟了沒有人拾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傻小子你胡說。拿著物件，或背著包袱走累啦，放在道路之上，劃一個圓圈。有人從此經過一看，有一個包袱，要拾起來，一看人家划著圈哪，就知道是人家放在這兒啦，都不能拾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你們這一方不丟東西呀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不丟東西。就憑姓侯的在這裡，還會丟東西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麼要有綠林道從此經過要作一分買賣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他總得拿耳朵聞聞，有姓侯的在此居住，他也不敢。」金頭虎又說道：「如果要是年輕的愣頭青從此經過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年輕的小毛孩子，聞名喪膽，不敢落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如有人在暗處聽見你在這兒吹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我咳嗽一聲，就將他嚇壞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真高哇。」老美晃悠著頭道：「那是自然哪。咱們不但武學，而且博古通今，廣覽多讀，古今之事，無一不知，能寫能畫。」楊香五、金頭虎五位等在西邊坐著；黃三太、張茂龍五位等在東邊坐著；老美在正中坐著。楊香五、金頭虎二人附耳低聲說了幾句話，金頭虎遂問老美道：「你這西板牆這張大橫額是什麼？」老美說道：「沒告訴你，咱們能寫能畫嗎？這是咱們畫的八駿馬呀。」金頭虎問道：「什麼叫八駿馬呀？」老美說道：「要講古八駿，大周朝周天子有八駿馬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今八駿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今八駿哪，就是三列國東西漢，唐宋元明清，那位大將的駿馬，我都能畫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匹白馬蒜瓣毛是誰騎的？」老美說道：「傻小子你念過書沒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我沒在聖人廁所出過恭，沒喝過墨水。」美爺說道：「這就是啦，原來你沒念過書呀，我與你講說講說吧。此馬出在東漢時，二十宿關昆陽。王莽雄兵百萬，圍困殿下劉秀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。有山東青州府賈家寨賈軍門，四臨王營百萬大隊，來往四次，掌中畫桿戟，坐乘此馬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老美真多讀多聞。」老美說道：「沒告訴你們眾位嗎？古今之事無一不知。」賈明又說道：「老美你這兒看看，太遠，我看不真切，你這裡來。」一拉老美的衣服，拉到西板牆，指著一匹白馬道：「這匹白馬沒備鞍韉，脊背上有一塊圓光子，這是誰騎的？」美爺說道：「這匹馬乃是漢殿下劉秀四位先行，頭一位姚期，二位馬武，三位岑彭，這是岑彭所騎。此馬名叫金雞閃電白龍駒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真有兩下子。」

老美又晃悠著腦袋說道：「無一不知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麼這匹紅的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三國水淹下邳，白門樓殺呂奉先，那曹操將此馬賜與關公。關公遇害，馬不吃草，隨主而亡，這就是那匹赤兔馬。」賈明道：「那匹黃的呢？露著肋條，那麼瘦。那是主人窮，沒草沒料吧？」老美道：「傻小子你胡說亂道。這是大唐家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叔寶秦環秦二爺，捨命交友，乘跨的透骨獸黃驃馬。你沒聽見過那齣戲嗎？當鋼賣馬。」金頭虎又問道：「老美，那匹青的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那是大宋朝泥馬渡康王，那匹馬將康王渡過黃河，康王一看，乃是泥馬。救駕之功不可沒也，康王封這馬為海月青風駒。」金頭虎又問道：「老美，那匹卷毛黑的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那是大明朝常遇春座下的那匹卷毛獅子一丈黑。」賈明跟老美正講究八駿馬呢，金頭虎一看老美的練子槍沒有啦，叫道：「老美，你的練子槍哪裡去啦？」侯爺一回頭，只見八仙桌上那九節練子槍蹤影不見。侯爺一抱拳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們，哪位將練子槍給我收起來啦？別跟我玩笑。」金頭虎道：「老美，我們十個人，可沒有能為，我們可不敢吹大話。就算我們十個人，誰要拿你練子槍，誰是你的晚生下人。別人我們可管不著，你要再跟我們要練子槍，你就是我們五代的賢孫。老美，你練子槍丟啦，你的百寶囊呢？」老美說道：「百寶囊在皮帶上還會沒了嗎？」

老美說著話，低頭一看，那百寶囊竟不翼而飛。侯爺一思索，方才傻小子拉我看八駿，我覺著百寶囊一挨桌子，我疑是桌子角碰的，原來是將我的百寶囊給刺去了，雙皮條都給割斷啦。

老美伸手摸著刺斷的那節皮帶，順著禿腦袋往下直流汗。一拍桌案，說道：「要跟姓侯的有過節，言語一聲，偷我幹什麼？」

老美話言未了，就看著八仙桌上直起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吹牛吹的，八仙桌子不服啦，八仙桌子要懸起來，要跟老美鬥鬥。誰也不許說別的，誰要說別的，我可罵街呀。」只見由桌子底下一條黑影，燕子抄水，由打八仙桌子底下躡到院中，一縱身一道黑線，漆黑錚亮，縱到西廂房上。又聽那人喊道：「老美，別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！」遂又叫道：「老美，你的練子槍、百寶囊，都在小太爺這裡呢！不服，跟小太爺走上一趟！」侯爺聞聽一怒，遂甩大氅，縱身形。侯爺只顧著急啦，可就空著手出去啦，牆上的掛刀也沒顧得摘。侯爺來到院中，眼看著那道黑影縱往頭道院去了，到了頭道院清水脊卡子牆，越牆而出，侯爺開門追出去。為什麼侯爺出門往外追呢？列位，侯爺方才回家的時候，是攙扶來的，叫水給灌得週身不濟，所以他氣力不足，開門出去省點力氣。

這條黑影是誰？小弟兄們都知道，在一進門的時候，這條暗黑影就在後面跟著呢。家人問侯爺一共多少人，侯爺一肚子氣，遂說道：「你別管多少人哪？有多少算多少。」那時候這條黑影，就在侯爺身後頭呢。侯爺來到客廳，自己大大咧咧，來了一個首座，坐在中間，大吹而特吹，又驕又傲，旁若無人。

小弟兄們看他自大傲慢，都有不平之意，所以那條黑影鑽到桌子底下，眾英雄佯裝不知。然後楊香五在金頭虎耳邊說私話，就是叫金頭虎拉老美看畫，為是叫那條黑影好得手戲耍老美，這就是楊香五在金頭虎的身邊說話的根由。說到這裡，將楊香五在金頭虎耳邊私語也表明啦，算是沒有漏事。再說老美追到門外，黃三太跟大家說道：「告訴老美吧，別叫老美著急啦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誰要告訴他，我可罵街。這小子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正應當教訓教訓他。」侯爺追出來，再一看黑影，蹤跡不見。楊香五說道：「侯爺，你看那條黑影在南牆根底下呢。」

只見這道黑影站起來，順著南牆根往西就跑，侯爺也看見啦，隨後就追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咱們跟著看熱鬧呀，這都是沒遇上敵手的武藝超群的人。」侯爺追出約有三五里之遙，氣力有點不佳，蹲在地上歇息喘喘。那道黑影一看，侯爺蹲在地上啦，那道黑影站在前面等著。侯爺歇息歇息，站起來又追，那道黑影一見侯爺起來又追，他就又往前跑。緊追緊跑，慢追慢跑，眾英雄都在後面跟隨。追出有二十餘里，追到蓮花湖橋北，老美心中明白，前面蓮花湖是漩渦之水，鵝毛沉底。老美此時也追到啦，老美往

前一掙那人，只見那人雙手一分水，撲咚一聲，那人躍入水中去了。此人縱在漩渦水中，破風踏浪往前晃出六七丈遠，遂點手叫道：「老美，你敢下來嗎？」老美搖頭說道：「我不下去，下去不用灌我，我就得自己喝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下去吧，人家等著你哪，水旱兩面無敵手。」

侯爺說道：「我不下去。」金頭虎一看老美不敢下水，遂說道：「老美，從今以後，你別目中無人，這是我們鏢行的人，是我的盟弟。誰要急了，連女子都不如。二人較量較量，服不服？老美，你若不服，下去動手；要是服了，我跟我兄弟給你將百寶囊、練子槍要回來。」千里獨行俠侯爺說道：「真是你們保鏢的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還能說謊話嗎？這實在是我盟弟呀。」老美把臉一紅道：「完啦，我姓侯的輸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兄弟，請上來吧。」水中那人距離岸上有十丈來遠，晃著身形，將練子槍與百寶囊等向岸上一扔。侯爺一看，雙皮帶用刀給刺斷啦，侯爺將皮帶一接，又帶在腰間，練子槍也係於腰間。那人晃上岸來，縱到眾人跟前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將火折打著。」美爺一看，乃是十四五歲一個小童，身穿青綢子水靠，背後背定一口劈水刀。這人的水靠，乃是生油熟油油得鏗亮，衣服又合體又瘦小，那夜行衣穿著更利便。美爺一看，原來我栽筋斗栽到小孩手裡啦。美爺想到此處，心裡頭一陣難過，面上還有點真掛不住。侯爺問道：「盜練子槍、百寶囊，就是足下嗎？」那人說道：「不錯。不但盜此二物，連在水中撈閣下的腳心，都是在下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水裡我是不成的，旱地遞手怎樣？」高恒說道：「我奉陪呀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你們旱地上滾滾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豈有此理。我給你們二位見見。」遂指著小英雄說道：「高賢弟請過來。」又指老美說道：「這是侯大哥。救欽差大大虎罵的就是此人，姓侯字華璧，人稱千里獨行俠。」三太又指高恒說道：「這是我盟弟，姓高名恒。高賢弟過來見見，都是自己弟兄。高賢弟，你向前給大哥賠個不是。」高恒聞聽，過來給侯爺施禮，口中叫道：「大哥，小弟實是年輕，在老哥哥面前放肆了。」老美一晃禿腦袋說道：「得啦，自己哥們，沒什麼說的。」侯爺嘴裡雖然是這麼說，面上可有點羞羞的樣子，心中道：「不想我姓侯的栽給小孩手裡啦。」遂叫道：「高賢弟，這樣鵝毛沉底之水，就是你能晃嗎？」高恒說道：「非也。我耳聞還有二位能晃此水，頭一位台灣省稱孤道寡的王子張奇善，獨立在台灣，佔據三千餘里，王子張奇善用一把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台灣省有黑水洋、白水洋，有漩渦鵝毛沉底之水。第二位本蓮花湖四十寨總轄寨主，人稱萬丈翻波浪韓秀，他也能晃此水。其餘海洋江洋大盜，都不能晃此水。」老美眼珠一轉，一晃禿腦袋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將他伸短嘍，我也找個場面。」遂說道：「高爺，那神鏢將勝老明公，跟你怎麼論哪？」高恒答道：「勝三爺與我父情同骨肉，義同生死，那是我勝老伯父。」侯爺說道：「勝爺現下官司在身，兄弟你知道嗎？」高恒答道：「此事我知之最詳，乃是被秦尤所告。我那勝三大伯頭探蓮花湖，乃是小弟送進去、接出來的。」侯爺說道：「高賢弟，秦尤拐三寶逃往台灣。借著你的水中本事，我在台灣做過兩次生意，咱們追趕秦尤。若追上將他拿住，我能認識他，我給他作下暗號啦。那時節咱找回三寶，給勝三爺了結官司。你敢去不敢去？」高恒答道：「為我勝三大伯的官司，慢說上台灣，就是上太陽南邊八萬里地，我不能含糊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朋友，我也去。這才是好朋友呢，我實在是佩服。」黃三太一看，老美與高恒二人僵上火啦。黃三太為人乃是精細之輩，凡事謹慎，雖然小弟們都是年輕之人，惟有黃三太比別位倒是穩重些。且說高恒這一僵老美的火，老美說道：「此事甚好，咱們還是說話就起身。」黃三太在旁一看，遂說道：「侯爺且慢，你想那台灣距此道路遙遠，那秦尤縱然逃到那裡，也不是咱們私自可去的。倘若到了台灣鬧出事來，引起戰爭，康熙皇帝乃馬上之君，一旦問御駕親征，黎民塗炭，百姓不安。划了戰區的地方，人們有錢的也得跑，無錢的也得跑，大兵發到台灣，路途之上百姓得遭多少損失？俗語說得好，兵過籬笆破。此事關係重大，千萬不可大意。侯爺你是財主富家翁，為甚麼不在家享些清閒幸福？高恒賢弟年方幼小，高大叔膝前只有賢弟你一人承歡色笑，以娛高大叔之暮景，倘若去到台灣，一有差錯，那時節叫高大叔及孀母心何以安？賢弟不要僵火，這也不是外人，侯爺為人是外面的朋友，往後兄弟們都要多親多近，有事互相幫助。那秦尤將國寶盜去，現在侯爺業已看見黃包裹，算是有真確實犯啦，可以在欽差大人面前請侯爺說一說始末緣由，大人必然設法拿賊。咱們要是私自去台灣，到在那裡，要是惹出是非來，關係國家大事，誰人擔負得起？」老美與高恒一聽，俱都低頭不語。列公，老美的本意並不是要往台灣，他為是將高恒較量短了，奚落高恒幾句，好出出心中的怨氣。那知高恒年紀雖然幼小，膽量可不小，並且生來的慧根，說話猶如利刃一般，比老美還加一倍的驕傲。老美當時再說不算，也真翻不過口去啦，所以聽了黃三太這些話，才低頭不語了。他二人心中暗暗佩服三太這番話啦。高恒聞聽黃三太之話，也打動了肺腑，本來父母俱都半百年，只有他自己一人，並且我的母親一時一會都離不開的。

二人這一低頭不語，那金頭虎在旁一聽黃三太這些話，不由得可就惱啦。黃三太將話說罷，未等別人說話，金頭虎可就說話啦，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別給我勝三大伯丟人啦！我勝三大伯是何等的膽量？刀山都要鑽，油鍋在前都敢跳。想不到教出徒弟來，俱都是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之輩。可惜我三大伯英雄多半世啦，教了這些膽小的徒弟。我三大伯攤上這場官司，終日歎息不止，倒在床上說道：『這條老命保不住啦。找不回國家三寶，拿不住賊人秦尤，必然得受那鐵窗風雨之苦。』愁得他老人家真是寢食不安。現在知道秦尤逃往台灣，別人不走，咱們還得哀告人家，求人家前去，給我三大伯完這場官司。現在別人都要替勝三大伯完這場官司，不以道路遙遠，不怕艱難困苦，去往台灣捉拿小老鼠，找回皇家玩藝，那時候給咱鏢行之人露臉，也好給三大伯完這場官司，不想咱們反不敢去啦。黃三哥，你只可不出浙江紹興府，在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別處你千萬可別去。」黃三太聞聽金頭虎這席話，臊得臉面通紅，虎目圓睜，雙眉倒豎，叫道：「賈明，你怎麼得著誰就是誰？慢說是台灣，無論是甚麼地方，黃三太沒有不敢去的。二郎山中應遭之險，刀劍臨頭，我黃三太也沒有皺過眉頭。慢說是死，就是刀山油鍋，為老師的事，我也不能後人。」金頭虎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黃三哥你敢去呀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若不去就是匹夫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才是勝三大伯的徒弟呢。天地君親師，師在五倫之一，有事弟子服其勞。好好，三哥去啦，我也去。」

遂叫道：「禿老美，你是慣說大話使小錢，你老實在家當富家翁吧。別看是你首先發表的，你還得首先退縮，說說算了吧。」老美說道：「大英雄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。侯爺要說出字，非為人也。」金頭虎一看，老美上了圈套啦，遂又叫道：「高賢弟，趕緊給老美磕頭，你就說我年輕離不開父母，我不敢上那麼遠去，我害怕。」高恒聞聽，「呸！」唾了賈明一口，說道：「高爺為勝三大伯赴湯蹈火，挫骨揚灰，在所不惜。」賈明一聽，高恒也翻不了案啦，遂叫道：「三哥你聽見了？老美去，高恒去，我去。你也去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要後退我不姓黃，姓藍，姓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好，誰要是翻口，我也不罵他是雞犬啦，我要罵，我就連狗豬都不如了。」說罷此言，復又叫道：「張茂龍、李煜，你二人去不去？」張茂龍、李煜說道：「賈明，你怎麼繞彎罵上我們兩人來啦？要不去除非你不去。」金頭虎聞聽，哈哈一笑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當然得去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楊五爺跟著走，說上哪兒就哪兒。」金頭虎又問道：「臭豆腐，你可不能去呀？」歐陽德一聽金頭虎罵街，叫道：「賈明混帳王八羔子，哪兒兒裡都敢去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們一共十二個人，全都去啦。咱們大家也該回侯家集啦，老美你將家中之事辦理辦理。咱們大家就是你有錢，沒有別的，這一路的盤費錢可是你的。」老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盤費錢算不了什麼。」金頭虎說：「對啦，走在道上要沒錢，你還會偷呢。」老美說道：「你要拿我取鬧，我可用練子槍打你。」

不表賈明玩笑，單說眾人在河坡計議已畢，大家遂翻身奔侯家集而來。大家在路上說說笑笑，工夫不大，已經來至侯家集莊上。侯爺叫門，裡面將門開放，仍是侯爺在前，眾人在後，跟隨來到上房之內，大眾落座。侯爺說道：「眾位，咱們去追秦尤，現在欽差大人在我家內，怎麼辦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你這是找台階呢？你要不追秦尤，欽差大人現在你家，難道還用你背回去嗎？你打發一個人，寫上一封信，送到十三省總鏢局，信中就說欽差大人現在侯家集侯宅。我勝三大伯見信必然給院衙門送信，院衙門見信還不來接大人嗎？老美拿盤費錢吧，別說無用的話啦。」侯爺遂吩咐從人，用茶盤往客廳托著散碎銀子。侯爺說道：「大家隨便帶盤費錢，只要看得起老美是朋友，咱們不論交到那兒去，都如同自己弟兄一樣。」眾人聞聽，毫不客氣，俱向托盤內去取銀子裝在兜囊之內，每人取了有三四十兩散碎銀子。惟有金頭虎見財眼開，左伸手，右伸手，不住的往兜囊裡裝銀子，將兜囊

裝滿啦，還用手往裡頭塞碎銀子呢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，侯爺跟咱們是朋友，別不知自愛。為什麼沒死賴活的拿人家銀子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們都是廢物。他這銀子不是好來的，多拿他點算不了什麼。」黃三太遂對侯爺說道：「咱們明日起身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你別找台階。明天勝三大伯來了，要是知道啦，一定不教咱們去，黑天更清靜；再說老美是賊，慣會走黑道。」老美說道：「你從這兒別跟我說話，你是土匪。」侯爺叫過老家人吩咐道：「明天備上一匹快馬，去到十三省總鏢局拜見勝三爺，就提說欽差大人現在侯宅，請勝三爺給院衙送信，叫他們迎請欽差大人。勝爺要問黃三太等向哪裡去了，就說他們大家現在追下秦尤去啦。勝三爺若問向哪方追去，就說不知道，千萬不要告訴我們大眾的去向。」侯爺將話說完，十二位英雄當時紮束停妥起身，每人一個小包裹，裡面裝的是兵刃暗器。

當夜由侯家集起身，及至天亮，走出有五十里地。十二位英雄曉行夜宿，追跡尋蹤，非止一日，由江蘇至蘇州，由蘇州至杭州，俱不見秦尤的蹤影。茶鋪酒館，庵廟寺院，鄉村府店，大家細心訪察，並無秦尤。越過浙江，追到建寧，追了一月之久，到了福建地面，已然到了四月中旬啦。眾英雄非常敗興。

侯爺說道：「再往前追，可就是台灣。眾位兄弟，我到台灣兩次，乃是二位販賣珠寶大商賈，我是保的他們的鏢，賺了銀錢三股勻分，路上若有差錯，我擔護。像咱們十餘人，台灣關津渡口，有馬步軍隊大小三軍把守，如要進城，有把門的城兵。咱們這十位的形跡，我是個老美，楊五爺瘦小枯乾，賈明沖天杵小辮大肚子，台灣把關的官人若問咱們是幹什麼的，你我以何言對答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千山萬水，快到台灣啦，你又拉勾找台階，頭幾天我把我這羅圈腿累得直疼，好容易這幾天才歇過來，簡直你是少才無智，無用之物啊。這地方叫甚麼地名？」侯爺說道：「是福建。」金頭虎問道：「有大估衣鋪沒有？」侯爺說道：「估衣鋪，新衣莊，銀號等，全都有，這乃是省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找個招商店住下，先買十身買賣人的衣服。在木作鋪再做十個四方楠木的匣子，扮作十個買賣人，賣紅貨的，其餘二人作為保鏢的。老美與黃三哥你二人俱都用本來的面目，作為保鏢的。黃三哥包裹裡面有鏢旗，十三省總鏢局鏢旗可以通行天下，哪個不知，誰人不曉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這個主意出得真好，這盤費錢恐怕不敷用的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有錢。我由老美家中帶的錢，在道上沒動。吃飯住店都是你們替我給錢，我沒捨得花。這回不就用了嗎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還是你能事。」說著話，十二位英雄住了招商客店。遂在大估衣鋪買了十身買賣人的衣服，又在楠木鋪做了十個四方楠木匣子，三天要做成。又在大鞋店買了十餘雙福字履鑲滾緞雙臉緞鞋。眾人中有因走道，把鞋走壞了的，所以多買幾雙。又在綢緞店內買了茶青綢子，縫做包裹。三日之內置買停妥，但是沒有紅貨，將匕首刀、鏢、練子錘、練子槍，俱都裝在硬木匣子之內。眾英雄說道：「咱們換衣服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別在店裡換。咱們那樣進來的，回頭三天工夫，都變了樣啦，叫店裡給哄嚷出去，官人該拿咱當壞人辦啦。」十二位英雄開發完了店飯錢，大眾走出了店門，來到荒郊野地，找了一個僻靜所在，大樹林之內，這才大家更換衣服。黃三太、侯爺仍然本來的面目，其餘十位，俱都是買賣人打扮，惟有金頭虎、楊香五二人不像買賣人的樣子。金頭虎青綢子大褂，青緞雙臉鞋，沖天杵小辮；楊香五藍綢子大褂，福字履鑲緞鞋，不像賣紅貨的。張茂龍、李煜等真像買賣人的樣子。傻英雄說道：「有像買賣人的就行啊，就可以把楊香五跟我摻雜裡頭啦。這不是相姑爺。」眾英雄的零碎俱都收拾完畢，大家相視一陣好笑。走到大江口，一看有許多船家，大家說道：「這裡有出洋的大船嗎？」船家遂問道：「眾位客官哪行發財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乃是十位賣紅貨的先生。」又指老美說道：「我二人是保鏢的。」船家問道：「你們是哪省鏢局的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清國十三省總鏢局。」說著話，三太已經打開小包裹取出了鏢旗，叫道：「管船的，你找一根竹竿，將鏢旗插在船頭上。」管船的打開鏢旗一看，此旗乃是白鏢旗紅火袋，上寫「江寧府十三省總鏢局」，當中門大一個「勝」字。三太說道：「船家，說說船價吧。」船家說道：「你們這十三省總鏢局向來優待腳行。不用說價啦，達官爺看著給價錢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先明後不爭。咱們論天，每天多少錢，有多少天算多少天，酒錢在外。」船家說道：「我們六七個人的船，你每天給一兩銀子，酒錢在外隨你賞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不多不少。」

眾英雄上船，當時開船。船行至黑水洋，沒風就有七八尺高的浪，天連水，水連天。賈明在船頭上一站道：「媽媽的，我的姥姥，這船一翻就沉底呀。就是我們三個活得了哇，老美跟我，還有一個水怪的兒子高恒。」高恒說道：「好說水怪的孩子。歐陽德、邱成、李煜，你們全都得歸位呀。」船家說道：「你們賣紅貨的先生們，都是文明人哪，我們船上忌諱翻船，作飯烙餅都說打個張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往日裡坐船，我們三人在船上，我問那位道：『你貴姓啊？』那位說道：『我姓陳，叫陳到底。』我又向那位貴姓，那位說道：『我姓莫，我叫莫了桅。』船家說道：『真有你的，你們的紅貨是本錢，我們船是產業。你為什麼老念喪呢？』楊香五道：『船家別理他，他不是好人，他有點病，這時又犯了病啦。』

不說眾人在船上搗亂，且說這日來到了台灣，此處乃是水早總關口，有三二十位穿著號衣把守津渡的台灣兵夫，有一文一武，兩名官長。台灣兵一看，有一隻大船由上水而來，就大聲吶喊道：「來者是客船，還是貨船？」管船的道：「來了十位賣紅貨的，兩個保鏢的。」台灣兵喊道：「攏岸驗貨，領單過關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怔：本來就沒有紅貨呀，拿什麼驗貨呢？

且說把守關隘的兵問道：「是哪省鏢局保來的鏢？」管船的道：「是江蘇十三省總鏢局保的鏢。」又一個兵說道：「哪有那麼大工夫跟他閒談？將他的鏢旗撤下來。」皆因為台灣兵不認得字，將鏢旗拔下來，就遞給那名文官啦，說道：「回稟老爺得知，大清國來了十位賣紅貨的，兩名保鏢的。」那文官接過鏢旗一看，乃是江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鏢旗，那文官遂對武官說道：「李老爺請看，這是江蘇十三省總鏢頭勝英的鏢到啦。咱們二千歲常常提念此人，言說此人乃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危，殺賊官，除惡霸，乃是大清國武人中第一位好人。咱家二千歲都是贊美景仰人家，人家的鏢來到啦，咱也得給一個好面子。忠孝之人，人人得敬。」那武官答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王老爺，咱們不用驗了，就撕給他們驗行的票吧。」那文官遂喚諭官兵道：「將驗行票子撕給他們吧，這是江蘇勝老達官的鏢到啦。放行吧，將鏢旗原物交還。」那官兵接過鏢旗，撕了一張放行的執照，來到船前，對那船家說道：「老爺有諭，十三省總鏢局的鏢免驗，就此放行啦。」三太聞聽，趕緊來到船頭，對著那名官兵施了一禮，道了一個謝字。你道，眾弟兄聞聽驗貨，正在心驚肉顫之際，一聽說是十三省總鏢頭的鏢免驗啦，真好似吃了涼藥一般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，無什麼事，福小命薄不成，我金頭虎無論幹什麼都有造化。官兵若是一驗紅貨，哪裡有一點紅貨？完全是黑貨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真有福呀，在蓮花峪，後腦海上都要著了點穴鏢，我的恩師偏趕到啦。你也伶俐，到這時候就知道喊救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同外人說我的短處。你要以後再說這話，找處與你滾滾。」說話之間，船已到了碼頭，大家下船，開發了船錢，另外又給了酒錢，船在原處等候，皆因為僱的是來回的船。

眾人上了岸，天色已晚。大家商議進了店房，那店家遂問道：「眾位爺們，哪一行發財呀？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十個賣紅貨的，兩個保鏢的。所賣的貨，俱是翡翠、碧玉、貓兒眼、牛黃、狗寶、金沙子、鑽石、核桃大的珠子。一個匣子可值百萬黃金。」說罷，金頭虎又問道：「你們有跨院嗎？我們包下，不許再住別人。要失迷了我們的紅貨匣子，連你們內掌櫃的賣了，全都賠不起。」掌櫃的一聽金頭虎說話近於談諧，賣紅貨都是文明先生，怎麼玩笑啊？說著話，伙計將眾人領到南跨院三間上房之內。眾人淨面吃茶已畢，又要了一桌上等酒席。眾英雄互相商議，那秦尤逃到台灣，必然投奔王子張奇善那裡獻寶。楊香五說道：「那秦尤作下這樣重案，盜三寶，殺欽差，全國一體嚴拿。他既然來到台灣，當然將那寶物獻與重要之人。」

台灣有會賢亭，聚義廳，懸掛招賢榜，招賢納士。凡四海英雄豪傑，殺人兇犯，盜匪之流，在中國不能容身者，來到台灣，見了國王張奇善，那張奇善必然量材取用，大開招賢之門，網羅海內賢豪，招賢務盡。大概秦尤一進三寶，那張奇善必然以禮相待，委以官職，以為安身之處。秦尤從此在台灣安居樂業，也就永遠不回去啦，他絕不會把三寶暗中隱藏。」列公，在前清的時候，犯人脫逃，由這縣逃到那縣，就不容易捉拿。文書公事，不知道得費多少筆墨，終歸還不定拿得著拿不著。因為早年沒有火車、飛機、汽船，一天不過行百八十里路，所以那做下案子的，逃出幾百里路去，就可以隱住啦。不像現在的軍閥們，把民脂民膏盡畫

啦，往外國一跑，就算完事，皆因為現在交通便利，一天就可以行千里。閒話拋開，且說大眾酒飯已畢，安歇睡覺，清晨起床梳洗已畢，算完了昨天的店飯賬。眾人一看吃喝便宜，價錢不甚貴，又在店內吃完了早飯，復將店飯錢算清。

十二位英雄起身，侯爺頭前引路。正往前行走，忽見有許多善男信女，老老少少，俱往東南走去，絡繹於途。楊香五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裡有什麼熱鬧，是有野台戲，這都是趕廟的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待我問問行路的。」金頭虎來到眾人跟前，賈明見一少婦懷中抱著一個小娃子。金頭虎摘去絹帕，露出冲天杵小辮，金頭虎將胳膊一橫，攔住那少婦的去路，大聲喊叫：「孩子，你上哪裡去！」那少婦嚇了一跳，幾乎將孩子掉在地下，少婦說道：「喲，你管我們上哪裡去呢？把我們孩子給嚇哭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快過去管管他吧，他要在台灣省惹禍。」三太趕奔近前，大聲叫道：「賈明，你還不快閃開！」三太遂上前施禮道：「大娘，別生氣，我這兄弟是瘋子，不要與他一般見識了。」婦人也沒言語，遂抱著孩子走了。三太剛把少婦央求走了，金頭虎又將七十多歲一個老頭攔住啦，叫道：「老小子，你上哪裡去呀？」老頭聞聽一怔，一看金頭虎冲天杵小辮，矮胖子，憤怒說道：「你管我幹什麼去呢，嚇我一跳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管定了你啦。」三太急速趕到老者跟前，叫道：「賈明你要這樣惹禍，咱就不用走路啦。退後去。」三太又對那老者拱手說道：「老大爺你多原諒吧。」又指著賈明說道：「他有點病，他是半瘋。老大爺我借問你哪，我們乃是遠方的人，初次到你貴寶地，這些老少男女都往東南去，是有甚麼熱鬧呢？」老者一看三太壯士打扮，遂說道：「壯士爺，像你這麼說話，無論到哪裡去，也沒有包涵哪。」老者又說道：「離我們這二里多地，趙家峪村西，有一九天聖母娘娘廟，出了一段新聞。九天聖母娘娘顯聖，發放藥水，百病全治，無論有何奇病，可以當時就好，並且還是分文不取，所以這些人全去討藥水去。」此時金頭虎在旁一聽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哥閃開，我抽他大嘴巴子，看老頭妖言惑眾。我們大清國廟裡是泥塑的像，這台灣省怎麼有了活神仙啦，大概是由天上掉下來，怎麼沒把他摔死了呢？老頭這是胡言亂道，煽惑人心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老大爺你請吧，你多擔待，他實在有病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跟著看看去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到那兒你好惹禍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惹禍。你們不去，我自己去。我倒要看看聖母娘娘是怎麼回事。他要是別的事，我這條命豁出扔在台灣，我就跟他拚命。打出人命來，台灣也有官面，他們問我那方人氏？我就說大清國的。你們來了多少人哪？我就說來了十二個，有一個老美姓侯，有一個瘦小枯乾的，姓楊叫楊香五，有一個蠻子叫歐陽德。打人命官司，我們一塊打。」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想想聖母娘娘哪裡有活的呢？這分明不是妖言惑眾嗎？咱們看看去。我決不惹禍，人家打我，我不還手；罵我，我不言語。我開開眼界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去看看吧。金頭虎要不惹禍就行啊。」

大家都俱都願意前去。三太聞聽此言，把頭一點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隨著眾人奔九天娘娘廟走上一趟。」

工夫不見甚大，大家已經來到廟前。眾英雄一看，正山門閉啦，東西角門開著呢，人煙稠密，男左女右出入。小姑娘老太太少婦幼女，都由右邊出入，年輕的男子老者，由左邊出入，行人讓路和氣謙恭。張茂龍、李煜說道：「台灣高人甚多。中華大國野台戲，逛燈上廟多，男女混雜。諸位你們看台灣街道、廟宇，行走男女尚不混雜，清清楚楚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哇，清楚不亂，真是規矩。我偏打娘們那邊走，他要問我，我就說我不屬你們這邊管轄，我們那裡有皇上。非打娘們這邊走不可。」

楊香五聞聽，笑道：「眾位別攔賈老爺，你們不知賈老爺的性情，坐懷不亂，能比柳下惠。憑賈爺這樣英雄，哪能同老太太一塊走？豈不失了賈爺的身份。」金頭虎笑道：「對啦，打男子這邊走吧。」黃三太心中暗笑，楊香五真壞，這一抬舉他，叫他撞了釘子啦。眾英雄遂進左角門，一看月台下男女老幼。

真是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動。佛殿就是一層，外邊的隔扇俱用青幔帳罩著，月台上設立香壇，桌子北有張椅子，用青布罩著，壇桌上設擺香爐香筒、黃錢紙、硃砂筆硯、寶劍一口。金頭虎問道：「黃三哥，桌子上的東西是幹什麼的？」三太說道：「那是壇桌，預備聖母娘娘到神壇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聖母娘娘還投來，我先升壇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別擾亂人家，人家這是修好的。」眾英雄聞聽有幾個老者談論，有一位老者問那位老者道：「你昨天上廟沒有？」那位老者答道：「昨天不但來啦，還開了眼啦。有一位求藥的男子，二十餘歲，原來是個啞子，哇哇哇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聖母娘娘給了一粒藥，吃下藥去，哇哇直吐，眼看著吐出銅錢大的一塊白骨頭來，當時就明白能說話啦，磕了三個頭走啦，分文不取。又有一個大肚子痞，還是兩個人架著來的，肚子好似草包一般，娘娘用聖手一點，叭嘎一聲，你看著月台上濕的那一大片，真有半桶多黃水流出來了，那肚子將水流出，立刻就凹啦。一個瘸子架著雙拐，坐車來的，有人把他攙下車來，聖母娘娘給了一粒藥吃，當時站起身形，他將雙拐一拋，說道：『聖母娘娘，明天弟子必有重謝。』聖母娘娘說道：『分文不取。』大慈大悲，消災治病。」黃三太聞聽，對大眾說道：「諸位弟兄你們都聽見沒有？真悶死我也。看這幾位老者，俱是奉公守法之人，這不是成了活神仙治病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是闊老爺。三哥，你附耳過來。那些治病的，都是聖母娘娘的稔子，那不會說話的是他們的人，裝作不會說話。那大肚子痞是用牛尿泡，裡邊灌上米湯，綁在肚子上，聖母娘娘用手一點，那是用小刀紮的，紮破了米湯流出來啦。那瘸子架雙拐，也是裝作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香五，黃三哥，附耳低言都說些什麼呢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我與黃三哥說聖母娘娘還沒來呢。」正在此時，外邊有人喊道：「聖母娘娘駕到啦！」只見山廟東跨院出來一個婆子，四位道姑，婆子大聲喊叫：「聖駕到啦，快來接駕吧！」那婆子腳大臉丑，穿一身藍布褲褂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是什麼駕？是王八呀，還是甲魚呀？」眾英雄也不理他，遂跟隨他出了左角門，一看由山城牆北，來了一乘四人的小轎，聖母娘娘坐轎，轎簾未掛，不用說是眾位英雄觀看，眾人沒有不觀看的。眾人一看聖母娘娘，原來是二十餘歲的少婦。漆黑的青絲，高挽發髻，白玉簪別頂，白銀耳圈，相襯著白玉的柳葉，青水臉，未施脂粉，不見說話下頰動，大概櫻桃口裡含著是荳蔻檳榔。茶青綢子衫，茶青綢子裙，在轎子裡坐著，左腿搭在右腿膝蓋上，茶青緞子小鞋，粉白底，雪白鏗亮，兩隻杏眼滴溜溜亂轉，觀看眾人。金頭虎一看，說道：「原來是一個小娘們呀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我也沒有媳婦，你給我說一說，叫他給我作媳婦，你看怎樣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，人家這是普濟為懷，以救萬民。」說著話，轎子已經落平。那老婆子說道：「聖母娘娘，今天求藥的太多，請娘娘快消災治病吧。」說著話，已經將聖母娘娘攙扶下轎，聖母娘娘秀腕扶著那婆子肩頭，遂輕移蓮步，雅賽風擺柳似的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可要了我的命啦。」

不表金頭虎在此胡說亂道，且說聖母娘娘坐在壇桌正面，四個道姑各執一把拂塵，聖母娘娘也手擎拂塵，閉目合睛養神。

金頭虎又問道：「黃三哥，聖母娘娘幹什麼呢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那是升壇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是登殿嗎？」少許工夫，站起身形，三層拂塵，然後說道：「台灣軍民人等聽真，我神奉玉帝敕旨牒文，降下天台。台灣省五月間瘟災大作，人死七成，派我神降下天台，給台灣軍民人等，消災治病。諸般病症，七症八瘕，咳嗽痰喘，遠年近日新病老病，我神著手成春。送禮不要，分文不取。」話言未了，由左邊閃出一人，口中喊道：「眾位先生們借光啦，讓條道吧！我求藥治病。」黃三太大眾一看，此人白面書生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文質彬彬，面如白玉，齒白唇紅，俊美之極，文生公子的打扮。只見那學生上了月台，提起衣服，雙膝跪倒，口稱：「聖母娘娘聖壽無疆！我學生家母臥床不起，聖母娘娘大發慈悲，捨藥一服，給我家母治好病症，我與聖母娘娘修蓋廟宇，塑化金像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求藥之人不要多言，吾神早已算就，你姓王啊，你叫王寶靈。吾神前知五百年，後知五百年。你家住在王家峪，你家的住宅是三合房，你房為主。你娘親住東暗間，你在西暗間讀書，侍奉你的老娘。你娘親現時三天水米未曾沾唇。你宅院是五鬼鬧宅，有瘟病在身。本處五月間瘟災大作，你也有瘟病，你年輕力壯，瘟氣不能入，往後你比較你娘病體尤重。現在此處還不能給你治，必須畫符斬邪除祟，總得把你帶到我家中去治，得畫符吃湯藥。」回頭一看，四個道姑，一邊站立兩個。聖母娘娘看完了道姑，又對眾人說道：「台灣人等聽真，我將瘟氣一獻，大家看看如何？這學生年輕，瘟氣尚未深入呢。」說畢，遂叫過一名道姑，吩咐把藥取來，現出瘟病大家觀看。遂用兩個手指，左指一下，右指一下，道姑點頭，遂將殿上的茶青幔帳用手一掀，進去取藥。此時楊香五站在殿外朝著幔帳留神細看，只見那道姑到了裡面，打開藥箱子，拉開裡面抽屜，取出藥瓶，倒出一點白藥麵，放在掌心之上，自己聞了一點。又拿一張四方白紙，又倒了一點紅藥麵，用手心托著，由佛殿裡出來。遂叫學生



站起身形，道姑托著藥紙與藥麵，左手托著，右手一按藥紙，用口一吹藥麵，學生打了一個嚏噴，只見黑白眼珠一發直，怔怔的站在那裡，不知人事。聖母娘娘叫道：「台灣人等，你們來看瘟病發現了，將他帶到我家中去療治。」

遂叫那吹藥的道姑，領他回家去醫治。道姑轉身就走，王寶靈在後面默默的跟著就走。此時老少男女，全都信以為真，不知是假，惟有黃三太等十二位英雄俱都明白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那是現瘟病？這是迷魂藥啊。」遂叫道：「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黃三哥、禿老美，咱們亮傢伙拿這採花賊呀！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快攔阻他吧，別人攔不了他。適才那老胖婆子，由東跨院用藍布卷著一大卷東西，抱在佛殿裡去了，裡邊必然是兵刃暗器。要按這個綠林道的買賣，不定有多少人呢。男的混入在左邊，女的混入右邊，咱們兄弟十二位一兵刃，男女賊再一兵刃，你看左邊的男子裡面，上年紀老者不少，婦女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，有柔弱的少婦長女，地勢窄小，人太多啦，咱們兩下裡混戰，必然要誤傷了好人。像此賊的下處，必然不遠，咱們先探探底，然後將這一群賊拿住，也好給台灣省除去禍害，此處他們必有命案。」黃三太將楊香五所說的話，又對著金頭虎說了一遍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與聖母娘娘有心思吧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此處地小人稠，要亮兵刃動手，必然傷了好人。」好不容易才將賈爺勸止動手。且說男女老幼一看，好端端的一個學生，給弄傻啦，就都不敢再求藥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五弟呀，悶死我也。他怎麼知道小孩的家鄉住處，姓什名誰呢？」楊香五答道：「三哥，你怎麼悶死呢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你聽聽眾人談論，言說此小孩果然姓王，名叫寶靈，聖母娘娘所說的真的一點不差。由此看來，豈不成了活佛神仙了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三哥你附耳過來。這個學生昨天求藥來啦，女賊言說藥已經舍完啦，明天再來吧，那學生就走啦。那女賊且派他的伙計男賊，暗中跟下去，跟至村莊，進了門口，再打聽本村的小孩們，這家姓什麼，小孩必然告訴。然後再派男賊夜間入院，竊看病人在哪屋中，住的是什麼房，院中的一切物件，俱都記在心裡，然後來到下處，報告了女賊。學生品貌歲數女賊都記在心裡啦，這就是採花賊，俗名就叫倒採花。」

楊香五與黃三太說著話呢，金頭虎叫道：「老美，你求點藥去，長點頭髮。」美爺說道：「你別同我說話。」金頭虎又叫道：「瘦小子楊香五，你求點藥去，省得瘦小枯乾的，長點肉有多好。」又叫道：「邱成，你也求點藥，叫你的黃眼珠變黑了好不好呢？」三位說道：「傻小子你別不說人話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看，此時聖母娘娘悶悶的坐在那裡無事，我求點藥去，省得他閒著。」語畢，遂將大衣脫去，披上大氅，將絹帕摘去，露出了冲天杵，將冲天杵故意弄歪了。又將緞鞋脫下，穿了靴子，將包袱交給歐陽德，叫歐陽德給拿著。遂高聲吶喊：「台灣省的小子們都閃開，咱也求點藥吃。」老少人等沒有不瞪他的。他哈吧著羅圈腿上了月台，走到壇桌之前道：「聖母娘娘在上，我小子在下，給聖母娘娘作揖啦。」列位，金頭虎生來就不愛磕頭，見人家磕頭他還罵街呢。道姑說道：「求藥還不跪下？那有站著的？趕緊跪下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跪不了啦。」道姑問道：「怎麼跪不了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兩個膝蓋長了兩個小瘡，疼得難受。」聖母娘娘聞聽一愕：這小瘡長得真巧，磕膝蓋上一邊一個。又一看賈爺的貌相，冲天杵小辮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紅眼邊，爛眼圈，鼻涕哈喇子直往下流，一臉大黑麻子，大草包的肚子，兩條羅圈腿。聖母娘娘一看，心中不悅，一點人才都沒有，聖母娘娘心中直噁心，簡直就要作嘔啦。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姓什麼叫什麼，給誰求藥哇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上家村的，姓上，小名叫三輩。」

聖母娘娘說道：「原來是上三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可沒將「輩」字說出口來。賈明說道：「聖母娘娘，你未到先知。我聽我老娘說，沒有我的時候，我父母缺兒少女，東廟燒香，西廟許願，才生下我這麼一個孩子。分娩下來，抱在門外闖名。怎麼向外抱我呢？軟軟的小孩，我家大人有一雙青布靴子，將我放在靴桶裡啦。遇見隔壁雜貨鋪老西跟我們家大人玩笑，在後邊一伸手：『啊，我搵你三輩！我家大人打了老西三棒錘，因此小名叫三輩。』三大大眾無有不笑的，胡拉亂扯，鬧得還真有趣。」

聖母娘娘道：「你倒是給誰求藥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給咱小媳婦求藥。」你道，聖母娘娘乃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女淫賊，見了這個賈明倒來了高興啦，只聽聖母娘娘問道：「你說得多嫩哪，媳婦就媳婦得啦，還小媳婦。你媳婦多大啦？」金頭虎道：「我媳婦八十三啦。」看熱鬧之人一聽，金頭虎才二十多歲，他媳婦有八十多歲？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媳婦得的什麼病啊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產後風。」聖母娘娘一聽，八十三歲得了產後風啦？他這不是要錢的，是攪局的，招得那看熱鬧的男女老少，無不大笑。聖母娘娘明知道他是打攪，叫道姑給他拿點藥。這回聖母娘娘用一個手指向道姑一指。方才給那王寶靈拿藥是兩個手指，左一指，右一指。這回一個手指向道姑一指，可就不跟方才的藥一樣啦，用手指那是暗號。這回道姑進去拿藥，楊香五順著帳棚留神觀看，只見那道姑到了裡面，用一張白紙，倒出點白藥麵，用手掌托著，轉身出來，遞給賈爺。金頭虎伸左手接藥，右手堵著鼻子。他是怕用迷魂藥吹他，哪知道人家不要你，他長得太好看啦。此時金頭虎右手接過藥來，用左手將藥一按，就勢作揖道：「謝謝，謝謝。」遂轉身形下了月台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歐陽德，老美，你二人聞一聞！」歐陽德說道：「我不聞那個東西，你是王八羔子。」金頭虎連紙與藥麵，向地下一扔，用腳一踏，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十二位準是英雄嗎？」

黃三太道：「弟兄十二位，皆是豪傑。」賈明道：「也配稱得起英雄？英雄者，賈明也。聖母娘娘在那坐著呢，除去賈明誰敢求藥？浙江紹興府黃三太，也就是在浙江裝不錯，有膽子敢求藥去嗎？」三太道：「賢弟，你小看愚兄了。我要求藥，說話的時候，出於三太之口，入於眾位之耳，總得說出話來，合乎情理。你說的那是人話嗎？小媳婦有八十三歲，得了產後風啦，讓眾位笑破唇舌。三太說話准有情有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心裡哆嗦不哆嗦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要懼怕，我不姓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給聖母娘娘跪下磕頭哇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決不能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給你拿著包裹，你去。」

三太上了月台，來到壇桌之前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娘娘聖壽無疆，弟子姓黃排行在三，皆因我的至友出門辦事，在路上受了熱氣，到家中一脫大衣，在房簷下涼爽，冒然間中了一陣賊……」三太語至此，聖母娘娘站起身來問道：「賊什麼？」黃三說道：「中了一陣賊風，賊風灌入腦髓。懇求聖母娘娘捨藥一劑，給我的朋友治好偏頭疼，我給你修蓋廟宇塑化金身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那朋友不是偏頭疼，乃是瘟病。連你臉面上也有瘟氣。」三太聞聽，暗暗痛恨：好大膽的女賊！三太遂對聖母娘娘道：「你說台灣瘟災大作，我是大清國的人，才到台灣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你方才來到台灣，也能受瘟氣。那瘟病本從水土而生，你來到台灣吃喝寢宿，就算受了瘟氣啦。你若不信，吾神現出瘟災你來看。」只見聖母娘娘用兩個手指，左一指，右一指，遂叫道姑取藥來，好給他的朋友治療瘟病。

那道姑聞聽，走入殿內。賽毛遂楊香五一看：要壞，聖母娘娘又伸的是兩個手指頭，必要將三太迷住。楊香五又隔著帳棚留神細看，果然那道姑又倒手中一點白面，先自己聞了，又倒出了一點紅藥麵，用一張方白紙放在手上，將藥倒好啦，掀開青幔帳出來。此時黃三太一看，又是紅藥麵，黃三太心中明白，這紅藥麵必是迷人的，方才那個王寶靈，就是聞的這個紅藥麵迷過去的。那道姑走至黃三太跟前，黃三太往外趕緊邁兩三步，用袍袖將鼻子一堵，伸出一隻手來，向那道姑扭著臉說道：「拿藥來啦。」聖母娘娘在壇桌上一看，原來是一個合字的人，上這兒來攪擾。「我來吧。」聖母娘娘心中暗道：「你就是有托天的本領，今天我也要帶著你走。你一人攪擾我，倒算不了什麼；如果要是被此地人知道了，嚷傳出去，官兵必然前來干涉。到了那時，如何是好？」列位，那聖母娘娘乃是女淫賊，又見黃三太長得眉目清朗，背插單刀，肋下掛鏢囊，好一個武士模樣，若是帶了回去，豈不是個好的幫手？聖母娘娘將拂塵向左袖中一遞，那拂塵是白馬尾的，上有一個白銀鉤，馬尾是白的，銀鉤也是白的，眾人哪裡看得出來？將拂塵遞進袍袖，那袍袖裡邊有一條口袋，那口袋中暗藏迷魂帕，用拂塵將迷魂帕勾將出來，原來是一塊茶青綢子，二尺餘長，一尺餘寬。聖母娘娘一挺腰，腳尖一點地，縱到黃三太跟前。黃三太離此壇有二丈多遠，面向東站立，一隻手接藥，一隻手堵著鼻子，面向東，為的是迎風站立迷魂藥好刮不過來。哪知那聖母娘娘驟然縱到背後，黃三太回頭看，聖母娘娘用拂塵頂著那塊迷魂帕，在黃三太眼前一抖，說道：「你來看。」黃三太用袍袖一揮那塊迷魂帕，就聽得一聲嚏噴，只見兩眼發直。聖母娘娘仍然回歸原位，對大家說道：「你們眾位來看，台灣的瘟災，到了五月間，人人如此。此人就是瘟災發了，將他帶到我家用湯藥調治，畫符鎮邪。」

」語畢，將拂塵遞給道姑，道姑接過拂塵，揚起拂塵一晃悠，黃三太跟著那道姑就走下去了。此時金頭虎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黃三哥叫賊人給迷去啦，沒有命啦。眾位，咱們十二個人來的，可不能回去十一個，要死都死在這兒，要回去都回去，亮傢伙吧。」楊香五趕過來，對著金頭虎攔阻道：「賈明賈賢弟，你看，那女賊橫著一縱，縱出兩三丈遠，武藝不俗可知。那女賊豈止一人呢？男女賊人不定有多少呢？男的在男的那邊，女的在女的那邊。如果咱們一亮兵刃，那群賊必然也得亮兵刃。再者，廟中這些少男少女，到了動手的時候，必然一陣大亂，不用說傢伙碰著，就是人踩人，也得踩死。況且咱們才十一個人，人家不定有多少人呢，動起手來，必不是人家的敵手。咱們暗中跟隨他們，看著他的下處在哪裡，咱先臥好了底，夜間咱們自有道理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敢保女賊不將黃三哥給弄壞了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真傻，聖母娘娘是女的，黃三哥是男的，他怎麼會弄壞了呢？不要緊，你沉住了氣，准保管黃三哥壞不了。」金頭虎被楊香五這麼一說，方才沉住了氣。

且說看熱鬧的眾人，一看好端端的兩個人上壇求藥，無故的都迷惑啦，中了瘟病啦，誰還敢去治病求藥？大家紛紛議論，俱都不敢求藥。聖母娘娘在壇上看得明白，遂找了一個台階，對眾人說道：「吾神今日退壇療疾，大眾沒求著藥的，吾神明日重登壇施藥，分文不取，拯救眾生，大慈大悲。」語畢退壇，仍是眾人抬轎，道姑可剩了兩個啦，那兩個道姑，一個帶王寶靈走啦，一個帶著黃三太走啦。聖母娘娘上了轎，十一位英雄在後邊跟隨。楊香五說道：「眾位可別跟緊了，如果跟緊了，恐叫淫賊看出來，多有不便。他要是有了預備，咱們可就費了事啦。」且說大家在後邊遠遠跟隨，此時聖母娘娘的轎由東牆轉過去，奔東北，抬著轎如飛走下去了。工夫不大，走出約有五六里地，來到一個小小村落。這個村落也就是五七家人家，聖母娘娘的轎落在一個桃杏林的門首。院內隱深，外邊桃林杏林，清雅異常，百鳥唧唧，紅紅綠綠，好一所宅院！只見聖母娘娘被道姑相攙走入院中去了。楊香五一看，乃是五七家一個小小村落，鹵外無人，清靜沉寂，楊香五遂由兜囊中掏出粉石，在聖母娘娘粉壁牆上畫了一朵菊花。列位，這畫菊花是夜間必來，無論遇上什麼事是不能失信的，颶風下雨亦得來。楊香五畫好了暗記，圍著房子看了一看道路，桃杏林當中的磚房，如進院內必得由桃杏林而過。楊香五轉身形與眾英雄說道：「你們看看女賊，這樣的勢派，人是一定少不了的。這女賊每逢做上買賣，就是若干萬，非大財主家不偷。皆因他是女的，能裝神治病，往往遇上大財主家將他請去，無論姑娘太太的屋子，他都能進去。白天治病看好了道路，夜間帶著男賊女賊前去偷盜，一偷就准，不用打算偷空了，綠林道中什麼買賣也沒這路買賣大。這路賊到了哪兒都能聯合本地紳耆，置地蓋房子，一住就是三年五載，做了幾宗大買賣，然後將房屋一扔，就遠走高飛了，房屋地基也不要啦。」

眾人說話之間，已經來到了廟前，在附近找了店房住下，準備夜晚拯救三爺與那孝子王寶靈。眾人找店住下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我們是賣紅貨的，東西太多，我們得用一個清靜跨院。我們這紅貨價值連城，都是貓眼、瑪瑙、翡翠，核桃大的珠子，要是丟一樣，你們賠不起。」店家一看金頭虎那宗神氣，人家也不理他，店家將楊香五等領到了一所西跨院，上房三間。眾英雄來至屋內，店家打來洗臉水，泡了兩壺茶，復又問道：「眾位達官爺吃什麼飯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只要得吃的給我們開上兩桌，不怕多，剩下我們也一併給錢。」金頭虎道：「愈多愈好，先給我來二百壺酒。」店家也不敢惹他，也不理他，連連答應：「是是。」走下去啦。工夫不大，將酒飯開來。

大家圍繞一坐，侯爺還是不客氣，自己沒等眾人相讓，他就坐在上座啦。十一位英雄吃喝已畢，天色可就黃昏時候啦。店家掌上燈光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們再給我們沏上兩壺茶，夠不夠你們就不用管啦。有事我們再叫你們就是了，沒事你們也不用來。」店家應聲：「是是。」伙計又與大家沏了兩壺茶來，這才退下去了。張茂龍對大家說道：「綠林的規矩，咱們應當二更半前去，惟獨這群淫賊們，咱們可不能按規矩，恐怕那女賊回去，將黃三哥弄到房中調笑逗威。三哥乃是財色木迷的君子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三哥不從，一定潑口大罵淫賊，淫賊惱羞成怒，那時三哥必有性命之憂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黃三哥能比柳下惠，坐懷不亂，他不能辦那宗事。」遂叫道：「張茂龍快去替黃三哥去。聖母娘娘長得玲瓏俊俏，不著脂粉，布衣素服，就那樣的可口，張七爺長得又俏皮，真比那潘安宋玉子都之輩，這才是佳人配才子。張七哥你快去吧，別誤了美事，趕不上著急。」張茂龍一聽，也樂啦，侯爺大眾也俱都樂啦。

張茂龍說道：「傻兄弟，你別玩笑，倘若黃三哥有了差錯，那就晚啦。不論你說什麼，我也要先去的，我到那裡看看光景，也好有個準備。」

張七爺說至此，急忙紮綁停當，帶好零碎，不走大門，躡房越脊，直奔聖母娘娘房捨去了。過桃杏林，進了村莊，就是座北聖母娘娘的房，由清水脊門樓走，跳牆越過，直奔第三道院，縱上房坡，留神向屋內觀看，只見黑暗間燈燭輝煌。後窗戶是紗窗，英雄在瓦簷上一順身？兩隻腳繃住陰陽瓦，珍珠倒掛簾，頭朝下，隱在紗窗外，向西間屋中觀看。借燈光看得真切，屋中又擺頂箱立櫃，描金櫃，珠翠圍繞，蘭麝薰人。靠南窗戶有一張床，床上躺著一個美人，不亞如酒醉的一朵石榴花，半躺半臥。秀腕托著香腮，一條腿伸著，一條腿攀著，面向南，身穿粉紅色褲褂，頭上漆黑的青絲，高挽美人髻，翡翠橫頂；翡翠是真紅，翠是碧綠。張茂龍仔細一看，正是那女賊聖母娘娘，此女賊原來變了妝了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他這是夜間俏妝打扮，白天捨藥是青水臉，晚間他擦抹胭脂粉，連耳墜都換啦，真金耳圈，大翡翠的艾葉，瘦小的褲褂，沒繫腰帶，散著褲角，窄窄金蓮，雪青緞子小鞋，木底雪白錚亮，真是妖淫的景況，杏眼亂轉，張茂龍心中暗道：好俊的姿容。又見女賊袖口之中，取出一塊桃紅的絹帕，遞在櫻桃口內，用銀牙咬著帕角，十指來回撣這塊絹帕。張茂龍看罷，心中明白啦，這賊淫興來啦。

又見女賊忽然間嗤的一聲笑啦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為什麼放著白麵餅挨餓呢？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我可管不著。」女賊說畢，翻身坐起，坐在床沿之上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王寶靈帶來。」

坐起外面竹簾二響，走進一個胖婆子，捋著王寶靈的衣服，把王寶靈推到女賊屋甲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「他們桃杏林的家規就是這樣，夜間婆子給乾女兒往房中推男子。」那女賊站起身形，將王寶靈兩隻胳膊一捋，拉到茶桌旁椅子上。此時王寶靈兩眼還是發直，怔怔的就坐在椅子上啦，皆因為王寶靈還被迷魂藥迷著呢。那女賊將王寶靈推到椅子上坐定，她就回身來到梳妝台前，一拉抽屜匣，取出一點藥麵，自己先聞了，然後又取出了一點藥麵，用紙托著，走到王寶靈身旁，對著王寶靈的鼻子一吹。那王寶靈一聞藥麵，打了一個噴嚏，鼻涕哈喇子流了下來。那聖母娘娘由袖口中，摸出桃紅小絹帕，給王寶靈擦了擦鼻涕哈喇子。列位，癡心的女子負心郎，這女子他若是愛上了男子，無論有多骯髒，他也不嫌，皆因為愛情的魔力，比什麼都大，死生在所不惜。閒言少敘，且說這女賊給王寶靈擦完鼻涕哈喇子，遂往床邊上一坐，手托著香腮，微睜杏眼，右腿壓著左腿，直看王寶靈。王寶靈聞瞭解藥啦，心中也明白過來啦，東看看，西望望，遂說道：「我這是來到哪裡啦？」聖母娘娘對著王寶靈一撇嘴：「你還不知道哪？你問誰呢？你還裝糊塗呢？」王寶靈一聽聲音，心中這才明白，原來是聖母娘娘。女賊說道：「我是婦女，你是男子，我大慈大悲，捨藥濟眾，你為甚麼黑夜間入我的臥室？」王寶靈聞聽，驚慌失色，不知所以，遂對聖母娘娘哀告道：「弟子家母染病在床，只知求聖母娘娘捨藥救苦救難，以療家母之病，實不知因為何故來到聖母娘娘的所在，望求娘娘大發慈悲，將弟子送回家去，弟子好得母子相見。」語畢，落淚不止。張茂龍聞聽，暗暗欽佩，王寶靈真是一位讀書知禮的君子。聖母娘娘聞聽王寶靈之言，冷笑道：

「我們女子的私室，無故的你闖進來啦，還得我們將你送回去，你想著什麼呢？你們家裡也有少婦長女，無故的黑夜之間，去一個野男子闖進屋中，你就將他好好送出去就算完了嗎？你既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你不明禮節嗎？男女授受不親，你跑到我屋中，你倒是打算乾甚麼來啦？你一定白天在廟上見了我聖母娘娘，起了淫心，黑夜間偷著闖進屋中。來到屋中，你見我醒著呢，你不敢向我無禮，是我的正氣，將你那邪氣給閉住啦。學生，我說此話對也不對？」王寶靈聞聽此言，把他可就嚇壞啦，口呼：「聖母娘娘，弟子不敢那樣存心，實在不知怎樣來到聖母娘娘的屋中的？望求娘娘念弟子無知，饒恕了弟子吧。」此時女賊聽罷，「嘿嘿」一陣冷笑，遂叫道：「王寶靈，你是胡說亂道，沒有那麼便宜。想來就來，想走就走，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王寶靈問道：「聖母娘娘，認打怎樣？認罰怎樣？」女賊說道：「你們台灣省也有文武地方官，乃是有王法所在，你要是認打，將你送在當官，治以私人闖房

之罪。你要是認罰呀……」女賊語至此，杏眼斜視王寶，往下不言語了。王寶靈連忙問道：「認罰怎樣呢？」聖母娘娘聞聽，嘆喏就笑啦，伸出秀腕，將王寶靈的手一掙，叫道：「學生，你真是呆子。我問你窈窕淑女，你愛也不愛？」王寶靈方要後退，哪裡動轉得了，口中叫道：「聖母娘娘，我的手疼，娘娘快撒手吧。我學生讀書知禮，不敢妄為。聖人云：『非禮勿動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聽。我母親病入膏肓，危在旦夕，求聖母娘娘將我送回家去，捨藥不捨藥，沒有關係。倘若我學生一步去遲，我的母親若有不測，罔極深恩，不能報其萬一。別的事情，我學生實不敢為。』」聖母娘娘聞聽，說道：「書呆子，我奉玉皇敕旨，下界臨凡，與你有一分姻緣。你若應了我的要求，咱倆一夜顛鸞倒鳳，我再同你到家，與你母親治病，保你母之病立時痊癒。」王寶靈只是搖頭不允，哀求放回家去。

女賊一看王寶靈執意不允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說道：「我給你一個厲害，你也不知道哇。」說罷，一仰手由牆上摘下一口雙鋒寶劍，對著王寶靈頭上，就是幾晃。王寶靈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跪在地下苦苦哀求。聖母娘娘說道：「只要聖母娘娘願意，那怕你驢兒不拉磨？」王寶靈跪在地下，只知央求饒命啦，那還聽得見聖母娘娘說什麼。那女賊見王寶靈如此模樣，遂說道：「可惜你長得這樣人材，為什麼這麼軟呢？我有心將你的瓢摘了，可惜今天是大喜日子，你看人家那姓黃的有多骨力呀？」

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他推回去，太軟的沒有用處啦，你把那姓黃的推進來。」

張茂龍在房上雙腳繃著瓦簷，頭朝下，看著聖母娘娘要殺王寶靈的時候，美英雄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。又見王寶靈叫道：「天哪，天哪，何人搭救我王寶靈？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世界上俱都是男欺女，那有這女子反欺男的道理？」

美英雄思索至此，遂翻身上房，直奔前坡。來到前坡，方要縱下之時，又聽得聖母娘娘說道：「我今天是大喜日子，要不然我摘你的瓢。那姓黃的有多骨力呀。」張茂龍一聽，心中明白，原來是先不殺王寶靈，叫胖婆子去推黃三太去。張茂龍暗道：「這倒是個機會，我們小弟兄中誰也沒有黃三太嘴硬，今天我倒要看黃三太怎麼樣。」那胖婆子遂將王寶靈推推擁擁，由西屋出來，工夫不大，由跨院將黃三太推到了聖母娘娘的屋中。

張茂龍仍來到後房簷，雙腳繃在瓦簷上，珍珠倒捲簾勢，向屋中觀看。那胖婆子將三太推到屋中，轉身出來。聖母娘娘仍將三太推到王寶靈坐的那張椅子上，面朝西北坐定。此時那女賊又取出一點藥麵來，自己先聞了，然後又用紙托著一點藥麵，來到黃三太面前。方要給三太吹藥之際，女淫賊眼珠一轉，向三太肋下一看，暗吃一驚：原來此人還帶著鏢囊呢。淫賊看畢，遂說道：「可不給他吹藥啦。」遂將藥放在條案頭上，翻身奔立櫃而來，將立櫃開開，取出一條綢子汗衫，將三太的兩臂一結倒著捆上啦。然後又將三太腰中搜了搜，沒有匕首；又將三太靴口摸了摸，也沒有叉子；然後將三太鏢囊摘下。那鏢囊乃是鴛鴦扣，一摘就下來，皆因為是行家子，那扣一拉就開。由鏢囊中取出一隻金鏢，用手一掂，自言自語道：「好重的鏢哇。」說罷，搬了一個凳子，將頂櫃上皮箱打開，然後將鏢囊藏在箱子裡面，用鎖鎖好。三太此時尚被迷魂藥蒙著呢，張茂龍在外面看得明白。只見聖母娘娘用解藥向三太面上一吹，三太登時打了兩個噴嚏，清氣上升，濁氣下降，鼻涕哈喇子往下一流，女淫賊用手帕一擦，三太二眸子一轉，心中明白。聖母娘娘此時在床沿一坐，三太站起身形觀看，遂說道：「你不是捨藥的聖母娘娘嗎？」女淫賊答道：「不錯，是我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好一個無羞恥的女子，黑夜之間，你將三爺帶到你家，卻要怎樣？你拿黃三爺當作何人？吾乃十三省總鏢局保鏢的黃三太是也。我的老師姓勝名英，字子川。」女賊聞聽笑道：「好好好，咱們是鄉親哪，這乃是月下老人拴就的紅線，你我當有魚水之歡。你跟我在此安居樂業，較比保鏢勝強十倍。」

三太聞聽大怒，遂叫道：「女淫賊！休要胡說亂道！三爺乃是書香門弟，宦家之子，俠義門徒。你乃是倒採花的女淫賊，水性楊花，不如班子裡的妓女，三爺豈能與你這下賤之輩有染？」

女淫賊聞聽，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不用大呼小叫，我這裡也沒有街坊鄰居。咱倆個紅蘿蔔就燒酒，嘎嘣脆。搖頭不算，點頭算。」語畢，伸手拿劍，口中叫道：「姓黃的，你要是一點頭，管保你豐衣足食一輩子，這個屋子，這個床帳，你我恩恩愛愛；你若是不樂意，我就手起劍落。」語至此，遂用寶劍向三爺頭頸上一橫，笑嘻嘻的道：「姓黃的，你是怎樣吧？」列位，黃三太豈是畏刀避劍之人？能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在名譽壞。

三爺只是搖頭不肯，女賊惱羞變成怒，眼看著女賊手起劍落。

正在此時，後窗戶窺看的張茂龍大吃一驚，只顧看熱鬧啦，此時再想進去救人，可來不及啦。英雄一發怔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衣裳一掃紗窗楞子，「刷拉」一聲響。女賊方挽起手腕來，就聽窗戶一響，杏眼一轉。列位，女賊本是威嚇黃三太，並不是真要殺黃三太，張茂龍這一害怕，衣服一掃窗楞子，自己又發慌，這時女賊可就看出後窗外有人啦。遂平著寶劍向三太肩頭上拍了幾拍，說道：「你不樂意，就算完啦？有布還怕做不了衣服？」遂叫道：「乾娘啊，你將這姓黃的帶下去吧。那王寶靈軟弱無能，這個太橫啦。今天晚上自己睡吧。」張茂龍在後窗戶外，暗中贊美黃三太財色分明，王寶靈孝義雙全。此時又聽裡屋竹簾一響，只見那胖婆子進了西暗間，把三太十字絆一掙，說道：「我們姑娘自己睡啦。」聖母娘娘說道：「乾娘且慢，你附耳過來。」在胖婆子耳旁說了幾句話，張茂龍可聽不真切，隱隱的聽說寡婦睡不著覺；拋在床底下二百錢，摸錢去就睡著啦。只見那婆子又將三太十字絆英雄帶用力一掙，說道：「跟我走吧。」那婆子衣服甚是肥大，用力一掙黃三太，可將燈就熄滅啦。屋中燈光一滅，那女淫賊遂說道：「喲，乾娘你怎麼這樣慌呢？你有什麼毛病啊？」那胖子說道：「喲，我五十多歲啦，有什麼毛病啊？你不知道這幾日也不知是怎麼的，我每夜裡夢見你乾爹一臉的血跡來找我，所以我心神恍惚。」

張茂龍聞聽，原來這婆子也不是好人，是謀害親夫，我必當殺之。此時張茂龍在房簷上珍珠倒捲簾，兩足尖掛著瓦壘，方要往上翻身的時候，就聽前房坡有聲音，說道：「你下去吧。」

那張茂龍正在頭朝上起的時候，無有還手之能，就聽「撲咚」一聲響，將張茂龍扔在塵埃。張茂龍一提氣，可沒摔著，方要爬起來，女賊跟著也縱下來啦，照定張茂龍腰上就是一腳，說道：「呆子，你躺下吧，哪裡去呀？」

列位，方才屋中滅燈，那本是女賊故意叫婆子弄滅了的，為的出來好拿張茂龍。這一腳將張茂龍踢倒，由腰中掏出一條繩來，將張茂龍二臂一攏，來了個寒鴨晃水，捆了一個結實，用手提著張茂龍奔前院來了。來到上房門前，叫道：「乾娘，點燈吧，拿住啦。這必是鷹爪哇。」提到西暗間屋中，將張茂龍往地上一放，叫道：「乾娘，你拿木盆用油布裹著，將他饋了吧。」饋了就是宰了。接著又說：「這要是回了赤字窠，咱們這裡站立不住啦。」那婆子將木盆取來，放在地下，這木盆三尺多高，五尺多長。然後將油布往盆中一鋪，那油布出木盆外三尺多長，為的是不叫血向人身上濺。女淫賊下令：「乾娘你將他饋了吧。」婆子說道：「我這兩天心驚肉顫，黑夜睡不著覺，你動手吧。」女淫賊說道：「哪年不饋十個八個的？我饋就我饋吧，也不用牛耳尖刀啦，就用我這口寶劍吧。」女賊舉劍方要下手，那婆子說道：「姑娘且慢動手。」女淫賊說道：「他是鷹爪，你還給他講情嗎？」婆子說道：「你看看他盤尖不尖哪？」盤就是臉，尖不尖就是好不好看。張茂龍心中暗道：「好不好，王學生和黃三哥他二位晶貌比我差得遠。我低頭不揚頭，不叫他看見。」女賊寶劍交到左手，右手一推張七爺的太陽，女淫賊本是要殺人的神氣，怒容滿面，見了張七爺俊美出眾，反怒容換笑臉。打量美英雄：黑漆漆兩道寶劍眉，一雙俊目，好似朗星，鼻如懸膽，齒白唇紅，大耳垂輪，面如白玉，真真可愛。遂問道：「這位爺台，你貴姓啊？」張七爺說道：「無名氏。何必多問？」女賊笑道：「可惜你這奇男子、大丈夫，少姓無名，我們婦人還有某門某氏呢。聽你口音也是大清國的人氏，我原籍江蘇省尹家川，我乃尹鳳霞是也。這也是姻緣有分哪，難道說你無名無姓嗎？」七爺一聽大怒，說道：「我乃鳳凰張七爺張茂龍。」女淫賊聞聽，嘻嘻笑個不止，遂說道：「怨不得長得俊呢，原來是鳳凰。鳳凰不落無寶之地，我們這沒有梧桐樹，哪裡引得鳳凰來呢？七爺，這也是前世的姻緣，該當你我成為夫妻。」張七爺聞聽，心中思索，適才與王寶靈奉玉皇敕旨牒文，與我黃三哥月下老人拴就的紅線，這又與我姻緣有分。工夫不大，就有了三個啦。七爺想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女賊你胡說！我乃堂堂英雄，豈能與你這女賊成其夫婦？」女淫賊說道：「咱是照方吃藥。若沒有你在房坡，我就將姓黃的宰啦。」寶劍橫在張七爺脖頸之上，眉目傳情，木頭底子亂響，站立不穩，五官挪位，萬種

風流，說道：「張七爺你一點頭，咱倆是一世的歡樂，吃的是珍饈美味，飲的是玉液瓊漿，身穿綾羅綢緞；你若不允，我手起劍落，叫你落個他鄉之鬼。世界上風流鬼，誰不樂意？你要一點頭，願意在台灣住，咱們在台灣買地蓋房；如不願意在台灣居住，咱們就回歸大陸，我與你快樂三年五載，生產一男半女，咱們就是一家子人哪。」

張茂龍一看女賊真是十分俊美，心中思索：若不然我就應允吧？

又一尋思，我來的時候，楊香五他還要來呢，楊香五腿底下比我快，如果他若是來了，暗地觀看，叫他給傳說出去，豈不是我一輩子筋斗？黃三太人家就寧死不應哩！想到此處，心中說道：「仍是不應的為對。」女淫賊又問道：「七爺，你應不應啊？」張茂龍搖頭道：「不應，殺吧。」女賊又道：「七爺，你心眼活動點。」張茂龍道：「沒有活動，不應。」女賊道：「我可要殺啦，休怨我無情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殺吧。」女賊說道：「我手起劍落，你小命就完了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愛殺就殺，何必多問呢？」女賊笑道：「我怎麼捨得呀？」張茂龍道：「你隨便吧。」女賊道：「我也不殺你，也不剝你，也不宰你。我將床帳收拾好了，我叫乾娘脫了你的衣服，叫你裸體，我用手摸你。」張七爺一聽，說道：「那可不成。」女淫賊又說道：「我這就脫你的衣服啦。」說著話就要向前去脫。

此時急得美英雄沒有法子啦，眼珠一動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美人，我不是保鏢的，若是保鏢的，來到台灣幹什麼來呢？我是吃橫梁子的。白天我看你在壇上捨藥，我看美人長得太好啦，引動我七魄三魂，今夜晚間我特意前來，會會美人。你如果不殺我，真心實意愛我，咱們是白頭到老的夫妻，為什麼三天兩天呢？你將我解開吧。」女賊聞聽，笑道：「你們小白臉不可交，嘴賽蜂蜜蜜心賽刀。咱二人成其美事，你說山西煤是白的，我都信。你此時說話，我有點不信。我得將你身上的兵刃搜出來。」遂將張茂龍練子錘兵刃等物搜清，叫道：「乾娘將他的兵刃包起來，藏在暗間屋中去。」又叫道：「七爺，我將你解開，你若是一跑，我用飛抓抓你。我還有迷魂帕，我可將你脫光溜摸你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叫我走，我也不走。」女賊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就收拾床帳，安歇睡覺吧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那有這麼忙的？我此時還沒吃沒喝呢。」女賊說道：「那還不好辦嗎？」說著話叫道：「乾娘，放好了墨石面的茶几，沏上一壺好茶葉。」胖婆答應一聲，把茶桌放好，復又來到廚房，沏了一壺茶。女賊又吩咐乾娘道：「你給我們預備點菜。」胖婆子說道：「你們吃什麼呢？」女賊說道：「溜肝，炒肚，佛手疙疸炒裡脊，再來一碗冬筍湯，兩壺酒。」女賊又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在西面坐，我在東面坐。你要在外面我不放心，我怕你跑了。」胖婆子去不多時，將杯箸擺好，菜也擺齊。女賊在東面坐定，將寶劍放在身旁，閉住了東暗間門。女賊說道：「張七爺，咱二人得猜兩拳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我不會猜拳。」女賊說道：「你那是胡說，綠林道的人，哪有不曾猜拳的？不要客氣，以後你是七爺，我是七奶奶，夫婦之間，還客氣什麼？」張茂龍一想，猜拳也不錯，心中說道：「楊香五他們二更半天准來，我們二人猜拳，也好耽誤工夫，等楊香五、賈明、侯爺他們來了，就好辦啦。」張茂龍想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咱們猜兩拳吧。」女賊遂將手伸出來啦，張七爺臊得桃花臉通紅，女賊是常和男子喝酒的，滿不在乎。

二人猜著拳，女賊借著酒力，淫邪可就來啦，將腳順著桌子底下，可就伸過去啦。張七爺趕緊一閃身形說道：「夫妻之間，畢敬畢恭，你豈不聞舉案齊眉嗎？咱倆乃是長久夫妻，不要輕薄了。」女賊被慾火燒的。哪裡還聽得進張七爺說什麼？張七爺一伸手，正喊道：「五魁手呀！」女賊伸著一個手指喊道：「鳳凰咱倆好哇！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房上有人喊道：「咱三人好吧！」說罷，遂叫道：「張茂龍小子不是東西，你給我丟人啦！」說著話，只聽得窗戶咕咚一聲響，進來一個人。女賊手擎寶劍一順身由屋裡就縱出去啦。你道來者是誰？正是傻小子賈明。為什麼賈明先來啦？咱們慢慢再表。賈明上了炕，揚起手來，照定張七爺就是一個嘴巴。張茂龍的桃花臉哪裡經得住他這金鍾罩的手呢？張七爺一仰身叫道：「表弟，你拿女賊要緊，你打我幹什麼？」金頭虎遂喊道：「女賊你跑不了！我從窗戶進來的，我還從窗戶出去。」女賊在院內二聽，還打窗戶出來，心中暗想：你只要打窗戶出來，就跑不了你。女賊遂手持寶劍，站在窗戶旁邊，單等金頭虎一探頭，就是一劍。哪知道賈明是金鍾罩，剝上也白剝。金頭虎由窗戶果然往外一鑽，腦袋剛一鑽出窗戶，女賊手起劍落，就是一劍。金頭虎並不躲閃，一抬頭，這一劍正正剝在天靈蓋上，只聽咯崩一聲響，將女賊的手腕子倒給閃了。女賊趕緊躡上房去要跑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會上房，我也會上房。」女賊先上房，遂用劍將瓦挑下十幾塊，拿在手中。

金頭虎來至近前，向房上一縱，女賊一揚手，那十幾塊瓦就砍下來啦。金頭虎正縱至半截，哪能躲閃？嘩啦啦正砍在金頭虎頭上。賈明說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真砍哪。」說著話，還往上縱。

女賊一看，砍不動他，翻身就跑，金頭虎在後緊緊跟隨。來到二道院內，女賊用劍照定金頭虎面門便刺，金頭虎趕緊用手護著面門，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就是五官怕著傢伙。」女賊心中明白，這小子原來是金鍾罩鐵布衫的功夫，於是用劍照定金頭虎的下身便刺。金頭虎用杵護住，遂說道：「小金頭虎也怕傢伙。」女賊一聽，嗤的一聲笑啦，心中說道：「我叫鳳凰將我迷住啦？我心裡淨惦著鳳凰呢。他無論是什麼功夫，他也得怕迷魂帕。」女賊想到這裡，遂跳出圈外，將劍交於左手，右手向左袖中一摸，用中指將帕環一勾，將迷魂帕勾出，對著金頭虎刷啦一抖迷魂帕。金頭虎一晃悠沖天杵，也不打嚏噴，對女賊說道：「那不管事。」女賊心中暗想：他怎麼不怕呢？必是藥沒抖在他的面門上。於是又向金頭虎緊緊抖了幾下，金頭虎還是說話，兩眼也不發直。女賊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啦，心中一納悶，嘴裡可就說出來啦：「你怎麼不怕迷魂帕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叫迷魂帕呀？告訴你吧，白天在廟上，你用迷魂帕迷人，我早就看出來啦。我方才來的時候，我早將鼻子跟堵住啦，你怎麼抖也不怕。女賊你為什麼在廟上將小白臉迷來，不將我迷來？今天你走到哪裡，我追到哪裡，我與你死冤家活對頭沒完。」女賊一看金頭虎是軟也不怕，硬也不怕，真是沒有法子。心中想道：「我若是往外一跑，他就不能追我啦。我這裡有的是金銀，他們為的是發財。」尋思至此，女賊遂躍上清水脊卡子牆。金頭虎在後面跟著也往上縱，女賊一伸手將金頭虎沖天杵小辮揪住，右手掏出飛抓將金頭虎小辮就給抓住啦，一鬆手將金頭虎摔在地下。女賊心說：我用力一拉飛抓，將他的頭髮給拉下來，一見血跡，金鍾罩就算破啦。女賊想罷，遂用力就拉飛抓，金頭虎用手持住飛抓練子，一隻手一橫一字杵，將鐵練子就別斷啦，女賊幾乎鬧一個大翻身落將下去。女賊急忙將飛抓套從手腕上摘下來，跳下清水脊卡子牆，往外就跑。

金頭虎頭上抓著飛抓，帶著三尺多長的鐵練子，他也不往下摘，在頭上掛著往前就追，兩隻腳還直踏那鐵練子，金頭虎就將鐵練子繞在脖頸之上。前邊聖母娘娘木頭底嘍囉咯噠；後邊金頭虎脖子上的鐵練子唏啦啦啦。出了桃杏林子就是山道，皆因聖母娘娘穿的是木底鞋，在前面跑著，一踏石頭，恰巧將木底鞋給擱折啦。聖母娘娘本來比金頭虎快，木底鞋這一折，有繩子連著，雖掉不下來，可就慢啦，要不然金頭虎也就將聖母娘娘追丟啦。聖母娘娘腳底下這一慢，金頭虎在後面可就跟上了。

聖母娘娘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正在向前奔走之際，只見從旁來了三條黑影，鹿伏鶴行，直奔金頭虎來啦，金頭虎忙道：「誰呀？」只聽有一人答道：「我。」「幹什麼，臭豆腐？」金頭虎就說道：「蠻子，姦情出人命，咱們弟兄同堂學藝，可別因娘們犯了心病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誰跟你爭娘們？幫著你拿賊。」第二位就是老美侯爺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侯爺，聖母娘娘我可占下了，誰可也不許奪我的功勞。」侯爺說道：「是啦，一定叫你拿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賢弟，沒人奪你的功勞。女賊甚快，怕你一個人拿不著，我們來幫著你拿。我們三個人上前圍住了聖母娘娘，女賊見我們在前面，必然得回來，你再迎頭拿他，你可別用我們幫著你動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如果要用你們幫著動手，我就不姓賈。」楊香五與侯爺附耳說了幾句話，此時聖母娘娘已經奔西南跑下去啦。西南上就是樹林子，楊香五與歐陽德也奔西南樹林子就走下去啦。女賊進了樹林子，打算越過樹林逃走，女賊是由北面進的樹林，打算由南面逃走。女賊將走至樹林南口，只見兩道金光耀眼，叫道：「女賊哪裡走？千里獨行俠侯華壁在此。」聖母娘娘一看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轉身往東便跑。又見樹林東出來一道黑影，掌中一口明亮匕首短刀，一聲吶喊：「呔！女賊休要往東來，小毛遂楊香五在此。」聖母娘娘抹頭往西便跑，樹林西面又一人吶喊：「女賊不要上這裡來，歐陽德在此。」手中拿著明亮一口雁翎鋼刀。聖母娘娘一看，三面都有人把守，轉身回去吧，遂又向北跑去。忽聽北面又有人喊叫：「小子，你作法都鑽不出

去，四門堵你。」眾英雄東西南北四面圍住，捉拿倒採花女淫賊。女賊在樹林之中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這群人也太難以為情啦，我乃是婦人之輩。」遂抬左腿，用寶劍將木頭底削去，寶劍又交於左手，一抬右腿，又將右腿木頭底削去，將寶劍拋出了樹林，女賊抱住一棵松樹，叫道：「你們拿吧，我不能走啦。」楊香五用火折一照，原來聖母娘娘抱住了一棵松樹。楊香五遂喊道：「賈明你拿吧！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們三個人拿吧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叫我們三個人一動手，你就不姓賈啦。我們給你圍住啦，還是你去拿吧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拿就我拿。」金頭虎來到樹林內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娘們，這樹跟你有什麼過節呢？」此時賈明心中暗想：這個小娘們長得很好，我將他拿活的，交給他們三個人。傻英雄又一想：我睜著眼去抱小娘們，我害臊，我閉著眼去抱她，我咬兩口肉解解恨。想到此處，金頭虎遂將眼一閉，雙手揚起，對著女淫賊抱去，張開口就奔女賊咬去。那女賊見金頭虎抱來，一閃身形，由北面就走啦。金頭虎這一口，正正咬在松樹上啦，牙床子也破啦，血也流下來啦，將松樹皮咬下一大塊來。那位說，傻英雄金鍾罩不能見血，若是見血，金鍾罩豈不破了嗎？列位，牙床子是賴肉，能見血，因為有金鍾罩鐵布衫，牙是壞不了的，並破不了金鍾罩。金頭虎自己也笑啦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，女賊哪裡去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問誰哪？北面上無人，女賊由北面走啦。你是怎麼拿的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閉著眼去抱的，我打算連人帶樹都抱住了，狠狠的咬一口解解恨，未想到一口咬在樹皮上啦，把我的牙床子都咬破啦。真倒運，女賊也沒拿住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女賊也走啦，咱們回去看看黃三哥、張茂龍他二人怎樣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咱們趕快回去吧，女賊屋裡有頂箱立櫃。方才只顧跟女賊滾啦，我也忘了發財啦，快回去吧。」說著話，遂奔桃杏林而來。侯爺腳底下甚快，侯爺看女賊脫身走了的時候，就先奔桃杏林走下來啦。金頭虎與楊香五、歐陽德三人，遠遠就看見桃杏林烈燄騰空，金蛇亂竄，張茂龍、黃三太與侯爺、邱成大眾等在桃杏林外站立。金頭虎問道：「誰放的火？女賊屋中頂箱立櫃，還有銀子呢。你們放火沒將銀子拿出來嗎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銀子拿出來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銀子拿出來就算完啦。走吧，咱們上樹林子裡頭分銀子去。」大眾這才來到樹林之內，將銀子分作兩堆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一個人分一堆，你們大家分一堆。我用腦袋撞窗戶，出窗戶時候，還挨了女賊一劍，在院中叫女賊用瓦還打了我一下子。你們來的時候，都沒有什麼事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就是叫你分一半吧，你不用不合算，依你挑，這兩堆你擁一堆。」金頭虎挑了一堆多的，遂向兜囊就裝，兜中也裝不了啦，用手巾包好帶在腰間。大眾又將賈明揀剩下的這堆，人人拿點裝入兜囊之內。要按著規矩說，這宗錢應當施捨，作慈善之事。

大眾皆因為來在台灣，道路甚遠，叫金頭虎都帶著，用錢的時候，他也得向外拿，此時他帶的多，不過多受點累。大家分完了錢，楊香五遂對黃三太、張茂龍說道：「這桃杏林已經點著啦，也沒有什麼事啦。那學生王寶靈可曾救出來麼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王寶靈也救出來啦，還救出幾個少年來，都是與女淫賊有染的。將肥胖婆子也殺了。將一個丫環，殺了一名男的，其餘都四散逃走了。那幾個年輕之人，都是此地人氏，離此俱都不遠，叫他們都自己回家去了。桃杏林這一燒，於本地面省了好些事，要不然地方官還得驗屍拿賊。」楊五爺聞聽，點頭說是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張茂龍小子，你為什麼與女淫賊喝酒猜拳，給我栽筋斗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我與女賊猜拳喝酒，為什麼給你栽筋斗？我那是不得已，女賊有迷魂帕，將我拿住啦。他要與我成為姻緣，我執意不允，他就用寶劍威嚇，將劍放在我的脖子上，我也沒答應。以後他又不得殺我啦，要將我捆著，扒去衣服作賤我。我實在無法啦，我才應允。我跟女賊喝酒，為的是耗時間，等著你們來好救我們。」楊香五在一旁向金頭虎直笑，也不言語。侯爺說道：「楊五爺別叫賈爺給磕頭啦，張七爺並不是有邪念與女賊喝酒。」原來，金頭虎與楊香五二人在店裡說閒話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此時張七爺與聖母娘娘准對面吃酒呢。張七爺都慌神啦，等不得啦，非要先去不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能夠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要不信，你去看去，張茂龍要沒跟聖母娘娘對面吃酒，我就給你磕一百個頭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去看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他要是果然跟聖母娘娘在一堆喝酒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要是與聖母娘娘在一處喝酒，你就不給我磕頭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不給你磕頭，你可得給我磕一百個頭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吧，他要真跟聖母娘娘在一處喝酒，我就給你磕一百個頭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空口無憑，你得找一個保人，我也找一個保人。」楊香五的保人當時就有啦，可沒有人保著傻小子。金頭虎問了半天，還是沒有人答話。老美跟賈明是朋友，遂說道：「我保著賈爺。」賈明這才先奔桃杏林。所以賈明此時不依張茂龍，因為楊香五叫他磕頭。還是黃三太給說合啦，三爺說道：「張茂龍要是真與女賊有邪念，還能夠大聲喊鬧喝酒嗎？香五你別取笑啦。」賈明這才說道：「女賊也跑啦，那被難的人咱們也給救啦。咱們大家還不就此奔王府，探聽小老鼠的下落嗎？」黃三太、楊香五等聽罷此話，就要起身奔王府。侯爺說道：「且慢，此地距離王府還有一百多里地呢，這個事也不是忙的。」大眾一聽侯爺說的有理，這才由樹林奔店房而來，仍不走店門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屋中，大家休養精神。至天光大亮，三爺早早起來，穿好了衣服，由後牆出去。

等到店家開了門啦，遂來到櫃房，叫道：「掌櫃的，昨天有一伙計賣紅貨的住在貴處啦。勞您駕，您給回一聲，就說有姓黃的來找，我們是在一處作買賣的，昨天他們將我落在後頭啦。」

店家答應一聲，轉身來到裡面一說，侯爺這才出去將三爺迎進店去。列位，這是為的遮掩眾人的眼目。昨天住的是十一位，今天出去十二位，豈不叫店家生疑嗎？且說大眾俱都梳洗吃茶已畢，金頭虎叫道：「店家，有什麼好吃的？你給我們開兩桌，愈好吃愈好，我請客不怕多花錢。」

眾英雄早飯已畢，開發了飯錢店錢，仍是兩位保鏢，十個賣紅貨的打扮，侯爺在前，三太在後，一路無事。這日大家來到了台灣省城北下關，在茶飯鋪喝茶吃飯，侯爺說道：「我前次來過兩次，進台灣省城，有護城兵把守，必須驗了貨才能放咱們過去。要是進城，人家一驗貨，咱們沒有貨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沒有貨讓他賠咱們。」侯爺說：「這不是胡攪的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老美，你這就沒有主意啦？咱們不會不走城門嗎？咱們今天先在城外遊玩一天，等到夜晚的時候，咱們爬城進去。」侯爺說道：「還有護城河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高恒會水，我會水，咱們將他們背過護城河去，還不行嗎？」天至掌燈時候，十二位順北門外堤坡向西走去，將衣服及紅貨匣子打成了兩個包兒，十二位英雄就在堤坡換了水衣水靠。高恒先下水試探深淺，約有二十餘丈的護城河，當中有五六丈深。高恒先覺到城根，一看城根是三合土砸的，岸上垂楊柳非常好看。高恒復又轉身回來，將此水深淺說與大家聽了。於是高恒、侯爺、金頭虎，每人背三位，這才將眾人背過護城河。

來到城牆根，黃三太先用飛爪抓住城牆倒把磚，順著絨繩上了城牆。伏在牆頂，向裡一看，黃三太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涼氣，抹身下了城牆，對著眾人說道：「咱們這趟台灣白來啦。」

眾人忙問道：「怎麼白來了呢？」三爺說道：「城內的護城兵帳棚，全是十丈來遠一個，帳棚上高掛號燈，號燈上寫著號頭。咱們上牆這兒，正是三百八十三號，再向兩旁觀看，三百八十四號，三百八十二號。咱們如何下得去呢？豈不是白來一趟嗎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怎麼著，白來一趟？千山萬水，我這兩條羅圈腿，可實在不容易。咱們十二人之中，誰有主意誰可快說出來，誰要不說，我可要罵街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罵誰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罵你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為什麼罵我呢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有主意不辦去，我就要罵你呀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有什麼主意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身體靈便，你有損陰喪德的薰香盒子。一個帳棚裡也就是有六七個人，你用薰香盒子，將三百八十三號的帳棚裡頭兵先薰過去，然後我們就打三百八十三號的帳棚後就下去啦。」楊香五一聽，金頭虎比誰都伶俐，比誰都想得到。楊香五對侯爺、黃爺等說道：「賈賢弟說的甚是，要說用薰香盒子，我連著薰倒十個帳棚的兵，都用不了多大的工夫。就是我先爬過城牆去，先將那三百八十三號的兵薰過去，然後我一拍掌，你們就下城牆。咱們進城，盡如反掌。」侯爺、黃爺眾人等點頭稱是。楊香五遂用飛爪抓住城牆倒把磚，上了城牆。眾人隨後也俱都用飛爪，抓住倒把磚，上了牆頂，摘下飛爪，匍匐在牆頂之上。楊香五先爬到女兒牆，用飛爪抓住倒把磚，臉朝外，足後跟蹬著牆，下得牆來，一抖絨繩，摘下了飛爪，裝入兜囊，悄悄來到三百八十三號帳棚一看，裡面有四位護城兵，正在裡面鬥紙牌呢。又聽那一位老者說：「兄弟，你別看熱鬧啦，你還不去接口號去？」就聽那看熱鬧的弟兄答道：「老兄，你放心鬥牌吧。」

我剛接得口號來，再鬥一個時辰都不要緊。」那老者此時已經將牌抓起來啦，那看熱鬧的兵在旁說道：「老哥這把牌真好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今晚一把也沒和，好什麼？還是和不了。」說著話，忽然喊了一聲：「什麼氣味？」手中牌立刻就掉在地上啦。旁邊那位剛要說你怎麼把牌掉啦？話還沒說出來，咕咚一聲栽倒啦。那三位鬥牌的也都東倒西歪，不知人事了。列位，小毛遂楊香五下得城來，一看裡面有人鬥牌，自己遂聞上解藥，薰香盒子裝好了薰香，將仙鶴嘴向外一抽，遂由帳棚後面將仙鶴嘴插入帳棚，一抽仙鶴尾巴，兩翅膀一扇，那薰香就進去啦。楊香五一看，裡面眾人俱都東倒西歪啦，遂來在城根下，對著城上慢慢拍掌。

城上眾弟兄聽得城下掌聲，眾人遂由三百八十三號帳棚後面，在牆上掛好了飛抓，順著絨繩而下。下得城來一抖飛抓，摘將下來，俱都裝在兜囊之內。侯爺乃是熟路，於是侯爺在前，眾人在後，向正南走去。走出有二里之遙，前面黑乎乎一片樹林，侯爺對大眾說道：「前面樹林可以藏身。此處離王府一里多地，咱們先在樹林之內隱藏吧，現此時天光尚早。那王府不比別處，裡面能人甚多，那王子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入海捉蛟龍，手執一把寶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咱們大家必須夜靜更深方可前去。」黃三太等大眾聞聽，點頭稱是，眾人遂來到樹林之內。

且說金頭虎昨日在桃杏林得了不少金銀，將兜囊俱都裝滿，還用手巾包了一個包兒，掖在腰間，白天這一天的工夫，將賈明給追得渾身是汗。此時來到樹林之內，聽說就要探王府啦，傻小子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身上這些銀子太重啦，怎麼辦呢？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那淫賊的金銀乃是不義之財，應當將此錢施散了就完啦，那能要這不義之財呢？」傻小子聞聽此言，遂將母狗眼一翻，說道：「給別人可不行，我還沒愛完呢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可以將銀子藏起來。如不然到了王府，府牆高大，院子極深，你身上帶著那些東西，豈不耽誤事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我將這銀子藏在樹林之內，完事我再來取。」語畢，遂往樹林深處走去，並對楊香五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要偷著看我埋銀子，我可跟你滾滾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白給我，我都不取。」金頭虎哈吧著羅圈腿來到樹林深處。一看那面還有蘆葦，往裡走著地皮已經軟啦，再要往前走，可就禁不住人啦。金頭虎遂拔下一字鑲鐵杵，刨了一個坑，將銀子埋好，口中還自言自語道：『真是好東西，無論幹什麼，沒他辦不了事。』他將銀子埋完了，又用杵將泥一平，扯過來兩縷葦子，係了一個扣兒，為的是回來好找。作完了記號，遂走出了葦塘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猜我藏在哪兒啦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管你藏在哪兒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仍在水裡啦。這回可輕點啦，白天沒將我累死，出了一天汗哪。」

眾人又休息了一會兒，天色已經到了二更來天，侯爺道：「天色已到時候啦，咱們起身吧。」大眾站起身形，就要奔王府。楊香五道：「黃三哥且慢。你們大家都沒吃過賈明苦子，我可上過他的當。他不論在什麼地方，要是不對他心意，他就亂喊亂鬧。等到叫人家知道啦，他先跑啦，他就不管別人啦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這回不言語，你們叫我幹什麼，我就幹什麼，淨聽你們的，還不行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進了王府千萬不許大呼小叫。王府不比別處，如果鬧出事來，關係非常重大。況且咱們就是十二位，若是叫人家拿了，連救應都沒有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決不惹亂子，黃三哥你就放心吧。」眾人這才奔王府而來。來到府牆東面，眾人舉目一看，府牆甚高，不似城牆一般，也沒有倒把磚，用飛抓搭住裡面牆，腳尖點牆，兩隻手掙著絨繩而上。眾人俱都上了府牆，一看裡邊，樓台殿閣，金碧交輝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是廟啊？」黃爺說道：「這乃是王府銀安殿。」侯爺說道：「當今萬歲駕座金鑾殿，王子駕座銀安殿。」十二位英雄躡房越脊，來到銀安殿南配殿上，伸手一摸，那瓦七寸寬，一尺四寸長。正恰巧王子張奇善夜升銀安殿，兩廊下俱都是杏黃紗燈。十二名王官，身帶綠皮鞞紅毛銅寶刀；十二名俱是古銅色跨馬服。再一看東廊下有二三十位，俱都是文質彬彬，身穿便服打扮，手拿團扇，看光景乃是台灣省的文官；西廊下俱都武士打扮，三十餘位，胖者殺氣，瘦的俏皮，年老的的精神百倍，俱都是起起武夫，有千人之敵。

再看張奇善面向南而坐，他前頭這張桌子名叫鬧龍案。三面圍桌，左右圍桌，上繡龍出水，鳳離窩，團花朵朵；正當中、圍桌上繡著五爪金龍，下繡海水江牙。古銅色的大檯，腰繫黃龍絲帶，脅下配著一隻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黃白的臉面，頷下半尺餘黑鬚飄灑。這十二位英雄身入王府銀安殿，好似打在了天羅網內，再想出離王府，勢比登天還難。

再說王子張奇善身後站著二人，左邊一人背後背著銀鋼，右邊一人九梁道巾，身穿八卦仙衣，腰繫火紅絲縑，背後背定寶劍一口。一位招討大帥二千歲石朗，一位是台灣省的大謀士王道修。此時銀安殿上鴉雀無聲，只見張奇善忽然站起身形，回頭叫道：「石賢弟！」二千歲控背躬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有何吩咐？」張奇善道：「賢弟，此次上大清國去，可稱得起順利。要是別位去，總得一個多月，兄弟你怎麼廿多天就回來啦？」

二千歲答道：「臣將差事裝在車內，臣扮作保鏢之人，假作了幾桿鏢旗。臣乘坐騎，趕車的俱都是臣當差之人。曉夜兼程，所有保護犯人的差官，俱都馬步全軍內挑選的，每日能行二三百里。陸行騎馬，水路坐船，晝夜不停，是以甚速。到了大清國地界，因有鏢旗，無人阻攔，差事物件俱都送到十三省總鏢局，將三寶與飛天鼠秦尤以及轎車，都送與勝英了。勝老鏢頭千恩萬謝，對臣說道：『這場官司完了，親身到台灣面謝，此生不忘大恩大德。』」張奇善聞聽，捋鬚一笑：「哈哈！這位勝老達官便宜了。」列位，王子張奇善與文武官員說話是低聲的，不能大聲喊嚷。說到送秦尤至大清國，交與了勝英，哈哈一笑，說話可就洪亮了。金頭虎賈明遂對大家說道：「你們全都聽見沒有？他罵勝三大伯呢，他說勝三大伯好佔便宜。我下去抽他兩個大嘴巴子，將他趕走了，我也作幾天皇上吧。」

黃三太一聽，趕緊擺手說道：「賈賢弟，千萬不要造次。這乃是王府，能人甚多。滴汗如雨，哈氣如雲。你要是下去，就休想逃走。不但一人被獲遭擒，連我們大家也得被獲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看看你的德行，你也要作皇上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說著玩呢，我上你們身後頭藏著去，我哪兒也不去。」語畢，遂走至大家身後。此時大家正在南配殿上臥伏著，竊聽正殿內王子張奇善說話，金頭虎由眾人身後暗暗的可就下了配殿啦。

因為配殿距離正殿甚遠，說話聽不真切，金頭虎要上正殿上去竊聽去，遂下了南配殿，來到正殿後。一看大殿太高，上不去，金頭虎著急罵道：「小兒們蓋這麼高的房子，我也上不去。」金頭虎罵著街，在殿後來回走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邊有一個梯子，金頭虎用手一摸，那梯子還用布裹著呢，金頭虎自言自語道：「舊磨了我的衣服，還包裹著呢。」原來王府中辦喜事，高搭彩棚，用杉槁綁的梯子，辦完了喜事，將彩棚拆啦，那梯子還沒拆呢，單單叫金頭虎遇上啦。他這才順著梯子，可就爬上大殿去啦。到了大殿之上，金頭虎向下一看，更看不見裡面啦，聽話也聽不著啦。因為大殿前出廊，後出廈，往殿內看，那能看得著呢？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常用兩腳掛著屋簷，身體探下去，向屋內觀看，我也跟他學，要是平常的瓦，可掛不住我，這窮房子的瓦真厚，準能掛得住我。」金頭虎思索至此，遂走到瓦簷，慢慢將身子先順下一半來，然後鬆了手，雙足一著瓦，金頭虎這個樂子可大啦，就聽得撲咚一聲，金頭虎掉在大殿前邊。金頭虎由正殿上掉下來，用兩手摸著屁股，喊道：「小兒們蓋這麼高的房，將爺爺屁股給摔啦！」眾兄弟在南配殿上看得真切，黃三太說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賈賢弟怎麼跑到大殿前邊去啦？嘴裡還罵街呢。連咱們十一個人，一個也跑不了。可有一宗，咱們十二個人可是一同來的，又不是奉恩師之命，然後咱們完全回去了，就將他留在台灣，咱們怎麼去見恩師？要走你們走吧，我與賈賢弟禍福共之，我決不能走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您若是不走，我們十個人誰肯拋下您與賈明呢？我們誰也不能走啦。」

且說金頭虎掉在殿前大聲喊叫，銀安殿上文武官員俱都毛骨悚然。但是張奇善不吩咐拿人，誰也不敢動手。武的俱各壓刀，可不敢出來拿人。張奇善聽得外邊有人喊叫，遂單手一拍龍案，一個箭步由殿上縱到外邊，伸手壓刀，咯吧一聲，繡簧響亮，借著紗燈觀看，明亮耀眼，猶如電光一般。王子張奇善來到金頭虎面前，一看金頭虎的長相，張奇善將刀還鞘，哈哈大笑，心中說道：「就憑你這樣長相，也敢黑夜之間進了王府。」遂對金頭虎問道：「什麼人在王府擾鬧？」金頭虎一看張奇善由打殿內往外縱的時候，說道：「好小子，還會飛呢？我是拿賊的。」張奇善一聽，不由怒從心頭起，說道：「真有你的，上我王府拿賊來啦？」說著

話，上邊用拳二晃，底下一腳奔金頭虎踢去。您道，金頭虎專以力氣敵人，見張奇善的腳到啦，遂喊道：「好小子，上邊虛晃，底下真踢。」不但不躲，用大肚子奔迎去啦。要是平常人，賈明可以用肚子將人家碰個筋斗，那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武技超群，真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金頭虎哪裡是張奇善的敵手？這一腳正踢在賈明肚子上，賈明一退兩退，嘍咚鬧了一個大屁股墩子，坐在了塵埃。口中喊道：「好小子，大力神哪？」方要爬起來，張奇善一伸手，將冲天杵抓住。金頭虎一見悠腦袋，沒見悠出去，喊道：「真有力氣呀！」張奇善往前一拉，將金頭虎拉了一個狗吃屎，一抬腿將金頭虎腰眼踩住，叫道：「王官們捆上他。」

這王官們聽得王子張奇善吩咐，這才出殿用繩捆傻小子，此時張奇善還踩著他呢。金頭虎自己將胳膊向後一背，說道：「不用踩著，給你們捆。」王官將金頭虎胳膊捆上，又要捆腿，張奇善說道：「不用捆他的腿，他乃是無能之輩。將他推到殿上去。」眾王官將金頭虎推到了殿內，立時張奇善入座。眾王官喝道：「跪下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清國之人，那能在台灣給人家跪著？那個多丟人哪。」張奇善坐在上面問道：「你來到台灣拿賊，你有公文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沒有公文。」張奇善又問道：「我看你這樣不像官人哪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保鏢的，咱不是官人啊。」張奇善問道：「鏢行我有一位朋友，你可知道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鏢行有名的，沒有咱們不知道的。你說吧。」王子張奇善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想當初孤曾與此人共席談話。那時節我還沒占守台灣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說吧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此人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乃十三省總鏢頭是也。」賈明聞聽，將狗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他與我三大伯是朋友，弟兄相稱。我若是說是我三大伯的徒姪，他就占了我的大輩啦。想至此處，對張奇善說道：「那還不知道嗎？勝英那是咱磕頭弟兄。」張奇善一聽，遂吩咐道：「速將綁繩解開。」王官等一聽，此人說與神鏢將勝爺是磕頭弟兄，武的用袍袖遮著臉暗笑，文的用團扇遮臉好樂。又聽王子張奇善命與解開綁繩，遂過來兩名王官給賈明解繩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勞駕勞駕，解開吧。」王官這才將綁繩解開。張奇善又命王官：「給金頭虎搬個座來。」那王官遂給金頭虎搬過來一個座，放在龍案前邊，金頭虎並不客氣，遂一屁股坐下，兩旁文武官員莫不暗笑。又聽張奇善問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粗人，不會轉文，我姓上。」張奇善又問道：「台甫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又轉文，沒告訴你咱是粗人嗎？咱沒有名號，小名叫三輩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上……」說至此處，可就不向下說呢，遂改口說道：「原來是上鏢頭。閣下來到敝省有何公幹呢？是勝老達官派你來的，還是大清國官面派你來的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上鏢頭有何事相商？請當面言講吧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先站起來，你將胳膊背在背後去，先將你捆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捆上孤家有何用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將你捆好，我將你扛著走，扛到大清國，我進北京城，找我們皇上去，將你交到我們皇上手內，皇上必得給我一個官做。那時節咱們就抖起來啦。」張奇善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：「孤家台灣水旱二千餘里，雄兵二十餘萬，戰將幾百員，孤家自縛叫你扛去？你看看你扛得去嗎？你一句人話不說，你怎麼來的台灣？你怎麼過的關津渡口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傻小子，你打算就是我一個人哪？你看看南配殿上，還有十一個人呢。」張奇善抬頭一看，果然南配殿有十數人。張奇善大怒，心中暗道：「勝英啊，勝英啊，我待你情高義重，將秦尤捉住，將國寶誑到我的手中，俱都給你送到十三省總鏢局。恐其路上有失，特派我之大帥石朗護送，連轎車都送給你啦，你不知恩報德，你反倒派人攪鬧我的王府！你好沒有天良，稱得什麼俠義？」王子張奇善思索至此，甩大髻，用手壓寶刀。這一壓刀，張奇善「啊啣」一聲，叫道：「不好！石賢弟，我的寶刀沒有啦。」張奇善顏色更變，必中暗想：他們鏢行的人，南配殿上尚有十一個人，這一定是老勝英遣人臥底探台灣。那老勝英與官面有聯絡，必是大清國命他設法擾我的台灣。我待老勝英恩高義重，他不想報德，還與我為仇作對。我明白啦，三國時水淹下邳，呂布被擒，先盜畫桿戟，後盜赤兔馬。這是先將我寶刀盜去，動手時我沒有傢伙，他們好將我擒獲。我若叫你鏢行之人走了一個，我就不是台灣王子張奇善啦。我豁出我台灣省十萬大兵，戰將百員，我非得與老勝英弄個你死我活不可。張奇善思索至此，鋼牙緊咬，一拍龍案縱出殿外，舉目向南配殿上一看，果然上邊有十餘位英雄。張奇善這才叫道：「鏢行之人，若是有名有姓的人，請下來與孤家動手。如不然，待孤家縱上殿去，一腳一個踢下殿來，我叫你們這群毛孩子插翅也難飛出王府！」列位，黃三太乃是性暴如烈火之人，如何聽得下去張奇善破口大罵呢？一時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，就要縱下殿去，要與張奇善在王府內較量輸贏。

張奇善為何痛恨鏢行這樣深呢？皆因為秦尤行刺欽差未成，被老美拿住，他苦苦哀求老美，老美將他放了之後，他就星夜奔台灣進三寶，以求安身之處。那秦尤來到台灣境內，見了水陸關口的官人，那官人一盤問他，他遂說道：「我是中華國的小民，特來貴省求見王爺獻寶，並有機密的大事。」官人遂將他帶到了王府，見了王官，述說了秦尤的來歷，那王官遂稟報王子張奇善，說道：「現有大清國小民飛天鼠秦尤，拜見王爺千歲，有國寶奉獻，並有機密的大事。」王子張奇善聞聽，遂與大帥石朗商議道：「現有大清國小民飛天鼠秦尤來見孤家，言說有機密大事，並有國寶奉獻。」大帥石朗說道：「這飛天鼠三字，就不是良善之輩。飛鼠盜倉糧，必不是好人，王爺別在會賢廳見他，王爺在待賓廳見他，臣在內室聽他說些什麼，然後再定奪收與不收之策。」王爺聞聽點頭稱是，遂傳與王官，王爺在待賓廳內候見。王官遂來至府門，叫道：「秦義士，王爺在待賓廳內候見，請秦義士就此進內面見王爺。」秦尤聞聽，心中甚喜，遂跟隨王官來至待賓廳。見了王爺，跪倒身軀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久聞王爺大開招賢之門，招賢納士，四野豪傑，莫不歸順王爺，小民秦尤現有寶奉獻。」語畢，遂由腰間解下藍布包裹，用手打開，取出黃布包裹，說道：「此乃康熙萬歲九龍杯、九龍盞，正宮國母珍珠汗衫。小民夜入宮內，由多寶閣將此寶盜出，願將此寶獻與王爺，小民只求安身之處足矣。」語畢，將黃包裹遞與王官，王官接過，雙手遞與張奇善。

張奇善一看，真是光華奪目，甚為喜悅，方要將寶收下，就聽密室當中有人咳嗽，出來一位王官說道：「有請王爺。」王爺站起身，遂叫道：「秦義士且候片時。」王子張奇善遂來至密室，見了石朗大帥。石朗大帥對張奇善說道：「適才臣見王爺甚愛此寶，莫非欲將此寶收買，與那獻寶之人官職嗎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此寶價值連城，真乃世間罕有之物，孤家甚為愛惜。孤家擬將此寶收下，給那進寶之人小小的官職，元帥以為如何呢？」石朗答道：「那賊人既然是由多寶閣盜出此物，必然有原因，決不是無故前去盜寶。王爺問明他盜寶的來歷，倘若其中別有原因，那康熙皇帝乃是馬上之君，倘若知道盜寶之人落在台灣，必然動起交涉，那時咱若是護庇盜寶之人，必然動起干戈。台灣兵精糧足，國家澄平，為一個盜寶的賊人動起干戈，黎民塗炭，臣竊以為不可，未知王爺以為如何？」王子說道：「依元帥之意應當如何呢？」石朗大帥道：「王爺將他穩住了，將三寶誑到手中，然後問他為什麼盜國寶？他若是說出盜國寶的來歷，王爺就說他目無國法，台灣與中華素常親善，必將他送回中華。他若動手，就將他拿了，打入轎車，連同國寶送往大清國，以表兩國之好。」王子張奇善點頭稱是，遂由密室出來。此時國寶在桌案之上，王子張奇善遂交與王官道：「將此寶拿到密室，收藏起來。」那王官將國寶拿走，張奇善遂對秦尤說道：「秦義士盜取國寶，其中別有原因，還是專為送與孤家呢？」秦尤聞聽，得意洋洋的就把如何陷害勝英，如何刺殺欽差，如何被人拿住，大清國無有容身之處，故此來到台灣獻寶，願效力王爺駕下，永遠不回大清國。張奇善聽畢，在上面冷笑兩聲，遂叫道：「秦義士，你太目無國法了！用心陷害好人，無父無君，孤家豈能容留？沒有別的，我也不在台灣治你的罪，我將你送到大清國，國寶交與勝英原案。」秦尤在下面一聽，當時就是一怔，遂說道：「秦某前來獻寶。王爺收則收下，不收則將寶交還，秦某再逃向別處避難。」張奇善在上面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秦尤你是走不了啦。」秦尤聞聽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遂由包袱內取出匕首尖刀。眾王官不敢動手，那秦尤亮出匕首，直奔王爺，縱身一直向王爺面門刺去。王爺一伸虎腕，將秦尤右手摀住，一抬腿將秦尤踢了一個筋斗，吩咐王官：「將秦尤捆了。」王官動手將秦尤捆好，遂交到地面官，將刑具帶好收監。張奇善復又來到密室，與石朗說道：「誰去大清國護送秦尤與國寶呢？」石朗答道：「臣願往大清國走一遭。」於是暗暗將秦尤裝在轎車內，石朗扮作鏢行模樣，星夜送往大清國，交與十三省總鏢局，連轎車都送與勝爺。原來此事小弟兄完全不知道。他們由打侯家集來的，今天夜探王府，賈明被擒，賈明招出南配殿上尚有十一位呢，王子張奇善一想：這一定是勝英老兒探台灣，要奪取台灣。想罷，然後站起身形，一摸寶刀，那寶刀又沒有啦。所以張奇善更惱怒啦，一拍龍案縱出正殿，向房上一招呼，黃三太遂由南配殿上躍下，來到院中與王爺動手。

三太自己報了名姓，大聲叫道：「張奇善，你乃一省之主，為何口出不遜？大清國那有無名少姓之人？」王爺問道：「勝英是你什麼人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勝英是我之恩師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原來是晚生下輩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好說晚生下輩。」

三太說著話，掄刀就要動手。張奇善說道：「你不用動傢伙，你就束手就擒吧，王爺若是跟你走上三個回合，就將台灣王讓給你啦。」黃三太亮刀向前進步，用了半個裏花，劈頭蓋頂，對著張奇善就是一刀。張奇善一下腰，向裡一跟步，將三爺手腕掙住，虎頭戰靴，一腳將三爺踢了一個筋斗，只聽噹啷一聲，單刀出手。張奇善叫道：「王官們，捆！」王官過來，將黃三太倒剪二臂綁好，將刀仍然給三太還於鞘內，二位王官架著，將黃三太推到二道銀安殿。那二道銀安殿大柱上有鐵環子，鐵環子上拴著繩子，將黃三太倒剪二臂拴在繩上，兩足踏地，將胳膊可給吊起來啦。金頭虎在頭道銀安殿上看得明白，叫道：「我的姥姥，並不是我不成，原來黃三太也不行。」金頭虎語畢，遂向東面上文官那邊退去，又叫道：「楊香五，你們十幾個人都不管我，難道你們還不管黃三哥嗎？」楊香五一飄身，由南配殿上縱下身軀，猶如一個團兒一般，就到了地下啦。張奇善一看，身體矮小，歪帶透風巾，人不壓眾，貌不驚人。只聽楊香五喊道：「呔！張奇善，你賢愚不分，將我黃三哥拿住，意欲何為？現有小毛遂楊香五在此。」說罷，亮出匕首刀，縱起身形，照心就刺。張奇善赤手空拳，以拳腳接架相迎，楊香五匕首刀遞不進去，一看張奇善果然藝業精奇，虛晃一刀，縱出圈外，就要逃走。張奇善在後面一跟步，揚手一掌，對楊香五頭上打去，這一掌將馬尾透風巾打掉，楊香五頭一暈，張奇善底下一腳，將楊香五踢一個筋斗，叫道：「王官們捆！」

照樣將楊香五推到二道銀安殿，吊在三太一處。第三位張茂龍一聲吶喊，縱下南配殿，口中叫道：「張奇割！你好不知自愛，你將我兩位師兄俱都拿下。現有鳳凰張七張茂龍在此。」張奇善一看，真是俊俏人物，眉清目秀，桃花臉雪白粉嫩，張奇善心中甚為愛惜。張茂龍練子錘往上一遞，張奇善將身一閃，讓過練子錘，張茂龍方要往回收練子錘，早被張奇善將錘練掙住，往前一帶練子錘，那張茂龍像小雞兒一般，臥伏在地，張奇善恐怕摔了張茂龍臉，趕緊將雙練錘向上一提。張茂龍的手一扶地，方要起來，張奇善向張茂龍腰間用腳一點，張茂龍復又臥伏在地。王官過來捆了，仍然推到二道銀安殿，將鏈子錘給纏在腰間。此時紅旗李煜一見張茂龍被擒獲，不由得一聲吶喊，縱下南配殿叫道：「張奇善你為何連拿我三位師兄？」說著話練子槍抖起，直奔張奇善面門點去。三四個照面，被張奇善一腳踢倒，王官捆了，推到二道銀安殿去了。金頭虎大聲喊叫：「禿老美！就是你的能為大，你還在上頭忍著嗎？你手中的練子槍無敵天下，這回你試試吧！」侯爺一聽，一飄身縱下南配殿：「張奇善休要逞能！今有千里獨行俠侯華璧在此。」張奇善一看，就是一愣：此人腦皮錚亮，手使九節練子雙槍，穿一身綢子褲褂，精神百倍。侯爺的練子槍吞吐撒放，潑風八打，與張奇善戰了有十幾個回合，被張奇善將九節練子槍掙住，一腳踢去，侯爺練子槍鬆手，也被王官拿住，仍將練子槍纏在腰間，推入二道銀安殿去了。金頭虎又喊道：「師兄歐陽德你還不下來嗎？」歐陽德跳下南配殿，亮出鋼刀，口中叫道：「唔呀，臭豆腐！你連拿了我五六個朋友，今有歐陽德在這杵兒裡。」說著話，與張奇善動手，未走幾個回合，被張奇善一腳將刀踢飛。歐陽德轉身要跑，背後一腳踢了一個筋斗，王官過來捆了，推入二道銀安殿去了。最後高恒下來動手，三五個照面，也被拿住。十一位英雄俱都被獲擒。

金頭虎在頭道銀安殿一看不好，自己說道：「我得逃走。」他這才一縱身形，上了東配殿。原來王爺如不吩咐，沒有人追趕。石朗用大驚就追，王子張奇善叫道：「石賢弟你要如何？」

石朗說道：「臣要捉拿此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十二個被孤家捉住十一個，你要再將他拿住，誰給大清國送信去？」石朗說道：「王爺您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這傻東西連一句人話都不曾說，台灣省關津渡口，他豈能過得去呢？今天不送到王駕面前，明天準能將他送到王駕面前。」張奇善一聽，連連稱是，遂吩咐道：石賢弟趕緊派人乘騎快馬，與關津渡口傳諭，凡見此人者，不准攔阻。並將此人相貌曉諭把關之人，如有攔阻者，按軍法治罪。」石元帥這才派了四名王官，到處送信，不准攔阻賈明出關。賈明由打台灣省橫行無忌，平平安安出了台灣。

不表石元帥派人曉諭地面關津渡口，且說張奇善叫道：「石元帥，你說勝英俠肝義膽，仗義交友，你每年去大清國一次，你都是誇獎勝英的為人。現在你將秦尤與三寶都送給勝英，這是多大的情面？勝英不但不以朋友相交，反派人前來臥底，暗探台灣，與孤家為仇作對。」石朗元帥遂對張奇善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臣往大清國送秦尤與三寶，在鏢局子之內，一百多位相見，並未見著這十二位的面。想必這十二位不是鏢局之人，也未可知。或者果是鏢局之人，他們來時尚不知道臣將秦尤與國寶交還勝英。現在這些人俱都被擒，王爺何不招來盤問？」王爺怒氣沖沖道：「將那第一名黃三太，第二名楊香五，第三名張茂龍，第四名李煜，先將他們四名帶上來。不許推推擁擁，看不起人。」王官下去來到二道銀安殿，抬頭觀看十一名被獲之人，蹤影皆無。王官慌忙走至王子張奇善駕前，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大事不好！」王爺忙問道：「何事？」王官說道：「那被獲之人蹤影不見，鏢上繩子俱被割斷。王駕聞聽，不覺愕然，叫道：「石賢弟，咱們台灣省必有重要之人與大清國鏢行之人勾串，要謀奪孤家的台灣省。如其不然，外來的人決沒這樣快，幾句話的工夫，竟將十一個人救走。」王爺說著話，一拍龍案，眼前喝水的茶杯，竟蹤影不見。原來王子張奇有一個心愛的茶杯，乃是白玉的，裡面刻著兩條翡翠的龍，倒下水時，龍在裡面猶如活的一般，是以王爺時刻不離，最為珍愛。王爺這一拍龍案，向龍案上一看，那茶杯竟不翼而飛。王爺遂對石元帥說道：「孤家的玉杯何在？怎麼一時沒有了？石賢弟，你們在我身旁，時刻不離，別人不知，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」石元帥答道：「適才王爺擒賊，臣等隨在駕後拿賊，是以臣等不知失杯之故。」王爺聞聽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寶刀在孤家身上帶著丟了，尚且不知，何況桌上之物？石賢弟呀，留神孤家項上的人頭。」

君臣正在談話之際，就見龍案向上懸起來了，張奇善心中明白，盜刀之人未走，君臣正在一怔神之際，就看龍案圍桌簾嘩啦翻起，由打龍案底黑糊糊一物，平身縱出，這一縱就縱到了殿外，又一縱上了南配殿外。張奇善看得真切，一拍龍案，跟蹤縱到殿外，一看此人縱上南配殿而去。張奇善遂大聲喊道：「盜刀之人哪裡逃走？想要離開王府萬萬不能。」說著話，縱上南配殿。只見前面那人手提著衣襟，將臉遮住，也看不真切所穿的衣服是皮的還是棉的，看著毛兒烘烘。張奇善方上了南配殿，那人已經到了三層大殿；張奇善跟著上了三層大殿，那人又跳到塵埃；張奇善方跟到地下，那人又縱在四層大殿上去了，站在大殿殿脊之上，仍然用衣襟遮著臉面。張奇善穿的是厚底虎頭戰靴，方縱到大殿之上腳剛踏殿，就見那人向後一翻身，只聽得噹啷啷一陣響聲，張奇善跟到前廈一看，此人蹤影不見。

張奇善站在四層大殿之上，不由得呆呆發怔，心中暗想：此人太快啦，孤家眼看著他奔前滾滾下來啦，怎麼追到跟前竟追丟了呢？思索至此，遂歎了一口氣，無精打采，回到了銀安殿。見了石元帥說道：「賊人被孤家追丟了。」石元帥問道：「怎樣追丟了賊人？」王爺遂將四層殿上追丟了賊人的情形，向石朗說了一遍。石元帥說道：「王爺上了賊人的當啦。那大殿乃是前出廊簷後出廈，賊人滾到簷前，將身形繃在廊底下椽上啦。」王爺聞聽，恍然大悟，遂叫道：「眾王官們趕緊提著燈籠，去到四層殿廊簷下捉拿賊人。」比及眾王官來至四層殿一看，哪裡還有個人影兒呢？且說張奇善當時在銀安殿上對石元帥說道：「明日賢弟傳令，派七員大將，帶領馬步三軍，先查城內，後查四鄉村莊，如有收留黃三太等十一人者，按叛反治罪，滅門九族。」石元帥說了一聲：「遵令。」第二日發下人馬大隊，台灣省被十二位英雄鬧得天翻地動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金頭虎賈明，由王府奔逃逃出，正在更深夜靜，也辨不出東西南北，金頭虎遂奔一條南甯街走去。方進了南甯街，就見前面查夜的官兵提著燈籠迎面走來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不好不好，要乾。前面官兵要看見我，我就逃不了啦。佛祖保佑我回大清國，給佛祖燒香上供。」列位，金頭虎看見官兵啦，官兵其實也看見金頭虎啦。那查夜的軍官向甯街裡一看，就看見金頭虎沖天杵啦，那軍官遂對兵士說道：「前面這人就是王爺方才傳令放行的那個人，你們看看是沖天杵不是？」

眾官兵一看，果然是梳沖天杵小辮的矮子，那官軍遂帶隊奔別的巷口去了。金頭虎一看，查夜的不進甯街啦，金頭虎自言自語道：「還是我賈明造化大，祖上德行也大，官軍沒有看見我，他們奔別的甯街去啦。」金頭虎看官軍去遠，遂爬起來出了甯街口，又向東南走去。方才穿過了兩個甯街，只見前面又來了一隊查夜官。金頭虎趕緊伏在地下，心中祝念佛祖保佑，千萬別叫官軍



看見我。其實官軍早看見他啦，這隊查夜也奔別處去啦。金頭虎又起得身來，繞著彎又跑，一氣兒跑到了城門。金頭虎一看城門那兒正有官軍演操呢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回可壞啦，官軍在此處正堵著門口演操，我可怎麼過去呢？」金頭虎可為了難啦，也不敢往前走啦。正在此時，那名軍官可就看見金頭虎啦，那名軍官一看金頭虎的長相，正是王爺傳令放行，不准阻攔的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。那名軍官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伏在地下，還以為我沒看見他呢。要不是王爺有令，你飛也飛不出城去。」那軍官看他伏地地下，連動也不敢動，不由得心中暗笑，遂將軍隊向城門兩旁退去，閃開了有半里遠。金頭虎一看，可歡喜啦，自己暗道：「這真是佛祖靈驗，將他們的眼都給蒙上啦，我這麼大一個人，全都看不見啦，他反將軍隊調開城門半里地遠。」金頭虎滿心歡喜，爬起身來，直奔城門走去，走到離著城門不遠，金頭虎可不敢走城門，城門也沒開呢，金頭虎順著馬道爬上城去，爬到城頂上用飛爪抓住倒把磚，順著絨繩下來。此時天色也就要亮啦，金頭虎也看不出東西南北來，也不知出的是哪個門，來到護城河，方要換水衣水靠，自己又說道：「別換衣服啦，一會兒時候天亮啦，再叫人拿住有多冤哪，好容易逃出了城，這就算到了大清國啦。」金頭虎也沒換衣裳，雙手一分水，下了水內，破風踏浪覺到岸上，將靴子脫下來，擰了擰水，將身上衣服抖了抖，拚命的就逃下去啦。金頭虎跑了半天，天光也亮啦，只見太陽由南邊出來啦，金頭虎一看太陽，可辨出方向來啦，原來金頭虎出的是南門，直奔南方跑去啦。台灣的道路又不好走，金頭虎一奔南方跑去的時候，淨走的是深山，樹木交雜，極其不好走，金頭虎一看走得不對，原來愈走離著大清國愈遠啦，遂自己罵道：「混蛋！」自己一生氣，又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子。復又說道：「臨危過河的時候，你要求佛祖保佑，領著奔大清國走，管保不能走錯啦。這一下子白跑了好幾百里地，有多冤哪。」賈明坐在石頭上休息了一會兒，用手一摸兜裏，金頭虎遂說道：「哎呀，可壞啦！連王母娘娘的銀子和我自己的銀子，全都埋在草塘子裡面啦，連一文都沒有。大清國離此處還遠著呢，我拿什麼吃飯住店？此時天光也亮啦，要是黑夜，先找一個財主偷點銀子吃飯。這可怎麼辦呢？唉，發愁也是不行，我先走到有人煙的地方再說。」

金頭虎遂辨別了方向，向北方繞著走下去了。方走出深山來，就見前面黑乎乎的一片樹林，金頭虎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這可好啦，我先奔這片樹林子去，過了樹林子，必有人家。」

前面這片樹林子乃是平地，不是山道啦，金頭虎直奔樹林子而來。來至樹林北面一看，原來有一片莊院。金頭虎直奔了莊村，進了莊村一看，有一家座東向南大瓦房，如一片清水一般。金頭虎走至門前，一看有一副對聯，是紅地黑字，刻好了的對子掛在門上的。上聯都寫的是什麼呢？金頭虎不認識。下聯倒認得兩個字：「南北」。橫額四個字，金頭虎認識兩個：「無雙。」金頭虎看完了，心中明白啦，原來此家姑娘沒有婆家，媽媽守寡，要不然怎麼寫著無雙呢？不用問啦，那兩個字必是「孤寡」，放在一處念，就是「孤寡無雙」。這樣的大財主，家裡連一個男子都沒有，我要弄他兩個錢作盤費，那是准成。列位，這副對聯，上聯乃是「腳踢條河兩岸」，下聯是「拳打南北二京」，橫額是「蓋世無雙」。金頭虎是醉雷公，不認識字，胡批一陣。原來此家乃是鋪把勢場子的一家財主，武藝超群，名震天下，與王子張奇善對兵不鬥將，南半壁的名人人物。金頭虎是全然不知，硬要訛詐盤費。且說金頭虎一看黑漆大門錚光瓦亮，門外打掃得乾淨異常，清雅潔靜，連一片樹葉兒都沒有。金頭虎用手一推大門，原來大門關著呢，天光方亮的時候，人家還都沒起來呢。金頭虎不用手推門，用腦袋向大門上撞去，金頭虎正撞著門呢，就覺得肚子裡一陣疼痛，皆因昨天分了聖母娘娘好些銀子，賈明一路胡吃，落花生蝦蟹雞魚爛肉，吃了一肚子，然後再喝點涼水，此時肚子一陣疼痛，原來是要出恭。

金頭虎一看，台階上面非常乾淨，說道：「這兒出恭倒乾淨，還省得走別處去，回來人家開開門找不著我。」金頭虎將褲子往下一脫，對著大門嘍哧拉了一大灘。金頭虎吃的多拉的多，拉了一台階，拉完了也不擦屁股，將中衣往上一提掖好了，然後對著大門用力撞去。金頭虎油冠錐頂的工夫，撞門比砸的都響，叭叭叭，一連就是二十多下，裡面的人可就聽見了。金頭虎還正撞著呢，就聽裡面門門嘩啦一聲，門分左右，大門開處，現出一人，只見那人頭上烏紗經線網子繃頭，裡邊兩個抓髻，荷花色大蝴蝶的牌子，外襯五色線燈籠穗，杏子眼，通鼻樑，瓜子臉，長就的女相，年在十三四歲，身穿生絲羅的兩截大褂，青縐綢褲子，福字履，鑲緞的鞋。此人將門一開，方要往外伸腿，將腳又撤回去了，說道：「這個狗真可惡，大清早晨在門前拉屎。」遂叫道：「家人在哪裡？趕緊打掃去，用石灰滲乾了。」金頭虎母狗眼向上一翻，說道：「你怎麼開口傷人哪？」

那位少年拱手說道：「我怎麼開口傷人啦？您不要多心哪。我說這狗真沒有出息，專在門前拉屎，如果不留神一邁腳，就得踩人一腳狗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瞎了眼啦？你為什麼說是狗屎呀？」那位少年學生答道：「莫非是你拉的屎嗎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不但是我拉的，還不能白拉，你還得給拉屎錢。我沒有盤費錢啦，你給幾兩銀子。」學生聞聽說道：「你要在這門口攔攔，你也沒拿耳朵摸摸，若不是我天倫時常教訓我，我將你雙腿立刻砸折了。倘論人物，南走一千，北走八百，在家門口吃虧讓人，對於鄉親鄰里存一分厚道。你還不快滾開，要不然少爺教訓你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時常教訓你的話，你倒記著呢，養不教是我的錯，我既然教訓你啦，我就沒有錯啦。」學生一聽，氣得渾身直抖，說道：「你是成心攪亂我？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不是成心，我假裝著玩呢。」金頭虎心中暗道：「我將這小孩子打哭了，然後我在影壁牆上就撞頭，我就說小孩打了我啦，我不活著啦，我非撞死不可，叫你們家打一場人命官司。他家大人一害怕，必得給我幾個錢，我再走就有盤費啦。」金頭虎想到此處，一伸手奔學生打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子，我先抽你一個大嘴巴子。」學生往旁邊一閃，金頭虎就抽空啦。少爺說道：「喲，聖人門前你還要賣百家姓嗎？」

學生遂解紐子，摘香串。金頭虎一看，人家裡面穿的是荷花色的短靠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你是外邊文雅呀。好啦，咱倆滾滾吧。」兩人遂在大門道內揮拳，金頭虎一遞手，少爺一怔，心中說道：「好俊的羅漢拳哪。」金頭虎向來愈打愈鬆，三十六招羅漢拳打完了，就沒有玩藝啦。三十六招完了之後，伸手亂抓，上前就撲，拳來了用腦袋就頂。少爺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把勢呀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就是這個玩藝，要是叫我抓上就不輕。」金頭虎被少爺擠得連著直往後退，退來退去，可就退到影壁牆了。少爺打了金頭虎幾拳，踢了他兩腳，反將少爺手腳震得生疼。少爺心中暗想：這小子原來是金鍾罩護體，這小子是踢場子來啦。既然是踢場子來的，必得給他一個厲害。將金頭虎擠到了影壁牆邊道，少爺上面虛晃兩拳，底下對準金頭虎襠中就是一腳。少爺心想：這一腳踢在他的腎囊之上，就將他的腎囊踢碎啦。皆因為鋪把勢場遇著踢場子的，打死白打，少爺也氣急啦，金頭虎連一句人話都不說，所以少爺才下此毒手。哪知道金頭虎比猴都靈，早就提防著這一招呢。金頭虎一看，少爺上面的拳是虛的，就說了話啦：「小金頭虎可辦不了，踢上就乾啦。」少爺的腳到了，金頭虎一個早地拔蔥，就縱起來啦。皆因為金頭虎是童子功，要不是童子功，擠在牆上啦，就縱不起來啦。少爺用力太猛啦，未提防金頭虎會這一手，心想這一腳將他送姥娘家去就完啦，哪知冷不防他縱起來啦，少爺這雙腳，可就吃了苦子啦，直接著就踢在影壁牆上啦，就聽叭一聲，影壁牆裡的水磨磚，被少爺這一腳踢裂了三塊。金頭虎兩足著地，說道：「咱倆人是癩拐李，把眼擠，你賺我，我賺你。」少爺這一腳沒踢著金頭虎不要緊，少爺的鞋也裂啦，襪子也震破啦，金頭虎還跟少爺說便宜話。少爺雖然鞋破啦，仍是一拳緊過一拳，金頭虎一看少爺鞋破啦，精神可就來了，劈腿踢，迎面掌，緊跟著將把勢又都想起來啦。

少爺與金頭虎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時，就聽裡面一聲痰嗽，來到外面叫道：「龍兒，大清早晨跟誰呀？家門口動這個幹什麼？」少爺聞聽，趕緊虛晃一拳，縱出圈外，垂手站立，不敢多言，那老者對著少爺惡狠狠的瞪了兩眼。金頭虎一看，這位老者精神百倍，面帶威風，金頭虎心中說道：「原來不是孤兒寡婦，家裡有人哪。不用說這老頭也會把勢，這個小孩非是他教的武藝不可，這小孩我都打不過，這老頭我更不行啦。」金頭虎想到這裡，一看小孩在旁邊垂手站立，不敢言語，金頭虎又來了主意啦，心說：「我要是不說話，等老頭一問小孩，小孩說了實話，老頭非毀我不可。我先說幾句謊話，教老頭將小孩喝旁邊去，我就挨不了毀啦。」金頭虎思想至此，遂對老頭作揖行禮。老頭趕緊還禮，言道：「您為什麼與犬子生氣，動起手來？壯士看在老夫的面上吧。」金頭虎心說：有門，老頭真和氣，小孩不敢說話啦。遂說道：「老頭，咱是外鄉人，來到您這寶地啦，咱還敢生氣嗎？皆因

為方才我走到您這門口啦，我一看您是一家大財主，我是走路沒有盤費錢啦，我打算在您這兒求一頓飯吃，好前去趕路？一推您的大門，您大門還沒開呢，我就在門口等候開門，出來人我好說話。方才您那少爺就將門開啦，他開開門就蹲在門前出恭，我一看乾乾淨淨的台階，我過來就勸，我說：『少爺您別在門前拉屎，在門前拉屎有多骯髒。』少爺言說：『你管不著，這是我們自己門口，想拉就拉。你這不是多管閒事？』少爺將屎拉完了，愈說愈有氣，對著我面門上就是一個大嘴巴子。行路的外鄉人哪敢惹禍呀？被少爺打急啦，這才還手。」少爺在一旁氣得嘴唇都白啦，心中說道：這小子真會倒打一耙，大清早晨我這是遇著喪門神啦。

金頭虎跟老者將此話說完，老頭對著少爺呸的一口唾去，大聲說道：「畜生愈長愈不像樣啦。」少爺也不敢分辯，恐其天倫再怒上加怒，還得受一番重責，惟有低頭忍受，暗罵金頭虎而已。老頭說道：「壯士不要生氣，犬子無知，您多原諒吧。養子不教父之過，您到裡面喝碗茶吧。」金頭虎順口答道：「喝您一碗吧。」老頭本是一句客氣話，原是虛讓，他當實啦，喝您一杯吧，老頭怎麼還能說不行？金頭虎遂提小包裏跟著老頭往裡就走。來到客廳，分賓主落座，金頭虎將小包裏往桌上一放，就將桌子砸得咕咚的一聲。老頭一看，這包裹裡是傢伙呀，遂問道：「您是哪一行發財呀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跟你說吧，咱是大清國的賣珠寶玉器的，來到您這台灣賣紅貨來啦。」

老者說道：「原來是賣紅貨掌櫃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敢哪。」說著話，從人獻上茶來啦。金頭虎一看，茶碗裡飄著幾根茶葉棍，水黑青色的，金頭虎一喝，清香味美，真好啦，遂對從人說道：「好喝好喝。再斟一碗，再斟一碗。」從人又給金頭虎倒了一碗。老頭又問道：「掌櫃的，你貴姓啊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我是粗人，您別轉文，轉文我可不識。我姓上啊。」老頭又問道：「台甫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又轉文，買賣人沒有名字，我小名叫三輩。」老頭說道：「原來是上掌櫃的。閣下作買賣是初次到台灣，還是每年必到台灣一次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是初次到台灣哪，要不然，怎麼將紅貨都扔了呢？皆因為道路不熟，住店起早啦，迷迷糊糊從店裡走出來啦，除去山就是山，在山裡就亂轉一回，愈轉山愈多。我也走累啦，忽然間失了腳啦，就將我掉在山澗裡啦，紅貨匣子順水就走啦。幸虧我會幾步水，晃上山坡，要不然貨也失啦，人也回不了大清國啦。」老頭看金頭虎說話東拉西扯，愈看金頭虎的長相愈不像買賣人，方才金頭虎向桌子上放一字杵的時候，將桌子砸得咕咚的一下子。老頭遂問道：「上掌櫃的，你這包裹裡大概是傢伙吧？」金頭虎笑道：「老頭你真好眼力，可不是傢伙嗎。」老者說道：「紅貨掉水裡，你的傢伙怎麼沒掉水裡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傢伙在身上背著呢，沒掉下去。紅貨匣子在胳膊上挎著，所以掉下去啦。」老頭向賈明一笑，說道：「我看你這樣打扮，不像買賣人。要是賣紅貨的，不能身帶傢伙。」金頭虎一聽，將母狗眼一轉，沖天杵一晃悠，說道：「老頭真瞞不了您，您真是高明。我本來不是賣紅貨的呀，告訴你實話吧，我乃是保鏢的。」老頭聞聽，說道：「保鏢的？要提起保鏢來，後面抽筋的裹腳條子，都是保鏢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後面有妖精？」老頭說道：「不是妖精，是老夫的內人。老夫房產地業俱都是保鏢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咱是一家人哪。」老頭又說道：「上掌櫃的，鏢行我有一個朋友，你可知道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老頭你問鏢行之人，只要有點名氣，沒有咱不知道的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乃是江蘇鎮江府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姓勝名英，字子川，號稱神鏢將的，我那勝三哥。你可曾認識嗎？」賈明一聽，又矮下一輩去。我勝三大伯，是他老三，我還得管他叫叔叔？那我可不乾，向來我不願當小輩。金頭虎思索至此，一晃悠沖天杵小擲，狗眼一翻：「勝老鏢客那怎麼會不認識呢？那是咱磕頭的，是我勝三哥。」老頭聞聽，離了座位叫道：「原來是賢弟到了。龍兒過來，見過你的老叔。」少爺賭氣走將過來，向賈明作了一個揖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得啦，小子，不用磕頭。」

少爺也不敢還言，惟有心裡生氣而已。行完了禮退下去，站在一旁，聽著他的天倫跟金頭虎說話。老頭跟金頭虎說著話，心中暗想：我勝三哥老少朋友可是都有，沒有這麼一個姓上的呀？我勝三哥怎麼交這樣的人呢？老者遂又問賈明道：「上賢弟，我勝三哥朋友之中，沒有姓上的呀，閣下是哪裡人氏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姓上喲，姓賈。」老頭聞聽，說道：「姓賈？我問你一個人你可知道？黑驢寨賈柳村的人氏鑽雲太保賈七爺，乃是勝三哥之盟弟，你可知曉？」金頭虎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乾啦，這回不說實話不行啦。」遂笑道：「您問賈七爺呀？那怎麼會不認識呢？那是我的老頭。」老者問道：「賈七爺就是你的天倫嗎？」金頭虎點頭道：「對啦。」老者「呸」唾了金頭虎一口，遂叫道：「龍兒！見過你的賈兄長。」少爺又走過來，口中叫道：「大哥，小弟有禮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兄弟你別怪我，剛才我害熱病，沒出了汗，叫汗將我憋得滿嘴裡說胡話。」說完了，復又向老者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大伯，你老人家別怪我，我不會說人話。」老者說道：「賈明你好大膽子，你打銀安殿上掉下來，被人家將你拿住，你為什麼將黃三太他們都招出來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您怎麼知道呢？」老頭說道：「我若不知道，焉有你們大家的命在？」遂叫道：「龍兒，去到後院，將你黃三哥他們大家喚來。」龍兒去不多時，將黃三太一干人眾俱都喚來。楊香五一見賈明，氣可就來啦，叫道：「老侯，咱們毀了傻東西就完啦。」黃三太攔阻道：「這是朋友地方，別打吵子。」楊香五氣恨恨的站在一，心中暗罵賈明。黃三太問道：「賈賢弟，你怎麼來到這裡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我的造化，糊裡糊塗，我就走到這裡來了。你們怎麼也來到這裡呢？」三太道：「你就別問啦。」賈明又對老頭說道：「您這是變戲法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賢姪，若不是變戲法，你們大家就回不去大清國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都是我傻小子的造化，若不然，哪有這麼巧的事？老頭你跟我勝三大伯是盟兄弟，您跟我爹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方才我已跟你說過，勝三哥是我盟兄，賈七爺是我盟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無論怎麼論輩，我都得小一輩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當然你得小一輩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盟伯我餓啦，一天一夜沒有吃飯啦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只顧說話啦。」叫道：「龍兒！告訴廚房擺酒。」工夫不大，擺上酒席，大家團團圍繞，飲酒談話。金頭虎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說了半天，盟伯你貴姓啊？你倒是誰呀？」大家一聽，俱都笑啦。老者也笑啦，伸手一捋鬍鬚道：「賈賢姪，明清八義之中的三俠，你可知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知道哇。第一位是我勝三伯，第二位就是九頭獅子孟鏢，第三位乃是鎮三江蕭杰。」老頭聞聽，哈哈一笑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您就是蕭三大爺？」列位，這就是金頭虎誤走蕭家寨，三俠客蕭杰昨夜晚間救出十一位少年英雄，一段倒插筆的文字。皆因為王府的王官與三俠素常都有聯絡，其中又有兩名王官是三俠的客人。秦尤盜三寶的事告下了勝英，俱都被王官報告了蕭杰。蕭杰得到此信，遂對少俠蕭銀龍說道：「秦尤盜寶告了你勝三大伯，他逃到台灣，鏢行必然有人追下來。王子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蚊龍，鏢行裡若別位到來，必然不是他的對手。我與你勝三大伯義同生死，咱們爺們既然知道啦，可不能袖手旁觀，咱爺們必得暗中幫忙才是。」於是單日三俠夜入王府前後打探一遭，雙日少俠夜入王府暗探一遭。這日十一位英雄被擒，正被三俠趕上，所以將黃三太等十一位盜出，這就是救黃三太一干人眾的來由。

且說大家喝著酒，金頭虎說道：「蕭三大伯，您得給我幾百兩銀子，見面分一半。」蕭三俠不知道賈明說的是哪回事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事見面分一半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伯，張奇善那口金背劈水電光寶刀，值二千兩銀子不值呢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那口寶刀可稱無價之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伯，你將那口寶刀得到手中，還不給我弄三百四百銀子嗎？見十抽一，也得弄三百兩銀子呀。」老俠客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這是何人呢？」列位，三俠進王府來到銀安殿西配殿，一拐角的時候，老英雄倒是看見前邊有一道黑影，老俠客在後面一追，那條黑影轉過西配殿去，可就蹤影不見了，恰巧趕上賈明打正殿上就掉下來啦。工夫不大，小弟兒們就由南配殿上下來動手，俱都被張奇善拿獲，老俠客可就顧不的那條黑影了。等候將十一人捉拿完畢，張奇善與石明說話的工夫，老俠客將十二個人救了，遂夠奔蕭家寨而來。那位盜刀之人，老俠客並不知道是誰，此時老俠客聞聽張奇善丟寶刀啦，這才想起進王府的時候那道黑影，大概盜刀之人必是此人。蕭銀龍在旁說道：「此事恐其鬧大了，張奇善的寶刀愛如珍寶一般，寢食不離左右，一旦間被人盜去，豈能善罷甘休？倘若父親的兵刃被人盜去，請問你老人家容忍嗎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那豈能忍受。」蕭銀龍又說道：「如果真此事，大人必然揣度綠林道有名的人物，武術超群的能人，笨家子決不敢辦這宗事。事怕反比，張奇善丟了寶刀，必然想到咱們父子這裡，若是想到咱們這裡，必然假說捉拿大清國的奸細，前來搜索。那時節十二位兄弟們俱都在此，如何是好呢？」老俠客聞聽說道：「吾兒所說深有道理。現在趁早設法將你十二位兄長救出台灣，然後有什麼事，再作道理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怎樣救出台灣呢？」老俠客說道：「江中卻有小船，你們主僕先扮作打魚模樣，前去暗探一番，看去大清國的要路有官人

把守沒有，然後再作道理。」少爺去不多時，打扮出來，青布褂褲，白襪雲鞋，兩個小抓髻，真似漁郎一般。

老家人扮作一個老漁翁的模樣，主僕二人遂奔江口，來到江口，登了漁船，直奔去大清國的關口打聽消息。原來水旱關津渡口，俱都官兵把守，水洩不通，凡出口的船搜索以後才能放行。主僕二人看的明白，急忙將船駛回，天到晌午的時候，主僕二人回到蕭家鎮。少爺遂將水路情形，如何官人把守嚴密，難以出關的事情，與老俠客及眾兄弟們說了一遍。老俠客聞聽，甚是為難，思索多時，遂說道：「你眾弟兄決不能在此久待，倘有疏漏，必難逃出口。老夫倒有一計：現在蕭家寨獵戶甚多，每日行圍彩獵，你眾弟兄可以扮作獵人模樣，再請寨內各家獵戶，一同出圍彩獵，你眾弟兄混在其中，不難混出口。」

眾弟兄聞聽此言，俱都說道：「老俠客此計甚妙，如此就趕緊辦理吧。」老俠客遂打發老家人去借獵人衣服，家人去不多時，抱來有十幾身獵衣，眾人俱都更換衣服。黃三太將要更換衣服之時，就聽家人進來報告道：「員外爺，大事不好，現有石元帥帶領三千馬步軍隊，前來搜莊，聲稱如有隱藏大清國的奸細者，一律同罪。」老俠客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石元帥來的好快呀。待老夫上隱身樓看動靜。」原來三俠客蓋了一座樓房，名為隱身樓。此樓四面有板，板上有胡椒眼窟窿，人在裡面可以往外看，外面的人可看不著裡邊。老俠客奔隱身樓，眾位弟兄在後跟隨。來到樓上，只見石朗率領大隊人馬，塵灰連天，奔莊而來，人喊馬鳴，地動山搖。蜈蚣旗直擺，皂蓋旗亂翻，旌旗遮住蕭家鎮。老英雄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叫道：「老家人，取過老夫金背折鐵寶刀，三隻紫金鏢，三隻紫金毒藥飛叉。」復又叫道：「三太賢姪，隨我殺出蕭家鎮，倒反台灣省！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對啦，這才好呢！這就叫官逼民反！宰一個夠本，宰兩個賺一個。亮傢伙！」此時三太攔阻道：「賈賢弟不要如此。你能豁出去啦，蕭叔父在此居住多年，房產業俱都在此，倘若與官兵動手，一家老少俱有性命之憂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麼咱就叫人家捆去，我可怕台灣省的人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眾位兄長，不必如此，大家商議萬全之策。」即叫一聲：「父親，事要三思而後行。如若出莊動手，就是父親可以與石大帥動手，石大帥那一對銀妝鏢，武藝超群，無敵天下，我弟兄十三人，也不是人家一人之敵手。況且還是眾寡不敵。你老人家若是與石元帥動起手來，人家馬隊回省城內，報與張奇善，那張奇善秉性甚暴，必然派大隊前來。咱這蕭家鎮乃是彈丸之地，平了之後，放火燒殺，三百餘戶，必然化為灰燼，到了那時後悔晚矣。」蕭三俠聽罷此言，不由得長歎一口氣道：「孩兒，我豈不知？無奈事情擠到這兒啦，有為父三寸氣在，焉能叫你黃三哥被人拿去？」少爺說道：「您且息怒。依孩兒之見，父親可以出莊迎將上去，面見石元帥，求石元帥不必搜莊，以免驚動百姓。石元帥乃是高明之人，愛民如子，父親若是好言哀求，百元帥不進莊村，也未可知。倘若石元帥非此不可，那時節再與他動手，還不為遲呢。」老英雄遂叫道：「銀龍，將你十二位兄長全都隱藏在密室之內。」語畢，遂下了隱身樓，叫道：「家人，你到莊中約請莊中幾位父老，就說老夫有請，有要事相商。」老家人答應應命，去到莊中，約請了八位上歲數的老頭。那八位老者來到蕭宅，老俠客迎請入內，分賓主落座。家人獻茶已畢，老英雄站起身形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現有石元帥帶領三千馬步三軍前來搜莊，聲稱捉拿大清國鏢行的奸細。倘若石元帥帶領大兵進得莊中，咱這蕭家鎮三百餘戶，難免驚慌。況且大兵搜宅時，必有一番損失。男女老幼無故受此驚恐，如何是好？老夫擬協同眾位老兄，前去面見石朗，請石元帥大兵不進莊村。不知眾位老兄可肯協同小弟前去嗎？」那八位老者齊聲答道：「蕭老俠客，此言甚合我等之意。咱這鎮中三百餘戶人家，向來奉公守法，又不曾欠下皇糧國稅，為什麼大兵淘淘，何故搜索居民住宅？現在百姓老幼一聞石元帥大兵到來，俱都嚇得無處藏躲，不知何故搜索居民？老俠客不招我們前來，我們還要與你老人家相商呢。面見石元帥，請他將大兵退去，以免百姓惶恐。咱們就此前去面見石朗。」內中又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石朗若是不聽美言相勸，拚著我這條老命不要啦，也要與他理論的。這不是反了嗎？過好好的日子，無緣無故的大兵將莊村圍繞，按戶搜索，這還了得嗎？」三俠說道：「老兄不必如此著急，大概石朗必然能順從民意。皆因為石元帥素常愛民為懷，台灣的國政，俱都是石元帥一人的謀畫，所以他決不能暴虐的。」

眾老者商議已畢，遂出離了蕭宅。早有莊丁打探，現在石元帥在西莊門外，眾位老者遂奔西莊門而來。來到西莊門一看，只見眾莊丁全都亮出兵刃，在莊門內雄赳赳，氣昂昂，未開柵欄門。石元帥的馬在莊門外站著，大兵將蕭家鎮圍得風雨不透。老俠客來到眾人面前，遂說道：「你們欲要何為？現在王爺的兵馬圍繞莊村，又是石元帥統領，你們竟敢在莊內亮出來兵刃，這豈不成了叛逆嗎？還不將兵刃收起？下去。」列位，蕭三俠在蕭家鎮上乃是首戶，眾莊丁都是與三俠學藝的，三俠要說出來誰敢不聽？莊丁們一聽三俠叫退下去，全都唯唯而退。老家人將西柵欄門開了，三俠在前，八位老者在後，走出了莊門。三俠一看，石元帥身穿便服，十字綵英雄帶，背插一對銀妝鏢。那八位老者奔石元帥馬前，跪倒於地，在馬前哀求石元帥，請免大兵進莊，以免百姓驚慌。三俠一看八位老者跪在石元帥馬前，三俠心中暗想：石元帥雖然是官職在身，他穿的乃是便服。他既穿便衣，我就不能跪他，老英雄思索至此，一飄銀鬚叫道：「石元帥，小民蕭杰不知元帥駕到，有失遠迎，當面請罪。」石元帥一看，蕭杰單腿點地，馬前行禮。石朗趕緊翻身下馬，遂叫道：「老當家的免禮。石某便服，不便行禮。老當家的出得莊來，不知有何事故？昨夜王府突然來了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大開王府，俱被王爺拿獲，幾句話的工夫，那十二位保鏢的不知被何人救走，並將王爺的寶刀盜走。若是不將王爺寶刀盜去也不能鬧得這樣翻天覆地。所以王爺令下，先在城內按戶搜查，如有藏匿鏢行十二人者，一體問罪。石某帶兵前來，不過是搜查奸細。百姓父老們不必驚慌。」石朗說著話，將八位老者俱都挽起，復又說道：「眾位老者，恕石某少禮。」

列位，石元帥乃是二千歲，又是領兵的大元帥，他與百姓們就這樣的良善，可見昔日的官宰非常親民了。石元帥又說道：「並不是蕭家鎮如此，各處俱都一律搜查，鄉老們千萬不要驚恐，搜的是奸細，良民決不能受損的。」老英雄在旁說道：「元帥素常愛民如子，有口皆碑，現在雖有王命在身，仍求元帥體恤百姓，網開一面。我蕭杰保鏢為業，三十餘年，現在有大清國的鏢行之人，大開王府，盜去王爺的寶刀，此事固然關係重大，但是蕭家鎮上百姓素常奉公守法，俱都是安善之民，鏢行的人決不能與蕭家鎮上的百姓有關係。蕭杰既然保鏢為業，或者能與鏢行之人有關，望求王爺免搜鎮上百姓之家。王爺請聽，現在百姓婦女們不知何故，忽然大兵圍莊，哭得實在可憐，慢說是盜刀的奸細，就是大清國來了賓客，也不敢隱瞞，必得報告官面，注戶口冊子。王爺請想，豈能暗藏大清國的奸細？就請王爺搜我一家，其餘決不能有敢收留奸細者。」石朗聞聽蕭杰說話，察言觀色，蕭杰並沒有一點驚恐之色，真是談笑自若，說出話來，全是在情在理。石朗心中暗想：三俠客乃是成名的人物，他既然要求我，我若是非搜不可，他決不能善罷甘休。他們行俠作義之人，豈是畏刀避劍之輩？這老頭子說話之中，柔裡有硬，他叫我搜他，不必搜別人，我若是由他府中將那十二名保鏢的搜出來，他就叫我帶著走嗎？他必然與我動手較量，那時節我與他一動手，馬軍必然與王府報信。王爺乃是剛愎之人，立刻發下號令，再發大兵將蕭家鎮抄滅，老少雞犬不留。蕭家鎮黎民百姓無故遭此塗炭，豈是愛民之道？再說我昨天看黃三太、楊香五等俱都福壽之相，並沒有一點輕薄之態，將來必都成其大器。我也是大清國的人，常言說得卻好，水流千里歸大海，我何必與大清國的人為仇作對呢？石元帥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隊官們何在？」只見過來四名帶隊的官長，與石元帥躬身行禮道：「末將在此。」大帥遂吩咐道：「蕭家鎮內百姓，素常奉公守法，耕讀獵戶最多，你們可曉得此處居民，可有與大清國鏢行的人來往的嗎？」內中有一位隊官答道：「隊下素知蕭家鎮黎民百姓全都安分守己，無有與大清國鏢行之人往來的。」石朗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將蕭當家的府上搜上一搜吧，黎民住戶就不必搜了。」四位隊官答道：「大帥明鑒，謹遵大帥之命。」石元帥又說道：「搜索蕭府，不許攪擾，一草一木不許動人家的；如有違命的兵士，本帥必以軍法治罪。」

四名隊官遂帶了四十名兵士，直奔蕭宅而來。這四名隊官之中，有兩位是蕭三俠的徒弟，還有兩位借過蕭三俠錢的。皆因為蕭三俠仗義輕財，又好結交官面的朋友，上至軍官，下至兵士，有求必應，所以王府裡的當差的沒有不認識蕭三俠的，沒求過蕭三俠的很少，今日蕭三俠佔便宜，可就因為素日輕財的好處啦。蕭三俠一看派的這四位隊官，兩位跟三俠學藝的，兩位與三俠素有來往的，蕭三俠心中可就有把握了，遂對四位隊官抱拳說道：「四位大老爺，欲要搜我的宅院，我有一句話要對四位大老爺說明，求四位大老爺原諒。黎民百姓素日奉公守法，無故的搜拿奸細，如果搜著奸細，當然是罪有應得，拿到當官治罪，如果要是搜不著奸細呢？請問四位大老爺應當怎麼辦？」

列位，蕭三俠這就叫不說理，對石朗要求不搜全莊百姓，單搜自己的宅院，石朗應允；派四名隊官要搜去，蕭三俠又與官人言

說搜不出奸細來應當怎樣？石朗在旁聽得明明白白。皆因為人的聲名大，說話有價值，若平常之人，不用說與官面不說理；就是說理，官面也未必聽。皆因三俠威鎮南半壁，無人不知，聲價太重了，要不然大隊早就進莊院啦，還容絮叨嗎？這四位隊官一聽，三俠說話有點不叫搜查的意思，四位隊官面面相覷，全都不好意思的去到莊內實行搜查三俠的宅院。還是三俠的徒弟開口道：「眾位老爺，咱與元帥回稟，就說蕭老俠客決不能容留匪人，要是搜不出來，大家都不好看。」那三位隊官一聽，齊聲說道：「元帥如果允了咱們的要求，那就於咱們與老俠客的面子上都好看了。」四位隊官就將此意與石元帥一回稟，石元帥說道：「你們敢保蕭當家的，就不用搜啦？但是有了差錯，你們必須負責。」四位隊官說道：「回到王府，元帥就將搜查蕭家鎮的責任，放在隊下的身上，如果若是有了差錯，隊下等情願負責。」石元帥說道：「你們大家既是都保蕭當家的不會容留奸細，本帥就不搜了。」語畢，石元帥這才上了驢，在馬上對蕭三俠說道：「蕭老俠客，你太護庇鄉親了。」石元帥此時心中早已明白，鏢行的人一定在蕭三俠的家中呢，要不然蕭三俠決不能不叫搜。但是石朗可不是懼怕三俠，他也是愛惜鏢行十二位人才，又與勝英是朋友，三俠又是當時的人物，為的是暗中交三俠這個朋友。這都是三俠素日為人光明正大，仗義輕財的好處，所以石元帥才有這樣對待。石元帥上了馬，這一句「蕭老俠客，你太護庇鄉親了」，蕭三俠聞聽此言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，控背躬身道：「小民立志不交無益友，存心當報有恩人。」石朗說道：「老俠客莫忘了存心當報有恩人。」語畢，傳下令去，三千馬步軍隊，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夠奔省城去了。蕭三俠一回頭，只見那幾位老者戰戰兢兢，在那裡呆呆的發怔。三俠說道：「眾位老兄，且請各自回家。再有何事，兄弟必然約請眾位老兄相商辦理。」那幾位老者，齊聲說道：「還是老俠客威名遠鎮，石元帥今日這個人情，都送與老俠客了。若不是老俠客，咱這蕭家鎮難免這一場大禍。」蕭三俠抱拳說道：「諸位老哥哥抬愛了。」語畢，眾老者各自回家不提。

且說三俠與石朗說話之際，早有家人們報告了少爺。少爺及十二位弟兄得到了此信，大家來到前院客庭，仍舊張羅更換衣服，打扮打獵的模樣。少時，老俠客由莊外回來，眾位小弟兄俱都打扮完畢。老俠客打發送家人去請獵戶之人。蕭家鎮三百餘戶俱都是獵戶，一聽說去大清國行圍打獵，老俠客少俠客俱都前去，誰不樂意前去呢？家人去了工夫不大，就請來百十餘位。老俠客一看，人數太多啦，恐其出關費事，遂對眾人說道：「現在大清國泰安府來了十餘位打獵的朋友，約請老夫前去遊玩遊玩，所以老夫請眾位一同前去，為的是在路上人多熱鬧。但是人也不要太多了，一撥四五十位，就可以行的。咱們現在先去三四十位，沒去的第二撥再去。」少爺遂由這百十餘位之中，挑選了三十餘位武藝高強的，大家忙亂了一夜。皆因為出遠門，鄉親鄰居們都去送行，誰沒有三位兩位朋友？都得問問大清國有什麼可帶物件沒有。不說眾人忙碌，且說三俠與少爺商議道：「現在既然咱父子俱都奔大清國，台灣地方咱不定何日回來，惟有汝母一人在家，諸事也不方便。再說張奇善若知道我你父子，將鏢行十二位送往大清，那時節他豈能善罷甘休？他一定抄沒咱們的家產無疑。所以將你母親必須安置一個萬全之地為妙。」少爺聞聽，說道：「咱們奔大清國，將我母親送往孟家寨去，不知天倫以為如何？」三俠說道：「此意正與我合。」遂派家人僕婦等，套好了車輛，將老太太送往孟家寨去了。眾人將打圍彩獵的一切物件，全都預備齊全。楊香五扮作牽著細犬，賈明扮作架著黃鷹；老美將頭罩好，背著獵槍；張茂龍、高恒、李煜等，也有帶著弓箭的，也有背著獵槍的。將他們十二位夾在當中，蕭家寨打獵人在前後兩頭。老俠客乘坐黃驃馬，背插金背折鐵寶刀，鴨尾巾英雄盔，外罩斗篷，在前領路。少爺乘跨白龍駒，背後背定判官筆一對，在後面督隊而行。兩輛大車拉著糧米鍋灶帳篷等物。第二日黎明，大家遂出離了蕭家寨，直向大清國出發。老俠客早預算好啦，當日晚間，再過水旱路，出台灣的總關口，因為晚間掌燈的時候，容易混過去。由蕭家寨出來，工夫不大，遂來到頭道關口。三俠一看，就是一愣，平日這個關口只有三五人把守，今日忽然增加十餘位把守關口之人。老俠客在馬上來至頭道關口。把守關口之人。迎頭將三俠攔住，只見那把關口的軍官說道：「什麼人？可有出關的執照嗎？」比及三俠來至那位軍官切近，那位軍官原來也認識三爺，遂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怎麼單這個時候出關哪？」三俠說道：「自春三月間，我的街坊鄰居就欲上大清國行圍彩獵，因為人沒有湊齊。眾位上差請看，各人都是黃鷹、細犬、火槍、線槍、弓矢等物，一來是遊玩中華行圍彩獵，二則拜望賓朋。在下大清國朋友甚多，眾位差官是知道的，故此今日過關奔中華。」把關的兵士聞聽此言，遂說道：「前夜晚間有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攪擾王府，盜去王爺的寶刀、龍玉茶杯一盞，王爺大怒，因此王諭下來，這幾天無論何人，不准出入關口。老當家的暫且請回，您等候三五日，將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拿住，或是收禁監獄，或是斬首示眾，您再過關。」三俠說道：「眾位差官，我由莊中起身，連三尺童子都知道我是奔大清國行圍彩獵；我若是回去，於我的臉面上不好看。」把關的兵士問道：「您來了多少位呢？」蕭三爺說道：「敝村中的鄉親跟我練粗拳笨腳的四十八位，我父子二人，共五十人。」把關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報一報四十八位的名姓吧。」蕭三俠遂將真獵戶的名姓報了十餘位，家中人口幾位，姓什名誰，清清楚楚告訴了一遍。守關之人說道：「您這四十八位之中，沒有乾別的生業的？」蕭三俠道：「那決沒有錯的。」

守關人道：「只要沒有外人，我們落不了不是，您就過關吧。」

又過了三道關口，都是原辭，俱都平平安安渡過。天至掌燈之後，路過水旱總關口。只見永旱總關口燈籠火把，照如白晝，大隊雁排翅亮開，俱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位帶隊的武職官，跨著綠鯊魚鞵腰刀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道關口好比鬼門關一般。如若闖過去這道關口，七八里地，就是大清國地界。」老英雄來至四位差官面前，棄了座驢，將斗篷脫下，搭在馬鞍鞵上，控背躬身道：「四位大老爺請了。」那四位武職官齊聲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要過水旱關口嗎？這個面子駁了您啦。裡面四道關口已經有快馬飛報，您要過關奔大清國行圍彩獵，看望朋友。無奈王諭兩番下來，無論何人，不准路過水旱總關口。老俠客暫且請回蕭家鎮，等五七天，將大清國十二位保鏢的拿住，或是號令斬首，或是入了獄，老當家的再請過關。」蕭三俠施禮說道：「我四道關口，俱都過了，已經受過檢查，沒有外人。來到此處，四位大老爺若是不叫過關，我回去對於那幾道關口的朋友，面上也不好看了；對於我之鄉黨，我也實無光彩。四位大老爺行一個方便，我到大清國時，將台灣沒有的物件，買一兩銀子的送與四位大老爺，總算四位大老爺交了我蕭某人這個朋友了。四位大老爺高抬貴手吧，我實無臉面再回蕭家鎮。」語畢，對著四位差官躬身施禮。那四位差官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四十八位之中，可沒有外人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四位大老爺放心，決沒有別的事情，叫四位大老爺多包涵。」老英雄語畢，抱腕當胸，披斗篷上了座驢。帶隊官說了一聲：「老當家的請吧。」老英雄靴尖一點鐙，一勒嚼環，真是馬踏大橋如播鼓。後面十八個獵戶，黃三太十二位在當中，後面又是十八名獵人，兩輛大車拉著行囊鍋灶，少爺蕭銀龍坐跨了龍駒，督於後面。

過了水旱關口，俱都是深林茂密，蕭三俠在馬上仰面朝天，冷笑兩聲：「台灣省雄兵二十萬，戰將幾百員，我父子略施小策，竟平安闖出台灣省，直奔大清國。」少爺銀龍馬向前一催，叫道：「老人家不可發笑，這才出了水旱關口半里多地。再走六里地，才出了台灣，的過界牌，過界牌以北二里地，還是兩國不管的地方。古人云：僥倖之事不可高傲。天倫豈不聞曹孟德兵敗華容道，八十餘萬人馬，只剩了百餘人。至華容道時，曹操仰面狂笑：『都說是諸葛亮六略三韜，我看諸葛亮少才無智。如果華容道把住一支人馬，曹某插翅難飛。』」話猶未了，號炮一聲，現出人馬，正是關公把守華容道。孟德一看，嚇得魂飛魄散，馬上控背躬身：「君侯開一線之恩，曹某待君侯不薄。昔日在曹營，上馬金，下馬銀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十名美女，敬送君侯，君侯豈忘之耶？」關公聞聽，馬上緊皺雙眉，叫道：「周倉、關平擺開一字長蛇陣！曹孟德身後大將張遼張文遠說道：『丞相，君侯擺的長蛇陣有頭有尾，有槍有刀，乃是暗放你我逃走之意。』那關公方才要放曹賊走，周倉、關平在一旁落痛淚，說道：君侯您與諸葛丞相賭頭爭印，曹孟德不走華容道，相印歸於君侯；如走華容道，君侯不能捉住，就得輸了項上魁首。」關公馬上臥蠶眉緊皺，說道：「關某寧死白刃下，曹賊的人情我不欠著。」關公後來才占了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個字。」

少爺蕭銀龍三國的典故未曾說完，忽聽迎頭正北一聲號炮響，驚天震地，東北、西北又響了兩聲，前邊樹林中燈光好似繡球一般，來回亂搖。號炮不響時，人不喧嘩，馬撤鑾鈴；號炮一響時，人喊馬號，地動山搖，燈籠火把，喊聲連天。蕭三俠抬頭一看，迎面撞出三匹座驢。頭一匹馬，金鞍玉佩，杏黃韁繩，馬上乃是一省之主、王子張奇善，馬鞍鞵得勝鉤，掛著紅毛銅的攪鋼槍。馬

後邊有黑白二驥，白馬上石大元帥，黑馬上三千歲金錘無敵將曹士彪，迎頭撞來。三匹馬後，步下百餘人，全都是二十萬人馬之中挑選的能打之人，各執應用的刀斧器皿。看正北、西北、東北，三面兵將不計其數，約四千餘人。

蕭三俠勒住座騎，在馬上將身站起，繃住了鐙繩，這才抬頭一看：兵似兵山，將似將海，實在難以闖出台灣。聽後面說道：王子親統大軍阻攔，老當家的，咱們趕緊回蕭家鎮吧。」三十六位獵戶全都嚇得膽破魂飛，一個個不敢前進。列位，像打獵，這三十餘人，乃是本村的字號，一看王子張奇善親統馬步三軍，實在害怕了。蕭三爺說道：「咱若回去，那關口此時也亮出隊伍了。眾位隨我前進，無論出了什麼事，全都有我調停。再說又有大帥在場。」三俠遂抖擻環，直撞王子的艾葉青發豹。二馬相隔三丈來往，老英雄心中思索：張奇善乃是一省之主，我乃是百姓，禮法要緊。老英雄棄了座驥，脫了斗篷，掛在馬鞍鞘上。張奇善乃是便服，頭戴鴨尾巾，身披英雄氈。蕭三俠提著大氈，磕膝點地施禮，口中叫道：「王駕千歲虎駕在此，小民不知，冒犯虎威。千歲統領馬步全軍去向哪裡征伐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不要多問。足下等五十餘人，出台灣奔大清國，人數是五十名，早有五次探馬飛報孤家。孤家請問一言，你父子不必隱瞞，那四十八位之中，有黃三太十二個人沒有？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紙裡頭包不住火。你可得對得起你三俠的名譽。你這大年紀，一世英名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，人物皆以信義為本，你老當家的年過花甲，口可要與心同。

就憑一句話，你這四十八位之中，倒是有黃三太沒有？」蕭三爺聞聽，雙眉緊皺，說道：「王家千歲，你老人家問的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高恒、賈明等，他十二位俱在其內，還是一個不少。」張奇善聞聽，笑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將他十二人俱都獻出來吧。孤家將他十二人拿住，在台灣省、大清國兩交界地方，埋十二根桿子，將他十二人號令。孤家因何這樣對待此十二人呢？擾亂我王府，情尚可恕，不該盜去孤家寶刀、玉杯。我豁出我的台灣十萬大兵，三年糧草，我鬥一鬥十三省總鏢頭勝英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黃三太等十二人中，我勝三哥的門徒甚多，餘下有民子的盟姪。有蕭杰的命在，你動三太、香五一根毛髮都不成，我們是自家爺們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王駕千歲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。」蕭三爺說道：「千千歲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蕭杰。」蕭三爺用手點指叫道：「張奇善！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打算出得了我這台灣麼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有民子三寸氣在，不能叫王爺你將我姪兒三太、香五等綁去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我孤家還不依仗人多勢眾，我孤家與你單打獨鬥。

馬上步下，短打長拳，你若贏得了孤家，孤家放三太他們回歸大清國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你說一刀一刀刺，我都不含糊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我孤家若用紅毛鋼攪鋼槍贏你，不算孤家的本事。因為你是短兵器，孤家不能用長兵器贏你。」又叫道：「石賢弟！將銀妝鋼借與孤家一用。」石大帥將鋼撤下，雙手遞與張奇善。張奇善接過，遂套挽手。蕭三俠壓金背折鐵寶刀，二人就要比試輸贏。石元帥因見黃三太等乃是福壽綿長之相，不由得心中愛惜。倘若張奇善與三俠動起手來，後面這四十餘位必然命喪於此。因為張奇善背後有三千歲在那裡帶隊，倘若動起手來，三千歲乃是性烈之輩，無論勝負，一時火起，大喝一聲，隊伍齊上，蕭三俠等五十位焉能是大眾的敵手？無論有多大本事，也打不出台灣去。石朗思索至此，遂心生一計。王爺方將銀妝鋼套好了挽手，石元帥遂對王爺說道：「王家千歲暫息雷霆之怒，老當家的也暫息虎狼之威。王爺乃是一省之主，蕭三俠乃是成名的俠客，倘若動起了手來，萬一有傷損，如何是好？依臣愚見，老俠客與王爺不如遞一趟拳腳，王爺若是勝了老俠客，老俠客就將黃三太他們十二人當面獻出，任憑王爺治罪；老俠客若贏了王爺，就放三太他等過關。俱都是練武的，遞一趟拳腳分出勝負，兩無傷損，豈不美哉？」蕭三俠聞聽，心甚是感激石朗。蕭三俠心內明白，若是動了傢伙，明知道凶多吉少，眾寡不敵，焉能是張奇善的敵手？石朗的心意，因為知道蕭三俠終日練習拳腳，鋪著把勢場子，教著徒弟；張奇善乃是一省之主，他不能當著文武官員練拳腳，他的拳腳必然生疏。一遞上手，張奇善若是輸了，當中有石元帥說得來的人說情，必然得將黃三太他們放了。那知道石元帥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張奇善不同著人練拳腳，他在宮內可天天練，石元帥可不知道。王子張奇善聞聽石朗言說遞拳腳比較勝負，甚為喜悅，心中說道：「還是石賢弟偏向著我。」遂將銀妝鋼又遞給石朗，蕭三俠折鐵寶刀仍然還鞘。二位這才亮開架勢，短打長拳，挨幫擠靠，各使平生學業。一位是老俠客武藝超群，一位是王子張奇善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有萬人不當之勇。這才是棋逢對手。金頭虎在一旁大聲喊道：「死了也不冤啦，開了眼啦！我將沖天杵露出來吧，我還蒙著幹什麼？」且說二位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未見勝負。張奇善乃是少林門的武術，將蕭三俠英雄帶捋住，死不放手；蕭三俠一繞張奇善的手腕，大拇指一點張奇善寸關尺，張奇善五指俱鬆，三十六把左右拿，七十二手破法，一招一勢，摘、揭、撕、劈、打、抓、拿，死中求活。二人的胳膊腿咯咯嘎嘎亂響，各無勝負。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若是我，早讓他扔到雲南去啦。」張奇善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拳法閉著，孤家遞不進去；孤家閉著，老當家的你也遞不進來。咱們二位還是動傢伙比較。」遂叫道：「石賢弟將兵刃借與孤家，不要多言。」石朗暗中思索：我看黃三太他們俱是長壽之相，怎麼搭救不了呢？張奇善接過兵刃，雙手左右一分。蕭三俠套挽手壓金背折鐵寶刀，回首捻髯，往南觀看，心中暗想：黃三太等十二位，獵戶三十餘位，你們四十九個人，若有命，蒼天見憐，老夫勝了張奇善，咱們平安出關；若是輸了張奇善，咱們爺兒五十個，休想活命。老英雄思索至此，抬腿擦折鐵寶刀，剛要動手，西南角樹林叢中，有一棵枯樹，兩圍來粗，由樹孔之中，就聽有一人大聲吶喊，童子聲音，叫道：「呔，蕭老三你拚命，你有幾條命？老朽來也！」

蕭三俠、張奇善二人忙回頭觀看，只見此人紮煞著背膀，在當中一站，面向南大聲說道：「後站！老三，你不就是一條命嗎？後站！」蕭三俠一看，將刀一橫，叫道：「老兄長！」

那老者說道：「什麼老兄長，後退吧！」蕭三爺諾諾連聲，往後而退。老者轉身形面向北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老朽拜見。古語雲，大將必有容人之大量，千歲爺高抬貴手，饒恕他們五十人的性命。蕭杰學而未成，三太等武學的功夫，不過練了十年八載，實無驚人的本事，老朽拜懇，王爺可以恕過他們。」張奇善雙鋼交於左右，捻髯觀看：此老者其貌不揚，頭如麥鬥，身材三尺高，頭上短髮不過三寸，長頭髮起縷子，挽著髻兒，一臉的油泥，蒼白鬚髮紮裡紮煞；身穿藍布破棉袍，青布一塊，月白布一塊，灰布一塊，補釘層層疊疊，雅賽和尚的袖頭似的；腰間這條帶子，破布條與草繩擰的，背後背定一個草簾，三尺餘長，大概是大河洗臉，廟中睡覺，晚間打開草簾當褥子；足下穿生麻草鞋，麻梗線串紅頭繩係著，沒穿襪子，腳面肉皮與地皮顏色一樣，形如乞丐。張奇善一看，四五千人的戰場，來了一位要飯的了事。張奇善看罷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可別小看他。」張奇善遂對那老頭說道：「事關重大，不必瞭解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天下人可了天下人的事。我看你們雙方兵刃並舉，焉有袖手旁觀之理呢？」張奇善遂說道：「老者貴姓高名？」

老者說道：「二十餘年未曾提過名姓，偶爾之間，還是真想不起來啦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者不要取笑，世界上哪有忘去名姓的呢？請道出尊姓大名。」老者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我有幾位師弟、盟弟，他們俱都在大清國有點名氣。老朽乃是殘年暮景，已成廢人了。」張奇善問道：「你老人家的師弟、盟弟都是何人？」老頭答道：「大明家未沒之時，有四大鏢頭是吾之盟弟。頭一位南俠王陵；北路鏢頭勝英，勝英不但是我盟弟，還是我師弟；東路鏢頭石俊山；西路鏢頭錢士中，這都是我之盟弟。明末清初鎮九江屠祭、火德真君孔華陽、勝英、李剛、華謙華子遠、登山豹子楊義臣、鑽雲太保賈斌久，秦天豹八爺早故，這都是我的盟弟。再說三俠，孟鎧、蕭杰、勝英，我們師兄弟四個，我是大師兄。諸葛山真、勝英、弼昆，我這三個師弟帶藝投師，吾之老師不欲教傳，師兄代師傅師弟武技。他們三人與我學藝二十餘年，我這群盟弟、師弟，俱是無能之輩。」張奇善一聽，他將大清國有名的人物，都找出來啦，全是他的盟弟、師弟。張奇善遂說道：「請問老義士貴姓高名？不要取笑。」老頭答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如若問老朽，複姓夏侯，雙名商元，人稱綽號震三山撼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。水面有一個小小別號，叫趕浪無絲。」大眾一聽，俱各伸舌頭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叫甚麼玩藝？一說一大片，我就記住一句，虎頭大王加麼六，大頭鬼嗎？」張奇善聞聽，當時一怔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劍客老義士。聽人傳說，老義士有二十宗絕藝，人不能學。」

老劍客聞聽，擺手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非也。提起我的出身，唉，人生我白駒，陽世三間混水魚。想起我之來歷，至今老朽傷

心，恍然一場大夢。我六歲之上，我那生身的養娘，拍著我的腦袋說道：『孩子，為娘沒生下你時，你天倫盼兒盼女，盼的為娘生下你來，頭如飯碗大小，身子半尺來長。你天倫大怒，言說為娘生下怪物，快快用土埋了吧。』欲要將我活埋。為娘哭泣對我天倫說道：『他投爹投娘來了一場，有五官有四肢，就是頭大一點。養他幾年，他若是會說會道，咱再撫養於他。』五年的景況，為娘受了五年的折磨，你天倫見著你，他就怨恨為娘，六歲上你才學會說話，你天倫又說出絕話，他問到為娘：你是有夫妻之義，你是有母子之情？為娘問道：當家的，怎為夫妻之義？怎為母子之情？你的天倫拍著我的腦袋對我說道：你若有母子之情，你領著你的兒子去過日子去，咱夫婦離散；你若有夫妻之情，將他活埋了，咱夫妻度日。我那老娘親哭泣著說道：『咱夫婦乃是嫡配，豈能半途離散呢？咱將孩子扔去還不行嗎？何必害他性命呢？』我那狠心的嚴父，將我挾至離家二十餘里，扔在開窪。我尋茶討飯，誰見了我都給我錢。一日，我在荒郊啼哭，遇著我那慈善的老恩師，他問道：『小孩，你為何在野地啼哭呢？』我遂答道：『我想我的父母。』我那老恩師說道：『你怎麼不回家呢？』我就將我天倫如何嫌我貌醜，我要回家，必得將我活埋，我就將不敢回家的話說了一遍。這位道爺用手量了量我的腦袋、身子、腿，遂說道：『你跟我當道童去好不好呢？』我說：『你老人家要給我吃飽飯，我就跟你老人家去當道童。』我那慈善的老師，將我帶至武昌府江夏縣，范文正公墳後松竹觀，萬松山。我在廟中學徒五十六年，六十二歲出師，酒色財氣，拋去三個半，還好點氣，終朝每日尋茶討飯。我要飯倒好要，人家看我這廢人的樣子，全都給我。我在大河內洗臉禱裡睡，吃飽了我就在廟裡學習。今年小老兒還年輕呢，才八十四歲。我學練了七十八年，斷子絕孫。別位誰也捨不得這麼練功夫；別位要是捨得練功夫，俱都比我強，我乃廢人也。老朽的軟功夫，不論茶碗飯碗擺好了，碗上排碗，我在碗上走一趟，那碗紋絲兒不動；硬工夫，兩根柱腳石，老朽一腳，可以踩碎。老朽縱遠能縱一丈七尺，若是三丈寬的河，老朽能縱過去。拾幾根柴禾棍，老朽將柴禾綁成，拋在水中，老朽頭一縱，腳尖一點柴禾把，第二縱就可以縱到彼岸。黃三太他們十二人之中，有一名叫歐陽德的，他的天倫常與我開玩笑，將老朽破棉袍掀開，用手拱老朽，老朽雙股一挾，他的手就拿不出去。老朽外腎囊，可以用石頭砸，猶如鐵的一般。老朽練的鐵襠，油錘冠頂，兩太陽砸磚，鐵尺排肋。王駕千歲，要學驚人藝，須下苦工夫。老朽拜求王家開天地之恩，他們老少五十人，家中都有妻子老婆孩，何必叫他們俱都骨肉分離呢？」

張奇善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前二十年前，孤家耳聞有這麼一位劍客，近二十年來，總未聽說劍客的行蹤。看他的長像，其貌不揚，這樣大事，就憑他三言五語，就給完了？我必得要考較考較他的能為武技如何。」張奇善遂將兵刃交於左手，口中叫道：「我們事關重大，老義士不要多管。」張奇善口內說著好話，右手用了一個靠山掌，照定老劍客胸前打去。張奇善武學超群，膂力過人，冷不防這一掌要是打上，就可以打出多遠去。張奇善這一掌方伸出去，就看老劍客將手向下一順，叫道：「王駕千歲，不得無禮！」這一掌立著下去了，正打在張奇善的手背上。老劍客乃是童子功，鷹爪力，這一掌打得張奇善直甩搭手，將手背打凸出來一條肉槓。張奇善可就火啦，遂說道：「你這不是了事來的，你是勾串勝英，盜孤家寶刀，擾亂孤家的台灣。你就是劍客，無論你是何人，孤家也要武力對待，見個勝負輸贏。」語畢，將銀妝鏢雙手一分，就要與老劍客動武。老劍客不慌不忙，叫道：「張奇善，我知道你的根底，你乃是佔山為王出身，霸住了台灣省。老朽怕你搶了我的棉袍去，你別看老朽棉袍破，還是冬暖夏涼的寶衣。」說著話，直奔西南，一片臥牛青石去了。到了臥牛青石旁，老劍客撤去背後背著的草蓆子，脫去油棉袍，拿破棉袍將草蓆一裹。眾人一看老劍客，身上的肋骨一根一根的，全都在外面露著，肉皮向下垂著，底下破藍綳綳的褲子，一條一條的。只見老劍客將衣服放在一塊臥牛青石旁，將腰向下一伏，用手將那塊臥牛青石一抓，磕膝蓋一頂那塊臥牛青石，兩肩頭一用力，將那塊青石掀起，用手將棉袍填在石頭底下，用青石壓住。那塊石頭四角見方，足有千餘斤重，老劍客鷹爪力的功夫，將石頭這一抓，看著毫不費力，就將棉衣放在石頭底下，眾人看著莫不驚奇。

四千餘名馬步三軍，老劍客這一抓石頭不要緊，可就將那些三軍們，全都給鎮住了。老劍客也為的是先將眾人鎮住，要不然將衣服放在石頭底下，人家一個人搬不起來，還需用十個人搬呢。老劍客放好了衣服，說道：「這回你們偷也偷不去，搶也搶不去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才是大力神呢。我長這麼大，頭一次看見有勁頭的。」老劍客轉身形來到張奇善面前，張奇善亮開架勢，手擎銀妝鏢，就與老劍客動手。老劍客一看，張奇善真是拚命的樣子。老劍客叫道：「張奇善你要與老朽動手，老朽沒有法子，老朽今年八十四歲了，我還能再活八十四歲嗎？沒有別的，老朽年邁無能，只有跟你拚命。你打上老朽，老朽就死。張奇善，你可曉得七十不打，八十不罵？老朽乃是將死之人，你何必與老朽這樣呢？」張奇善道：「你了事，能了你便了；不能了，你便不了，你為什麼強要排解？你就是劍客，孤家豁出去台灣不要啦，也得與你分個上下，事是決不能了的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為什麼要殺鏢行十二個徒弟？老朽年暮之人，死了也沒有人管。鏢行那十二位，乃是勝英的徒弟，勝英在大清國是個人物，你若將他十二名徒弟殺了，他焉能與你善罷甘休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你有所不知，鏢行十二人夜入王府，擾亂孤家，情尚可原，決不該將孤家寶刀盜去。」

沒有孤家的寶刀，誰要出來瞭解此事也辦不了。」老劍客一聽，向張奇善笑道：「我打算王駕千歲為的是什麼呢，原來為的是一把破刀哇。如果要是有了刀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如果有了孤家的寶刀，萬事皆休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如果有了寶刀，將黃三太他們十二人放了，你還與我三弟蕭三俠為仇不為仇呢？蕭老三乃是住居台灣，是王駕千歲的子民，倘若千歲與蕭老三再為仇作對呢？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當家的住居台灣，奉公守法，息事寧人，排難解紛，乃是忠厚長者，我焉能與老當家為仇作對？君子一言出口，決無反悔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謝王駕千歲。」語畢，轉身形奔奔奔臥牛石而來。來到青臥牛石前，用肩頭一扛石頭，一伸手將破棉袍捲取出。這回可省力啦，那塊石頭是活動的，故用肩頭一扛，就掀起來了。老劍客拿著破棉袍卷，來到張奇善面前，扔在地上，將棉袍打開披身上，一看裡面那個破草蓆用繩捆得左一道，右一道，捆了好幾十道。老劍客要用手一道一道的解，可就費了事啦，老劍客用手指頭豎著一打，就好像拿刀裁的一般，登時將蓆打開。復又將草蓆一層層的揭開，只見張奇善那口綠鯊魚皮鞘，金背劈水電光刀，真金飾件；真金吞口，雙垂燈籠穗，耀人眼目。老劍客一下腰，拾起寶刀，噹啷一按崩簧，金背劈水電光寶刀出鞘，拋於地下。王爺一看寶刀，如獲斗大的一顆明珠，真好似完璧歸趙一般，叫道：「老義士，我與你師弟乃是朋友，我待他不薄。大清國的秦尤盜了皇家三寶，來到台灣獻寶，欲要在台灣隱身。我若是將三寶留下，我給秦尤一個小官職，勝英如何能破得了此案？皆因為都是知名的朋友，我派我的石大元帥，將秦尤與那三寶，暗地送到勝英面前，我這個朋友也就算含糊了，怎麼他還暗地打發徒弟來擾亂王府？擾亂的我王府，我還可以原諒，不該將我的寶刀、玉杯盜去，叫我對於交友太傷心了。」老劍客微笑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擾亂王府是他十二個人，盜寶刀並不是他們。王駕千歲有所不知，我兄弟勝英乃是有良心之人，受人點水之恩，必當湧泉以報。他們十二個來在台灣，禍頭是那個梳冲天杵小辮的猴崽子，就應當將他一個人宰了。此事勝英絲毫都不知道，我必然叫他們將王駕千歲的天高地厚之恩，對勝英學說了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請問老義士一言，我脅下寶刀你老人家怎樣盜去？求老劍客對我說明，我也好長些見識。」老劍客笑道：「皆因王駕千歲傳諭去請文武官員時，銀安殿內無人，老朽在鬧龍案底下。文東西西排班站立，千歲議論事，猴崽子賈明從那銀安殿上掉下來，王駕千歲將他拿住，他說了些胡言亂語。王駕千歲問他，他說是保鏢的，小冤家假充大輩，問起勝英，他說是他盟兄，王駕千歲恩施格外，將他綁繩打開。傻小子不說人話，讓王駕千歲自縛，他扛到大清國找皇上去。王駕千歲氣得站起來，及至千歲坐下氣的時候，老朽我也有氣。那時王駕千歲的寶刀在腰間亂晃，老朽將刀把抓住，用匕首將帶刺斷。及至王爺與大眾等出去拿黃三太等時候，老朽一看鬧龍案上那茶杯很好，必是王駕千歲心愛之物，老朽遂伸手將茶杯取下來。王爺拿住黃三太十一個人的時候，反倒放了禍首賈明。王爺回歸座位一看，玉杯失去，王家言說勝三弟恩將仇報。大帥從中美言，命將黃三太提上來，王家審訊。八個王官去提黃三太等，進門一看，人已失去，那時就被我蕭三弟將人已經救走了。老朽盜刀的原因，老朽恐怕黃三太他們出不了台灣，獻寶刀懇求王爺放了他們。古語雲：君子不奪人之美。王爺在銀安殿上一拍鬧龍案說今夜晚間好怪哉時候，老朽遂用禿腦袋將鬧龍案頂起，老朽縱出去，王爺縱出去了。皆因為老朽日行千里，王爺日行七八百里，故此王爺追不上老朽。老朽在殿上用破棉袍擋著臉，為的是王爺當時看不出來是誰。老朽跑到四道殿脊

上，老朽從脊上往下一滾，滾到簷子底下，繃在椽子上啦。臨事則迷，一時騰住王爺。王爺來到頭道銀安殿的時候，老朽將玉盞仔細一看，乃是稀世之珍，恐怕帶在身上給王爺損壞，無法賠償，老朽遂直奔三道殿內，將玉盞擱在三層殿東北角第一塊天花板內。老朽持絨繩上去擱的，王爺取杯的時候，可多要留神，摔了老朽可不管。王駕千歲格外施恩，請王爺鳴金收隊吧。」張奇善說道：「老義士，孤家言而有信，此事就算老義士瞭解。我欲請老義士與蕭三俠同到省城，與孤家盤桓幾日，孤家得與老劍客會談會談，好好孤家頓開茅塞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王駕千歲，招賢館，會賢亭，文武齊備，何短老朽一人？改日再與王駕千歲盤桓。」張奇善一看老劍客誠意不去，也不便勉強，遂傳下號令，大隊人馬回歸省城。忽聽鑼鼓一響，大隊人馬猶如風捲殘雲一般，全都回歸省城去了。

蕭三俠這才來到老劍客身前，控背躬身說道：「謝過老兄長解圍救命之恩。」老俠客說道：「你我是老弟兄，何必言謝？」蕭銀龍過來對著老俠客磕頭行禮，老俠客伸手相攙。一看銀龍是女相，柳葉眉，杏核眼，鼻如懸膽，口似塗朱，瓜子臉，元寶耳朵，真是女相。老劍客遂問道：「賢姪妙齡幾何？」

銀龍答道：「小姪男十四歲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咱爺倆同庚，我八十四歲。」回頭叫道：「蕭三弟，令郎面似少女，不知道的看他又文明，又老實，其實這孩子又毒又狠又辣。賢姪，老朽禮貌不週，老朽有幾句話，要賢姪牢記：久後作事，十分伶俐使七分，留下三分給兒孫，十分伶俐都使盡，恐怕後輩兒孫不如人。」金頭虎道：「對啦，又損又壞，要踢我小金頭虎。」

黃三太等遂都過來請安，俱以老師伯呼之，說道：「姪男輩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高恒、侯華璧等拜見師伯。」

老劍客半禮相還，遂說道：「諸位請起，賈明跪著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老頭，我色兒不好哇？一鍋怎麼做兩鍋飯？為什麼他們都起來，單叫我一個人跪著呢？」劍客說道：「猴崽子你惹禍根子。二郎山惹禍也是你。蓮花湖暗探秦尤去，你給人家大姑娘喊好，老寨主將你拿住，你又將楊香五指出來，香五被獲遭擒，然後你也被獲，老寨主看在親情面上，將你等放回。聖母娘娘採花害人，為俠客應當除暴安良，將女賊除了總算對了，你偏說好些個損話。到了王府，你掉下殿來被獲，你為什麼將黃三太他們十一個都告訴張奇善？處處你砸禍壞事，你有多大能為？」金頭虎聞聽，一晃悠沖天杵說道：「告訴你老頭，要提本領大啦，就這一支胳膊要是伸出去，七套大車打我的胳膊上軋過去，連個白印都沒有。你要不信，老頭咱倆比試試，就這只胳膊，可以叫你盤槓子。」老劍客聞聽，不由得心中暗笑道：「你師傅和尚跟我學藝，你還要跟我比試試？沒有別的，今天我替你師傅教訓教訓你。」老劍客道：「好好，我就在你胳膊上盤一回槓子吧。」金頭虎伸著胳膊，晃悠著腦袋說道：「不含糊，你來盤吧。」老劍客一伸手，照定金頭虎的寸關尺，用兩個手指捏，金頭虎這回可遇上釘子啦，只聽「噯呀噯呀」，可就喊開了。列位，老劍客是鷹爪力，青銅錢三寸來長，用兩個手指一捏，無論有多大膂力的人奪不出去，然後鬆了手，那銅錢就得壞一半。這一捏金頭虎，金頭虎如何禁得住？

可有一宗，老劍客捏金頭虎，用的也就是五七成勁；若是用十成勁，金頭虎的胳膊就折啦。老劍客捏著，金頭虎的臉上大黑麻子坑裡汗珠可就流下來了，叫道：「快鬆手！快鬆手！這兒沒有金鍾罩，辦了。」老劍客恨金頭虎太頑皮了，哪能鬆手呢？

工夫一大，金頭虎可實在受不了啦，說道：「你要再不鬆手，我可管你叫祖宗啦。」老劍客一想，他若是叫祖宗，太不像樣子啦，遂將兩指一鬆，金頭虎直抖胳膊。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再跟大師伯比試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挨罵啦，誰去找打去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師伯，你上我們鏢局子去一趟吧？我們也好在路上侍奉您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張奇善約我去招賢館我也不去；你蕭三叔叫我上蕭家鎮我也不去；你們叫我上大清國，我也不能去。回頭告訴你師傅，張奇善待鏢行之人不薄，處處都夠朋友，你師傅可千萬自己諸事留神小心，可別栽筋斗。」語畢，披著破棉袍，踢哩踢啦，走出幾步去，蹤跡不見了。黃三太等拜辭蕭三俠，說道：「蕭三叔受累受驚，小姪男沒齒不忘大德。」蕭三俠道：「自己爺們，談不到報德。見了你師傅，替我請安問好。我們父子與眾鄉親回家去了。」蕭銀龍道：「父親你老人家回家，孩兒打算跟黃三哥他們上大清國去一趟。」蕭三俠聞聽，說道：「孩兒，非是為父攔阻你，皆因你娘一時離不開你。你再長上三五歲，然後再上大清國，跟黃三哥走鏢去，也不為晚。」蕭銀龍雖然願欲去，也不敢強去，皆因為三俠家規素嚴。銀龍杏眼含淚，說道：「何時等到三五年呢？」三太一看說道：「兄弟不要如此。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就是三五年，你我弟兄自有在一處相聚之時。」

又對蕭三俠大眾抱拳道：「你們大眾請回蕭家鎮去吧。我們弟兄十二位，回歸大清國去了。」香五道：「賈爺，咱三月間由大清國起身上台灣，現在已經是五月了。你想想，恩師不知怎樣的放心不下呢，咱們得快著點走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師弟賈明要施展起飛毛腿來，誰也跟不上。」紅旗李煜說道：「打死豹，力劈梅花鹿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？行路還會慢了嗎？」侯爺說道：「賈爺不能含糊。」大家說著話，腳底下俱都加勁的走。傻小子哈吧羅圈腿，累得渾身是汗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的腿還沒放開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你一輩子也長不了肉。都要把我累死啦。」

十二位英雄在路途之上，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

這一日是五月二十二日，大家來到鏢局子。神鏢將勝爺正與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、李剛李四爺，在一處叨念此事呢，忽然間黃三太等由打外面進來。勝爺一看，一飄銀鬚叫道：「黃三太，你們這些日子，往哪裡去了？」勝爺方要抱怨黃三太，舉目一看，後面有侯爺、高恒二人，當著朋友，勝爺可就抱怨徒弟了，恐其朋友們臉面上掛不住。勝爺一看，只見老美侯爺腦皮錚光瓦亮，勝爺就知道是侯華璧。皆因為他們十二位走後，勝爺終日惦念，時常上侯家集打探，侯宅的家人就將侯爺與眾位追秦尤去的話說了一遍，可是不知道他們奔哪一方追下去了。

勝爺怎麼知道去由侯家集打探呢？因為他們臨走的時候，將救欽差的事給勝爺寫了一個名帖，勝爺接到名帖，遂趕緊給院衙門送信，院衙門的官人，將欽差接到院衙。過了幾天，勝爺仍不見三太等回來，老頭子可就著急了，遂遣人四外打探，始終無有下落。這日正與李剛李四爺、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在一處議論此事。勝爺與弼昆說道：「三太他們十二人，想必不在了。那三太性情傲慢，向來不服人，賈明是砸鍋匠，到處惹禍。他們十二人或許走到深山裡，遇見佔山的賊寇，將他們十二人俱都害了。」弼昆長老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亂想，三太他們俱都是福壽之相，閒暇無事的時候，我給他們批過八字，三太福壽綿長，楊香五八十餘歲之壽，賈明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」

弼昆長老話言未了，就見黃三太他們一塊進來。勝爺一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生氣。一飄銀鬚，方要抱怨黃三太；一看侯爺在後，又有高恒，勝爺可就回嗔作喜說道：「三太你這些日子哪裡去了？」三太等給勝爺與弼昆長老、李四爺大家行完了禮。

千里獨行俠侯華璧此時與勝爺行禮，口中叫道：「伯父，千里獨行俠侯華璧與勝老伯父行禮。」勝爺趕緊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侯義士不要如此稱呼，勝英擔待不起。侯義士請起。」侯爺說道：「勝老伯父不必客氣，我與三太、香五他們是弟兄，您當然是長輩。您若看得起我侯華璧，您就認下我這個姪子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侯義士，四海之內皆為兄弟。功高莫如救駕，嫉妒莫如絕糧。侯義士此次功勞浩大，美名不朽，與勝英弟兄相稱，增光不少了。」三太在一旁說道：「恩師就不用客氣了，侯爺與我們弟兄情同骨肉，義同生死，你老人家就與侯爺伯姪相稱吧。」侯爺又與勝爺彼此謙遜了一回，侯爺仍是以姪輩自居。高恒過來也與勝爺行禮，行禮已畢，勝爺遂與侯爺給大家引見，又給高恒與大家引見，勝爺誇獎了高恒一回水性。此時遂問黃三太去台灣的事，黃三太垂手站立，不敢言語。金頭虎賈明在旁邊憋不住勁啦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我告訴您吧。我們由侯家集上台灣，乃是高恒與老美願意去，楊香五在旁邊罵街激火。我還直勸他們都不聽，誰要不去，誰就中誓。沒有法子，我就跟他們去啦。到了台灣，夜間偷著上王府銀安殿，叫張奇善知道了。」金頭虎說到這兒，黃三太、楊香五一聽，金頭虎要推乾淨身子，三太、香五遂將傻小子如何罵街激火，到台灣傻小子怎麼銀安殿上掉下來，十二位被獲遭擒，兵困蕭家鎮，老劍客盜刀獻刀解圍一切之事，與勝爺細細說了一遍。勝爺聞聽，不由得大怒，叫道：「弼昆你聽見沒有？你徒弟淨這麼惹禍可怎麼了？蕭家鎮三百餘戶，幾乎被大兵給洗了莊村。獵戶與蕭家父子五十位，與張奇善若是動起手來，焉能有蕭家父子與大眾的命在？張奇善待我恩高義重，他們這一來，豈不叫張奇善看咱們不夠朋友？現在人家將秦尤送來二十餘日

了，送差的是石大元帥，這個人情多重？咱們鏢行的人到了台灣，鬧得地覆天翻，全都是你徒弟的過處。」弼昆長老聞聽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叫道：「賈明，還不跪下！今天非叫你跪二天一夜不可，你到處惹禍砸鍋。」賈明心中暗道：「走道累得羅圈腿都要折啦，好容易來到鏢局子，人家喝茶洗臉吃飯，我還得跪著，真倒了運啦。」此時酒席已經擺好，侯爺、高恒上座，勝爺與李四爺、弼昆長老、諸葛山真、黃三太等，大家相陪。

金頭虎在下面跪著，向著侯爺用嘴打呼嘯，使眼色，偷著指勝爺。侯爺心中明白，小子這是我給他請情呢。侯爺看著金頭虎在下面跪著，也真怪可憐的，侯爺遂站起身形，口中叫道：「勝老伯父，探台灣是我們十二個人，此時你老人家叫賈賢弟一人跪著，我實在心中不安。請求老當家的多發慈悲，叫賈明賢弟起來吧，看在小姪我的面上。」勝爺遂說道：「弼昆你看，侯義士給他求情，你看在侯義士的面上，叫他起來吧。」弼昆長老叫道：「賈明，侯義士與你勝三大伯給你請情，起來吧。還不謝過侯施主與你勝三大伯？此後再要惹禍，將你雙腿砸折。」

賈明遂站起身形，謝完了勝三爺，又叫道：「老美，我也謝謝你。」侯華璧說道：「我給你求情，你還叫我老美？」

勝爺又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們以後出外，不可任性，這一趟台灣，幾乎斷送性命。為人總得立品修身，學子由、子夏。你們這一擾鬧台灣，叫我怎麼對得住張奇善？人家將三寶與秦尤送來二十多天了。」說罷，又吩咐：「將秦尤架來。」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到後院，工夫不大，將秦尤攙來。老英雄一看，秦尤帶著全副刑具，蓬頭垢面，黃頭髮挽著髮髻。雖然鏢局有人給他吃喝，誰給他洗臉理髮？所以不像人樣了。勝爺叫道：「秦賢姪，你認識老夫嗎？賢姪呀，我不說你也不知，我與你父弟兄八位逢虎山歃血為盟，山頭上大旗飄擺替天行道。我們派嘍卒頭目四下踩探，有清朝一個奸官，刮盡地皮，苦害良民，貪贓受賄，卸任回籍，踩盤子的探明，上山來報。那時節你天倫秦八爺帶領嘍卒，堵住賊官必由之路，賊官有十餘輛車在前面行走，被那秦八爺劫住。賊官有護院的被八爺將傢伙打飛，賊官口出不遜，你父大怒，將賊官一家大小十三口刀刀斬盡。殺到賊官的愛妾，那女子跪在塵埃，央求你的天倫饒命。」

那女子說自己是賊官霸佔的，並不是賊官的妻室。你父遂將賊官愛妾留下，將賊銀取出數千兩，在村莊暗置房產，收留為妾，從此你天倫在逢虎山住幾日，在家住幾日。事機不密，被你邱三叔知曉，你邱三叔將此事向我報告，酒席筵前，我勸你天倫幾句，我說：『你殺賊官家一十三口，為什麼霸佔賊官的愛妾？豈不成土豪惡霸了？』你天倫性情高傲，在酒席上弟兄僵了火。你天倫說道：『勝英你不獻絕藝，你不姓勝；我不獻絕藝，我不姓秦。』老夫被迫無奈，遂施展迎門三不過，頭一鏢打在明柱之上，第二鏢又奔明柱打去，汝父一躲閃，正中哽嚥咽喉，拜兄無意打拜弟，誤傷汝父之命。老夫哭得死去活來，目中流血，明清八義從此各自回籍。老夫押靈回太倉，見了我那弟婦，老夫說話准心口如一，老夫就將誤傷盟弟之事，對我那賢德弟婦說了一遍。你母言說老夫向來有容人之量，何以不能容盟弟？老夫遂對你母說道：『人死不能復生。弟妹你如我親胞妹，秦尤如我親弟男子姪一般，有勝英一天，不能叫你母子受饑寒之苦。那時汝尚幼小，不大記憶。二十年來，汝母子贍養，俱是老夫供給。秦尤你現在二十餘歲，你拿過一文錢養你那娘親嗎？你子報父仇，其志可嘉。你有本事，你可以找勝英啊，你為什麼盜皇家的寶物，刺殺欽差，作此大罪彌天、不可挽回之事呢？秦尤啊，你母守你二十餘年，倘若知道你作此大罪彌天之事，豈不將你母生生嚇死？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就是老夫的弟男子姪，叔叔大伯，老夫也不能拯救於你。將你送到院衙堂訊後，必然送往京都交到督察衙門，必然問成死罪，輕者殺，重者剮。秦尤呀，到了那時，你可別怨恨老夫啊。你的娘親自有老夫年供柴月供米。』秦尤聽至此處，將身上的刑具一晃悠，嘩啦啦亂響，叫道：「老匹夫！你別雨後送傘。將小太爺送到北京，斬殺存留，小太爺不能含糊。若是有小太爺的命在，不殺老匹夫勝英，誓不為人！」勝爺低頭不語。後面怒惱神刀將李剛：「小冤家，你天倫在世，也不敢辱罵勝三爺。你這個小冤家，竟敢口出不遜，辱罵長者。」叫道：「三太，你們大家亮傢伙，將小冤家剮了！」三太、香五大家聞聽那秦尤辱罵勝三爺，就氣得恨不能將秦尤生吞活嚥了，一聽李四爺吩咐，叫將秦尤剮了，正中中了小弟兄們的心意，嘩啦啦兵刃亮出，將秦尤圍在當中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，你們哪一個敢動手？誰要動秦尤一塊肉皮，盜三寶刺殺欽差的官司，誰就得打去。」小弟兄們一見勝爺惱怒，全都將兵刃收起，一個個不敢違命。勝爺又對李四爺說道：「秦尤是你我姪輩，還能跟他一般見識嗎？你的性情太剛了，看在死者秦八弟的面上，也不能將他怎樣啊。況且鏢局也沒有殺人的權力呀，如果將他殺了，這場官司誰去打啊？」李四爺被勝爺這麼一說，只是閉口無言。勝爺遂令三太等，將秦尤仍然攙到後院去了。暗暗派三太、香五二人去給院衙門送信，就說秦尤與三寶俱都拿到，並報告秦尤係台灣官面所獲，皆因為與鏢局勝英是朋友，故此台灣的武官將秦尤給送到鏢局。

院衙門得到此信，急忙派遣差役前來提差。三太、香五就進了鏢局子的門，院衙門的王千總隨著亦就到了，帶領差役四十餘人，來到鏢局後院門。秦尤提到外面上了大車，勝爺面向王千總躬身施禮說道：「秦尤與三寶俱都交付千總老爺啦。還求千總老爺一事，官刑勝英不敢多言，對於秦尤，千萬，千總老爺，可別加以私刑。若是往北京送的時候，定是千總老爺解差，在路途之上，飲食起居，還求千總老爺多多照應，別給他罪受。」王千總聞聽，心中暗想：秦尤陷害勝英，勝英還托情叫照應秦尤，人言勝老達官有容人之量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到底大人物作事，不與量小的人一樣。王千總思索至此，遂對勝爺抱拳道：「勝老達官您請放心，私刑決不能給他受的。在路途之上，若是在下解差，決不能叫秦尤受一點委屈。勝老達官你老人家請放心吧。」勝爺又叫道：「王老爺，還求您替小民代稟欽差大人，就說勝英賤恙在身；不能前去面見大人。勝英向來法官，求大老爺多多費神，將下情上稟欽差大人。」

王千總點頭應允，眾人將秦尤搭在車上。守備李廷仁乘跨座驢在前，王千總押後，車上四名差官抱著兵刃，架著秦尤來到城裡。進了西院門，值日的差官向裡面回話，差官房回事的回明欽差大人，堂諭下：夜晚審訊秦尤。隨堂站班的闔城文武官員，俱都前來伺候欽差大人升堂。正當中供著聖旨，大人偏坐，公案桌上兩條九曲葫蘆棍，桌子上擺著九頭獅子烈火印。列位，欽差大人是先斬後奏，代天巡守。那兩條九曲葫蘆棍，是皇家欽賜的，遇有大事，雖然有聖旨下，若用九曲葫蘆棍，向聖旨點三點就可以抗旨行事，是皇上准許抗旨。九頭獅子烈火印，可以先斬後奏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欽差大人升了座位，守備李廷仁早在堂上伺候，向欽差大人請安，說道：「現在秦尤帶到。回稟大人，秦尤將皇家三寶盜去，逃到台灣獻寶，皆因為台灣省的武職官與勝英有交情，將秦尤惡賊連同三寶，送到了鏢局。勝英因為有病在身，不能前來，並且勝英言說不敢見官。」欽差大人聞聽，微微笑道：「保鏢的行俠作義，焉有不敢見官之理？他是不貪功受賞啊。將秦尤帶上堂來。」守備李廷仁答應一聲，來到外面差官房，派四名差官架著秦尤，來到丹墀之下，秦尤跪在丹墀，低頭不語。欽差在上面將虎威一拍，說道：「下面跪的是何人？」秦尤答道：「罪民秦尤。」欽差大人說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秦尤說道：「小民有罪，不敢抬頭。」欽差大人說道：「恕你無罪。」秦尤抬起頭來，欽差大人向下觀看，見秦尤蓬頭垢面，二十多歲的年紀，五官長得不醜，黃頭髮蓬鬆散亂，欽差問道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秦尤答道：「罪民是太倉州的人氏。」欽差大人又問道：「你家中尚有什麼人？」秦尤答道：「罪民家有守寡的老母。」欽差大人又問道：「你為何夜入皇宮內院盜取皇家國寶？同伙尚有多少人？作了多少案子？從實招來。」秦尤聞聽，心中暗想：我若是將老勝英攀出來，恐怕白白皮肉受苦，老勝英與官面連手辦事，官面必不聽我一面之辭。莫若我自己承當，斬殺存留，聽天由命而已。秦尤思索至此，遂對欽差大人說道：「罪民並無同伙之人，夜入皇宮乃是罪民一人所為。」欽差問道：「盜寶有何用處？」秦尤答道：「罪民以為皇家的東西必然值錢，故爾偷盜。」欽差又問道：「秦尤你為何刺殺本都院？」秦尤答道：「大人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。」欽差聞聽，將虎威一拍道：「胡說！我愛民如子，兩袖清風，你為甚麼還要謀殺本院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皆因為罪民盜皇家三寶，是欽差大人辦案，十三省一體嚴拿，罪民無有容身之處。」說至此處，向上叩頭道：「罪民萬死。」欽差在上面冷笑了兩聲，叫道：「秦尤你回頭看看，本都院過堂，向來不禁百姓觀看，三教九流，回漢兩教，僧道人等，隨意聽著。本都院又不曾刮盡地皮，又不曾枉法害民，你無故刺殺本都院。就刺殺本院這場官司，你就是死有餘辜；何況又有人深宮禁地盜三寶的案情。」語止，將供狀遞給守備李廷仁，叫秦尤畫了供，傳刑房將秦尤由打台灣帶來



的刑具砸掉，換上大國的刑具，當堂傳諭守備李廷仁、王千總，定明日將秦尤押送京都交督察院衙門。守備李廷仁與王千總二人奉了欽差之命，將秦尤由大堂上帶到差官房。欽差大人退堂，文案處辦好了奏折，將奏折與三寶打成一個黃包裹。交付瞭解差官李守備、王千總。二人奉了上諭，來到了差官房，王千總與李守備說道：「李老爺，那秦尤案情重大，大罪彌天。欽差派你我二人解差，五十名馬隊護送。我想秦尤既然敢夜入皇宮，決不是軟弱之輩，他雖然當堂供認無有伙伴，咱們焉知道他真有真沒有呢？此去北京道路遙遠，山道崎嶇，林木叢叢的所在，不知道得經過多少。咱倆人的武學，要跟人家綠林盜高來高去的動上手，咱倆人那是白給人家。倘若秦尤要是有餘黨潛伏在山谷要路，連解差的兵士五十二個人，不夠人家綠林道的人三五個人殺的。山道人家比咱熟，武技人家比咱強，再加上深夜之間，不用說動手，大聲喊一聲，就得給人家將囚車留下。可不是滅咱自己的銳氣。」李守備聞聽點頭說道：「王老爺所說的甚是，大人傳的時候，我心裡也想到這兒了。秦尤這宗案子比不了別的案子，我也是正在為難此事呢，但不知王老爺有何良策？」王千總說道：「事情是咱們二人的，必須咱們二人想法子。我倒有一個主意，我說出來，可不知道對不對？大人此時方才退堂，在外書房吃茶呢。李老爺你可以回稟大人，求大人給傳諭，叫鏢局子勝老達官派幾名保鏢的幫助咱們。他們吃鏢行的，都與綠林道的人有互通聲息的，分明是在道上遇見事得動手，綠林道的人要聽說有鏢行的跟隨保護，就許不敢動手啦。再說秦尤的案子與勝爺有關係，出了差錯，勝英也得有麻煩。李老爺你就此稟明大人，大人必能照辦。」李守備聞聽王千總說的話，很有道理，遂連連答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就此去稟見大人，諒大人必能應允。」語畢，出了差官房，來到回事處。回事處回明大人，大人正在外書房更完了衣服吃茶呢，立刻傳見。李廷仁見了大人，請完了安，遂對欽差大人說道：「現因秦尤的案情關係重大，他這宗賊，乃是日走千門，夜盜百戶，綠林道中最有本領的賊人。大人派標下解差，標下細心思索，北京路途遙遠，道路險阻，標下等武技微末，白天倒許出不了什麼差錯，惟恐夜間住在旅店之中，出了差錯，標下微末之軀，實在擔待不起。求大人傳諭鏢局，叫勝老達官派上幾名鏢頭，在路途之上加以保護，准保出不了意外之事。未知大人以為如何？」大人聞聽，微笑道：「你們作武官的欠學問。咱們是作的國家的官，保護的是黎民百姓；人家作的是買賣，保鏢憑的是武技。咱們吃的是國家俸祿，人家沒吃國家的俸祿，咱們憑什麼傳諭人家呢？你這主意倒是很好，可不能用本都院的名義傳諭人家，可以用你們私人的名義，要求勝鏢頭給派人幫忙。人家保鏢的有月薪，去多少日子，咱們給人家多少錢，或由本都院發給，或由你衙門發給。這麼辦，鏢局的人必然無有怨言。要不然鏢行必得說官面仗勢欺人，不去不行，欺壓百姓。」李守備聞聽，趕緊請安說道：「標下少才無智。那麼標下就此前去，求勝英給派人幫助，將差使解到北京，回來的時候，由標下衙門給他們月薪，決不能虧負人家。」語畢，請安退出外書房。來到差官房，李、王二人乘跨座驢，出離了院衙，帶著兩名當差的，奔鏢局子而來。

來到鏢局子門口，天到一更多天，鏢局子還未休息呢，李守備來到鏢局子門房，遞了名帖。門房之人拿著名帖來到裡面遞給了勝爺，勝爺一看是李守備、王千總的名帖，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，勝爺心中暗想：這必是秦尤將我攀了，要我打這場官司。想罷，勝爺趕緊出來相見，見了李、王二位差官，向前躬身施禮道：「二位上差大人多辛苦，必是秦尤將我攀上了。」

李、王二位笑道：「非也。秦尤過堂，乾乾淨淨，一人也未牽掛。大人昨天派我們二位解差去京，我們二人是前來求老達官來了，奉煩您派遣幾位保鏢的，白天倒不要緊，恐怕夜晚有綠林人劫搶囚犯。沒有別的，求老達官多費神幫忙，派幾位保鏢的在路上幫忙，給保護保護。鏢頭應當多少薪水，由在下衙門發給，求老達官速定為幸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光棍不鬥勢力，秦尤就告了我一個十三省總鏢頭，並沒有提出名姓，我就受這麼大的牽掛。將秦尤交給他們了，還不算完，解差還得鏢行給保護。官面的事，就是這樣，他這是用私人的名義，以朋友面子求我幫忙，我就應允了他，乃是雙方感情作用，俱都好看；不然的話，他由院衙門要一個公文，硬迫我鏢行護送，我也得照辦。勝爺思索到這兒，遂對李、王二人說道：「北京乃天子輦轂之下，監察御史甚多，送秦尤乃是官家的事，若是連上鏢行的人，恐怕有好事的言官，捏辭奏聞聖上，不但鏢局擔待不起，二位大老爺的前程恐怕也有妨礙。咱們這麼辦，我派幾名伙計沿路上在後跟隨，夜晚共宿一店，暗著是保護囚車，明著是與解差的官人同路而行，夜晚住在一處。所有花消倒用不著二位大老爺惦念，決不能叫官家開發薪水，我的鏢局子閒人甚多，在局子也是閒著。」王、李二位差官聽罷，向著勝爺控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多仰仗老達官幫忙了。明日就是起解的日期，我們就要告辭了。」王、李二人出離了鏢局子，上了座騎，勝爺送出鏢局子外，雙方抱拳施禮，王、李二人這才回歸衙中。

勝爺來到裡面道：「暗護囚車，你們小弟兄們都誰願往？」

金頭虎聞聽，一見悠沖天杵，一翻狗蠅眼喊道：「三大爺我去！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又要上北京惹禍去？京畿乃輦轂之下，比不得別的地方。在台灣省你惹上大禍，幾乎將蕭三俠父子與莊客等五十位俱都喪命，這北京決不能叫你去。」賈明聞聽，嘴裡直嘟囔：「好容易有這麼一個上北京的機會，我也開開眼，不叫我去啦。不叫去就不去。」不表賈明口中念念叨叨，再說勝爺叫道：

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，押解囚車之事，派你們四人前去，明日早晨在江寧府北門外候等囚車。在路途之上，白天你們在後頭墜著，夜晚共宿一店。秦尤並沒有多大本事，他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子，也不准有敢劫搶囚車的。雖然如此，在道上也要處處小心謹慎，不許貪杯誤事。到了北京更不可流連，北京乃是人才薈萃之地，能人甚多，比不得別的地方。在道上與秦尤結個鬼緣，雖然不能救他，也不可嫉妒於他，他乃是明清八義你秦八叔之子。看在已故去的秦八叔面子，白天你們在後頭跟著；夜晚住店的時候，你們四個人跟秦尤一同吃飯，多要雞魚鴨肉。他是犯人，解差的食剩下才給他一口吃；解差的食不剩下，就不給他吃。你們四個人別難為他，別叫做受委屈。」四位小弟兄聞聽恩師之言，俱各點頭答應：「是是是。」

到了第二日清晨，將馬備好，四人出了十三省總鏢局，來到江寧府，就在附近茶飯鋪等候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城裡一陣大亂，看熱鬧的百姓，人山人海，齊喊道：「差使來啦，閃開！閃開！」前邊馬隊守備李廷仁座下馬手中槍，後邊王千總座下馬掌中刀，背後背著黃包袱，就是三寶與折子。楊香五一看，秦尤在囚車內東瞧西望。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秦尤有多麼威風？」三爺說道：「賢弟你別說事不乾己的話。此時威風，出紅差的時候，還要威風嗎？」囚車出去半里之遙，三太開發了茶飯錢，四位英雄遂乘跨座驢跟下去了。在道路之上，或在車前，或在車後，夜晚解差官住了店，黃三太也趕到店房。

三太來到店房，伙計將馬接過去，三太等問過瞭解差官住在上房，弟兄四人遂面見解差官，言說在暗中保護囚車之事。解差官與三太等彼此見禮已畢，三太遂對王、李二位差官說道：「秦尤案情甚重，白天在路上，有軍隊護送，不至於出錯；夜晚人們睡了覺，打更的也許睡覺了，萬一出錯，誰擔得起來？我們四個人打算與秦尤住在一屋之內，輪流看守，方不至於誤事。」二位解差官的心意，正願意他們四個人夜間給看守呢。

李廷仁遂說道：「如此四位多受累啦。四位吃飯住店，全由我們這裡開發，四位千萬別自己開發店飯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由鏢局子起身的時候，我之恩師給了我們來回的路費，富富余余，決不用二位上差給錢。」三太與王、李二位差官將話說完，四人遂來至東廂房，一看秦尤住東廂房內，蓬頭垢面，無精打采。三太走上前去，叫道：「秦賢弟，我們去北京有點要緊之事，恰巧住在一個店裡。沿路之上，咱是一處同行，吃喝之事，兄弟你賞給我們一個臉。」秦尤一想，路上解差剩下就給點吃，不剩下就吃不著。既是有人給吃，實在感恩不淺了。少時要上酒菜，五個人坐在一處吃飯。秦尤手上帶著棒子，吃飯的時候，秦尤的手腕疼得咬牙切齒。黃三太問道：「秦賢弟，這棒子是官刑是私刑？」秦尤說道：「原是私刑。」黃三太來到上房，見了守備李廷仁、王千總，說道：「求二位大老爺賞給小民一個面子，秦尤的手棒子可以給他下去嗎？」守備李廷仁笑道：「秦尤的案子可重啊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如要有了差錯，小民願擔責任，走了秦尤，小民打這場官司。」守備李廷仁傳知掌刑的，給秦尤將手棒子下去，五個人共桌而食，同榻而眠。這日夜間又住了店房，天已過三更時候，黃爺出去小便，剛一出房門，就看一道黑影在瓦簷上珍珠倒捲簾勢，往屋內窺看。三爺再一看，那人至房簾一卷，蹤跡就不見了。三太跟著縱上房去，向四外尋找，杳無蹤影。三爺進得房來，對楊香五一說，楊五爺又出去找了一回，仍不見影兒。由此三爺出的主意，每夜二人睡覺？二人看著秦尤，還是真留神，不敢大意。

在路途之上，非止一日，這一日來到北京西路飛虎廳，路過盧溝橋，進了彰儀門，打聽五城都察院的去路，囚車進了順治門。

黃三太說道：「二位大老爺找一個清靜所在，將隊伍亮開，打開黃包裹看看公文折篇三寶，一進城就沒有差錯了，我們四個就要回去了。」守備李廷仁說道：「四位差官，豈有此理？無論如何，也得跟著我們在北京散遊幾日。前門有新開的戲園子，繁華之甚，你們幾位聽兩天戲，下兩天館。我們投文掛號領回批乃是美差事，我們回到南京，淨等掌功受賞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師傅囑咐我們，北京言官御史甚多，您照應我們，回到南京您再費心吧。」李守備說道：「暑熱的天氣，四位多有受辛苦啊。」說了幾句感激的話，遂各自分手。

三太對香五道：「天氣才平西，咱們哥四個出彰儀門，住盧溝橋，明日回南。」楊香五道：「人家做官的還逛兩天呢，咱們帶的盤費又富餘，為甚麼不逛幾天呢？」張茂龍道：「我曾來過一次，也沒在北京散遊散遊。」三太說道：「都要住幾天，咱們就住幾天。一不傲眾，百不隨一。」四位遂拉著馬出門，住在西河沿慶豐店，住了上房。伙計搬行李牽過馬匹，伙計又給打上淨面水，沏了一壺茶，四位吃完茶要了酒飯，一路的勞乏，當日早早安歇。惟獨楊香五永遠不睡長夜的覺，天光剛亮，楊香五將三太等叫起，四人起得身來，出離店房，來到前門大街散遊。日出東升的時候，弟兄們找了茶飯鋪，大家喝茶吃飯。北京的茶飯鋪風俗，原來是早晨喝茶就賣飯，茶飯已畢，算清賬目，楊香五向伙計問明戲園子的去路，伙計說道：「進大柵欄向西去，再南拐，坐西向東就是戲園子。」四位英雄由茶館出來，直奔戲園子而來，及至來到戲園門首，三太抬頭一看，乃是「廣德茶樓」。老年的戲園子，全都寫茶樓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這不是戲園子，你們看看，這是茶樓。」弟兄四位進去一看，裡面擺些板凳，楊五爺說道：「真倒霉，沒有戲。」

四位英雄正在談話之際，由打後院出來一人，問道：「四位找誰呀？」黃三爺說道：「我們聽戲來啦。」那人聞聽一樂，說道：「您沒到北京來過吧？北京不比鄉下，十二點鐘才開戲呢。」三太聞聽，不由得臉上一紅。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是由此處路過看看，我們是辦事去。」那人說道：「您等十二點開戲再來吧。」四位出了戲園子一陣好笑，真是一處不到一處迷呀。弟兄四位在前門大街、天橋一帶遊玩一回，天到十二點來鐘的時候，又來到戲園子。一看池子與樓上全都滿座了，黃三爺說道：「五弟，咱在哪邊聽呢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咱就在正面樓上吧。」戲園子甚大，楊五爺以為正面是好呢，那知道正面樓上是可看戲，不能聽戲。四位遂到了樓上，正面樓上正當中有兩張桌子，分外的潔淨，這兩張桌子，原來十天有八天不賣座，專預備給王爺府、公爺府、侯爺府、伯爺府、中堂衙門、提督衙門要官坐的。三太四位不知是官座，四位落座，看座的拿過細壺細碗，沏上一壺好茶葉。四位坐下方要喝茶，就聽樓梯響亮，說話是男子口音，上來兩個人，乃是一老一少。香五一看，對黃爺道：「並肩子，扭瓢兒兒把合。蒼孫，絕襯，呼為並肩子；月馬福字裡閉著青字。」五爺這幾句話就是讓眾位哥們回頭看看，蒼孫絕襯並肩子，就是一老一少論弟兄。月馬福字裡閉著青字，就是包裹裡有刀。三爺一伸手將香五的嘴可就給堵住了，說道：「兄弟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怎麼在天子腳底下說開黑話啦？」列位，方上樓這二位也不是北京久住的人，來到正面樓下垂手，可就落座了。一看那位老者，紫寧綢網帕繡頭，絳紫大氅，品藍的短靠，深紅的底衣，十字絆，一把掌寬的英雄帶，青緞子薄底快靴，馬連坡大草帽，藍緞子包裹，細長身材，橫打蝴蝶扣，燕尾黑鬚鬚。看那少年之人，雪青綉帕繡頭，粉蓮色大氅，兜襠滾褲，燕雲快靴，十字絆，腰繫英雄帶，馬連坡十八盤小草帽，上邊滿帶花活，米色的小包裹，橫打蝴蝶扣。只見他二人上得樓來，在正面樓上下垂手那張桌子坐定，看座的伙計給沏上茶來，這二位道：「四位這邊喝吧。」

三太說道：「請吧。」

此時台上方打頭通，忽然樓梯一聲響亮，登、登、登，「二爺、三爺、五爺、七爺、九爺、十三爺，請請請。」十六七個人，為首一人，一身青綉網小衣服，青洋綢大褂在胳膊上搭著，手拿著古瓷的鼻煙壺，鼻子上頭抹著大蝴蝶，身材矮胖，青綉網帕繡頭。後面眾人有穿淺藍褲褂，有紫褲褂，有月白褲褂，全都是左太陽貼著太陽膏，右太陽貼著太陰膏，有小辮步步緊倒卷子鉤的，有鬆三把的辮子挽在肩頭上的，俱是短衣服，小打扮，腰內都掖著傢伙，七節鞭、九節鞭、手梢子、匕首刀、手叉子。只聽頭一位叫道：「看座的！」看座的一看，立時顏色更變，急速請問道：「王老爺您才來呀。」那人道：「我今天請朋友聽戲，將正面樓給我騰出來。」看座的叫道：「王老爺您要官座，您賞給我一個信，今天正面樓上都賣啦。明天我給您留正面樓上官座。」那人說道：「猴圈子，王老爺請朋友聽戲，明天不成。正面樓聽戲的，連胳膊帶腿一齊往下拿。要武力對待，現在砸你戲園子；要講文明到官面，二指寬的條給你封門。」北京城的買賣人、居民、聽戲的，二聽那人說話，俱都害怕。鋪面住戶五行八作，手藝工人，買賣地的人，就聽亂叫道：「王掌櫃，李掌櫃，這事可惹不起，咱們趕緊走。」

又有一群山東老哥們叫道：「王師傅，李師傅，咱們走吧。簡直的惹不起，跟咱鋪子借錢，沒借給罵了兩天。」本北京的人說道：「二爺，三爺，咱們也走啊，愛聽咱們上池子聽去。」

正面之人全都下樓，惟有正上的黃三太四位，與方才上來的一老一少，俱各不動。就聽矮胖子說道：「看座的，拿肉嘴說人話，趕緊騰座吧。」黃三太甩大氅，楊香五直晃透風巾，看座的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幾位全氣兒都不小。」那看座的看那一老一少，那張桌子必是好說話，看座的遂來到老頭與那位小孩跟前，臉上不笑不笑的樣子，說道：「你老二請池子聽一會吧。」老頭不語。小孩子看那照顧座的不笑不笑的樣子，說道：「看座的，你要咬人哪？」那看座的假裝沒聽見，說道：「您看二位呀，我跟你商議商議，您二位高升一步。」小孩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作官的，為什麼高升一步？」看座的說道：「我給您兩面樓找得聽的地方。」小孩一點手，叫道：「你過來，我問你，他們聽戲給錢不給？」看座的說道：「一文不給。他張嘴就罵，伸手就打，看見好茶壺拿著就走。我們今天正面樓零錢算沒有啦。」小孩聞聽一拍桌案，高聲喊道：「小太爺請我的老哥哥聽戲，無論多高戲價，聽戲給票錢，三頭六臂來了，也不能讓他坐。你不是賣票的嗎？太爺給票錢，我們喝茶聽戲花錢。別廢話，滾開這兒！」

看座的不敢言語，矮胖子可就答話啦：「這是跟看座的發威呀，是跟王老爺含糊呢？野老鄉夫，沒有北京韻，也敢較話把麼？小猴圈子，拿耳朵摸摸，老爺是幹什麼的？我請的是東西南北城的人物聽戲。東城朋友倉庫吃兩面，西城的紅黃兩根帶，北城外的騾馬販，南城外的混混兒穿綉褂著緞。憑你猴圈子較話把？」說著話，奔小孩而來。北京城講究伸手就打嘴巴子。小孩見那人過來，急忙將草帽交給老頭，將大衣脫下擰成繩，往腰中一圍。列位，那矮胖子是誰呢？原來是五城都察院的管家，姓王名成，他倚仗著督察大人的勢力，素常欺壓良善。帶著的這十餘人，俱都是北京的土棍，並沒有吃倉庫的黃紅帶子，這十數人不過跟他幫吃幫喝。他每日如此，北京城的人給他起一個外號，叫王老虎。這王老虎夠奔小孩，就是一個大嘴巴子打去。小孩將腕子一攏，由底下一腳，王老虎往後一坐，將樓板壓得一顛巍。王老虎說道：「喝，猴圈子還會把勢。老哥們上，將他腿砸折了，拿鹽水洗，洗完了再砸。留一個活口，官司好打。」黃三太就要上前動手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您別忙，老頭捻鬚端著茶碗，嘻嘻的直笑，您等小孩吃虧，咱再動手幫著打不為遲。人家沒有金鋼鑽，也不敢攬瓷器活。」黃爺被楊香五攔阻，遂又坐下看這個熱鬧。第一個土豪，七節鞭一抖，斜肩帶背打去，小孩反去一擰鞭穗子，往懷裡一帶，用腳一踢一個筋斗；那個惡霸手使雙叉子，夠奔小孩并肩穴，小孩一個野馬分鬚，底下一腳，踹了一個坐墩；這個地癩七首刀紮小孩左胳膊，小英雄一腳一溜滾踢出去了。眼看小英雄指東打西，猶如虎入羊群，淨滾樓梯的四五個。眾土豪見事不好，全都逃走；惟有王老虎不走，罵道：「猴圈子，你會把勢，王老爺非廢了你不可。」說著話，夠奔小英雄近前，惡虎掏心，就是一拳。小孩將腕子一擰，往上一擰，往後一帶，竟將王老虎鼻子臉面全都打破啦。王老虎爬在樓板上，還是一個勁的破口大罵。這一罵不要緊，可就將小孩罵急啦，一手擰住王老虎的青綉網腰帶，一手擰住髮髻，將王老虎舉起。王老虎罵得耳不忍聞，並且說：「你要動王老爺一根毛髮，叫你這野孩子賠一根旗桿。北京大宛二縣，營城四方，五營二十四汛，叫你打三年的官司，二年十一個月，你完不了。一個野孩子敢動王老爺？」小孩舉著他，心中暗想：我與他無仇無恨，我是打抱不平，若有人勸我，我就將他放下。列位，樓上就是黃三太四位，還打算幫著打呢，那有人去勸呢？樓上這一亂，池子的人都站起來看熱鬧了。是開戲園子的都是外場人，戲園子掌櫃的高聲喊道：「樓上打架了！眾位外場的爺們給上去排解排解去。」

內中有幾位不但不了，還在人叢中吶喊：「誰要上樓一了事，誰是王老虎的九代賢孫！」這都是王老虎素常傷人大重啦，這一喊不要緊，誰還上樓呢？小孩舉著王老虎，若有人一勸解，他也就放下啦，無奈就是沒有人勸解。王老虎還一個勁的破口大罵，小孩就好比羞刀難入鞘，胳膊也麻啦，小孩眯縫著眼睛，少時把眼一瞪，黑白眼珠分明。小孩心中暗想：我打南七省來北京找禍來啦？是福不是禍，這也是冤家對頭。想到此處，轉身來到樓口，將王老虎腦袋朝下，抖手一扔。北京城戲園子樓高，正樓下邊有三層階腳石，王老虎腦袋朝下，正碰在當口中階腳石上，耳輪中就聽「撲咚」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。戲園子方要開戲的時候，聽戲的一擁而散，擁倒了的，掉鞋的不計其數。聽戲的大眾喊叫：「掌櫃的，我大褂沒了！」

又一人說道：「我錢口袋丟了。」這人說道：「我的草帽沒了。」那位說道：「我的鞋丟了。」有那好相交的人，拾了一抱鞋，來戲園子門口外嚷道：「大家認鞋吧！」這個說雙臉鞋是我的，那個說福字履緞鑲的是我的，又一個說單臉掛是我的，大家紛紛亂喊，這且不言。單說正面樓上，小英雄臉一發紅，老者端著一杯茶說道：「並肩子別凸盤，落了把不要緊。」老者說的話，就是哥們別紅臉，死了不要緊。小孩聞聽，將氣沉了一沉，忽然間就聽樓下喊道：「好麼，摔的好！還是藏龍臥虎之地，天子腳底下真有打抱不平的。哪位摔的？」小孩在樓上答道：「我摔的。」那人說道：「小英雄你請吧，這場官司我替你打啦。」黃三太眾人聞聽一怔，北京城真有出奇的人。就看樓梯登登登響，上來一個人，口中叫道：「小英雄快走吧，一會官人來了走不了啦。快走，我替你打這場官司。」小英雄眼珠一轉，說道：「我摔死人，為什麼你替我打官司？能打賊情盜案，不大人命乾聯。」黃三太等觀看，此人一身青色衣服，黑臉面，五官端正，眉目朗秀。黃三太正在看著稀奇的時候，就見那人走到小孩切近，又說了一句：「官司我替你打啦。」一伸手，嘩啦一聲，一抖鎖練照著小孩脖頸套去。小孩一看，原來是官人來辦案的。看看鐵練來到，小孩用兩手蔽住臉面說道：「我死人，應當我打官司，我不能含糊。你既是充好朋友，你就替我打兩天官司吧。」將鎖練捋過，一翻手套在那官人的脖頸之上。小孩一轉身形，由樓窗戶燕子抄水勢縱出窗外，來到樓外，疊腰上了樓房。那官人一見小孩逃走，嚇得黑臉發紫，趕緊推開樓窗戶觀看，此時那小孩蹤影皆無，嚇得這個官人渾身立抖。

您道此人是誰？他乃南城坊的差役，今日帶著四名伙計彈壓戲園子，看見小孩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，上樓來拿小孩，在樓下說：「官司我替你打啦，」本是穩重計，恐怕小孩跑了，來到樓上用鎖練一鎖小孩，小孩反給他將鎖練套在脖子上，小孩走啦。慢說是摔死五城督察院的管家，就是摔死平民百姓，這個頭目他也擔不起，皆因為他是彈壓戲園子的，園子出了事情，他得負責任。小孩這一走不要緊，鎖練在那差人脖子上套著，他也顧不得摘了，站在樓上簡直嚇傻了。又見上來了三四個官人，內中有一人道：「您凡事淨較話把，人家小孩摔死人，您上來哄著人家。叫人家打官司不就完了麼，您偏說您替人家打這場官司，話把較老啦，人家走了。您是頭目，我們可擔不起。項上的鎖練您還不摘下來嗎？您原來將您自己辦啦。」又叫道：「照顧座的那裡去啦？」看座的從桌子底下鑽出來，只見那位老者端著茶，仍然喝著水，一手端著碗，一手捻著鬚鬚。差人過來對老頭問道：「方才那小孩跟您是自己爺們，還是朋友呢？」

老頭說道：「三個字文章，不認得。」那差人說道：「您別不認得，老大爺您給打一個甘證口巴，到衙門去一趟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為什麼要打甘證呢？我又跟他非親非友。你要叫我打甘證，小孩打東窗戶走的，我打西窗戶走，更比他走得快。」

樓上正在亂喊呢，就聽下面有人喊道：「摔死人的小爺爺來啦。」小英雄因何去而復返呢？原來，小英雄由樓窗戶縱出去，上了樓房，躡房越脊奔西去，過了兩層房子，見下邊有一衢衢，異常清靜。縱下房來，將大衣服由腰間解下，抖開一披，出衢衢奔大柵欄口。有一個車夫問道：「少爺上哪裡去？坐車走吧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先到廣德樓戲園找個人，不定找得著找不著，然後再奔南城坊，南城坊衙門找個人，再進城奔五城督察院衙門，得半天工夫。趕車的，你要多少錢？」答道：「您給兩吊錢吧。」小孩道：「我這有一塊銀子，二兩來重。」趕車的歡樂非常說道：「您就誤一天也不要緊。」趕車的將車撥過來，直奔廣德樓戲園子，趕車的來到戲園子門首，問道：「您找那位？少爺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你給言語一聲，就說方才在樓上打架的那位來啦。」趕車的聞聽，乃是摔死人的兇手，說道：「小爺爺，我可不敢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你要不給裡面言語一聲，我就說摔死人是你幫兇。」趕車的聞聽，嚇得膽破魂飛，遂說道：「小爺爺不要如此，俺去說就是了。」趕車的本是嚇傻啦，站在戲園子門口喊道：「方才那位打架的小爺爺回來啦！」掌櫃的班頭與伙計黃三太等眾人下得樓來，一看小孩在車上跨轆，班頭上前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少爺您回來啦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要不回來，你擔的起嗎？久後辦案別這麼著，我們打死人，我們打官司，我們並不逃跑，你們何必說好些個無用的話呢？」小英雄又對那帶著鎖練的班頭道：「將鎖練給我帶上吧。」那一位班頭道：「您是好朋友，到衙門裡過堂的時候，就說口角分爭，將他從樓上推下去，這是誤傷，您打兩月官司就完啦。」小孩說：「你不用動生意口。人命官司兩月就完了？鎖練給我帶上吧。」班頭將鎖練由自己脖子摘下來，給小孩套在脖子上，將鎖頭一插，就聽嘎叭一聲。班頭問道：「少爺您是坐車裡，您是跨轆呢？南城坊離此不遠。」小孩道：「我就跨轆吧。」黃三太等大家在後面跟隨，看熱鬧的人山人海。

工夫不大，來到南城坊，那李班頭進內一回話，只聽裡面喊道：「將兇手帶上堂來。」小英雄跪在大堂之下，南城坊官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小孩說道：「我姓王。」南城坊官說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小孩說道：「小民有罪不敢抬頭。」南城坊官說道：「恕你無罪。」小孩將頭抬起，南城坊官一看，小孩本是圓方臉，長得精神可愛。又問道：「你家住在哪裡？」小孩說道：「小民家住江蘇上苑縣，皆因父母早亡，小民身無倚靠，投往北京而來，要找個鄉親熟人，找個事情作，一天好混兩頓飽飯吃。來到北京半月有餘，一個熟人也未曾找著，心裡頭煩悶，去上戲園子聽戲。正在聽戲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個惡霸，叫我們騰正面樓，小民不給騰，那惡霸伸手就打，小民情急，將惡霸推下樓去，並非是鬥毆。小民與惡霸素不相識。」南城坊官一看，此子十六七歲，白面書生，焉能無故敢摔死人呢？

南城坊官遂對小孩說道：「本坊也不難為你，人命重案，本坊也不能保護你。你打死的這個人，他乃是五城督察院衙門的管家，本坊備公事將你送到五城督察院，有甚麼話到那裡過堂再說去。」南城坊說罷此話，遂將小孩帶下堂來。南城坊退了堂，趕緊備了公文，仍由話把班頭李解差，原來的轎車，二十餘名衙役護送。正向五城督察院而來，就見前面來了兩名騎馬的官人，來到切近，話把李一看，原來是五城督察院的上差，話把李遂問道：「上差大老爺，有何公幹？」那二位上差說道：「皆因為廣德樓聽戲的，將五城督察院管家打死，上諭傳下，派我們到南城坊要兇犯去。」話把李說道：「現在我們就是送差去。摔死人的兇手，就在車上坐著呢。」五城督察院的差官，將馬撥回，一同行走，工夫不大，來到五城督察院。五城督察院大人坐了大堂，話把李回話，與督察院大人將戲園子之事說了一遍。退下堂來，話把李道：「朋友下車吧，督堂大人坐了堂啦。」小孩說道：「下車倒容易，還沒給人家車錢呢。」話把李心中暗道：「若是不給趕車的錢，小爺爺不下車。沒法子，總得認倒運。」話把李打兜裏掏出了有兩吊錢，遞給了趕車的，小英雄這才下車，趕車的歡歡喜喜的而去。小英雄由打車上下來，直接來到大堂之上。督堂大人在上面，將南城坊的公事，全都看完了。小英雄跪在丹墀下，督堂大人仔細觀看，早見小孩圓方臉俊俏人物，就是兩隻眯縫眼。督堂大人說道：「你們究竟多少人打死本堂的管家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本是外鄉人，並沒有三親六故，只是小民一人來到此地。因為正在聽戲之時，叫小民騰座，小民不騰，王老虎舉手就打，小民失手將王老虎推下樓去。」督堂大人說道：「素不相識，為什麼你知道他叫王老虎？南城坊的公事，本寫的是王成。」小英雄說道：「皆因為他死之後，戲園子聽戲的眾人一聲喊嚷，『王老虎摔死啦！』故此小民知道他叫王老虎。」督察院在上面說道：「作官的都是向著活的，本督院備公事給你輕輕的辦理。明天本督院五更上朝。」語畢，站堂的將供紙拿下，叫他畫供，小英雄道：「回大人的話，小民沒打過官司。怎麼畫供？」督堂說道：「你念過書沒有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沒有念過書，不認識字。」督堂說道：「你用筆在你名字底下畫上十字，再用大拇指頭沾上墨，按上兩個門記。」小英雄聞聽，心中暗想：咱倆癩拐李，把眼擠，你哄弄我，我哄弄你。按一個門記是十年充軍，按兩個門記，還有我的腦袋？你叫我按多少，我就按多少。小英雄想罷，將供畫了，按上門記，當時在大堂上，就將全副刑具給他砸上，暫且下了牢獄。小英雄一看，原來是大屋子，並不是死囚的單間。小英雄心中暗道：「當官的他焉能不向著他的管家？走公事的時候上一個謀殺，就

沒有我的命了。」且說那獄中的班頭，口中叫道：「小孩，你沒打過官司嗎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沒打過官司。」班頭說道：「打官司的一進大獄，總得請一請獄中的難友，叫作賀籠。」小英雄說：「我是初次來到北京，舉目無親，我拿什麼請客呢？就求你們幾位照應照應吧。」那班頭說道：「我怎麼照應你？朋友你若是拿出幾個錢來，我與大家說說，好叫大家照應你。」那獄中的三班頭又說道：「不用跟他廢話，等夜晚他就明白啦。」小英雄道：「打死人償命，夜晚睡覺，有什麼得明白的？」天到了夜晚，獄中各班頭搭鋪，一張床上睡八個人犯，睡不下班頭用磕膝蓋，擠那犯人的後腰，向下硬填。眾囚一個一個咬牙咧嘴，小英雄躺在眾囚犯的腳底下，脖項用槓子稍微墮著一點，槓子串在鐵環裡。犯人頭齊腳不齊，將大槓子用鐵練子一鎖，磕膝上也是一條大槓子鐵練鎖著，壓在犯人的腿上。小英雄躺到二更來天，用雙手將槓子一托，就聽嘩啦一聲響，小英雄的頭就出來了，坐起身形，說道：「眾位大老爺，這個罪實在不好受。」那幾個班頭說道：「朋友，打官司沒有好受的。」領班一看他起來說話呢，遂喊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，要走！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沒有別的，南城坊我也到案了，督察院我也到案了，我就此失陪吧。」說著話，兩手一叫勁，將全副刑具一抖，嘩啦一聲，全都落下來了。領班的三頭將單刀一擎，口中說道：「你要出來，我拿刀剝你。」說罷，向前用刀一晃，小英雄一矮身，向前一跟步，連刀盤帶刀柄，一把捋過。這位三頭姓宋，外號就叫送刀，此時刀到小英雄之手，大聲喊道：「你們在獄裡當一分小差使，養老養少，每月賺上三兩五兩的，擋我者死，避我者生。」獄中領班頭說道：「眾位別叫他走了，這可是重要的案子。」眾人一攔，小英雄這口刀上下翻飛，閃閃劈剝，一連氣砍倒下四五個人，但是刀可有眼睛，紮大腿，剝肩頭，並不傷人性命。獄卒一看傷了四五位，誰還敢再上前？小英雄趁著此時，縱出柵欄門。打官司的囚犯一看這宗景況，齊抖身上的刑具。獄中人喊道：「趕緊關柵欄門，別叫犯人跑了！」

小英雄方縱出柵欄門外來到院中，就聽房上有人說道：「並肩子離了窠嗎？落池嗎？」這句話就是哥們出來了嗎？到院中沒有？您道房上說話的是誰呢？就是白天聽戲的老者。小英雄一聽房上有說話，遂說道：「並肩子出水啦。」列位，前清的刑律，凡問成死罪的重要犯人，全都打在單間獄內。正在此時，就聽第五間死囚牢有人答話：「老合要出水，連著點。我是被屈含冤的官司，我家中有全心老斃。」這句話就是我有守寡的老娘。又聽說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老者在房上答道：「你是太倉州的嗎？」房中答道：「正是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並肩子為你來的。」老者說道，由房上縱下來，亮出折鐵寶刀，奔第五間死囚牢，用寶刀將牢門鐵鎖剝落。老者進去，用火折一照，只見飛天鼠秦尤身著手鐐腳鐐，象鼻大鎖，鎖練上邊有環子，在房樑上吊著。老者熄滅了火折，用寶刀將秦尤的全身刑具砍斷，問道：「秦尤能走嗎？」秦尤說道：「並未受傷，可以能走。」秦尤手中提著砍斷的鐐子，小英雄此時在獄門外用刀蔽著，獄中三十餘人，不敢進前。老者在房上，縱上獄房，秦尤第二縱上房去，小英雄壓刀，獄中那三十多人，眼看著三個人上房走了。老者來到獄牆跟前，用百練如意鎖飛抓，抓住獄牆磚，兩隻手倒絨繩，腳踏牆磚。獄牆上裹樹枝子，荊棘上搭著一條棉被子，三折疊著一尺多厚，老者跨在棉被之上，遂又叫秦尤倒絨繩而上。工夫不大，老頭子、秦尤二人上了牆頭，俱各縱在塵埃。小英雄此時也來到獄牆，倒絨繩而上，纏身向下一縱，離地五六尺高，用了一個鷓子翻身的架勢，腳踏實地。老者叫道：「並肩子將飛抓摘下來？」小孩將飛抓摘下來，纏好了遞與老者，三人伏腰胸奔前門而來。由西馬道上城外，順城裡向西去，約有半里之遙，城根外是西河沿，再往西就是莊田地菜園子了。老者用飛抓搭住城牆倒扒磚，用手一按抓鉤，順繩而下，秦尤與小英雄二人，在後緊隨著也倒絨繩而下，小英雄也順繩而下，三人遂出了城，腳踏實地，小孩一抖絨繩，將飛抓抖下，仍交與老者。秦尤此時猶如驚弓之鳥，來到城外，心中稍安。秦尤說道：「二位救秦尤不死，恩同再造，但不知二位是誰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孩呀，你還沒認出是誰呢？」

若不是自己爺們，誰能前來救你？」老者說著話，打開火折叫道：「秦尤你細看看。」秦尤仔細一看，「噯呀」一聲，「原來是叔父到了！」老者說道：「我為你費盡九牛二虎之力。沒有寶刀怎能盜獄？自從你犯了官司，我先到蓮花湖，與老寨主韓殿奎借折鐵寶刀，老寨主不借。你這孩子性情太暴哇，韓秀皆因為你前次在蓮花湖與韓秀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，大仁大義，在老寨主跟前說些好話。我又往蕭金台聘請此公，此位有卸鎖之法，這是蕭金台第二少寨主爺，姓聞名德俊，別號人稱玉面小如來。過來見見，你謝謝活命之恩吧。」秦尤聞聽，趕緊跪倒謝恩，要以叔父呼之。小英雄說道：「在下不敢當，我才十六歲。五湖四海皆是兄弟。」

二賊只顧在此說話引見，那知道城根東邊有四位英雄暗暗竊聽。這四位英雄是誰呢？原來就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人。皆因為差使文歸五城督院衙後，這四位在後頭跟著看熱鬧，就沒回店。四位英雄眼看將小孩帶到督堂衙門，工夫不大，值堂站班的在衙門口提念：「王三沒打過官司，大人並未拷他，他就畫供按門記，按的還是雙門記。砸上刑具啦，小孩的命算完啦，真沒打過官司。」黃三太一聽，不由得唉聲歎氣。楊香五低聲說道：「您抱著琵琶掉淚，白替古人擔憂。咱哥四個出前門趕緊休息吃飯，晚上咱來看熱鬧，小孩一越獄，老頭盜獄。」四位英雄遂出前門回至慶豐店，喝茶用飯，累了一天也沒撈著聽戲，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早早睡覺吧，睡醒一覺，咱們早早爬城去。」弟兄們吃完飯，早早安歇休息，這一覺睡過了時候啦，楊香五一睜眼，三更多天了。四位將上房門上好，由後窗戶出去，帶好了兵刃暗器，由房上奔西而去。在西河沿西邊城根方要爬城，就看見有人由牆上墜繩而下。黃三太說道：「怪哉，怎麼三個人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盜獄的，越獄的。」

楊香五方說至此，就聽有人說道：「救吾之命何人也？」又聽說道：「孩子，你還沒認出來呢？你看看。」火折就亮啦。四位英雄借著火折一看，正是在正面樓上白天聽戲的老者，一身夜行衣，背後十二顆鏢槍，斜插一口寶刀。就聽秦尤叫了聲叔父，跪在塵埃磕頭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老頭是誰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恩師不是常提過嗎？太倉州的老寇飛鏢秦義龍。」又聽引見了小孩是誰，四位這才知道那摔死人的是蕭金台的二少寨主，沿路上要動手劫車，看黃爺等護送，未得其便，來到北京，故此才動手。張茂龍、李煜二位是樸實人，說道：「咱亮傢伙拿他三個人吧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拿不著他三個人，他三個還不將咱四個拿住？」黃三太點頭說道：「解秦尤的時候，老恩師擦眼淚說道：老師這場官司，若是將秦尤交到院衙，就沒有老恩師事啦。差使由南京到北京，投文掛號，銷了差啦。秦尤從此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回歸太倉州，母子骨肉團圓，也好好奉養咱那八孀娘，豈不是一件美事？咱們一聲不語，回店安歇，明天咱們回南京去算完事。這就好比閉門不管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張。」

四位英雄仍然回至慶豐店，開了後窗戶進了屋中，四位休息及至天光發亮，叫起伙計算了店飯錢，四匹馬扣鞵安牢，四位英雄起身出了彰儀門，走西路飛虎廳盧溝橋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行船過渡，非止一日，來到江蘇溧水縣。

離著鏢局子五六十里之遙，正當晌午之時，天氣異常之熱，四匹馬通身是汗，楊香五體瘦最不受出汗，衣服都濕透啦。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，前面有鎮店，咱們先奔鎮店，找茶館先喝點水，候平西一氣就跑到鏢局子了。」四位拉著馬，進北鎮店口。行走不遠，果然座西有綠竹棚欄，兩根竹竿掛著茶牌子，上寫「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。」竹棚欄外有幾棵垂楊柳，柳樹上拴著走繩，若有行路之人喝茶吃飯，好將驢馬拴在走繩上。四位英雄一看，裡面有四五棵垂楊柳，柳樹枝與柳樹枝搭在一堆，透風不透太陽，柳樹下有二十餘張小條桌，裡面有西房三間，鍋灶上刀勺亂響，煎炒蒸炸，樹下高朋滿座。那宗年月，幾個銅錢的茶錢，行路之人，涼爽涼爽，不喝茶都便宜。

茶飯館代賣炒菜，四位英雄心中歡悅，將馬拴在走繩之上，三爺叫道：「掌櫃的，有人看著馬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人，有人！您哪。馬遛不遛？」三爺說道：「我走了好幾里地，不用遛啦。」跑堂的給找了一張桌子，四位英雄先喝茶，然後要酒菜。正要喝酒之時，四位英雄年輕，好打抱不平，就聽各桌上茶飯座提念：「好容易盼前任知縣卸任走啦。刮盡地皮，苦害良民，外號叫錢串。咱們百姓一打官司，一過堂先問家種多少地，原告說道：『我種三十畝地。』被告說道：『我種一頃地。』被告的官司就算贏啦。百姓被害得真苦，好容易盼卸了任，又升來一位趙縣太爺，這位太爺一上任，先拿過點卯簿來，傳喚三班六房的人役，可不許你們想百姓黎民一文私錢。將鳴冤鼓架在影壁前，諸子百家，三教九流，如要伸冤，不許阻攔。把前任的案卷都提出來，從新過堂審訊，真乃是清似水，明似鏡，兩袖清風的官。就有一宗，清官作不長久，新上任兩個來月，這十數天之內，城裡關廂出了五條

命案，俱是大姑娘小媳婦，殺完了少婦長女，用血跡還要題六句詩，五家若主皆是一樣的詩句，都有一朵白如意花。」三太黃爺四位英雄一聽，百姓怨恨，有要搬家的，又有願搬家搬不起的。三太心中大怒，叫道：「五弟，咱找店住下，不怕三個月五個月，咱拿住採花賊，救七品縣令，給黎民百姓除害，給被殺的苦主家報仇。」

楊香五三位點頭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半年也不回鏢局子。」那知道此茶飯鋪內，巧遇採花賊，此時黃三太四位英雄，看見惡淫賊摔酒壺，楊香五就要動手捉拿採花賊。黃三爺說道：「五弟，你先別忙，沉住了氣，別把五條人命的採花賊驚跑了。」喝茶吃飯的大眾，一看這宗情況，可就沒人敢言語了。惟有茶座中縣衙的二位班頭，在那裡正喝著酒呢，舌頭都喝乾啦，就聽張頭說道：「採花賊若是叫咱拿住，將惡淫賊大筋給狗娘養的挑了。採花殺命，誰不是人生父母養的？父精母血，難道說這東西從石頭縫裡跳出來的嗎？」二位班頭，悽罵愈難聽，惡淫賊此時實在忍耐不住了，將手中的酒壺又摔了一個，站起身來奔二位班頭而去。楊香五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要凸盤。」凸盤就是臉上掛不住啦。

惡淫賊來到二位班頭面前說道：「二位上差，是本處縣衙門的嗎？」二位班頭答道：「不錯，是縣衙門的呀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二位頭兒答道：「我們是辦案的。」惡淫賊又問道：「是辦什麼案的？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我們辦的是因奸不允，刀傷五命。這小子太損陰喪德啦。」

惡淫賊說道：「別帶髒字。您知道採花殺命那人是誰嗎？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要知道是誰，早將王八羔子捉著了。」惡淫賊說：「別帶髒字，怎麼又罵街？我告訴你們倆人，殺命的就是本處在，不是外人，為韻是叫你們知縣搬搬家。」二位頭兒說道：「叫知縣往哪裡搬呀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叫他回家抱孩子去。我告訴明白你們二位，因為什麼作五條命案呢？因為賊官上任半月有餘，辦了一案，是在南關的錢糧行，帶著套子抹著臉，傷了錢糧行兩個人，搶去銀錢財物。辦案的拿住五個差使，到縣衙用刑具一拷，五個人招了案啦，內中有一人是作一條命案的表兄。刀殺五命這位，家中豪富，用一千多兩銀子，運動縣署公廳，運動縣衙門三班六房，大家俱都應允，提出這位刀殺五命的表兄來。惟有賊官執意的不允，他言說全都是強盜，單提出一個去，那四位怎麼辦哪？怒惱了這位豪富的英雄，城裡關廂給他作了五條命案，作五條命案之人，今年十九歲。為什麼殺人留下白如意呢？皆因為愛穿白衣服。」用手一指自己頭上說道：「你們二人來看，那殺人的金鑲白絹帕綳頭，橫打象鼻疙疸，金鑲白的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。」用手指自己的胸前的十字絆，又指背後的四個燈籠穗，一把掌寬寶藍緞色英雄帶，上繡蝴蝶鬧梅，暗藏八寶。並指著腰間說道：「你二位看那人，前有輪羅傘蓋。」又轉過去指著背後腰間：「後有花冠魚腸。」又指腳底下說道：「足下燕雲快靴，快靴上繡三藍的絨珠，靴面上半劈蜂。」抬起腿指著說道：「半劈蜂金絲繞銀絲顛巍巍，此人細高挑身材。」又指著自己臉說道：「你二人看，白素素長方臉，二鼻窪有十幾個黑痣。小包裏大衣服草帽，全都在那張桌上放著呢。二位明白嗎？」倆飯桶班頭答道：「明白啦，再看見那樣的就拿他個小子。」淫賊說道：「酒在罈子裡放著，一點事也沒有，到了肚子裡就糊塗啦？」

拍著胸脯叭叭直響，說道：「就是你二太爺。」兩個班頭說道：「鬧了半天就是你呀。哪兒跑！」曹六打開了包裹，亮出鐵尺，向賊人身上就落，被賊人捋住腕子，底下就是一腳，曹六一退兩退，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後邊桌子也翻了個啦，鐵尺也鬆手了。李瑞明李頭，手使一口單刀，照定賊人肩窩一紮，賊人閃身形，捋單刀，跟著一腳，把桌子又撞倒了一個，李頭也倒下啦。賊人毆打差人，將辦案之人摔得頭破血出，喝茶吃飯之人全都往外亂跑。黃三太四位坐在那裡看熱鬧，眼看桌子板凳倒了十數張，二位差官倒下起來，起來倒下。四位英雄大怒。黃三爺高聲吶喊：「好大膽的惡淫賊！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之間，茶飯鋪毆打拒捕，自認五條命案。我弟兄並非文武官面，也非文衙武汛，我們今天要打個抱不平。惡淫賊，五條命案拒捕毆差的官司，你打了吧。」賊人聞聽一陣冷笑，說道：「我看見那瘦小枯乾的擠鼻子弄眼。你等姓什名誰？」三爺答道：「我乃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在十三省總鏢局是保鏢。」

淫賊說道：「無怪乎方才有許多不開眼的鄉民贊揚你們師徒呢。小兒黃三太，咱們是在這兒打呀，咱們還是找寬闊地方去呢？」

若不在這兒打，鎮店北口西北去不遠，有一片松林，咱們松林子裡頭比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就在這兒打吧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別在這兒打，二十多張桌砸了一半啦，咱哥四個再一動手，這茶飯鋪就乾淨啦。」黃爺與惡淫賊雙方這一較話把，兩個班頭爬將起來說道：「你等著，小子，老爺回去叫人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咱們還是松林去比試較量輸贏。」採花賊說道：「贏了二太爺，採花殺命、拒捕毆差的官司我打啦。倘若你們輸給二太爺時，二太爺必要你們兩個首級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若輸給你，我們四人隨你殺副存留。」惡淫賊遂提起小包裏草帽等，出離茶飯鋪。四位英雄將大衣服，全都放在茶飯鋪，出了飯鋪找到垂楊柳前，由馬上摘下小包裏。跑堂的此時可就嚇傻啦，說道：「三爺您幾位也走哇？滿堂的茶飯座都沒給錢，三爺您也不給茶飯錢啊？」黃三爺說道：「你真不開眼，我們四匹馬、衣服，全都在你們這裡呢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三爺您別怪我，我嚇糊塗了。」

四位英雄提著小包裏追下賊去，跟隨惡淫賊出了北鎮店口。

西北角一片大墳地，樹林俱是松柏樹，惡淫賊進了樹林，首先將衣服草帽一扔，打開小包裏，將刀背於背後。三太四位站在南面，各打小包裏，各亮出兵刃，賊人也亮出鋼刀。此時正在太陽大平西的時候，借太陽一照，只見刀上有血線，殺五條人命的熱血吃入刀內。惡淫賊說道：「小兒黃三太，打抱不平的單打獨鬥，還是你們四人一齊上呢？」三太黃爺說道：「拿你這惡淫賊，選用四位齊上嗎？憑三爺一個人，就跑不了你這淫賊。」淫賊聞聽哈哈大笑，遂說道：「你若是不行，再叫那瘦小枯乾與那小白臉他們一齊上來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若是一齊動手，三爺就不姓黃啦，改為叫藍三太。」惡淫賊一陣冷笑，掄刀就刺，三太黃爺亮刀急架相迎。三爺的刀一晃說道：「淫賊，三爺家住浙江紹興府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你這小輩自稱富戶大家，還有個名姓沒有？惡淫賊你不如豕雞鴨犬，守節的婦人都某門某氏，可惜你父母生下你來，少姓無名，你乃是黑人。敢說出名姓，你算人。你敢說名姓嗎？三爺到處都是黃三太。你別紅臉，你姓什麼叫什麼？」惡淫賊八九天之內，刀殺五命，未敢回家，就在破廟之中，與鄉下店暗暗藏身，每夜一合眼，就見有五個屈死冤魂在眼前索命。也是報應昭彰，按說沒有報真名姓的；也是冤魂不散，叫黃三爺拿話一擠兌，惡淫賊臉上一發燒，可就報了真名實姓啦，說道：「小兒三太你聽著，你家二太爺家住溧水城縣東北二十餘里地方某村，二太爺姓方名叫子華，別號人稱燈前無影。作五條命案，全都有白如意。」說著話一擺刀，直奔三爺頂梁劈去，三爺急忙接架相迎，兩口刀上下翻飛，閃砍劈剝，各使平生藝業。楊五爺旁觀者清，楊香五說道：「李二哥，張賢弟，你們看他這刀法步眼，好似咱們的人哪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五哥，你可把咱門戶之人改透啦，那有這樣下賤之人哪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前者那高雙青不是咱邱三叔的義子嗎？焉知道咱門戶就不出這樣的人呢？師傅領進門，品格在自己。」三位英雄說著話觀看，賊人身體輕巧，刀法靈活，黃三太的刀份量重，遲慢一點。但是賊人採花殺命，貪淫好欲，氣力可不及三爺，三爺的刀雖然遲一點，氣力可頂得住，因此二人殺個棋逢對手，高下不分。惟有天氣炎熱，二人拚命的殺，可全都熱汗直流。忽然間賊人往圈外一縱，臥牛勢躺下啦，遂改用地躺刀的招術，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，淨取三太的下三路。三太憑著力氣，工夫不大，衣襟濕透。學到方休處，才知藝不高，心想：這若是我師傅勝爺，師伯聾啞仙師，李剛李四爺，他們都專破這地躺刀。不表三太心中暗想，且說楊香五三位英雄，在旁邊觀看賊人換了地躺招，楊五爺可就想起在俠義莊被高雙青鈍鏢割穀子踢了一腳，將腳面踢傷，半個月的工夫才好了。張茂龍、李煜練子槍、練子錘不能近前。黃三太被地躺招所迫，力盡聲嘶，心中說道：不當與賊人起誓，單打獨鬥。要撒腿逃走，豈不給我師傅丟一世的英名？打抱不平的被人家追跑，有何面目再見天下的英雄？

寧可死在賊人之手，決不能給黃門現世。惡淫賊一看三太刀法愈不濟事了，心中說道：「若紮死三太，那三人必然驚懼了。」

惡淫賊正在得意洋洋之際，黃三太正在急難之間，眼看著黃三太就要受傷，忽然間聽東北墳山子後有人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四個娃娃，莫要驚恐，惡淫賊不要逞能，老夫勝英來也。」惡淫賊刀把一點地，站起身形，顏色更變，渾身立抖，戰戰兢兢，向西北撒腿就跑，小包裏草帽衣服也不敢要啦，猶如驚弓之鳥，喪家之犬，向西南逃命去了，賊人連頭都沒敢回。

黃三太扶著松樹喘息，眼看惡淫賊蹤跡皆無，惟有勝爺說完話沒露面。楊五爺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賊沒有影兒了，師傅怎麼沒露面？我到墳後看看去。」楊香五方到墳山子，打後邊轉出一人，哈吧著羅圈腿，乃是金頭虎賈明。楊五爺問道：「我師傅呢？」傻小子一拍胸口說道：「這不是你師傅嗎？」

楊五爺說道：「你挨什麼罵，你是誰的師傅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看見賊滾地雷地躺招，黃三哥招架不住啦，所以我變了嗓音。我黃三哥是我好哥哥，若是你我就管啦。賊人滾地雷，我也不行啊，要紮我小金頭虎我怎麼辦呢？故此我嚇他一下子。楊香五小子，我還會更變嗓音呢，跟勝三大爺久在一處麼。你不信再聽聽：老夫勝英來也。小子你聽聽，像不像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這罵算挨到家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怕挨罵，我將賊嚇跑啦，小包裹草帽可得算我的。」三太黃爺此時也喘過氣來啦，遂叫道：「賈賢弟你打哪兒來呀？這離鏢局子五六十里地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咱鏢局子正吃早飯呢，一個小子下名帖拜訪我勝三大爺，我勝三大爺迎接出去，迎接到鏢局子。我勝三大爺問道：『哪的人氏？』答道：『是灤水縣三班的都頭，姓黃叫黃士榮。』我記不住跟黃三哥你是當家，給我三大爺直請安，他說他是縣衙的三班都頭，他們灤水縣城內關廟，不到十天，黑夜刀殺五命，全都是大姑娘小媳婦，苦主俱在縣衙門喊冤。縣官愛民如子，三、六、九日，追問這馬快班頭，兩堂挨了三千板子。若是拿不了採花賊，他們縣官得丟，他們三班都頭得革了。被殺的大姑娘小媳婦家中之人，天天上縣衙門裡哭去，非我勝三大爺，拿不住採花賊小子。我三大爺說：『上差，你先回衙門去，我派我鏢行之人捉拿採花淫賊。如若拿住，給送到班房裡面，您交差交票，我們不見知縣；要是拿不住你也別煩惱。』這位都頭給勝三大爺磕了一個頭走啦。我在旁邊一聽，我可就火啦，我家裡有一個妹妹賈秀英，要叫賊給宰了，不是要了我命麼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不要這樣的比法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有一句俗語：『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。』這都頭走後，我一著急，說：『三大爺，我拿採花賊去吧。』我勝三大爺說道：『你不行，你是渾孩子。你認得採花賊嗎？』我說：『我可看著不順眼，我就拿。』我三大爺說不行，不叫我來，我假裝小便去，就溜出來啦。黃三哥知道咱永遠兜裡沒錢，天氣又熱，又渴又餓，越走越著急。走到山環一個灣，我看見一個茶館，那茶館還是真熱鬧，來到茶館跟前，我一看有四匹馬在垂楊柳的幌繩上拴著，那馬我還不認識嗎？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們四個人的馬，我走至馬跟前，打算掏出錢來，我買吃買喝。我過去一伸手掏兜，茶館裡的人說道：『您怎麼掏人家的褥套呀？』我說：『騎馬的人與我有交情。』茶館裡人說道：『您等人家回來時候再掏吧，不然人家回來時候，我們賠不起。』我就問他，那四位幹什麼去啦；他們告訴我，說你們上樹林子裡頭拿採花賊呢，故此我來到這兒。我黃三哥跟賊動手，賊人是滾地雷的兒子，我也不行。我又看三哥愈戰愈氣力不佳，所以在墳山子後頭，假充我勝三大爺，將賊給嚇走啦。若是楊香五叫賊給困住，我就不管啦，黃三哥是我的好朋友。可有一宗，賊可是我嚇跑了的，小包裹衣服是賊拋下的，可得給我。」金頭虎說著話，將包裹打開，一看裡面有三十多兩散碎銀子，金頭虎裝在兜囊之內，說道：「這才是造化呢。」粉蓮色大氅向身上一披，金頭虎因衣服長，走道衣服掃地。又將草帽向頭上一戴，這個帽子太大，將母狗眼都蓋上啦，金頭虎又摘下來說道：「草帽大，不能戴，留著賣幾兩吧。」

眾英雄將傢伙包好，仍回茶館。五位英雄來到茶飯鋪，金頭虎喊道：「茶鋪掌櫃的你看看，我們是朋友不是朋友？一同回來啦。」伺候座的說道：「四位來啦，您把馬拉去我們都不管。」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賈明等人，五位坐在一張桌子上，三爺叫道：「伙計，你給我們五個人炒點得吃的菜，燙上幾壺酒來，我們還沒有用飯呢。」伙計說道：「三爺，我們這買賣乾不成了。實不相瞞，我們的買賣乃是小本經營，每日見利，東伙一分，拿回家去養家。今天這馬快班頭，一拿採花賊，賊打官人，官人打賊，把家俱壺碗給毀掉了一多半，茶座也沒給錢，全都嚇跑啦，明天我們就開不了張了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摔了的碗，砸壞了的桌子，連買碗帶修理桌子，一共得多少錢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三爺，大約總得百十餘弔，我們這買賣，一個月也賺不出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伙計可不要緊，損失多少東西，完全由我們給你包賠。」伙計聞聽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口中叫道：「三爺，您那可修了好啦！我們是三家的買賣，灶上與先生，還有一分。三一三十一，三家都是數口之家，就仗著這個買賣吃飯，您可積了大德啦。」三爺說道：「這倒不算什麼積德，百八十吊錢，好在我們能辦的到。沒有別的，我們還得吃飯，你給我們配幾樣得吃的菜吧。」伙計連連答應，灶上又重整刀勺，給五位做了幾樣菜。傻小子吃著直誇獎菜蔬做的味美。楊香五說道：「敢情好吃，吃完了得給人家一百多弔。」楊香五說著話，用眼直看三太，指著金頭虎的兜囊。傻小子將母狗眼一翻，遂說道：「那可不行。我向來錢就是命，命倒不算什麼。茶飯錢誰也不認識誰，要吃我一個人，我可不乾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何時短少你花的錢呢？花零錢三哥沒叫短少過。再者，採花賊姦淫殺命，開箱子就拿錢，賢弟你將他嚇跑啦，那三十多兩銀子，理應周濟窮人，無義之財，作為有義之用。倘若咱們帶著花了，那豈不是採花賊之第二麼？賢弟你只管將錢拿出來，算三哥我暫借，你幾時用錢，再跟三哥要，決不能短了你零錢花。」金頭虎雖然心裡不願意，無奈黃三太的面子重，平日又常花人家的零錢，沒有法子，咬著牙說道：「三哥，我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若是楊香五，一文錢都不行。」強打精神將銀子拿出來放在桌子上。三爺大眾說著話，酒飯也用完了，遂將伙計叫過來說道：「你方才說損壞的東西，總得百十餘弔，現在這有三十餘兩銀子，你們拿去作個富裕本吧。」伙計將銀子接過，對著五位英雄，全都千恩萬謝。外面的馬，伙計早給喂好了，四位將馬備好，這才奔鏢局子。但是五位四匹馬，傻小子沒有馬，他哪能幹呢？黃三太說道：「四匹馬五個人換班乘騎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我得騎楊香五那匹馬，我不換班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那是為什麼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吃的是我的飯，要不然你將酒飯給我吐出來。我騎你的馬，我還不承你的情。三十多兩銀子叫你給找了婆家，吃飯的時候，你用手指我的兜囊，叫三哥向我借銀子。」楊香五知道金頭虎不好惹，離鏢局子，只有幾十里路，怎麼著還不能對付嗎。金頭虎又說道：「楊香五，一定得叫你走。我好不容易發個小財，你叫我鬧個貓咬尿泡虛歡喜，竹籃打水落一場空。我給你來一個別人凍死不下驢，我是餓死不下馬。」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騎黑馬，五兄弟騎黃馬，我先走幾步。」弟兄們這才起身趕路。黃三爺走了有十餘里之遙，張茂龍說道：「我走幾步，三哥騎我的馬吧。」黃三太遂又騎張茂龍的馬。如此四位換班騎馬，金頭虎真不下馬，一氣走到鏢局子，天到掌燈之後，趟子手接過馬去不提。

五位英雄進了鏢局子，勝爺一看，三太回來了，遂問北京之事如何辦理，三太就將北京之事，如此如彼，學說了一遍。

勝爺聞聽，心中歡喜，說道：「秦尤由北京越獄逃走，不與南京相干。將來此子棄暗投明，娶妻生子，接續你秦八叔之香煙，你秦八孀有人奉養，真是一件喜事。」黃三太並將在灤水縣茶飯鋪遇見採花賊，鄉老辱罵採花賊，班頭被打，墳山後拿賊，黃三太被賊所困，金頭虎嚇走賊人說了一遍。勝爺問道：「那賊人姓名誰，可曾知曉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那賊人採花殺命完畢，留下六句詩，在松林墳山後並報出姓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淫賊留下什麼詩句？姓名誰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在酒館之內，鄉老們曾背讀詩句，徒兒將詩句也記下了，賊人那詩乃是：『背插單刀走天涯，山村古廟是吾家。白晝遇見多嬌女，一到夜晚去會他。雲雨不允刀殺死，臨行留得如意花。』在墳山後，賊人自報姓名住址，家住灤水縣城東北，離城二十餘里，姓方名子華，別號燈前無影白如意。」黃三太話畢，勝爺問道：「諸位老少親友，可知道這個淫賊是那一門的人？上三門，下五門，中七門，外六門，如有知道的，告訴我，我去找他傳授的師傅。」眾鏢頭聞聽，全都搖頭擺手。勝爺一回頭叫道：「道兄，弼昆賢弟，你二位雲游天下，募化四方，無所不知，此人是那一門之徒？」聾啞仙師低頭不語。列位，在座的是勝爺居中，僧道居左右，勝爺背後是李四爺李剛的座位。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口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用右袍袖擋著左手，往背後指李剛李四爺。勝爺一看，心中明白，一回頭叫道：「四弟，這樣萬惡滔天的徒弟，為何知而不言，隱瞞大眾呢？」李四爺聞聽此言，顏色更變，心中暗說道：「紅蓮羅漢弼昆，念窮佛伸出四個手指頭，紮我幹什麼？」李四爺沒有法子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不要著急，這是我的徒弟。」勝三爺將鬚冷笑：「哈哈，李四你的徒弟比邱三的徒弟露臉啊。高雙青才宰一個寡婦、一個姑娘，你徒弟宰了五個，拒捕毆差，真露臉。若有外人談論到這兒，未曾尋徒先找師，是你傳的他武藝不是？你去將你徒弟拿住，交與縣署公廳。你若護庇不拿他，愚兄亮魚鱗紫金刀！」四爺說道：「三哥，要殺害小弟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我弟兄歃血為盟，我豈能殺害吾弟？我不過與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勝爺

又叫道：「四弟，天氣已晚，明天一早；你到方家村去拿方子華，拿住送到縣署公廳。如若念師生之情，縱放淫賊，我跟你割袍斷義，畫地絕交。」

李四爺回到安歇的下房，翻來覆去，思索收這麼個徒弟，招惹些是非。原本李四爺是很咬牙的人，話不吃虧。翻來覆去，一夜未得睡覺，天光一亮，帶著六個徒弟，見著勝爺遂說道：「我這就起身奔方家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行，派楊香五、歐陽德二人跟隨，我才放心。我在鏢局子聽信。」等到太陽落了，他們還未回來，皆因來回百十來裡地。李四爺帶領眾人由方家村回來，勝爺問道：「四弟怎樣？」李四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到方家村一拜望，大先生方子榮迎接出來，把吾們請在待客廳款待酒飯。我問他兄弟如何不見，子榮說道：『我兄弟出去半月有餘，未曾回歸，我派家人去找，蹤跡杳然。』」小弟問道：「大先生你沒有個耳聞嗎？縣城裡關廂，十夜之內，刀殺五命，非女子即婦人，臨行拿婦人的血跡，在粉牆上寫六句詩，或枕頭，或幔帳上印著如意花一朵。五家苦主到縣署喊冤，五家苦主俱是如此。尚在茶鋪酒館拒捕毆差，自稱五條命案。跟我徒姪三太等，尚且動手較量，自說家鄉住處姓名，你如若不獻不行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『李老師傅，我是唸書之人，不敢撒謊，如其不信，老師傅您只管搜尋。雖然我是深宅大院，也不是三街六市，您只管搜找，我學生實不敢撒謊。』小弟我看此景況，小冤家方子華實沒在家。兄長如不信，您問您的徒弟楊香五、歐陽德他們二人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老師，看此景況，方子華實沒在家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勝老伯父，大先生文質彬彬，直賭誓。大概採花賊方子華實沒在家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四弟，我也別擠兌你，我拿不住採花賊，十三省總鏢局子閉門，我不乾啦。有勝英三寸氣在，我不能叫黎民百姓受這不白之冤。」聾聵仙師諸葛道爺見他哥兒倆變了目，遂說道：「勝施主，諒他一個採花賊，還拿他不住嗎？何必著急呢。吩咐他們擺晚飯喝酒吧。」遂搬開桌案，擺酒用飯。惟有金頭虎賈明，跟黃三太坐一個桌凳，每天傻小子搶吃搶喝，今天則不然，喝了兩杯酒，說道：「黃三哥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」遂把三太大驚一拉：「咱們哥兒倆外邊說句話。」三太心中思想：我也不跟你玩笑，他往外叫我有什麼事呀？隨著傻小子來到西跨院。這個跨院白天都沒人去，二人來到院內，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恨採花賊不恨？」三爺說道：「亂臣賊子十大惡，人人可恨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李四大爺咬牙傻嘴，他必然是疼徒弟呀。大先生子榮，他必然疼兄弟，就是他兄弟在家，他也不獻。深宅大院，怎藏不了一個人哪？如把他兄弟獻出來，拿住送到縣衙門，蛤蟆的兒子得剮。咱們哥兒倆直奔方宅，要得心腹事，但聽背後言。」三爺說道：「你說的對，咱們不認得方家村哪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白天楊香五與歐陽德在方宅吃的飯，讓他們哥兒倆跟著咱們同去。」金頭虎說罷，又來到客廳，此時楊香五與歐陽德正吃飯呢，金頭虎把二位衣裳一拉，一努嘴。蠻子說道：「臭豆腐看著我有錯嗎？」楊香五道：「這小子吃好好的飯，犯什麼毛病啦？」二位跟著金頭虎出了客廳，夠奔廁所的西跨院。賈明說道：「二位，咱們別玩笑，說正經的，你們恨採花賊不恨？」歐陽德與香五說道：「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恨他人骨髓。」賈明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引路，我同黃三哥拿他去好不好？」楊五爺說道：「很好。他有地躺刀，咱們拿不了他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主意啦，豁著我這身衣裳。他不是會地躺刀嗎？他就前後的亂滾，我就抱住他，往地上下就按，你們拿繩子一捆，還不行嗎？」楊香五直樂，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

四位拿著兵刃暗器，悄悄溜出鏢局子。鏢局子外一片大松林，四位在松林之中紮紮停妥，兵刃暗器全都帶好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俠肝義膽，為拿採花賊，由鏢局子到方家村，六十餘里地，咱們弟兄四位得走快點，晚了人家都睡了覺啦，可就探不出事情來啦。」四位一伏腰，金頭虎是兩條羅圈腿，又是個大肚子，走得非常的慢，比這三位腿慢得多，跑得熱汗直流，好容易跑到方家村西，累得喘不上氣來啦。楊香五說道：「到啦，天才二更，尚且早呢，咱們再往北跑十幾里地，再回來好不好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別損啦，我都喘不上來氣啦，上前走不了啦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咱們別開玩笑啦，咱們休息休息，再進莊吧。」楊香五頭前帶路，四位英雄到方宅大門外，楊香五遂拿手一指，四位英雄擰身形上房，便躡房越脊來到三道院。一看北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，觀看明間西暗間，各有燈光。黃三太、楊香五在西暗間前坡，腳尖繃著瓦壘，身子一趁勢，使了個珍珠倒掛勢。窗戶上麵糊的是紗。歐陽德在後坡瓦簷上，一滾腳尖，繃著瓦壘，腦袋朝下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前坡兩個，後坡一個。我掛不住，肚子礙事，我也犯不上，我們家裡沒有飯倒甲有。」金頭虎躍下後坡，大紗繡子上邊糊紗，下邊糊細紙，窗戶台上一尺多寬的紅漆踏板，金頭虎爬在踏板之上，把窗戶紙舐了一個窗戶眼。要按行俠作義的，原是打一個月牙空，金頭虎舐了碗大的一個窟窿，那屋裡要是有武學功夫的，還有不見嗎？往裡邊一看，頂箱豎櫃，珠翠圍繞。

靠南窗戶一張床，床上躺臥一個小孩，大約有五歲，乃是個小姑娘，耳垂赤金圈，蓋著紅綾子被單，是睡著了的樣子。西邊茶几，兩邊有凳子，上面對坐著男女二人吃茶。這男子楊香五、歐陽德認識，原來是大先生子榮。風流才子，手拿團扇，髮際黑真真挽了一個發纂，足登厚底夫子履鞋，愁眉不展，唉聲歎氣。下手有一人，年有三十來歲，穩重端莊，頭緊腳緊。

大先生叫道：「娘子，他二叔惹下塌天大禍，今天亂了一天啦。李老鏢頭瞪眼睛跟我要兄弟，我說我兄弟實沒在家，學生不敢撒謊，如其老師傅不信，學生我只得對天盟誓。方把李老鏢頭哀求走後，縣衙門馬快班頭又來了，我說我兄弟未在家。馬快說道：『不行，您得跟我們到縣衙門。刀殺五命，把我們班頭也給打啦。』多蒙本村紳士、地方保正等大眾言說，都說大先生跟二先生分居多年，決無縱弟行兇之理。大眾連環保，大概了事人還給了幾兩銀子，當差的回衙署去了。我料著他二叔白天也不敢回家，假若回家，必定是晚晌來。娘子實頗有些才幹，你給我劃一計策才好。」聽婦人說道：「相公，為婦人之家，不能離開手足之情。妻妾兒女，如牆上之泥皮，揭一層還有一層；兄弟如手足。事到如今，惟有你別痛那銀錢啦。他二叔黑夜要回來，給他備上一匹快馬，行囊之中，多裝金銀，奇珍異寶，起早讓他逃奔在外，出去三千里二千里，讓他二叔隱姓埋名，在外面待個三二年，此地知縣必去。及至換了別的知縣來，此案可清啦，他二叔出去三年，他才二十二歲。回到家來，那財主家的姑娘，給他挑選品貌俊俏的，給他娶一妻，再與他買上二妾，將他絆住，就省得外面殺人採花去了。」夫妻正在商議救淫賊之際，黃三太在前坡正在珍珠倒掛之際，就覺著有人提他鞋沿，黃三太珍珠倒捲簾往房上一看，乃是楊香五，遂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前道院一道白線，大概淫賊回來啦。」

二位英雄避在瓦壘之中，只見這道白線由二道院進三道院。

惡淫賊見屋中點著燈，一看他哥嫂正在那兒談話，那惡淫賊心眼多，狗肺狼心，竊聽他哥嫂講說些什麼，他就慢慢來到窗前。

也是大先生家門不幸，就聽大先生說道：「娘子，那李老鏢頭再要找來呢？倘若那官人前來要他二叔呢？」李氏娘子說道：「那不是現成的話嗎。」惡淫賊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他二人正談論我哪。好好好，我倒要聽上一聽。」復又聽李氏娘子說道：「那李老達官要來了，就說我們那下賤兄弟半個多月未曾回家，或是早晚回到家來，我們兄弟好酒貪杯，我拿酒把他灌醉了，叫家人把他捆綁，叫地方保甲。我家裡有車，我親自押著車輛，把那下賤兄弟送到縣署。父母去世，長兄也能送逆。我們詩書門第，禮樂之家，不要這下賤兄弟，這就是長兄送逆。」惡淫賊一聽，心中想道：「好狠的婦人。我再聽聽我哥哥怎麼回答。」就聽大先生說道：「娘子高才，咱們就這樣辦理。」

惡淫賊聽罷，一咬牙說道：「我看你怎樣下科場？你還作文章來呢？淨聽婦人之言，不顧手足之情。」淫賊復又一想，啊呀，我兄長素日最疼我之甚，因何改變心腸？啊，是了，大概為的是圖霸家產哪。把我送至縣裡，百萬之富，都是他一個人的啦。是貪妻戀子，不顧手足之情，你不仁，我不義，我給你家產盡絕。我先到後面西書房小院，把你十三歲的少爺，我先給你殺了，然後再把狠毒的嫂嫂殺了。心中自己思想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把五六歲的姪女，我也殺了。復又思想，殺一人也是殺，殺二人也是殺，要不然，那丫環僕婦人工等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。再備快馬一匹，行囊之中多多的帶著金銀，臨行之時，點火一燒，咱哥倆什麼也不必留。此話未出唇外，轉身形往西去，往北一拐彎，出月亮門，往西跨院角門。楊香五對黃三太說道：「他幹什麼去啦？他大概是解手去吧？誰跟著他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跟著他。」容賊人進了西跨院，三爺從後坡下去，奔東跨院的東房後坡前擰身上房。此時賊人已進西跨院，一看十三歲的少爺正在那兒練刀呢。惡淫賊還喜愛他，這個姪子是他自己傳授的刀。大戶人家少爺過十歲，不能跟父母同室安眠，少爺十三歲，很聰明伶俐。書房之中，有書童家人伺候，少爺皆因天氣炎熱，睡覺睡不著，遂紮綁利便，在院

中練刀。少爺正練得高興之際，忽聽有人叫道：「茂兒你練刀嗎？」茂兒猛然間一怔，遂說道：「叔叔您回來啦。白天有好些個人找您來啦，我問我娘什麼事，我娘說道：『小孩子家少要說話。』」惡淫賊說道：「那都是我的朋友。孩兒呀，你這個刀全練錯啦。」

茂兒說道：「您不是半個多月沒有回來嗎，我忘了兩招。」方子華說道：「你拿刀來，我教給你。」茂兒把刀雙手遞與他二叔父。此刀是錚光錚亮，此刀未曾開口，尖不尖，刃不薄。所因何故呢？少爺嬌愛，怕刺了手。惡淫賊一攏刀背，茂兒在旁看著，他二叔說道：「你看著這一手叫藏刀勢。」第二刀一晃，夠奔茂兒頭頂虛晃了一刀，第三刀夠奔哽嚥咽喉，惡狠狠的紮去。原來少爺練了半年的工夫，見刀明光錚亮來至切近，急忙一閃身，未曾紮上，可就正紮在並肩穴。少爺「哎呀」一聲，來了一個仰面朝天，翻身栽倒地下。惡淫賊趕奔過去，不管上下身，就將茂兒當當踹了三腳。少爺昏死過去，惡淫賊冷笑道：「不怨叔叔心腸狠，怨你那下賤娘親。」黃三太由後坡來到前坡，就聽賊人冷笑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跟誰說話啦？」惡淫賊拿著少爺這把刀，出西角門，轉身往南去，進月亮門，就是哥嫂的三道院。惡淫賊把少爺那把刀，順著放在南牆根下，他又站在三道院的門口，在這兒假意說道：「哥哥您還沒有睡覺呢？」

大先生在屋中說道：「娘子不出你所料，他不白天回來，他真晚上回來啦。更深夜晚你就不便出去啦。」大先生把茶壺、茶碗端在外間屋來，放在八仙桌上，轉身形由打上房屋出來，說道：「子華回來啦。你怎麼半個多月沒有回來？是你在溧水縣城廂一夜之內，黑夜之間刀殺五命嗎？啊，您錯，你還在茶飯鋪鉅捕毆差嗎？咱是善家，兄弟你怎麼那麼狠心哪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哥哥，兩個字的文章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「但不知兩個字是什麼文章呢？」那淫賊說道：「錯了就是一個錯，縣衙門人拿我分所當然。最可恨這些個窮保鏢的，他們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，比官人還厲害呢。白晝間我不敢回家啦，晚上回到家來，跟兄長商議商議，我怎樣能避此禍？」大先生說道：「我跟你嫂子商議半天啦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嫂嫂疼我，真是我的賢德的嫂子呀。」弟兄二人進了上房，太師椅上落座，大先生說道：「子華，那壺裡還有多半壺茶啦，你喝茶吧。」大先生又說道：「把婆子媽媽叫起來，到廚房把廚師傅叫醒了，給你作飯。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也不渴，我也不餓。哥哥您是文章手兒，您想想怎麼救我？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我與你嫂嫂已經商議多時啦，叫你挑選一匹快馬，給你打點行囊，多裝金銀，值個五千兩六千兩的，你趕早逃走。出去三千里四千里，隱姓埋名，避難三年二載，苦主一上控，這個縣官必定得走，另換了縣令，你這個官司可就減輕啦。你出去三年二載的再回來，及至那時兄弟你才二十一二歲呀，咱們乃是詩書門第，將那大戶人家俊美的姑娘，給你再定下一門親，要你親自去相看，定要品貌俊美的。咱弟兄二人下趙蘇杭州，多帶幾千兩紋銀，你親自挑選，給你買兩房愛妾，在家中絆住賢弟你，兄弟你納享清福，那時節兄弟你就可千萬不可出去殺害人命啦。」惡賊子華一聽，忽然大怒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一匹快馬，幾千兩價值的細軟，豈不可惜的嗎？我又好貪懷中之物，您把我灌醉了，你又是本村的紳董，地方保甲是你手下的人，把我捆綁，咱家又有大車小輛，把我送到縣署公廳，我有五條命案，兄送弟逆問成死罪，百萬之富讓您獨霸家產。但有一件，父母生下你我弟兄二人，我是一添作五。你疼妻愛子，不顧手足之情，簡直我跟你說道，咱兩個人的家產，誰也不必留。我把你十三歲兒子方茂兒早殺啦，我再殺你妻女，再殺害男女下人等，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放火把宅院一燒，我遠走高飛，咱二人落一個家產盡絕！」惡賊大呼小叫，西暗間屋中李氏娘子將話聽了個真而且真。雖然是賢德的婦人，對於這種狠心賊，知道他說得出來就辦得到，李氏娘子一著急，啟簾而出，遂說道：「我把你這狠心的強盜，我們大人不對，孩子怎麼得罪於你？你哥哥三十餘歲，就有這麼一個男孩。你爽快把我也殺了吧。」

惡賊一冷笑，說道：「你還打算活呀？我這就是殺你來的。」賊人由背後伸手抽刀，大先生子榮一看，殺了愛子，又要殺嬌妻，不由得一陣滾油烹心，站在叔嫂當中，說道：「子華，你先別殺你嫂嫂，你先把哥哥給殺了吧。」惡賊一伸左手，將大先生髮際攔住。大先生乃文明秀才，惡淫賊將大先生往懷裡一帶，刀橫在大先生頸上。惡賊橫刀思索：自己從三四歲的時候，沒有爹娘，是我哥哥將我養大成人，疼愛我如掌上明珠。所以刀未曾往下落。惡賊略有一點人心，所以剛他的時候，就少剛他六刀。大先生一著急，一撞他，惡淫賊抬腿一腳，正踢在大先生的胸前，大先生仰面朝天。大先生連疼妻子，再加上踹了這一腳，也就昏死過去了。李氏娘子一看丈夫昏死過去，往前一撲惡賊，惡賊一閃身，娘子撲伏在地，隨著給娘子背後一刀，紅光崩現，八仙桌兒上壺盤茶碗俱都掉在地下。壺碗一摔，茶盤一響，將西暗間屋中睡覺的小姑娘驚醒，惡賊遂提刀進西暗間，西暗間屋中的小姑娘年五六歲，很聰明伶俐，見他叔叔提刀進來，小姑娘遂說道：「叔父您拿著刀幹什麼？我害怕。」

惡賊說道：「我把你哥哥一刀殺死啦，我把你天倫一腳踢死啦，又把你娘一刀給劈啦，留你這小冤家何用？趁你萌芽出土，我給你連根帶葉掃平。」此時小姑娘叫叔叫得震心，淫賊不理，縱身形上了床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小姑娘可就躲在床的西南角上去啦。賊人把刀交與左手，將要伸手，就聽撲的一聲，鮮血淋漓。原來是他要抓姑娘小辮，忽由外面打進一隻鏢，正打在惡賊的胳膊上。此鏢乃是穿皮鏢，就聽窗外有人吶喊：「好狠心的惡淫賊！殺嫂滅姪欺兄，又要殺死姪女，氣死我也！三太黃爺我非要與你拚命不可！」又有人口內喊說道：「呸，好惡狠的淫賊！小毛遂楊香五跟你拚命！」又有人吶喊：「唔呀，龍眼王八羔子！臭豆腐，我跟你拚命！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小子，我要胡罵你啦！」三太黃爺說道：「別罵街。他一門良善，就他那麼一個萬惡之人。」

原來，方子華由後面來到前面，進到他哥嫂的屋中，他哥嫂讓他飲茶，子華與他哥哥商議脫逃避難那個時候，黃三太、楊香五等可就在窗戶根聽著啦。及至他與他兄嫂翻臉，殺嫂踢兄，黃三太等可未曾知道。子華復又進至西暗間，要殺他的五六歲的姪女，就聽姑娘說道：「我害怕。」子華說道：「已經踢死你天倫，殺死你娘親。」就在這個時候，三太等可就聽見啦，遂舐破了窗戶，往裡面觀看，正見賊人上床要殺他姪女。

三太等可就急啦，遂抖手一鏢，正打在賊人的胳膊上，所以就聽撲的一聲，鮮血流出。惡賊噙的一腳，將窗戶踢開，縱身形，由窗戶出來。黃三太氣得鋼牙亂錯，跳起來，照定賊人就是一刀，惡賊閃身用刀一架。楊五爺由軟肋梢紮去，賊人一閃身，躲過楊五爺這一刀。此時歐陽德腦後摘巾，脖子後給他一刀。

賊人一低頭，一閃身，金頭虎迎面就是一杵，說道：「杵到啦，小子！」賊人獨鬥四位英雄，而且胳膊上有鏢傷，惡賊說道：「小兒三太，你是單打獨鬥哇，還是群毆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三哥不能作主。我們跟好人可以單打獨鬥，跟你這萬惡淫賊，我們有多少人得拿你。」淫賊一人難敵四位，遂虛晃一刀，方子華巧打臥雲勢，又用地躺刀就地十八滾，燕青十八翻。金頭虎傻小子一樂，說道：「又用滾地雷的兒子。黃三哥、楊香五你們閃開，待我一人拿他。」遂把一字鑲鐵杵插在背後，自己往賊身上一撲，賊人往旁邊一滾，傻英雄賈明一撲，撲了一個空。賈爺一滾身，站起身軀，方子華滾到左邊，賈爺一斜身，又往賊人身上撲，惡淫賊又滾在賈爺後邊。賈爺轉身又一撲，惡淫賊又滾在右邊。傻英雄喊叫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我爬到你身上，你不會拿刀紮我嗎？」惡淫賊方子華說道：「那焉能夠呢？」

傻英雄是羅圈腿，又哈吧著，賊人一刀紮在賈爺的臀股之上，復又一刀紮在腿腕之上。賊人又一刀崩在迎面骨上，賈爺覺著筋骨疼，賈爺要不是幼學的童子功，不死也得帶點重傷。賈明大聲喊叫：「破著我這一條褲，與你滾上沒有散！」賈爺復又高聲吶喊，道：「要報無報終無報，他將無私確有私。採花淫賊刀殺五命，鉅捕毆差，欺兄殺嫂，用刀紮死親姪子，他要摔死五六歲的小姪女，這樣萬惡淫賊打勝仗，我們弟兄打抱不平，反倒挨湊！」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我要罵老天爺啦！」黃三太在旁邊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罵老天爺作什麼？」正在此時，忽聽東廂房上嘎嚥一響，響的聲音是用腳踩碎陰陽瓦的聲音。就聽東廂房上有人咳嗽一聲，喊叫說道：「三太、賈明、楊香五、歐陽德，無用的冤家！你們四人在本宅，為何讓淫賊欺兄殺嫂，紮死親生姪子？還要摔死五六歲的姪女，氣死老夫勝英！」

惡淫賊聞聽，想道：「前次在茂林叢中，我用地躺刀要紮死小兒黃三太，有人報名姓，勝英來也，嚇得我奔命脫逃，到後來聽說是金頭虎假冒勝英。今天在我自己家中，何故勝英又至？大概許又有人假冒，我可不怕了。」賊人雖然心中方才忖量，抬頭觀



看，借著皓月當空，一看此人藏在東廂房之上，看得甚真。一看此人頭戴翠藍緞色鴨尾巾，背後背刀，裔下襯黃絨緞線囊。勝三爺跳下房來，一伸手由背後亮出魚鱗紫金刀，刀一離鞘，刀柄兒一磕真金吞口，嗆啾啾一響，藍汪汪的一片魚鱗，紫微微一片藍魚。惡淫賊刀把一點地，站起身形，抹頭就往二道院跑。金頭虎賈明一樂，叫道：「小子！我勝三大爺可真來了。」眾英雄追到二道院，採花賊直奔西廂房，上了台階，來到門口，用手一推隔扇未開，用手一摸，隔扇鎖著啦，惡淫賊往後一退步，當當兩腳，將隔扇踢開，躡在屋中去了。

勝爺思索：他怎麼往屋中跑呢？勝爺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歐陽德，把窗戶閉上。」為什麼惡淫賊的書房由外面鎖閉呢？皆因為惡淫賊五七天未曾回歸，大先生叫伺候惡淫賊的書童老家人，把二爺屋中打掃乾淨，由外面鎖好，他屋中古玩甚多，恐怕失遺，因此才把房門封鎖。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閉住前後的窗戶，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咱爺倆上屋中堵他去。你看看我這身衣裳，就是他由打裡面用瓷瓶茶罐茶壺茶碗砍我，我也不怕，只要顧住我的臉。」勝爺在金頭虎賈明後面，一手打著火折，一手提著魚鱗紫金刀，爺倆個進到屋中，用火折子一照，再一看賊人，蹤影皆無。三間西廂房，三間一明兩暗，往南暗間一照，也沒有人，往西暗間一照也沒有人。傻小子喊道：「這採花賊是聞太師的兒子，會五遁之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傻小子你胡說。朗朗乾坤，豈能有攻乎異端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那麼著賊往哪裡去了呢？」勝三爺是久經大敵的老俠客，一看北暗間對著門口，懸掛一張大挑山，畫的是水墨的漁樓耕讀，上下套著一根絨繩，上邊的浮土有痕跡。原來是前後窗戶糊紗，惡淫賊半個多月沒有回家，有許多的塵垢。勝爺趕奔近前，用手一拉絨繩，這張畫就捲起來啦，一鬆絨繩，畫就落下來啦。左右有青銅環子，把這張畫一拉，拉到上邊去，把這根絨繩一係扣，掛在青銅環子上，此畫可就不往下落啦。勝爺用魚鱗紫金刀把刀往牆上一點，乃是木板的聲音。勝爺又把左邊的青銅環子一拉，右邊一拉，稍微一響，卻原來是一個荷葉門開開啦。隨手就用火折一照，原來是夾壁牆。北山牆牆內約有六尺寬，一邊二尺寬的牆皮子，當中三尺寬的道。勝三爺看著真是納悶，心中暗想：佔山為盜可以安夾壁牆，此家詩書門第禮樂之家，豈能造夾壁牆呢？原來，皆因為惡淫賊方子華，由打十七歲見了美女少婦皆起淫心，年少不敢動手，回家後對哥哥說：「咱家深宅大院，要下了大雨，出水不靈通，就築一道院作下水溝，出水可以靈通。」大先生說道：「咱家有的是瓦匠頭，有的是銀子，叫瓦匠頭商議，隨便修蓋。」「能與瓦匠商議，打我這書房內北山牆修一道夾壁牆，直通到後面花園內，裡面安設兩道門，一道石門，一道鐵門。由裡往外可以開得開，由外往裡可開不開。」勝爺打著火折在前，金頭虎在後，此夾壁牆有石門一道，外面可將此門對不嚴，開石門出去往下去，可以出階腳石下得去。順著地道往北去，半里之遙，再要往北去，到上階腳石，只可躡出一個人去，恰如一個大水溝。

此時勝爺躡出去一看，金頭虎賈明伏著腰也躡出去。出去了石門，原來外邊是本宅的大麥場。爺兒倆出去，再看惡淫賊蹤跡皆無，勝爺說道：「別怨三太他等將賊沒拿住，我也沒拿住哇。」遂叫道：「明兒，咱們打房上回去吧！」爺兒倆個躡房越脊，到了方宅的三道院。進了三道院，一聽上房屋中男女哭聲可慘了。勝爺說道：「賈明你把二道院的楊香五、歐陽德、黃三太叫進來。」賈明遂把他們三個人叫進來。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你問他們有主事人沒有？就說我師傅神鏢將勝英來啦，我師傅把你們二當家的趕跑啦，你們不用哭啦。」忽聽簾櫳一響，老家人鬢髮皆蒼，哭得像淚人似的，手打燈籠，由屋中出來。

三太用手一指勝英，對老家人說道：「這是我師傅神鏢將勝三爺。」老家人遂跪在勝爺面前說道：「勝老恩公，爺您如若不到，此時我全家男女上下人等，俱有性命之憂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家中傷了幾條人命呢？」老義僕答道：「我家二主人，紮了我家大少爺井肩穴一刀，鮮血淋漓。我們用小藤床搭到上房西裡間屋內，已然緩過氣來，哭得略有點聲音啦。我家主母被我家二主人背後刺了一刀，尺餘長刀傷口，鮮血直流。我家大主人也被二主人一腳踢昏，他緩過氣來啦，兩個書童已然攙著在屋中溜哪。我家二主人，又要把大主人的五六歲小姑娘紮死，多虧這一鏢，搭救了小姐性命。」勝爺聞聽，心中稍安。老義僕正跟勝爺說話，大先生子榮打屋中出來，兩個書童攙著。老義僕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主人公，這是勝老達官爺。」大先生往前一撲，跪在勝爺面前，說道：「勝老恩公如不到，我家男女下人長工月工，丫環婆子，他要全都殺死，他再放火燒了宅院，他才遠走高飛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到上房去，我看看少爺的傷痕。」大先生子榮遂讓勝爺進了上房屋中，在明間屋分賓主落座，勝爺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我勝英如今已是殘年之人，我可不能離開你手足之情。我可顧他不了哇，你破了產尚且還有性命之憂，五條人命，大清國律絕不能饒。大先生你明天自己寫張呈子，命你家人送到縣署公廳，縣衙門得派官人驗傷。」

大先生說道：「勝老恩公，前次官人來的時候，我跟他們說，我跟我兄弟分居多年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雖然是分居多年，兄弟在外邊採花殺人，哥哥也得勸管教訓哪。良言善勸不聽，反倒殺嫂滅姪，要摔死姪女，長兄也當送逆呀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大先生您把少爺搭出來我看看。」大先生遂叫婆子媽媽老家人，把少爺搭出來，老家人與婆子媽媽遂由裡間屋，把少爺搭出來。勝爺吩咐，丫環婆子，把上身衣服撤下去，刀口仍然是鮮血直流。勝三爺一看小孩眉清目秀，五官端正，皆因血流的多啦，雪白的臉面，略有一點哭的聲音。一看大先生子榮、婆子、媽媽眼淚汪汪，勝爺不由得見景傷心，英雄淚在眼圈之中打了兩個轉：慢說是親叔啦，就是外路之人，不認識也不願給他這麼一刀。勝爺說道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我誓不為人也。」

勝爺遂把背後小包裏解下來，在八仙桌上打開小包裏，取出綿紙包打開，拿出金瘡藥止痛散，給少爺上在刀傷之上，刀口的血跡當時就止住了。剩了一多半藥，叫大先生把藥拿去，給丫環婆子拿去與那賢德的婦人上藥。勝爺說道：「明天大先生你可千萬寫呈子，我們要告辭走啦。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勝三爺，我那狠心的兄弟，要再回來怎麼樣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自冇安置，決不讓你一家擔驚受怕。」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歐陽德、賈明你們進來，跟大先生見見。香五、三太、歐陽德你們大家好好護守宅院，你們三人護守方家宅院，賈明你跟我回鏢局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怎麼單教我回鏢局子？他們三人怎麼在這兒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宅院有這些煩惱事，你跟著攪合？不要多言，走。」金頭虎攙著雷公嘴說道：「跟勝三大爺走不敢玩笑，一玩笑就得挨揍。」大先生陪著勝三爺、賈明出離上房，黃三太三位在二道院，方宅男女上下人等千恩萬謝。此時門公開開，大先生把勝爺、賈明爺兒倆送出大門，勝爺說道：「大先生，我到鏢局子裡頭，把我四弟李剛換回來，讓他給您護守宅院。十年拿不住令弟，讓他給護宅院十年。李剛到您宅院，叫黃三太他們三人急速回鏢局子。」大先生子榮說道：「預備車輛送您去好不好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不必，我們走著隨便。」出離到方家村西，勝三爺氣惱之間，一伏腰，後面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三大爺呀，您累死我啦！我跟不上。」

勝爺一想，賈明他腿慢。勝爺就走慢點啦，金頭虎還得緊跟著跑，累得熱汗直流。天光一亮，勝爺進了鏢局子，此時李剛李四爺方才起來漱口。李剛說道：「勝三哥您哪裡去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到您露臉的徒弟家去啦。你徒弟刀殺五命，採花淫賊毆差，在他家中他還殺嫂滅姪，一腳把親哥哥踢昏，還要摔死五六歲的小姪女。愚兄要趕不到方宅，他還要把男女下人刀刀斬盡，殺死了還要火燒宅院。四弟沒別的說，你可以給他護院去，一世拿不住採花賊，你給他護一世院，傷一個男女下人，你給他償命。」李四爺遂收拾兵刃暗器，要由鏢局子起身去到方宅，臨行之時說道：「眾位徒弟，可得留神啦。這是我教徒弟的那麼一點好處。」李四爺走後，太陽平西，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歐陽德回家，勝爺道：「三太，你四叔把你們換回來的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不錯。」你們告訴門房去，告訴他們上門，買賣不做啦。有我三寸氣在，不能教安分守己的良民受不白之冤。」聾啞仙師諸葛道爺站起身形道：「勝施主且慢，為一個淫賊不可誤大事。那是買賣規矩，明天你們派人到溧水縣，在城裡關廂莊村鎮店，埋伏著五十位六十位，前去捉拿淫賊。讓三太告訴眾位，淫賊的歲數長相武裝打扮。」遂說道：「三太，與眾位學說學說。」

三太遂說道：「眾位叔叔、大爺、仁兄、賢弟，採花賊今年十九歲，極其好認，細高的身材，長方臉，在鼻窪有十幾顆黑痣，愛穿白衣服，使一口剪剪勢的刀，米色鯊魚皮鞘，銀飾件，銀吞口，米色燈籠穗。會打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千萬留神認準了，極其好認啦。」鏢局子百十餘位鏢頭，連苦主的朋友，遂派出五六十人出去，三位一班，五位一班，有獨行一位的。

勝爺說道：「眾位出去拿賊，多者五日，少者三日，千萬不可日子多了。」眾位前去拿賊，勝爺在鏢局子聽信。三天回來五

班，勝爺說道：「可曾見著採花賊啦？」眾人說道：「無影無形。」五天回來七班，勝爺問道：「可曾下落？」眾人說道：「無有蹤跡。」勝爺唉聲歎氣說道：「這樣淫賊，都拿他不住，氣死我也。」遂唉聲歎氣，愁眉不展。諸葛道爺從中勸解，對勝爺道：「勝旆主，暑熱的天氣，你受了急怎麼辦哪？恨這放火的淫賊該當一百天破案，九十九天也拿不著他。」正在勸解勝爺之時，由鏢局子外進來一人，正是勝爺的長門大弟子、清真教的回回胡景春。勝爺對胡景春問道：「你出去這許久，可找著採花賊蹤跡了沒有？」胡景春答道：「為是給老師來送信，我尋找到蕭金山口，裡外俱是松柏樹，天氣炎熱，弟子覺著又累又乏，一看大樹上有四個大叉，我就爬到上面，靠著樹打一盹睡。聽樹下有人說話，他們說的春典，說是：『並肩子，入啦湊字，老瓢把子能收留我嗎？』又有一人答話：『老瓢把子是我老師，這是半春典的說話，憑兄弟你這個歲數武學，焉能不收你呢？』黑話之中並肩子，就是哥們；入啦湊字是進山；老瓢把子是老寨主；老師是師傅。他們兩個人說的話，是半春半典。愚門人往樹下一看，有一人三十來歲，紫微微的臉面。有一人就跟我師弟黃三太所言之人彷彿，十八九歲，細條條的身材，長方臉，二鼻窪上有十數顆黑痣，此人必是採花賊方子華。這二人站起身軀，進了門口，弟子在山口外轉彎，不見兩個人出山。有心進山去找，聽見老師時常提念，閔家父子武藝超群，怕有危險，急速回鏢局子來，回稟老師，採花淫賊方子華落在蕭金山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率眾亮傢伙，殺奔蕭金山，去要採花賊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且慢，採花賊投奔蕭金山，老寨主年長之人，他未必能收留他。你趕緊派人去臥底，打探打探，如果賊人留在蕭金山，咱們再想主意。」勝爺說：「淫賊若在蕭金山，還是要他去，還是拿他去？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等到晚間吃晚飯的時候，擺座時咱們與在座的眾位商議商議，問一問那一位肯辛苦一趟。」酒至三杯，勝爺問道：「我的門生胡景春知道採花賊落在蕭金山啦，等到吃完了晚飯，哪位肯去臥底？」百十餘位鏢頭並無一人答言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我不是教你們拿賊呀，我是叫你們去臥底。你們如若探出賊人落在蕭金山，回來給我送個信；如若採花賊沒在蕭金山，咱們大家再想別的主意。賊人真在蕭金山，我就有主意拿他。」仍然還是沒有人答話。勝爺又說道：「這兩天我拿不住採花賊，我有點受急，鬱悶不舒，頭昏眼發黑，我要安歇去啦，你們幾位喝酒吧。」

勝爺遂到鏢局子後院五間的北上房，進到屋中，躺在藤床之上，翻來覆去，心中想道：我想那個被殺的苦主之家，豈不哭天怨地嗎？老英雄遂又站起身形，紮綁停妥，將兵刃暗器帶好，這才打後窗戶出去，躡房越脊，出離十三省總鏢局子，奔蕭金山而去。走了有個二十餘里地，偌大的年紀，就得歇歇緩緩氣，皆因是天氣炎熱的緣故。好在此日是六月十五日，皓月當空，老英雄見面上有汗跡，遂緊走到了山口。勝爺思索：此處必有嘍卒把守。此時在二更時分，勝爺遂由山坡而上，老英雄走的是陡壁山岩，樹木交雜，眼目觀看寨牆高聳，勝爺往上一縱身，胳膊肘一倚牆沿，由兜囊之中取出一塊問路石，往裡一邊打，就聽「叭噠」一聲，知道里邊沒有埋伏，勝爺遂越牆而下。一看一處處一層層寨子無數，大房足有幾百間。躡房越脊，滾脊爬坡，尋找聚義廳，在聚義廳東敞廳上避著身形往下觀看，燈光照如白晝。復又一看東西兩廊下，飛賊約有一百五六十號，年青俊品人物有五六個。為燈光之下認不出來採花賊在場沒在場，因在他家中只看見後身，沒看見前臉。此時，聚義廳上雁排翅站立，四十八位削刀手，每人一把明亮亮橫刀。

俱都雄赳赳，氣昂昂。聚義廳裡，老寨主獨坐在金交椅上，頭戴綠紫的鴨尾巾，上橫一道藍絨，長眉朗目，額下花白鬚鬚，精神百倍，腰板不塌，黑灰頭大髻。在老寨主的桌前，對坐二人，東邊此人站起身形，虎體彪軀，約有八尺高，頭戴窟窿骨的象牙冠，身穿真金線縫的百鳥朝鳳，足下看不真切，兩道濃眉，一雙怪眼，秤砣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四個大牙出於唇外，紫微微的臉面，一臉面的疙疸，凶若瘟神，猛似太歲。在一旁龍頭風尾的架子上戳著一條金鼎龍頭擗，加重的分量，黃森森有八尺餘長，分量加重又加重。這條擗雖不能紮山崩，紮地地裂，但刀槍劍戟一碰上就飛。在西面坐著一位少年英雄，白生生的臉面，圓方臉，小白胖子，一對謎縫眼。勝爺一看，不問可知，此子必是在北京前門外戲園子，正面戲樓摔死五城都察院管家，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，晚上越獄，又盜獄搭救秦尤，就是此子。他父子三人皆是武藝超群。

勝爺正在觀看之間，俱是鴉雀無聲，忽然老寨主站起身軀，說道：「今天晚上請眾位寨主議事，皆因我徒弟趙仁，同了一位投山人伙的來。我問入伙的那個人：『你是哪裡人氏？』這朋友說道：他本是溧水縣方家村的人氏。我又問他：『你是哪門戶的人？』這個朋友說道：他是上三門神刀將李剛的徒弟。我又問道：『你為何棄鏢行入綠林道呢？』鏢行規矩太多，綠林道隨便便。」我又問這個朋友：『你有命案沒有？』這個朋友說道：他沒有人命案。但有一件，有命案誰也不說有命案哪。近來我耳聞有人傳說，前十數日夜內縣城裡出了刀殺五命的一案，我打算明天派定三位或五位，去到該縣探問刀殺五命行兇之人姓什名誰。今天晚上我請大眾在此，咱們大家共議，皆因為在三月間，八大名山頭一座山，我盟姪林士佩收留了一個保鏢徒弟，此人也是上三門的人，逃往蓮花峪。勝英派人在蓮花峪捉拿高雙青，林士佩與勝老達官寒極生火，才引出了一段南北英雄會。勝老老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兩造裡彼此各傷了人命。到後來林士佩與勝老老戰百十餘個回合，被勝老老反背轉圓刀，將林士佩頭巾削去，林士佩一敗塗地棄山而遁，逃至在蓮花湖。鏢行之人放火將蓮花峪焚燒，整著了四天四夜，蓮花峪化為灰飛。現如今此人，又是神刀將李剛的徒弟，恐怕又引出是非來，所以我才與大家合議。」

話言未了，大少寨主站起身形，一聲吼叫，說道：「天倫老寨主，你老人家既佔山為王，哪路的朋友都可以收留，為何懼怕勝英呢？你老人家為何長勝英的威風，滅自己的銳氣？前次南北英雄會，老兒勝英刀劈二寨主邱銳，鏢打三寨主邱鈺，二寨主與三寨主全是孩兒的盟兄弟。勝英的徒弟黃三太，刀劈了十二連橋趙北口的謝洪亮，他也是孩兒聯盟的兄弟。林寨主帶領著眾嘍卒棄山而遁，多一半歸了蓮花湖了，少一半歸我們蕭金山這兒。勝英鏢行之中，又引火燒蓮花峪，燒了四日四夜。他不該把山寨燒得片瓦無存，孩兒聞聽此事，我就亮了金鼎龍頭擗，要奔那十三省總鏢局，將老兒勝英連保鏢的鏢頭，殺他個乾乾淨淨，我全都把他們砸成了肉泥，我再放火燒他十三省總鏢局子。那時節天倫阻攔，不讓孩兒去，現在咱們要收這個朋友，為何怕老兒勝英呢？老勝英要是不來，是他的造化；若是來到咱蕭金山，孩兒亮傢伙，給我死去的拜兄報仇。您要打算要死勝英，孩兒用鋼刀把他砸成肉泥；老寨主你老人家要活勝英，我把他一把抓住，夾在脅下，活著把他攜來，拿到聚義廳，將老兒勝英碎屍萬段，挫骨揚灰，再拿老勝英把他用布裹起來，再蘸上油，將他點天燈，以消孩兒心頭之恨。」遂又潑口大罵，罵得耳不忍聞。勝三爺在東敞廳上聞聽大怒。正在氣惱之間，要打算縱下東敞廳，單刀會英雄，忽然間聽見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哥哥您且住口。人講禮義為先，樹講根本為源。您在咱們這兒聚義廳內潑口大罵，勝老老跟咱父子何仇之有？」

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勝老兒與咱們仇深似海。前者在蓮花湖，將咱們大師兄，打得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；將咱們二師兄打得口吐鮮血；又把我拜兄弟打得死的死，傷的傷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長兄，蓮花湖那是怨咱們兩個師兄。南北英雄會破蓮花峪，怨咱林大哥。林大哥請勝老達官去赴南北英雄會，勝老達官如若不去，南七省一腳之地不許人家來了。比如說有人請您赴會，您去不去？」大山賊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有請我赴會的，就是刀山油鍋，我是不含糊。」二少寨主德俊說道：「您不含糊，勝老達官更不含糊。南北英雄會，眾人打了對頭，人不跟人比賽輸贏，下圈三陣打鹿；鏢行三陣打了鹿不算，又叫鏢行之人三陣打豹；鏢行又兩陣將豹打死，又不算；人又跟人賭輸贏。勝老老跟大寨主動手，讓之再再，二寨主逼人甚急，勝老老難以為情，遂刀劈邱銳。鏢打三寨主邱鈺是略見微傷，這是勝老老屈己從人之處。兜底戰林大哥，勝老老已然用刀削在林大哥頭上，遂高抬貴手沒傷林大哥性命，削去頭巾，那是警告林大哥。林大哥假意認罪服輸，將八十餘位鏢頭引至遙遙亭，三更天點地雷，欲將八十餘位鏢頭一網打盡，豈不意狠心毒嗎？」

地雷被鏢行人識破，鏢行人大怒，勝英親自追林大哥，追到了蓮花湖的地界，被勝爺追上，勝爺必跟林大哥有一場惡戰，你想追上就能饒了麼？方要動手，韓秀兄長打接應來了。韓秀與勝爺說了幾句好話，勝老老哈哈一笑，放林大哥歸蓮花湖，這總是勝老老海涵之處。哥哥您口出不遜，是何道理？您想這是什麼時候？三月間勝老老打二郎山親自探山，咱們這兒離著鏢局子幾十里地，真若是勝老老來了，您在這兒潑口大罵，勝老老若曉得你暗地裡罵人，若到明天，人家勝老老名正言順，拿帖要來拜訪，您得出

去。」大寨主說道：「那是自然啦。」

二寨主又說道：「請問兄長一言，林大哥能為怎樣？」大寨主說道：「林大哥是南七省綠林道壓倒一切，可稱首屈一指。」

二寨主說道：「尚且敗於勝老者手下，我哥哥要明天與人家比試呢？人家勝老者人老刀可不老，您要殺了人家，人家不言語啦；您要敗在人家手下，人家勝老者要說，昨天你不是在聚義廳說，要活勝英是要死勝英嗎？人家勝老者要說你就是這樣能為呀，您豈不羞愧嗎？不用別的，您自己就得拿刀抹了脖子啦。再者說，那守山口的那些嘍卒，看守山口，人家勝老者不許不走山口嗎？人家就由山坡而來啦，咱們一百餘位，這不是也閒著嗎？頂好你們那一位腿快的，在聚義廳房上四圍把守巡查。如有看見有一個白鬍鬚老頭，你們可別跟他動手較量，你們可不是人家的對手。現在不是正在二更多時嗎？趕到了三更多的時候，你們再換一班。若到了四更天，人家可就走啦。若是看見有胡白鬍老頭，你們就打呼哨，你們千萬可別跟他動手。」

話言未了，西廊下閃出一家賊寇，說道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不用您為我的事攪嘴，我現在上聚義廳上防範。」復又說道：「我方子華在聚義廳上巡查到了三更天，無論請那位再換我。」此時勝英在東敵廳觀看，心中想道：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反不費工夫，你還要防範老夫我嗎？」一看惡淫賊身穿一身吉祥白的短靠，背後背著一個小包裏，往後一倒步一擰身上了西敵廳，只見一道白線，綠林道群雄贊道：「好快的身子。」

那位說：「他是神刀將李四爺的徒弟麼？」勝爺看見惡淫賊由西敵廳往北去，勝爺奔南配廳前繞到西敵廳，就隨著賊人追下去了。越過四五道寨子，到了西北角，賊人抹頭往東，此處是後寨，到東北角，抹頭往南那可就是左寨，又到東南角抹頭往西就是前寨，由西南角抹頭往北就到了右寨了。繞了四面，勝爺心中說道：「小冤家好快的身法，怪不得叫燈前無影呢。」

此時已然三更天過啦，勝爺恐怕再換別位呀，心中想道：「適方才老寨主沒說一句不好的話，二寨主很通達情理。大寨主出口不遜，我何必跟渾小子一般見識呢？不如我將惡淫賊方子華引出去倒好，用調虎離山計，把他調出來拿他。」想到這裡，往南一看，有個山子石的影壁，賊人在北邊，勝爺由東邊繞到影壁前頭去，此後勝爺在影壁的南邊，淫賊方子華在北邊，大約賊人離著影壁有一丈多遠。此時勝爺遂縱身形上了影壁，飄灑銀鬚，就勢用兩隻手將銀鬚由當中一分。惡賊一看，往前撲，將身形臥伏在地，心中想：「白胡老頭他真來啦。大概老兒他沒看見了我，我不如先給他一鏢。」賊人又一想，老兒勝英人稱神鏢將，我怕打不著。他又一思索：會者不防，防者不會，絕藝必死在絕藝下。賊人方子華想到這裡，遂對著勝爺啞喉啞喉抖手一鏢，就見勝爺翻筋斗栽下影壁以南去了。原來勝爺看見賊人在地下，臥伏著有了工夫啦，恐怕他出了別的毛病，勝爺這個工夫猛見賊人衝著自己咽喉抖手一鏢，勝爺見鏢的一聲鏢臨且近，急忙向旁一閃身將鏢抄住了。惡淫賊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大概這個鏢沒打在老兒的咽喉，大概是打在肩窩兒了。若是沒打著，怎麼我沒聽見鏢落地聲音呢？」惡淫賊遂由影壁轉過去，仔細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勝英老兒老奸巨猾，如若此鏢打在他上身之處，他腳底一定不穩。」賊人轉過影壁一看，此時就見勝英晃晃悠悠往南跑去。惡淫賊一見，心中想道：「我這一鏢，一定是打在老兒的身上了，就是老兒你往前跑，你跑不了一里之遙，藥鏢毒氣一發，你必栽倒，那時我再拿你還算遲嗎？」遂又一想，我見著了老兒勝英他中了我一鏢，我也不打呼哨啦，我在後邊跟隨著，等他身上鏢一發藥性，我自己一人拿住他，豈不是一件美事？方子華在後跟隨勝英，就見勝英躡房越脊，身體亂晃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勝爺回頭一看，就見後面賊人緊緊跟隨。自己一想，不能由山口出去，皆因山口有嘍卒把守，遂打定主意，由寨子牆越出去，順山坡而下。此時又一看，賊人也隨出寨子牆。勝爺因何身體亂晃呢？皆因賊人的鏢是毒藥鏢，遂假意裝著身體亂晃，遂越出寨子牆。賊人後面緊緊的追趕，賊人看見勝爺走陡壁山崖，彷彿腳底下不穩。

此時賊人見勝爺由山坡下去，下山坡又走出去了半里來地，賊人心中納悶，想道：「老兒中了這一毒藥鏢，怎麼還不躺下呢？啊，大概是老兒是個練家子，血氣足的緣故。」勝爺跑著，借月色扭頭一看，見兩旁有廢石兩塊，其大如墳墓，勝爺遂用賊人的那支鏢往石頭上一撇，就見噹啷一聲響亮，後面賊人可就錯想啦。他想的是什麼呢？賊人想的是老兒大概把他的刀拿不住，掉在地下啦。又一看勝英撲伏在地，頭朝東腳朝西躺下啦，賊人急忙追至近前。賊人一伸手由背後亮出刀來，潑口大罵，罵道：「老兒勝英，你也有今日呀！二太爺好樂，刀殺五命，那與你何干呢？你們鏢行的人拿我是好比壓沙求油，你家二太爺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足之地。今天二太爺拿著你老兒，這白髮蒼蒼的人頭，夠奔蕭金台聚義廳，方顯你家二太爺我的能為。」勝爺竊看賊人手提鋼刀，勝爺兩隻手掌扶著地，兩隻腳尖也點著地。賊人拿著刀思想：老兒既中了毒藥鏢撲伏在地，我取他的人頭何必忙呢？列位，原來勝爺撲伏在地，他老人家本是假裝著的，此時一見惡淫賊一下腰，手起刀臨且近，勝爺遂趕緊繃腳尖，手掌一使勁使了一個挺身勢。賊人方一落刀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再看勝英蹤跡皆無。惡淫賊復又往東西南三面仔細觀看，實在連勝英的影子也沒有。此時賊人猛聽得他自己的身後有人，一聲哈哈大笑，遂又聽說道：「小冤家方子華，你再想進蕭金台，你得認母投生。」惡淫賊遂大悟，心中也就明白了，原來上了老兒的當了。遂急忙亮刀，衝著勝爺肚腹，用力就是一刀。勝爺手中原沒拿著刀，此時再拿刀也來不及啦，遂急用腳尖一踢賊人的手腕，說道：「撒手！」賊人的刀可就被勝爺這一腳給踢飛拉，勝爺的刀可就就拿出來了。賊人一見心中害怕，抹頭就往南跑。勝爺心中說道：「你越跑越離山口遠，那是求之不得啦，那不是更拿清靜的嗎？」勝爺手拿魚鱗紫金刀後面追趕，追出半里之遙。原來惡淫賊沒有勝爺腿快，看看就要追上，賊人可就急了，遂反臂又打出了第二隻鏢，此鏢直奔勝爺面門打來。皆因勝爺在後面追趕的時候，自己早就留神啦，這個時候忽見寒光一道，直奔面門打來，遂用魚鱗紫金刀的刀柄兒一碰，就聽噹啷一聲，就將鏢磕出去了。勝爺說道：「惡淫賊，你敢在聖人門口賣百家姓嗎？連你師傅李剛他都是跟我學的。」賊人連害怕帶累，簡直累得是熱汗直流，正在急難之間，忽然月被雲隱了天門，賊人此時一看東南有黑鴉鴉一片松林，賊人一想，勝英他比我腿快，我再也跑不出他手去，非跑到樹林之間，借著黑暗可以逃走。此時賊人趕緊向樹林中跑去。勝爺說道：「小冤家你既進了樹林啦，我為行俠作義之人，我就不能追你啦。但有一件，你太狠毒啦，你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欺兄殺嫂，紮了姪子又要摔你小姪女，你進了樹林，老夫我也非拿你不可。賊人看看離樹林約有一兩丈遠啦，忽然間就聽樹林之中噹啷啷鑼聲響亮，倒叫勝爺吃了一驚，皆因連勝爺也沒聽過這樣的鑼聲音，大概鑼要碎啦。就見由樹林中縱出十數餘人，全都手持明亮刀槍，頭一位拿著一口大樸刀，高聲吶喊道：「此樹是我栽，此道是我開，有人要經此處過，急忙留下買路財！牙繡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！綿羊孤雁，快留下買路金銀！」賊人一咬牙，心中說道：「這就是越渴越食鹽，越熱越出汗，越窮越為難。怎麼那麼巧，單遇上了劫道的呢？這十數餘人，我也不懼，我所怕者，就是後面勝英追趕前來。不如我說幾句黑話，逃命要緊。」遂說道：「老合併肩子，我也是合字，線上的朋友。」這兩句黑話，就是他說，哥兒們，我也是綠林道。「親不親，野鹿獐兔，咱們也是一家人。旋兒風緊我要扯乎。」這兩句黑話是說，我也是乾這個的，後頭還有人追著我呢。這使刀的人不能對答，皆因使樸刀的人他不會說黑話，遂回頭向後觀看，由打後邊閃出一人，此人是哈吧羅圈腿，遂大嚷道：「小子，你也是賊呀。賊吃賊更肥，狼吃狼，冷不防！」遂叫道：「黃三哥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老美、高恒、歐陽德、邱成、張凱，哥兒們亮傢伙，咱們拿！」

十位英雄將惡淫賊團團圍住。勝爺一聽，原來是黃三太他們來啦，遂捻銀鬚抱著刀在旁邊一站，心中想道：「黃三太是直徑之人，這套行話大概是楊香五、賈明教給他的。」勝爺又一想，十個人把賊人已經圍住啦，要論賊人他的門戶呢，他乃是李剛的徒弟，他還是外人嗎？十個人既將他圍上，賊人他又沒有刀，我還能過去嗎？我在旁邊站會吧，看著他們怎麼樣吧。這十幾位英雄因何至此呢？皆因為勝三爺在鏢局子酒席之間，問哪一位可肯上蕭金台前去臥底，探一探賊人方子華落在那裡沒有，並沒有一人答話。勝爺又說道：「拿不住採花賊，我心中著急，有點鬱悶不舒，頭暈眼花。我先去休息，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。」自從打勝爺安歇後，可是勝爺一舉一動，也瞞不過聾啞仙師諸葛道爺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三太，香五，你師傅沒睡覺去。他不是方才在酒席之前問兩次，何人肯去探山去，並無一人答言，此時他一定自己要探山去。如其不信，香五，你看看你師傅是安歇睡覺去了嗎？」楊香五遂到鏢局子後院，來到北上房在門前呼喚師傅，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，心中想道：「大概我師傅真去探山去啦。」遂由窗戶進

去，一看果然勝爺走啦，連刀鏢囊也都帶走啦。楊香五這才急速開門出來，直奔前面客廳，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二師伯，果然不出您預料，我師傅真出去啦。」諸葛道爺連忙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。」心中說道：「勝爺你好比杉木柁子，寧折不彎。為別人的事情，你何必這樣的盡心？但有一件，你與老寨主二位見了面，總得先禮後兵，如若單打獨鬥也得戰半夜的工夫。」遂向香五眾人說道：「你們若有腿快的，趕緊追隨下去，要是勝爺他在山裡打起來，急速回來給我送信，我再帶人去打接應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這一次去個十幾位，可就是不帶著金頭虎去，他走得太慢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不帶我去不行，我有造化。」三爺說道：「別搗亂，咱們快走。」大眾遂到了前邊櫃房，金頭虎賈明一看，在櫃房牆壁上掛著銅鑼，傻小子遂登著椅子摘下響銅鑼，揣在懷中。楊香五、賈明說道：「你幹什麼？」「沒有零錢花啦，賣個吊兒八百的。」「小子，你是保鏢的，有傢伙計的東西的嗎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咱要追到蕭金台，我勝三大爺要跟人動了手，你我在那兒亂嚷，作賊的就怕官兵，我在高處打鑼，我就喊：『馬步隊前來抄山嘍！』我再攪合他們。俗語有句話：攪合的他們，讓他和尚不得睡，姑子不得安。」黃三太接著說道：「你別在這一個勁的搗亂啦，咱們快走吧。」十餘位英雄這才出離了鏢局子。來到樹林之中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血心義膽，為我師傅勝爺的事，今天他才要施展絕藝啦。腳上得快著點，把夜行術施展出來，能日行千里。」老美侯爺又說道：「我耳聞賈爺腳底下很快。」邱成說道：「們眾位要是找著栽筋斗。眾位你們不知嗎？賈爺不是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師叔的徒弟嗎，賈爺腳底下要放著一半，咱們也跟不上哪。賈爺您先慢跟著點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唔呀，你們說的全不對，要趕我勝三伯，誰在頭裡？吾弟賈明不能讓這個。咱們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，咱十數餘人誰要是走到頭裡，誰就算是露臉的英雄；誰要是走落在後邊，誰就是混賬王八羔子。」十位英雄一伏腰，這位抬舉賈明，那位奉承賈明，賈明這個美就不用提啦。賈爺最喜歡有人奉承，他奔著命的，哈吧著羅圈腿，跟大眾一齊緊跑，累得傻英雄熱汗直流，都喘不上氣來啦。大家走至在離蕭金台約有裡餘，他就見前面有黑壓壓一片松林，忽然月被雲朦，天也黑啦。賈爺進了樹林就坐在地下啦，遂說道：「我可走不了啦，誰要再抬舉我，我就跟你們滾上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家別取笑啦，天氣這樣黑，咱們都歇歇吧。」大眾正在樹林之中歇息，忽然間山西北角有人吶喊，喊道：「惡淫賊！你由樹林而走，應該行俠作義之人不迫你。惡淫賊你萬惡滔天，你欺兄殺嫂，用刀紮死親姪，刀殺五命，拒捕毆差，你跑到哪兒我也得追你，也得拿住你！」就這個時候，黃三太十數餘人往外一看，在頭前跑的正是採花淫賊方子華，後面勝爺壓魚鱗紫金刀緊緊跟隨。眾英雄一看賊人奔樹林而來，金頭虎賈爺發壞，說道：「黃三太，咱們裝劫道的劫他。黃三哥你聽我的鑼一響，你就往外縱。」三太說道：「那麼我說什麼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這個都不會？人家鄉下人都會。你就說：『此樹是我栽，此道是我開，有人要從此處過，留下買路財。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不管理。綿羊孤雁，留下買路金銀。』正在說著話的時候，惡淫賊可就離樹林不遠啦。傻小子這就把響銅鑼取出來，說道：「啣，忘了沒拿鑼錘來。等著我看看鑼上帶著錘沒有。」傻英雄一看沒有鑼錘，遂一下腰從地下摸上來一塊石頭子，叫著勁一砸這個鑼，噹啷一聲響亮，松林外連勝爺都嚇了一跳。鑼響過去，眾位英雄亮兵刃往外一縱，黃三太可把傻小子教給他的那幾句俗話一說，惡淫賊一答黑話，黃三太沒答上來，遂回頭看賈明，賈明哈吧著羅圈腿由打黃三太背後繞過來，說道：「賊吃賊更肥，狼吃狼，冷不防。黃三哥，眾位上！」勝爺這才知道是黃三太他們來了，遂在旁邊一站，心中說道：「黃三太他是正直之人，哪學來那麼一套話？大概是金頭虎賈明與楊香五出的主意。」又一想，他們十數個人把賊人圍住，還拿不住他嗎？所以才在旁邊一站，抱刀觀看。黃三太等恨賊人入骨髓，把刀擊著，恨不能刀刀見血，片片透肉，練子槍嘎啞啞直響。惡淫賊是躡高縱矮，閃展騰挪，皆因手中沒有兵刃的緣故。勝爺在旁邊說道：「爾等弟兄不要傷了他的性命，拿著活的，你們換著班的，把他扛到縣署，交三班總頭，縣太爺審訊好有活口供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咱們拿活的呀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拿活的。」十位英雄可就費了大事啦，皆因不能往賊人致命處打，如果要是拿死的，喝杯茶的時候，就把他結果性命了，這個活的就不好拿啦。豈不聞後漢三國長坂坡，徐庶在曹營一策不划，唯有長坂坡八十餘萬人馬困住趙子龍，徐庶在曹孟德一旁說道：「丞相要打算圖王霸業，收下勇將趙子龍，天下可定。」曹孟德合掌大笑，說道：「先生真乃高策也。」曹孟德號令一下，命大小三軍，要活趙雲，不要死子龍，違令者殺。要不是徐庶幾句話，八個趙雲也殺不出去，皆因他懷揣著阿門啦。《三俠劍》這段書，勝爺要不是說命眾人拿活的，他們大家將惡淫賊方子華，豈不碎屍萬段嗎？

正此時，忽聽西北角人喊馬嘶，地動山搖的一般，勝爺連忙回頭觀看，原來是蕭金台的賊人追出山口來了。皆因為巡山嘍卒，在山坡樹林叢中查山，就看見銀鬍一位老者，將那新投山入伙的方子華引出山寨去了。嘍卒報告老寨主，老寨主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想必是勝英來了。」這才派寨中嘍卒三百餘人退出山外。再者勝英回頭一看，就見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眾人下山而來，再借著亮光一照，就彷彿千餘人之眾，哪知是三百餘人。老英雄急忙叫道：「三太，蕭金台的賊人追下山來啦，老夫我迎著他們獨擋群賊。你拿住採花賊方子華，千萬可別傷了他的性命，扛到縣署之中，交給三班總頭，自然有班頭交票交差，你們不可見縣令，急速回鏢局子。」金頭虎往西邊一看，喊叫：「我的姥姥，來了多少人哪？他們要一到了，我可就要歸位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我迎將上去，無論多少人，老夫我定能獨擋，你們千萬可別叫方子華逃走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您擋著那一群賊人去吧，你只管放心，賊人方子華若跑了，有我賈明替他打這場刀殺五命、拒捕毆差、欺兄殺嫂滅姪的官司啦。」勝爺往西又轉身，扭項向三太等說道：「三太，你等小弟兄們留神他左手打鏢。」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您快迎上去吧，他要是跑了，什麼官司我都替賊人打啦。」不提勝爺迎戰眾賊，單表惡淫賊戰得熱汗直流，二睛亂轉，賊人心中想道：「不怕十人拿，就怕一個看。老兒勝英在旁邊一站，我這條性命大概十成有九成保不住，老勝英一走，我有八成脫逃得了。」遂閃轉騰挪，右手取出一支藥鏢來，方子華原本是六支鏢，適方才打了勝英二支皆未能中，他這才又把那三支鏢抽出來啦。十位英雄包圍著淫賊，就好像走馬燈的樣勢，賊人左手抽出鏢來，一抖手，恰巧直奔楊五爺的面門。楊五爺一見，急忙往後一退，往旁邊一閃身，賊人跟著往外一縱，縱出圈外去，又用了個燕子兩抄水勢，抱頭鼠竄，不敢回蕭金台，往東北逃命去了。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楊香五，小子！」蹦起衝著楊香五頭上就是一杵。黃三太拿刀一攔說道：「賈爺你這是怎麼回事？你是要瘋啊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你方才沒聽見嗎？我跟勝三爺說，賊人若是跑了，多少官司全都得我打去。這些命案的官司我打啦，蛤蟆的兒子不就把我刮啦吧？我打算把楊香五打死，我一抹脖子，我們兩個人，誰也不用活著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爺，咱們先追採花賊去，如若追不上，你再跟楊五爺拚命。」十位英雄這才急忙追趕惡淫賊而來。追出了約有三二里之遙，一看在前面又有一片樹林子，眾英雄穿林而過，再找惡淫賊，蹤影皆無。金頭虎一看說道：「楊香五，咱們是抹脖子，還是上吊？一條線拴兩個蝗蟲，跑不了你，飛不了我。」

黃三爺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先別著急呀，往東北去有個大鎮店，名曰華家鎮店，該鎮中有一位北路的老鏢頭，官稱華四爺，咱們到那兒找老前輩，求他老人家幫著咱們捉拿採花賊，如若拿不著，你再跟五爺算賬還不行嗎？」

不出三太所料，惡淫賊真逃往華家鎮去了。惡賊奔命逃在華家鎮南鎮店口外樹林叢中，已然東方發亮，自己一看一身夜行衣靠，背後有刀鞘沒有刀，自己心中想道：「我在蕭金台，把大鏢搭在聚義廳橫桿上了，老勝英用調虎離山計，把我引出山來。此時天光一亮，我這一身短靠夜行衣，縣衙門馬快班頭，在各莊村鎮店，俱有官人捉拿於我。最可恨這些個窮保鏢的，拿我拿得比官人還厲害。」遂自歎道：「我不該在溧水縣城裡關廂刀殺五命。我三歲上沒有父母，我哥哥撫養我長大成人，我嫂嫂待我恩高義重，當時性情一急，我把我十三歲的姪兒一刀紮死，大概孩子是活不了啦，又劈我嫂嫂一刀，眼看著紅光皆冒。都是我一時淫心頓起，所以鬧出刀殺五命之禍。這也是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我兄嫂屢次給我定親，我決意不要，到如今作出這樣禍來。我家中無窮的富貴，現如今我落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從今後我改過自新，再見美色，萬不可起淫心。」自己低頭一看，一身金鑲白短靠，進了村莊鎮店，各有馬快班頭，如何走的開呢？又一看胸前係著一個蝴蝶扣的小包裹，解開小包裹，一看有一件絲羅兩截褂。此兩截褂是在溧水縣北門外採花刀殺一少婦，該少婦的丈夫在北京緞行作買賣，三月回家，六月回歸北京鋪中去了。臨行之時，對婦人說道：「兩截褂我有幾件，我帶兩件走，其餘的那兩件，你把洗一洗，搭在桿上晾著，千萬別讓日光曬著。」恰巧晚上闖採花賊，婦人不從，一刀殺死，賊人正在惶恐之間，看見桿上搭著一件兩截褂，賊人把兩截褂拿下來，趕緊打點一個小包裹，就在胸前

係了個蝴蝶扣。這幾天賊人行止不定，在那兒就和衣而臥，所以總沒想起來，今天把包裹解下來，一看那件兩截褂有點褶，自己急忙穿在身上。皆因原先那個穿兩截褂之人，身量矮小，可賊人細高身材，把兩截褂穿在身上，自己一看，方過膝蓋。兩截褂這件衣裳，原來是文明衣服，衣不能大短，賊人低頭一看，下邊仍然露著兜襠褲。燕雲快靴，頭上米色壯帽，穿著兩截褂不合樣，自己就覺著不像人樣。遂伸手把背後刀鞘摘下來，又一摸兜裏之中有匕首刀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五鈎如意飛抓，遂用包兩截褂的包裹，把這些兵刃連刀鞘包在一塊兒，把小包裏手中一提。此時已然天光大亮，這才夠奔華家鎮南鎮口而來。

進了南鎮口，走到十字街的北街。在北街座西有兩間門臉，一家門面上懸著黑地金字匾一塊，上面寫著「聚興成老鐵鋪」，學買賣的在門外掃地，同事的伙計在掌櫃內，用雞毛揮子揮攔櫃。原來那個年月開鐵鋪的，都代賣刀槍，在這鋪子裡面架子搭著兩架刀槍，花槍也有，槍桿與槍尖子單另放著的，架子上又擺著護手鈎、鐵尺。惡淫賊心中一想，我就買一把尋常的刀吧，如果黃三太他們追來，我可以拿刀護身。賊人遂進了鐵鋪，對鋪子裡伙計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您拿刀我看看。」伙計剛要從架子上拿刀，此時忽然櫃房裡邊青布單簾一起，走來一老者，赤紅的臉面，兩縷黑鬚當中齊著，是清真回回大爺，正拿細湯布手巾擦臉呢，轉身把手巾扔在桌兒上，老者從架子上拿下五六口刀。老者隔著攔櫃一看惡賊方子華，白生生長方臉兒，二鼻窪有十幾顆黑痣，面帶殺氣；又見在攔櫃上放著一個小包裹，包裹細長，老者心中想道：「大概他包裹裡有刀吧。」老者扶著攔櫃一看，賊人身穿兩截褂，下半身露著兜襠褲，燕雲快靴，上面金鑲白緞色壯帽。老者心想：這個人是怎麼打扮哪？遂向方子華問道：「您買刀哇？」賊人方子華說道：「我買刀。」

老者把刀擱在攔櫃上，淫賊向老者問道：「這口刀賣多少錢？」

老者說道：「三兩銀子一口刀，言無二價。」賊人方子華一看綠鯊魚皮鞘，黃銅飾件，黃銅吞口。賊人把刀抽出了鞘，一看是尋常的鐵片刀，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我這裡有刀鞘，我配一配看看。」賊人方子華遂在攔櫃上把小包裏打開。老者一看包裹裡邊有撬門撥戶的匕首刀、火折子、火扇子、五鈎如意飛抓，這些物件全不要緊，老者一看有薰香盒子。老者本是個大行家，老者一看就明白了，心中想到這裡，他大概也許是個飛賊，也許是盜財主之家，讓護院的趕跑啦，跑到我這兒買刀來啦。賊人遂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您看我這刀鞘怎麼樣？」老者一看，此鞘是米色鯊魚皮鞘，白銀飾件，白銀的吞口，這刀鞘兒就值十兩二十兩銀子。惡淫賊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我打算拿您的刀配我的這個刀鞘兒。」遂亮出一把尋常的刀來，往刀鞘裡一插，原來不合，下不去。又亮出一把窄點式樣的往下一插，就覺很曠的，皆因刀鞘寬，刀是窄的。惡淫賊說道：「您這些刀不對我的鞘兒。」老掌櫃的早看出他不是好人，是拿他取笑，說道：「那個刀價是數來銀子一把，跟您要三兩，言無二價。」又說道：「有三種刀，我賣兩種，有一種我不敢賣。」惡淫賊又問道：「您賣哪兩種刀？」老者說道：「賣六扇門裡、六扇門外、當官差的爺們，還賣一路保鏢護院使的刀。有一種明火路劫竊取偷盜的使用的刀，我們不敢賣。」原來老掌櫃的拿他取笑，保鏢的、當官差的刀，難道說就不許賊人帶嗎？方子華接著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我不怕價錢貴，這刀的鋼口太不好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有寶刀您買不買呀？」方子華問道：「寶刀在何處？」

老掌櫃的說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保了一世鏢，這人年已到八十，手眼已遲，家中非常貧苦，在我這兒寄賣這口寶刀。」淫賊一聽，心中非常的歡悅，心說道：「如若我得了這口寶刀，我可不怕黃三太。他們要追我來，我怎麼也幸個三個五個的。」想罷，惡賊說道：「掌櫃的，您拿來我看看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把刀在裡頭院呢，我給你取刀去。」工夫不大，老掌櫃的將刀取來。老者雙手托刀，放在攔櫃上說道：「你看看吧。」賊人一看此刀，乃是綠鯊魚皮鞘，古銅飾件，古銅吞口，藍絲線挽手，雙垂燈籠穗，比樸刀尺寸小點。淫賊雙手拿刀一掂，遂說道：「這把刀份量太重，有點笨。」老者微笑而不言，心中說道：「毛賊你手根本沒有勁啊。」惡淫賊遂把刀托起來，左手壓刀鞘，右手壓刀把，用力兩三次抽不出這口刀來，惡淫賊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您這把刀大概鏽住了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您外行啊？俗語說：『匣中寶刀休用磨，勸君休求二嬌娥。園中有井口要小，後戶緊閉不通河。僧道尼姑休來往，堂前沒走賣花婆。諸公且記六件事，積善人家福壽多。』」老者把刀托在手中，左手托刀，右手一壓崩簧，「嘎吧」一響，攔櫃上打了一道電閃。淫賊問道：「怎麼金貴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削鋼剃鐵，吹毛可過。有試驗。」叫道：「李掌櫃你把母子拿來。」

同事的李掌櫃把刀母子遞給老掌櫃的，刀母子是三尺來長、半尺來寬黑糊糊。老掌櫃的接過來，拿在手中，站在攔櫃裡邊，左手拿刀，把刀母子放在攔櫃上，老掌櫃的遂用寶刀將刀母子一刮，就見刀母子的鐵，刮下來約有一指之厚。連刮下幾次，刀母子可原有半尺來寬，這一刮就只有寸餘來寬了。老者又把刀刃朝上，刀背朝下，把自己頭髮揪下一根，放在刀刃上，跟著口中一吹風，那根頭髮斷了，這就是吹毛可過。淫賊一看說道：「好刀，好刀。老掌櫃的，您賣多少銀子？」老掌櫃的一看，淫賊身穿兩截褂，又窄又瘦，小包裹打開又沒有錢，就是有銀子也就是十兩八兩的，老者說道：「此刀寄賣的，要高足銀五十三兩，少分文不賣。」正在此時，聽後頭院木頭底磚地響，唧噥咯噥腳步走路的聲音。惡淫賊一聽，必有婦人在後院，看得兩眼發直，往裡邊觀看，就看青布單簾一起，一陣蘭麝薰人，異味清香。惡賊一看，原來是一位大姑娘，梳著一個歪抓髻子，滿頭的珠翠，藕荷色的彩衣，藕荷色的百褶裙，裙下微露窄窄金蓮，真是如花似玉，百媚千嬌。在櫃的裡邊燕語鶯聲，叫道：「老爺子，那把刀賣了沒有？若是沒賣，拿回去吧。」

老掌櫃一看惡淫賊兩眼發直，老者將寶刀還入鞘內，叫道：「姑娘，拿刀去吧。」姑娘一接刀，藕荷色綢衫向下一層，露出玉腕，比白蓮藕還透玲，赤金鑲串鮮明，惡賊有心將攔櫃擠倒了，恐怕打鐵的用力大錘打他。姑娘手托寶刀，杏眼一轉，一看淫賊，方子華此時真魂出竅，心中思索：我十八九歲正在少年，也許姑娘看中我。姑娘轉身掀起青單簾，進了二道屋，由二道屋直奔住宅。賊人站在櫃前兩眼發直，好似木雕泥塑。老掌櫃大不歡悅：我們姑娘早進了內宅啦，這賊為何還二目發直？遂說道：「嘿，你是成心找碴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我是買刀。」遂將褂子底襟一提，摸出三塊銀子，兩大塊，一小塊，兩大塊有六兩多，小塊一兩多，又將小塊帶在囊中，惡淫賊叫道：「老掌櫃，我買一口薄鐵片的刀，交現錢。那口寶刀我先交三兩定銀，明天我再交五十兩紋銀，我再取寶刀。」老掌櫃說道：「我的買賣是現錢交易，概不收定銀。既賣五十三兩，您交五十二兩九錢九分都不行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並不是不誠心買，我先交定錢，明天一定完全交齊取刀。現在我身上的刀鞘，也放在您這兒作抵押怎樣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不行。」惡淫賊道：「得啦，你老人家成全一點吧。」語畢，轉身向外就走。

惡淫賊出離了鐵鋪，回頭觀看，鐵鋪門上掛著兩塊匾，是聚興成老鐵鋪。看了看門口的情形，心中說道：「鐵鋪老兒，二太爺明天拿五十兩銀子取刀來？今夜晚間入你鐵鋪，一來盜刀，二來與姑娘追歡取樂。」惡淫賊今夜晚間前來取刀，猶如自投羅網一般，淫賊此時淨尋思姑娘貌美，可就忘了三太他們在後頭追下來了。賊人轉身來到十字街東口，座北有一個茶飯鋪，淫賊此時又渴又餓，賊人來到茶飯鋪，上了小樓。剛出太陽的時候，來在樓上一看，真是高堂滿座。惡賊找了一張桌子坐下，跑堂的給沏了一壺茶，淫賊叫道：「伙計，我先喝著茶，你給我配四個菜。我是佛教人，你們這兒沒有貼著對聯，你們這是回回買賣吧？」跑堂答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是清真教的買賣。您這就要菜嗎？」跑堂一看惡賊很漂亮，遂說道：「給您配幾個得吃的菜，爆三樣、湯爆肚、溜腰花、炒裡脊，再來一個東瓜片，好不好，您哪？」惡賊連連點頭稱善。工夫不大，惡賊喝了一壺茶，跑堂的將酒菜俱都擺上，方子華有酒想起無酒事，端起酒杯，可就想起姑娘來了。喝著酒，想姑娘拿刀的時候，藕荷衫向外一露，玉腕伸出多長來，雪白粉嫩，誰看見過九天仙女，恰好似月殿嫦娥。惡淫賊在酒樓上酒方入肚，就如同喝醉了一般，愈想姑娘愈得意，喝著酒，用手學鐵鋪姑娘從老頭手裡接刀的式樣，又學姑娘轉身形奔內裡走的架式。

惡淫賊這一學姑娘轉身，胳膊肘正碰在跑堂的胸脯子上。跑堂方才在他身旁站著，看他指手畫腳的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別有毛病吧？怎麼剛一喝酒就擰鼻弄眼的？」及至惡賊的胳膊搗了跑堂的一下子，跑堂的可就說了話啦：「客官您有什麼毛病嗎？怎麼神不守舍？」惡賊抬頭一看，自己也笑啦，遂叫道：「堂倌，你不去照顧座，你為什麼在我身旁站立？櫃上這些位吃茶飯

的，你單站在我的跟前幹什麼？」伙計笑道：「我們是兩個人伺候座，各管各部分。我這裡今天清靜，他那裡很忙，所以我在此兒伺候您哪。」惡賊一看跑堂說話很和氣，問道：「伙計，我跟你打聽一個買賣，你曉得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打聽的誰家買賣呢？華家鎮上的買賣，回回不少，差不多回回買賣我都能知道。」惡賊說道：「有一個聚興成鐵鋪你可知道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那怎麼會不知道呢？聚興成鐵鋪，跟我們這兒聯號。」惡賊笑道：「他那鐵鋪裡有一個大姑娘，你知道嗎？」跑堂的聞聽，暗道：這小子原來是惦念著大姑娘哪。我看這小子不是好人，我罵上這小子幾句，無故的為什麼打聽人家姑娘？跑堂的尋思至此，遂答道：「您問的是那個大姑娘呀，我跟您將那大姑娘的來歷細說上一說。」惡賊方子華聞聽，又向跑堂的身旁湊了湊道：「願聞願聞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不是問那個穿藕荷色衣服的大姑娘嗎？」惡賊說道：「不錯呀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今天看見幾次啦？」惡賊說道：「就看見一次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要看三次，您這酒就喝不下去啦。您要再看第二次，就該換鸚鵡綠的衣裳了。每日準是三換，晚間換上青衣服青綢子小鞋，俏皮到了極點啦。不但俏皮，姑娘還有點毛病。」惡賊一聽更樂啦，急忙問道：「姑娘有什麼毛病？」跑堂答道：「姑娘這種毛病怪極啦，看見斯文秀士，無論長得多好，他都正眼不瞧；若是看見輕薄浪子，那算跟姑娘有緣分啦，姑娘一使眼神，您就跟著姑娘走吧。」

惡賊問道：「姑娘上哪裡去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鎮店北口有片葦塘子，跟著姑娘到葦塘子裡，不用你自己費事，姑娘就給將底衣脫下來。」惡賊說道：「姑娘還有這個毛病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可有一宗，姑娘給人脫底衣，可是打後邊脫，脫下來之後，姑娘有一把稻槌棍，全得給他打肛門塞進去。」惡賊說道：「伙計你怎麼罵人哪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罵的都不是人，都是禽獸。誰家沒有姐妹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，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你這麼大個子怎麼長的？打聽人家大姑娘幹什麼？到我們這兒吃飯來，就是財神爺，我們不能慢待了。我明明告訴你，鐵鋪跟我們這兒聯號，你偏提起姑娘來，說便宜話。」

怎麼長的？那麼大個子。」惡賊有心要跟跑堂的動武，又一思想，自己命案在身，心中又惦念著姑娘，沒有法子，遂說道：「我不過打聽打聽，你何必這樣強橫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您是財神爺，您吃飯吧。我們犯不上跟您強橫，我們招待的好，你老人家多照顧我們幾次；我們招待不好，你老人家少上我們這兒來。」跑堂的說罷，一甩袖子出離了屋中。工夫不大，惡賊用畢酒飯，將跑堂喚至面前，問道：「共該多少飯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一吊六百八。」列位，在那個時代，惡賊吃的飯不過該五六百錢，跑堂的一算賬，多算了惡賊三分之二。惡賊並不嫌多，由兜囊中將剩下的那塊銀子掏出來說道：「這塊銀子也就是一兩六七。」跑堂說道：「好吧，給您合錢去。」惡賊說道：「不用找錢啦，剩下是你的酒錢。」堂信心中暗道：哪找這樣的賤骨頭去？多算了兩倍不嫌多，還給這麼些個酒錢。

跑堂的接錢在手，說了一聲「好吧」，連一個謝字都沒有。

惡賊方子華此時心中只惦記姑娘，走出茶飯鋪，直奔北鎮店口走去，走出北鎮店口不遠，果然有片葦塘子。時當盛暑，天氣炎熱，淫賊一進葦塘子，好似蒸籠一般，採花心盛，哪裡顧的炎熱？將兩截大褂向葦塘子裡一鋪，躺在裡面睡去。天到午時剛過，惡賊翻身起來，自己喊道：「晚了！晚了！天都亮啦！」細一看天，才午時方過。自言自語說道：「秦始皇修長城，一天七十二頓飯，天都黑不了。」擦了擦週身的汗，復又睡去。天將黑了，工夫不大，淫賊又醒了，翻身爬起，將鐵片刀帶好，火折、問路石、鏢囊收拾已畢，兩截大褂拿著嫌累贅，扔在葦塘子之內，這才出離葦塘，進了北鎮店口。到了鐵鋪門臉一看，擰身形上房，由門臉過了二道腰房，到了中院看觀，高搭天棚，大四合瓦房，五間北上房，五間南上房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各屋俱無燈火。惡賊心中說道：「鐵鋪人睡的很早，正合吾意。」惡賊正思索，忽聽天棚下四五隻大犬狂吠，惡賊一看，皺眉暗道：你這個買賣養活狗乾甚麼？綠林道還怕大狗嗎？惡賊由兜囊中掏出幾個紙包，打開紙包，拿出來一塊藥餅。您道那藥餅是什麼物件呢？本是牛筋、羊筋和上幾宗藥制的，這宗東西犬若吃下去立時麻木，不能鳴吠，總得過一個時辰方能鳴吠。惡賊將藥包打開四五個，散開了扔下去，犬將藥餅吃下去，就不亂吠了。淫賊心中思想：姑娘必在上房屋中。惡賊遂悄悄的來到上房西裡間窗戶外，屋裡沒燈，異常黑暗。傾耳細聽，就聽裡面有人說話，乃是婦人的聲音，只聽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早養兒子早得福，早娶兒婦多生氣。大少掌櫃、二少掌櫃和兩房媳婦，淨講究衣服穿著打扮、屋中的陳設。咱設立這兩個小買賣，種幾頃地，倘若年景不好，買賣蕭條，若沒了咱老夫妻，他們怎麼過日子？」就聽老頭子說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何用爺娘置馬牛？命裡造就。睡覺吧，叫兒子兒婦聽見不願意，幹什麼！」惡賊聽畢，轉身形又奔東廂房，窗戶外站立了片時，就聽屋中燕語鶯聲說道：「大掌櫃的腦袋一沾枕頭就著，就好似火絨子碰上火鏟似的。你看老當家都偏向小的，二奶奶，二兄弟，制衣服，買陳設，老當家看著歡喜，什麼話都不說。」只聽女子說話，男子並未答話，惡賊一想：「這是大少掌櫃小兩口說話，我進去幹什麼？姑娘必在西廂房。」淫賊遂轉身形奔西廂房窗戶外而來，站在窗戶外一聽，就聽有女子說話的聲音：「二爺你成了睡獅啦？你一點精神也振不起來。經手三分肥，大哥經營錢財，哥哥有錢向嫂嫂屋中拿，你全不過問，長此咱們就不用過了。你與老太太說說，咱們跟大娘們分家吧。」就聽屋中男子大聲喊道：「你這不賢德的娘們，離間我兄弟手足之情。再往下說，我打你這個賤人！」賊人在外面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多厲害，我可不進去，進去挨打去？我還是找我那心上的人兒去。大概姑娘必在南配房吧？」南配房五間，一明兩暗，一明一暗相連，淫賊在窗外一聽，就聽屋裡說話的聲音，似乎都沒有門牙啦。就聽裡面說道：「大姐姐你今年多大歲數啦？」又一個老婆答道：「我今年還小哪，七十八歲啦。妹妹你多大歲數啦？」這個老婆答道：「六十九歲啦。窮命啊，獨自一人，無倚無靠，伺候人的命，也不死。」

淫賊在外面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我真倒了霉啦，遇著兩個老嫗，全都夠百來歲啦。姑娘必在後院了。」惡賊急得擦拳磨掌，忽聽琴音響亮，惡賊暗道：「撫琴者必姑娘也。」淫賊遂由上房門奔西去，向北拐，來到一個月亮門，乃是第四道院。花園一所，北上房三間，當中石子甬路，六尺餘寬，兩旁栽種奇花異草，琴音由北上房鳴鳴錚錚。惡賊一伏腰，來到竹簾外，上房屋中燈燭明亮，向屋中觀看，姑娘坐在高凳上，茶几子擺著一張瑤琴，姑娘穿著一身小衣服，頭上歪抓著，正辮子已經散開了，黑真真的青絲挽著一個發髻，翡翠別簪，元寶耳赤金墜圈，大翡翠艾葉，清水臉不施脂粉，一身雙桃紅的小衣服，敞著褲角，窄窄金蓮，賊人一看，俊美異於白晝。撫琴為昭君娘娘寒宮自歎，惡賊自思道：「今日他撫這曲兒，莫非思春？」只見姑娘未語櫻口動，大概口中含著香砂檳榔呢。列位，康熙年間還沒有青果呢。姑娘撫琴正在高興，欲笑非笑，似語未語。

惡賊看得入神之際，忽聽月亮門南痰嗽，「啊哼」一聲，踢哩踢啦，向惡賊這邊走來。淫賊一看，正是鐵鋪老掌櫃的，身穿綿綢褂，伏著腰，提著燈籠，白紙黑字，上寫著「聚興成老鐵鋪」，來到竹簾外止住腳步，叫道：「姑娘，你要好樂，可以白天。你一撫琴，你的大嫂二嫂都願聽你的琴？他們白天俱都異常忙碌，夜間一聽你的琴，白天做活就該打盹啦。況且連櫃上的人都聽琴睡不著覺。」姑娘聞聽：星中琴音當時止住。淫賊一看，心說不好，老東西若看見我，必然打我。淫賊遂從身躡上房，臥伏在瓦壘之內，就聽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沒睡覺呢？」老頭答道：「我睡什麼覺？淨聽你撫琴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得啦，不撫琴啦，撫會兒琴還這麼麻煩。」

老頭遂轉身形奔前院，進了月亮門，老頭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姑娘家不知道好歹，黑更半夜撫的那家子琴？擾得大家睡不著覺，白天好耽誤事。」惡淫賊見老者走後，遂由房上縱下，老者並未看見。淫賊再向簾內觀看，姑娘將琴已經收在盒內。淫賊自語道：「我紅鸞星照命，一夜之間刀殺五命，沒有這樣貌美的佳人。今夜得會佳人，這樣富戶沒有丫環婆子，我更得其方便。」又一看姑娘轉身往外而行，木底鞋聲音直響，竹簾一響，由上房出來，將竹簾捲起，用玉別子別好，轉身向南，腳踩江石子甬路走俏步。賊人隱在牆根下扭項南看，姑娘仰面看天，自言自語道：「今日天氣清和，看五斗望三曹，紫微星明亮，主於國家之祥瑞。觀七星常旋北斗，看不見三尺劍，威鎮南陽。」仰面朝天，向空中觀看。這賊人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姑娘還會天文呢？通達詩文。」又見姑娘用玉腕向空中指道：「一道天河衝鬥牛，東北西南水長流。牛郎織女犯何罪，阻隔條河兩岸頭。一年一個七夕會，夫妻見面淚交流。神仙都有思凡意……」第八句，姑娘打了一個唉聲，說道：「可惜我也生世秋。」惡賊一聽，心中說道：姑娘心內思春呢。你不用自歎孤枕，今晚就有顛鸞倒鳳之樂。姑娘念完詩句，進上房去了，到了屋中將雙隔扇關閉。惡賊打破隔扇紙向裡觀看，姑娘左

手端銀燈，右手掀繡花簾，進東暗間去了。惡賊又向東去，到東暗間窗戶外，舐破東暗間窗紙，向屋中觀看：頂櫃、豎櫃、描金櫃珠翠圍繞，靠南窗戶一張床，在床西面，山牆靠著一張茶桌，墨玉的面，楠木框，姑娘銀燈放在茶桌上。床上幔帳是玫瑰紫綢子的，四面有五色衣綿綢子，帳子上面相襯飛沿，四個竹桿頭上掛著方放蕊的鮮花，冰麝之香，再加上剛放蕊鮮花之味，真是香氣襲人。床上鋪著細藤席，用鬚掃帚一掃床，又拿粉紅擲子將床一擲，把椅枕靠枕繡花鴛鴦枕放好，由被架上抽出閃緞薄棉被一條，抬腿上床，盤腿坐在床上，伸出玉腕，解開腿帶，兩根晶藍帶，兩根雪青帶。惡賊注目觀看姑娘沙木底鞋，腳裹得十分緊。惡淫賊一想，這個佳人若脫了衣服，就好似白羊一般，我有多大豔福啊！賊人看得正在出神之際，幔帳忽然一落下來了，幔帳放下之後，只隔著看見一個人影兒。惡淫賊心說：「我若看見他脫衣服，身上的肌膚，我就是死了都不冤啦。」就聽裡面啾啦啦響，賊人思索，大概是纏足呢。又一看姑娘分開了幔帳，露出兩隻玉腕，一點頭，嘖，將燈吹滅了，屋中黑漆漆連一個人影兒都看不見了。就聽屋中床上咯吱咯吱直響，淫賊心中說道：「姑娘鑽了被窩啦。」又聽「咯噠」一聲，床下一響，淫賊暗說道：這是姑娘將鞋放在床下了。惡賊心中暗想，天氣不早啦，遂取出薰香盒子，將螺絲蓋打開，用火折燃著薰藥，又將螺絲捻好。剛要打薰藥，惡賊自己打了一個寒戰，說道：「幾乎壞了事，我怎麼沒聞上解藥？」遂拿出一塊解藥聞在鼻內，一拉仙鶴尾巴，一股青煙吹向屋中。惡賊心中暗道：怎麼聽不見噫噴？啊，姑娘本是童女，血氣足，又是個練家子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屋中打一個噫噴，聲音非常之粗。

惡賊心中轉念道：姑娘撫了半天琴，沒有喝茶，喉中乾渴，故此聲音粗。我管聲音粗細呢，長得美就好。惡賊遂用手推窗戶，一看窗戶兩旁有插關，惡賊將插關拔下，按下扇，托上扇，一下腰鑽到屋中。惡賊進到屋中一看，床很大，幔帳小，床還空著一塊地方，有心用火折將銀燈燃著，又怕老頭來了見屋中有亮，將事看破。又一想眼看姑娘脫衣睡覺，又何必點燈呢？但是姑娘昏迷不醒有什麼樂趣呢？回頭一看，桌子上放著一個瓷茶壺，用手一搖壺內還有涼茶，惡賊心中喜悅：真是天遂人願，我上得床去，將衣服一脫，口中含著涼茶，待我將他摟在懷中之後，用涼茶將他噴醒，姑娘也就不能說什麼了。惡賊遂含了一口水，放下茶壺，在床沿上將衣服脫下。惡賊也是被色所迷，聰明伶俐一時蒙住，你倒用火折照一照哇，你再鑽進去。他脫完了衣服，撩開帳子，放心大膽就鑽入帳子之內，掀開了閃緞被子，向姑娘身旁就躺，伸手一摸姑娘，胳膊根子非常之粗，惡賊心中道：姑娘是一個練家子，當然不像平常女子一般，惡賊故不懷疑，放心大膽就躺了一個穩當。又一想，男女交媾不能草率，必須要將姑娘身子放平了。再一摸姑娘的胳膊不但粗，還一胳膊的疙疸。啊啊，老掌櫃一定愛惜姑娘，傳授姑娘武功，這疙疸是練出來的。此時姑娘可就摸著賊的手腕了，賊人暗道：薰迷過去了，怎麼還摸我的手腕呢？啊啊是啦，方才作著詩，是想男子，此時必是心中明白。惡賊正在自己愚弄自己，就見姑娘將惡賊兩隻手腕都拿過去了，惡賊沒有姑娘力量大，順著姑娘的手，就將自己的胳膊背在背後了。姑娘一隻手摟住惡賊兩隻手，姑娘一個張飛大騙馬，騎在賊的腰上，姑娘練就打虎的皮拳，一隻手摟住兩個腕子，一隻手揚起向下就打，打得叭叭山響，就好像播牛一般。惡賊咬住牙挨打，不敢聲張，若是喊出來，恐怕打鐵的哥們都來拿鐵錘打他。姑娘打人也不言語，由定更多天打到三更已過，打了好幾百拳。淨打的是背後肉厚的地方。賊人一翻臉，一拳正打在臉面上，鮮血直流。姑娘打人打得沒有勁啦，姑娘這才高聲喊道：「你跑這兒找便宜來啦？你也不打聽打聽，我是姑娘他哥哥！」惡賊美大發噱，把奸色貪淫之心，打得赴於外國去了。姑娘的哥哥高聲高叫道：「黃三哥、李二哥、侯大哥、賈明兄弟、高恒兄弟，抓住淫賊啦！」外面十幾位英雄哈哈大笑。大英雄罵道：「憑你這臭賊也敢上姑娘床上來。」伸手一摸賊的十字鮮英雄帶，用十字鮮捆住胳膊，英雄帶捆住了腿，就聽「叭噠」一聲，將惡賊拋於床下。又道：「眾位哥們進來吧，抓住了臭賊啦。」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華老大，你不開門，我們怎麼進屋呀？」大少爺華智龍皆因在妹妹屋中，穿著一條褲子，全身的衣服小包包裹著放在床底下了。一下腰拿出包裹，打開了包裹來到外間屋，在外間屋中有藤床一張，大爺華智龍打腳布子，穿襪子，上身白綢子小褂，青緞色短靠，挽髮際，勒英雄帶，登上青緞子靴子，披好了大氅。金頭虎在外面喊叫：「華老大！你與採花賊小白臉，兩個人在屋中幹麼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別胡說亂嚷，這是姑娘的屋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姑娘早奔前院去啦，沒在屋中。」黃爺說道：「那也不可胡說。」華大爺衣帽整齊，才將房門開放。黃三太十數位英雄進到上房，點著了字號的燈籠，楊五爺問道：「華大哥，賊人呢？」華爺說道：「在東暗間屋中呢。」楊香五又用火折點著姑娘的銀燈，拿燈來到東裡間一照，採花賊蹤影皆無。金頭虎喊道：「華老大，你要了我們的命啦！」三太忙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香五答道：「惡賊蹤影皆無。」老掌櫃的來到東裡間屋一看，叫道：「眾位不要著急，惡賊走不了。人無衣服不能行，鳥無翎毛不能飛，惡賊的衣服傢伙全在床頭上呢，大概惡賊走出不遠，大家可以分頭去追。東南上去幾人，西南上去幾人，東西上去幾人，華家鎮正北老夫與寫賬先生去追，本櫃先生也會武學。正北方還是要路，皆因為出去華家鎮三里多地，有一道橋，此橋乃是必由之路，賊人若打此經過，必然被獲遭擒。」且說華智龍一見淫賊由東裡間踹開後窗戶跑的，大少掌櫃筋腦繃起多高，說道：「這個淫賊真是活該多活幾天，我打了他好幾百拳，還將他捆上拋在地下，我換衣服的工夫，他竟會跑啦。」老掌櫃的說道：「該報不報，時刻未到。他無論怎樣的有本事，他裸體不能行路，你們大家只管追，絕跑不了他。」說著話，大眾出離了華宅，分頭去追趕採花賊。傻小子說道：「不穿衣服跑的更快，身上輕而靈便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別挨罵啦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賊因為沒穿衣服，跑出去三里五里，看見大戶人家，進去就採花，不更省得脫衣服嗎？彩完了花，偷一身衣服穿上就走啦，哪裡追去呀？」

且不言眾人分頭去追採花賊，先表黃三太大眾是怎麼來到華家鎮的呢？原來，在樹林之內，楊香五一躲鏢走了採花賊，金頭虎賈明與楊五爺拚命，非叫楊五爺打這場官司不可。黃三太遂上前勸道：「賈賢弟不要如此，楊香五他還願意放走賊嗎？咱們在這兒口攬無有意味，咱們捉拿淫賊要緊，早拿著一天是咱們大家的造化，省得大家受累。離此不遠東北方有一個大鎮店，名叫華家鎮，咱們追到那裡，若是追不上淫賊，那裡還有恩師的朋友，可以相幫幫忙。」於是大家奔華家鎮而來。眾人來到華家鎮上，遂直奔華宅而來，來到聚興成鐵鋪，黃三太叫小伙計給回稟了老掌櫃的，此時老掌櫃在中心不悅，遂問道：「幹什麼的？還來了十幾位。」小伙計答道：「此人二十來歲，俊品人物，他說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姓黃叫三太，他師傅姓勝名英字子川的便是。」老頭一聽，遂笑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老恩兄之徒兒到了。快去，就說老夫有請。」說著話，由四道院走出來，迎請黃三太等。老掌櫃來到外面一看，原來是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等，其餘老美、高恒眾人，老掌櫃沒見過，並不認識，遂由黃三太介紹，叫道：「賈明，這是華四爺華四叔。」賈明一聽，當時就行了一個禮，叫道：「華四叔父，可了不的啦！」華清泉一聽，鬧了一怔，還以為是鏢局子出了什麼事呢，遂問道：「三太賢姪，有何大事？」賈明未等三太說話，遂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們大家捉拿採花賊，我跟我三大爺誇下口啦，如若採花賊跑了，刀殺五命欺兄滅嫂的案子，我替採花賊打去。楊香五放走了採花賊，我必得替打這場官司。」說著話，將華四爺的大腿攙住啦：「四叔，您快救我的命吧！」大家一看這個神氣，賈明似瘋如癲，招的大家俱都樂啦。華四爺說道：「賈明賢姪，不要為難，老夫幫忙捉拿採花賊，咱們大家櫃房裡面談話。」華四爺將眾人讓到櫃房裡面，小伙計沏了一大壺茶，大家喝著茶，黃三太遂叫道：「侯爺、高恒賢弟，我給你們二位引見引見，這是華四叔。」又指著侯爺對華爺說道：「這是千里獨行俠侯華璧，侯家集的人；這是高恒，他乃是高竹坡之子。」華四爺與大眾一一見過禮，黃三太又將採花賊的事，本源源對華四爺談了一遍。華四爺說道：「賢姪你們大家來巧啦，據你所說採花賊的穿著打扮，老夫已經認識此人，大概今夜晚間必到老夫這裡來，拿賊的事情包管辦得到。」

原來，華清泉白天見採花賊鬼鬼祟祟的走了，遂來到後宅埋怨女兒說：「你是十七八歲的女孩家，前邊賣刀你何必出去？」

那賊看你看得眼睛都直啦。我看惡賊包裹之中有薰香盒子，必不是好賊，一定是採花淫賊。近來外邊傳說溧水縣有刀殺五命的採花賊，大概選許是此人。咱跟你勝三大爺學一回打抱不平，他夜間不來便罷，他夜間若是來，咱將他拿住送到溧水縣，他若不自投羅網就算完事。但是有一件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若不是你到外面勾引他，他絕不能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天倫您還埋怨我？您無故的拿寶刀勾引他，不用說是賊人，就是練家子，那有不借寶刀的？賊人今夜不來便罷，若是來了，我用刀剗他，扒了猴囤子的皮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是未出閨閣的女兒，你焉能跟賊人動手？咱們今夜晚間是放下香餌釣金龜。你夜晚在四道院，一更來天的

時候你撫琴，將他引到屋中，你進到帳子裡面，叫你哥哥由帳子後面夾壁牆進去，將你替出去。前院之人知道淫賊進院的時候，叫他們都在屋中說話，惡賊必在窗外竊聽，他一聽不是姑娘，他必奔琴音而來，那時節穩穩當當將他拿住。」老英雄遂打發家人等早早安歇，將四條大犬由窩內放出，為的是賊人進院犬吠好知道。老英雄安派完畢，方要休養精神，正趕上三太他們來到，故此將三太他們俱都迎到內宅，將白天賊人買刀的情形跟三太一學說，三太等眾人一聽，俱各歡喜非常。於是從新安置，大媳婦與丫環在東廂房裝夫婦，二媳婦是兩口子在西廂房假裝打架，婆子在南配房明間裝老嫗，黃三太等在南房暗間。老英雄又取出一個白玉瓶，瓶中裝的是藥丸，老頭說道：「此藥乃是當初在鏢局子配的，總沒有用著，配了一料，我與你諸葛道爺、勝三大爺平均分的。此藥無論多少年若不走味氣，俱能應用。賊人今夜間必用薰香。」遂叫道：「智龍，你進姑娘房的時候，含上一粒，賊人的薰香就不中用了。」大家商議安排已定，遂各歸房內，單等拿賊。列位，究竟華清泉與勝爺是怎麼回事呢？原來華爺當初給勝爺在鏢局保鏢，走的是北路。華爺為人剛愎自用，惟獨對於勝爺言聽計從，兄弟處在一堆，很合脾氣，遂向北磕頭結為金蘭之好。但是華爺的性情剛愎好殺，在北路走鏢的時候，遇見馬鞭子就殺，殺人無數，勝爺一看華清泉與馬鞭子結下深仇，恐怕以後華爺喪在鞭人之手，遂將華爺的職務給取消啦。彼時鏢行非常富裕，給了華爺不少的銀子，連華爺自己存的錢，也就夠過的了。勝爺遂對華清泉說道：「保鏢為生，是一個最危險的事，我弟與鞭子結下不解之仇，將來恐怕出了什麼危險。哥哥的意思，打算叫兄弟你回家，置買田園，開上一個買賣，樂其晚年，家庭幸福享受享受。」華爺一看勝老老言出於衷，並不推辭，遂將銀兩收下，收拾行囊，來到華家鎮落戶。先是華大少爺、華二少爺俱都練金鐘罩，不娶媳婦，老頭子一看，他們二人若俱都練金鐘罩，我華門豈不絕嗣嗎？練金鐘罩都是童子功，不能破身。於是遂叫大少爺娶妻，叫二少爺練金鐘罩，無奈哥倆全不聽，老頭子沒有法子啦，遂給兩兒子都娶了媳婦了。二位少爺都有妻子，遂將金鐘罩的功夫都扔啦，故此大少爺智龍胳膊上練得還有大疙疸呢。淫賊被色所迷，摸著胳膊上的大疙疸還不醒悟，這就叫色不迷人自迷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再說那淫賊是怎麼走的呢？皆因為大少爺捆賊人的時候，用的是十字絆英雄帶，那十字絆英雄帶乃是絲線的，大少爺捆完了在外屋換衣服的時候，賊人遂將扣退下來啦，皆因為絲線扣緩。大少爺打賊人的時候，打的是肉厚之處，雖然打得不輕，但並未打他的致命處，故此賊人將繩扣鬆開，由後窗戶逃走，當時華大少爺若不是穿衣服耽誤工夫，賊人可就跑不了啦。賊人這一跑，華老英雄吩咐眾人，四出拿賊。那賊人走的時候，裸體跣足，腳上並且還有帶手，跣足呱呱哇哇直響，賊人赤條條，猶如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，躡房越脊，奔西北而逃。走出不遠，將足掌之皮俱都磨破。跑到南鎮店口，將臉上的血跡用手擦了一擦，來到樹林叢中。自己伸手一摸，背後傷甚重，賊人思索，週身上下無條線，少時天光一亮，這叫什麼樣子？再說馬快班頭鏢行之人，捉拿甚緊，想我是何等的身家，落得這樣景況，只鬧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悔不該又到鐵鋪去找便宜。黃三太他們必追逐於我，赤條條我向哪裡去奔？在樹林中歇息歇息，又跑出一里之遙，賊人自覺腳掌疼痛，自己又一思索，兩夜一天，在飯鋪喝了幾杯空心酒，尚且未吃飽飯，腹內無食，身上無衣。在我家中三伏天，白綢子褂褲，尚且還穿大氅，此時落得大光溜，寒風刺骨。鬥毆打傷，當時氣攻著不覺疼痛，此時氣也不攻著啦，身上可就疼起來啦。又扎掙著跑半里多地，賊人直打寒戰，抬頭一看，有一片樹林子，遂進了樹林子。進了樹林子風更大，刮的是東風，賊人遂找了一棵大樹，蹲在西面避風。賊人正在為難之際，真是愁煩人巧遇愁煩人，此時有一人，坐在一塊臥牛青石下，唉聲歎氣：「唉，露多大臉現多大眼，五天的期限，叫我哪裡去找？踏破鐵鞋無覓處。現在將我家中老少收在獄中。唉，天啊。」此人正在歎氣，就聽樹林子東邊有人叫道：「好冷的天哪！」此人站起身軀，一看樹林西邊，有一人赤條條，此人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好賭錢也留條褲子。」淫賊說道：「我不是耍錢的，我是保鏢的。皆因為我脾氣不好，我們保鏢的是四個人，他們夜間要將我害了，將我四馬倒攢蹄捆住，他們一看天光尚早，將我拿被子蓋好，也是我命不該絕，他們都睡著啦，我將繩扣退開，我一時情急，沒顧拿衣服。」此人一聽說道：「好厲害保鏢的。朋友你貴姓啊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姓方。」此人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說道：「你不是溧水縣的方二少爺方子華嗎？」賊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方子華。」此人說道：「我與令兄是莫逆之交，你這樣上下無條線怎麼走啊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既然是朋友，您得救我。您有富餘衣服，您送給我一身，必當重報。」此人說道：「巧啦，我那邊有一小包袱，裡面有的是衣服。您跟我到那邊，穿衣服去吧。」賊人此時踉蹌而行，隨著此人來到臥牛青石旁，就見此人說道：「你還打算走哇？溧水關廂刀殺五命、滅兄殺嫂、紮傷姪子，縣太爺派我捉拿，因為拿不著賊人，將我合家大小俱都下在囚籠。頭一次打了我一千板子，二次打了我一千六百板子，此次五天期限看看要滿，我正在為難發愁呢。你哪裡跑？我就是三班都頭黃士榮，你請打這場官司吧。」淫賊聞聽轉身就跑，三班都頭隨後提刀就追，賊人光溜赤足跑得更慢，走出幾十步去，被三班都頭黃士榮趕上，照定右肩頭，用刀背盡力一砸，將賊人砸倒，班頭用磕膝蓋一頂賊人的後腰，伸手抄起賊人的右腳，賊人的腳面一挺，將賊人右腳大筋挑斷，又將左腳大筋挑斷，將賊人的兩個膀子也給卸了，遂說道：「冤家你跑吧。」轉身走到臥牛石旁，由小包袱裡面取出繩子，將賊人五花大綁捆好了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面前有人喊道：「咱看看在這個樹林子沒有，這小子准得在樹林裡。」班頭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來了十餘人，內中有一個梳冲天杵小辮的，班頭心中暗想：不問可知，這群人一定是賊的餘黨。見眾人來至切近，班頭遂站定身軀，刀向懷中一抱。此時金頭虎看見賊人在地下爬著呢，遂說道：「淫賊睡著啦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還有這樣睡覺的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這小子，一定是賊的伙仗，抱著刀直不含糊。」說著話，三班都頭來到黃三太跟前，躬身施禮說道：「您貴姓啊？為什麼來到此處？有何貴幹？」黃三太遂答道：「愚下姓黃名三太，十三省總鏢局勝三爺是我恩師。不知道您貴姓高名？」三班都頭聞聽此言，將刀噹啷啷拋於塵埃，向前施禮說道：「愚下不知，多有得罪。愚下乃溧水縣三班裡一分當差的，今天走在樹林，一時心中為難，正在樹林內臥牛青石上歇息，巧遇採花賊方子華。多蒙眾位的幫助，幸將淫賊拿獲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追賊已經一天一夜啦。由打蕭金台我之恩師，將賊人引下山來，在樹林中動手，我之恩師有命令不許傷損賊人，賊人打了一鏢，復又逃至華家鎮，多蒙華老員外幫忙，夜間設計拿賊，華大少爺打了賊人三百餘拳，將賊人捆綁好啦，不料想賊人又趁隙脫逃，在此樹林閣下巧遇，不然閣下一個人也是拿不著此賊。」三班都頭聞聽，心中這才明白賊人後背的傷痕。三班都頭黃士榮對三太說了不少的場面話。三太說道：「淫賊若是被我們拿住，我之恩師有言，也將淫賊送到三班裡去，然後交縣太爺升堂，我們鏢行的人並不見官，為的是除害救民。既然被閣下拿獲，這就更好啦，省得我們拿住還得我們往貴縣送。」三班都頭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交了差以後，我必到十三省總鏢局登門拜謝勝老達官。現在我這是美差，一交差諸事全完，保住了七品縣令，救了我合家大小，都是眾達官爺的力量。」語畢，竟將賊人扛起就要走。三太說道：「貴上差且慢，淫賊現在上下無條線，您扛起來就走，溧水縣離此數十里，您扛得到嗎？再說溧水縣刀殺五命的案子闔縣皆知，一聽說破案啦，誰不爭先來看，看熱鬧的少男少婦都短不了，淫賊赤身露體，那是什麼樣子？再者於造化上也有關係呀。您要有富餘衣服，您給他穿上一身，您若沒有衣服，我將我裡邊的衣服脫下一身來，給淫賊穿上。」班頭黃士榮聞聽也樂啦，說道：「我是拿著淫賊歡喜得糊塗了，多虧您提醒了我，要不然這是甚麼樣子？我那邊小包袱裡有衣服。」語畢，走到臥牛石的西邊，將小包裏取了來，打開包裏拿出一身月白色的單衣服。班頭出來辦案，乃是有期限的，不到期滿不能回去，所以帶著便衣。將衣服給淫賊纏在身上，將刀拾起來，小包裏攬在身上，將惡賊復又扛起，來到華家鎮找了地方，僱了車將惡賊拉到溧水縣下在獄中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黃三太等大家回到華家鎮，見了華四爸，又與華老太太都見了面，大家用過了酒飯，告辭華四爸，眾人回歸鏢局子。

走著道，傻小子樂，由鼻子裡直冒泡。楊香五生氣。為什麼香五生氣呢？要是拿不住淫賊，傻小子就宰楊香五。大家順著大道正向前走，離鏢局子約有三二里地，楊香五向前一看，前邊有二人，離著眾人約有十幾丈遠，這倆人穿著打扮特別，一個身高六尺多，一個身高約有五尺。身高六尺的這人，青絹帕繡頭，絹帕上青氈帽青緞子沿邊，青棉袍，紐子沒扣著，裡面青小棉襖，十字絆英雄帶，青布棉袍，白襪子也是棉的，棉鞋。身高五尺這位，灰棉袍，灰氈帽，灰小棉襖，棉鞋棉襪子。這二人挨肩向前行走，每人背後背著包裹，看光景包裹一個輕，一個重，不像良民走路。這二人走得甚快，鹿伏鶴行，楊香五這麼一看，就知道這倆人必不



好鬥。冬天要穿單的，夏天要穿棉，這路人很奇怪，我鬥不了這倆人，我叫傻小子挨頓打吧。

楊香五叫道：「賈爺。」賈明答道：「真爺嗎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不跟你玩笑，拿住採花賊你歡喜不歡喜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歡喜。」楊爺又說道：「你猜我呢？」賈爺說：「我管不著你呀。」楊爺說道：「你也就是欺辱我姓楊的。」賈明說道：「誰都是一樣。」楊爺說道：「誰都是一樣嗎？你敢鬥鬥前面走道的那兩個人嗎？」傻小子抬頭一看：「原來是兩個漢奸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也就是慢慢的叫漢奸，你敢大聲的叫漢奸嗎？」賈爺說：「不但大聲喊叫，我還得追他倆，若不追他倆人喊漢奸，我就是匹夫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楊五弟，你別叫賈賢弟惹禍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別管，叫他挨頓打，我好出出怨氣。」楊香五與三太說著話，傻小子緊向前跑，距離前邊那二人約有七八步遠，大聲喊道：「漢奸！」前邊那二人仍然向前行走，並不答理，不知道後邊是誰與誰玩笑呢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嘿，我說穿棉袍戴氈帽的，這麼熱的天，穿單衣服還流汗呢，你們穿棉的，不成了漢奸嗎？別走啦，再走要撒鷹啦，我要放槍啦。」二人一回頭，那穿青的說道：「你管得著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為什麼大熱天你穿棉袍？」那人答道：「我們願意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專管十三省漢奸。」那人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金頭虎答道：「好老爺姓賈叫賈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。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二太爺姓謝，名叫謝洪山。我奉我嫂夫人之命，千里尋兄，去找哥哥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不用找啦，你哥哥歸位啦。」謝洪山問道：「我的哥哥什麼病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皆因為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聘請綠林道，我勝三大爺赴南北英雄會，林士佩要與我勝三大爺動手，你的哥哥不含糊，要跟我勝三大爺比試，我勝三大爺焉能與他動手？遂命我黃三哥與他較量，我三哥佯輸假敗，給你哥哥一鏢，後又跟著一刀，將腦袋劈開了，你哥哥就歸了位啦。你要不報仇還罷了，你要報仇，你就找他罷。」說著即指黃三太。謝洪山說道：「此人就是黃三太嗎？」三太此時說不了不算，遂答道：「問你家黃三太爺卻要怎麼？」謝洪山遂回頭叫道：「鹿兒！還不捉拿三太小兒，與你家大主人公報仇雪恨！」

那穿灰的聞聽，透亮出釘釘亮銀狼牙棒。列位，狼牙棒這宗兵刃最厲害不過，專能克三節鞭、九節鞭、白蠟桿子、單刀花槍。鹿兒亮出兵刃叫道：「三太小兒！你們爺們有多大本事，為何將我家大主人公害了？」黃三太向來不讓人，甩了大氅，亮出單刀，說道：「謝洪山既然是你的大主人，你一定與他同黨，也不是好東西，你也是前來送死。」語畢，亮刀就照定鹿兒剝去，鹿兒不慌不忙，刀離切近，一歪身軀，用狼牙棒一捋黃三太的刀背，又一棒照定三太手腕打去，三太欲要躲閃，已經來不及了，竟將單刀鬆手，噹啷一聲響，單刀出去多遠。楊香五大眾一看，只嚇得魂飛千里，就知道這小孩有點能為。黃三太的刀撒手，並不逃走，黃三太心有老主意：我們爺們有高招，可以用鏢打他。黃三太遂伸手由囊中取鏢。列位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黃三太與敵人對面，敵人能夠容他取鏢嗎？謝鹿一看三爺取鏢，大怒，說道：「你又拿鏢哪？你將我大主人用鏢打死，你又拿鏢打我嗎？」遂叫道：「小兒三太著棒吧！」說著話狼牙棒就過來了。黃三太剛登鏢，還沒取出來呢，狼牙棒雙鋒貫耳，照著三太兩太陽穴就過來了。三太此時躲狼牙棒，可就低頭不及，雙棒將三爺的壯帽夾住，狼牙棒向懷中一帶，壯帽落於塵埃，髮髻蓬鬆，竟將三太的眼給遮住了，三太的鏢也顧不得向外登了，只好閉目等死。謝鹿可得手啦，狼牙棒照定三太就砸。為什麼三太不跑呢？皆因為同著眾人，要是一跑，將來叫大家議論，所以寧死不跑。狼牙棒尚未落下，小毛遂楊香五可就縱過來了，楊五爺喊了一聲：「毛賊不要發威，楊五爺過來了！」照定謝鹿咽喉就是一刀。楊香五說著話，一連氣就是幾刀，謝鹿此時可就顧不得用棒去砸三太了，只可與香五動手。楊香五竟這樣救了三太好幾次。黃三太一看，楊五爺與賊人動了手，自己得了性命，遂長歎一口氣，將髮挽了挽，戴上壯帽，拾起單刀插於背後，站在大眾跟前給楊香五助威。楊五爺與謝鹿二人見了十幾個照面，楊香五拿刀一紮人家華蓋穴，謝鹿的棒將楊五爺刀捋住，楊香五撒手扔刀，甘拜下風。列位，人有賢愚好歹，木有花梨紫檀，黃三太寧死不跑，楊香五跑得可快，撒開腿向回就跑。那賈明一看可就樂啦，遂說道：「小子，楊香五貪生怕死，畏刀避劍。」楊香五瞪了賈明好幾眼，心中暗恨賈明。謝鹿並未追趕香五，大聲喊道：「那位不怕死？請過來比賽輸贏！」好貨就怕樣子比，張茂龍一看師兄弟敗回來兩位啦，要是不過去還等待何時？這才向前報了名姓，一抖練子錘就打。謝鹿接架相還，二人見了五六個照面，謝鹿將張茂龍練子錘捋住，向懷中一帶，張茂龍身不由己，鬧了一個爬虎，站起身軀，甘拜下風。邱成一看，甩大氅亮刀，報了名姓動手，三個照面敗回。魚眼高恒見邱成敗回，亮出兵刃，未及五個照面也敗回來了。眾人與謝鹿動手，俱都甘拜下風，只有金頭虎賈明、紅旗李煜、千里獨行俠侯華璧三人尚未動手。侯華璧一看，眾人俱都不是賊人的敵手，遂抖九節練子槍，與謝鹿動手。侯爺與謝鹿見了二十餘個照面，侯爺的練子槍也被狼牙棒捋住，侯爺一看，心中暗道：「不好！」撒了練子槍，甘拜下風。十位敗了八位，尚有李煜與賈明二人未曾動手，賈明樂啦，說道：「小子，是我遇著，沒有好鬥的，又要包了兒。」

楊香五大怒，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拾刀來剝他！大家是甘拜下風，他倒笑啦。」歐陽德與楊香五拾刀，謝洪山並不理會，心中說道：「你們就是拾起刀來，也是自傷和氣。」楊香五瞪著眼，歐陽德生著氣，直奔賈明而來，歐陽德大罵不絕聲：「宰你個王八羔子！豆腐！」楊香五叫道：「賈明，今天我跟你誓不兩立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別動手，臭豆腐別刺人，有能為跟人家打去。打不過人家，找我幹什麼？軟的欺負硬的怕呀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禍是你惹的，人家走好好的道，你管人家叫漢奸。惹完了禍，我們都被人家戰敗啦，你不去打仗去，你為什麼還樂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誰不打仗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不打仗。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我是大將督後陣，你們全不是人家敵手，看我的。」楊香五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看他敢打仗去，就不必剝他。」金頭虎賈明遂將大氅脫下，亮出一字鎖鐵杵，直奔謝鹿而去。謝鹿正在洋洋得意。您道，賈明怎麼敢過去呢？眾人都以為金頭虎真傻，其實他並不傻，他是裝傻。他知道若是不出去動手，楊香五、歐陽德一定剝他，就是有橫練刺不死，衣服也得壞了，金頭虎不得已過去。賈明來到謝鹿眼前，裝沒看見，竟向謝鹿身旁走去，離著切近，謝鹿高聲叫道：「站住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別喊，把我嚇著呢！」謝鹿一看傻小子，幾乎笑了，一看傻小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三尺多高，二尺來寬，一尺多厚，紅眼邊，爛眼圍，一臉的大麻子，一身青緞子衣服。謝鹿問道：「你幹什麼來啦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跟你打仗。」謝鹿說道：「你不用傷和氣，你這個樣的有什麼能為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」謝鹿說道：「報出你的名姓，我手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方才不是報了姓名了？姓賈名明，人稱恨地無環鐵霸王。蓮花峪赴過南北英雄會，打死梅花鹿，力劈土豹子，你怕不怕？」

說著話，照著謝鹿咽喉就是一杵。謝鹿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說好話就動手。」遂用狼牙棒接架相還。傻小子三十六招，一杵緊似一杵，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，別看金頭虎長得不好看，能為還是真不含糊。可有一宗，招數少，就是敵人有托天的能為，賈明的三十六杵不用完了，也贏不了賈明。千佛山真武頂老和尚傳授金頭虎八年功夫，就是這三十六杵，三十六手羅漢拳，千招會不如一招熟，他每日三十六拳，三十六杵，總得練八回，若是知道他的好贏他，不知道的一看就得嚇一跳。

知道他根底的，他用招時別打他，淨躲他，單等他三十六杵完事再打他，他就一招也沒有啦，向來他是馬後鬆，三十六杵完事，老太太熬粥混攪合。金頭虎走行門，遛過步，一招一招如同得著理一般，那一招那一式，都是地方，謝鹿還真嚇了一跳。

謝鹿心中說道：「這麼一個丑鬼，這樣好能耐，大概這小子得有八百回合的能為。」列位，就是三十六招，多一招不會。謝鹿可不知道，謝鹿貓躡狗閃，兔滾鷹翻，閃躲騰挪，金頭虎三十六杵不會兒完事，一點拿手也沒有了，遂喊道：「我急啦！」

照定謝鹿面門就是一杵，謝鹿用狼牙棒一架，金頭虎撒杵就跑，叫道：「回頭再見！」謝鹿將棒交於左手，向囊中伸手，掏出一個紗布口袋，這紗布口袋長四寸有餘，粗似鴨卵一般，金頭虎正向回跑，抖手就是一紗布口袋。黃三太看得真切，大眾並不害怕，知道賈明刀槍不入，什麼暗器都不懼的，焉知道紗布口袋厲害，正打在賈明脊背上，就聽「撲哧」一聲，紗布口袋順著金頭虎後背落於塵埃，此時賈明躺在塵埃，週身麻木外帶著疼痛，母狗眼直流淚。列位，這個紗布口袋乃是謝家獨門的暗器，名叫子午斷魂沙，口袋裡面有藥，打在人的身上，藥力可以走骨肉，若是冬天棉衣厚，就得向手上或臉上打。金頭虎這一躺在地下打滾，謝鹿舉起雙棒照定賈明頭上就砸，李煜一看不好，抖練子槍接架相迎。楊香五、歐陽德將賈明攙起來，紅旗李煜說道：「謝洪山，你要不報仇，哈哈一笑；你要一定報仇，我紅旗李煜也不是好惹的，就憑我這對練子槍、三隻金鏢。」謝洪山說道：「謝鹿別聽閒話，拿他。」李煜說道：「你主僕這是要自找其禍，你也沒打聽打聽，我師傅神鏢將勝英三隻金鏢壓倒綠林，甩頭一子橫行天下，魚鱗

紫金刀誰人不知？

你看看十三省總鏢局就在眼前，十三省總鏢頭名揚天下，謝鹿你來看，勝爺來啦。」謝鹿一回頭，李煜抖手一鏢，正中謝鹿哽嚥咽喉，謝鹿翻身栽倒。

謝洪山一看，哇呀怪叫，說道：「這都是你師傅傳授你們的？」謝洪山閃棉袍亮出鳳凰雙輪，這宗兵刃是短兵刃，桿有鴨卵粗，專拚敵人的兵刃，輪頭是一圓圈。李煜雙練子槍向上一遞，謝洪山用輪桿一繃，李煜就覺著虎口發麻，往後倒退。

歐陽德與楊香五攬著賈明溜達，賈明說道：「決跑吧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多現世。」賈明說道：「現世就是咱們知道，別人還知道得了嗎？」千里獨行俠侯華璧與紅旗李煜二人，兩雙練子槍，車輪戰，與謝洪山動手，這邊歐陽德、楊香五架著金頭虎就跑，眼看追上，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咬著牙緊走，要追上。」金頭虎用力緊跑，跑出有半里來地，侯爺叫道：「李賢弟，扯乎。」扯乎就是跑。謝洪山說道：「謝二爺必當刃刃誅絕。」看看又要趕上，侯、李二人又迎上去抵擋，如此三次，已然跑到十三省總鏢局。楊香五叫道：「趟子手，長箭手，削刀手，若有穿青棉袍的來到鏢局子，別叫他進來。」楊五爺、歐陽德等眾人遂進了鏢局子，楊香五來到裡面，勝爺一看楊香五蓬頭垢面，遂問道：「你們十個人都回來了？」賈明喘著說道：「三大爺不好啦，我們在路上遇著兩個穿棉袍的在前面鹿伏鶴行，楊香五罵人家。」勝爺道：「楊香五雖討人嫌，他也不至於無故罵人，許是你罵人家吧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可不是我嗎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問他姓什麼沒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他姓謝名洪山，還跟我轉文，他說千里尋兄，我說你不用尋啦，他早歸位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刀劈謝洪亮可提不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告訴他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人家答應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哪答應啊？動手都叫人家打敗了，全輸給人家，最後紅旗李煜說詐語，就說三大爺您來啦，謝鹿一回頭，李煜一鏢正中謝鹿哽嚥咽喉。謝鹿先打了我一紗布口袋，正打在後脊骨上，就覺著週身癢癢難受。謝洪山就急啦，亮出雙輪就追我們，李煜跟侯華璧兩人擋著謝洪山，我們才跑回來了。外邊已經埋伏下，削刀手、趟子手、弓箭手，不叫他追進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他要知老夫之名，他也就走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會走，現在准在外頭罵街呢。」爺兒幾個正說著話，趟子手進來報告：「現在門外有謝洪山，自稱謝二太爺在門口大罵，他說叫將黃三太等獻出，在鏢局子門口碎屍萬段，要是遲延，他殺進鏢局子，雞犬不留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的賊首！久慣殺人放火，敢在十三省鏢局子潑口大罵。」勝爺又一思索，現有兩條命案，我給他幾句好話，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遂說道：「撤去長箭手。」勝爺來到門口，叫道：「原來是十二連橋趙北口謝二當家的，謝二寨主。」這話乃是兩說著，二當家的是抬舉他，二寨主原本表明他是一個賊。謝洪山將雙輪向兩下一分，說道：「你就是老勝英？你可聽你手下餘黨告訴於你？你把紅旗李煜、黃三太捆出來，二太爺將他碎屍萬段。一不許你求情，二不許你哀告，三不許你啼哭，二太爺將他二人碎屍萬段。如有半字遲延，將你保鏢的輪輪斬盡，刃刃誅絕，火焚十三省總鏢局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謝二寨主！人死不能再生。要將我徒弟李煜、三太亂刀分屍，令兒貴駕也活不了哇。二寨主，你若有惻隱之心，叫我徒弟李煜、三太跪在二寨主面前，我再煩請十位八位朋友，將貴駕與令兒屍骨送回原籍。我雖然是窮買賣，花多花少全是我的，我再拿出七百兩八百兩與令嫂守節之用。如二寨主以為面上不好看，無有光彩，我再約出朋友作為了事的，押靈送回十二連橋趙北口。」謝洪山說道：「千餘兩銀子買兩條人命？二太爺家裡銀子上斗量，何希罕你的七八百銀兩？你要想了結，有三件事，你能辦到就算成。」勝爺問道：「哪三件？」謝洪山道：「頭一件，叫我哥哥與謝鹿復生；第二件，將紅旗李煜、黃三太剝成肉泥；第三件，你要不依二太爺要求，刀刀斬盡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謝洪山，你殺過人沒有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二太爺時常殺人，二太爺若是搶人財物，他若哀求，二太爺就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殺人償命嗎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二太爺向來殺人不償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殺的都是行路君子，奉公守法的良民，尚且不能償命，我們殺賊非償命不可？依我良言相勸，怕是你也要跟你哥哥學，動手時收招不住，爾有性命之憂，你三思之。」勝爺遂甩大氅，飄銀鬚，背後抽出魚鱗紫金刀，就要刀劈謝洪山。

背後閃出一人，口中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殺雞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小弟服其勞。勝三哥，小小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勝爺一看，乃是神刀將李剛。勝爺叫道：「四弟過來。」神刀將李剛走在勝爺跟前，勝爺說道：「四弟，但得容人且容人。」李四爺答應一聲，直奔謝洪山而來。謝洪山遂說道：「你乃是勝老兒的替死鬼，通上名來。」李四爺微然一笑：「毛賊，我少居逢虎山學藝，與我勝三哥共處，你不認識神刀將李四爺？」謝洪山說道：「先殺李剛，後殺勝英。」鳳凰輪挾肩帶背奔李四爺砸去，老英雄反手握刀，用刀背蔽住鳳凰輪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將李四爺的刀繃起二尺餘高，兩條輪桿一繃，足有三百斤的力量。李四爺暗說道：「無怪我黃三太賢姪大眾敗於毛賊之手，若論力量，連我也不是此人敵手。」列位，李四爺的刀法純熟，要不然還真不是賊人的敵手。二人各使平生的學業，勝爺與聾啞仙師、諸葛道爺觀陣，年青的都在三老者背後。勝爺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若非李四爺，還真勝不了賊人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李四爺體胖，戰長了也不是人家的敵手。」戰到五六十個回合，李四爺且戰且退，謝洪山使了個野馬分鬃式，向前跟步。

向前跟步者得利，向後倒退者不便，李四爺向後退著，腳下一滑，身體向後仰，反手甩刀，將刀扔在左大腿旁半尺有餘，刃向外，直挺倒在平地。謝洪山一看李四爺倒下，真是得理不讓人，雙輪照面門刺去。李四爺躺在平地，謝洪山奔李四爺砸去，必得下腰，兩腿向兩旁分。李四爺為什麼叫神刀將李剛呢？原來是地躺刀有絕藝。李四爺見賊人奔自己而來，遂左手一按地，兩足跟著一蹬地，使了一個鯉魚打挺，人未起刀先起來啦，躡在賊人襠內，撩檔一刀，就聽啵的一聲，賊人翻身栽倒，大腿劈下一條來。老英雄翻身縱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坐地分贓的毛賊，何足道哉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四弟你這是何苦來呢？一句話未曾說，你就將他用刀劈了，倘此賊若有後人，豈能與姓黃的善罷甘休？你是給你姪子事，還是給你姪子結仇？」人死不結仇，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！叫老趟子手，將謝洪山成殮起來，將謝鹿也搭回來成殮，在西院牆外將材停妥。謝家若有報仇的，咱們再接著。」

且不言勝爺埋怨神刀將李四爺，單表淫賊方子華被班頭黃士榮拿住，知縣坐了大堂，淫賊自知難逃法網，將刀殺五命、採花滅姪、欺兄殺嫂之事一一招承。按說這宗大罪彌天的案子，知縣應當奏聞當今，接著當今萬歲回批，再依國法治罪，現在因為王義王大人，乃是奉旨欽差，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這宗案子正管。知縣遂將方子華的罪狀，呈文送到江寧縣，案院衙門接到公事，將惡賊方子華提到天寧縣，欽差大人過了一堂，遂將方子華定成副罪。大清國的法律，非當今皇上不能定此重大之罪，欽差王大人代天巡守，先斬後奏，所以才能定惡賊方子華的罪孽。方子華的罪孽定出之後，黎民百姓們可就都知道了，皆因為欽差過堂，僧道俗、三教九流、黎民百姓可以任意觀看。黎民百姓這一喧嚷，可就將信傳到鏢局子去了。神刀將李四爺劈完了謝洪山，勝爺對大眾說道：「從此閒事不管，安心作生意。我已經將就木之人了，為管閒事，給小弟們結下不少的冤仇，這是何苦來呢？像謝洪山這宗事情，本是由三太身上所起，將來謝家若有後人，豈不找三太報仇？別看是李四爺劈的謝洪山，李四爺與我都這大年紀，他們就是找老弟兄們報仇，也未必能報得了呀。從此再也不管閒事了。」大家正在閒談之際，就聽外面傳說，江寧縣明日剛萬惡滔天的淫賊方子華。勝爺遂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蕭金台的賊人追下山來，我迎去之時，他們又返回去了，我遂回了鏢局子。為此賊幾乎與蕭金台的賊人鬧出是非來。凡事要有始有終，江寧縣剛淫賊方子華，恐惡賊尚有餘黨搶劫法場，咱們去十位八位的暗中保護法場。」諸葛道爺答道：「三弟，這倒不必，淫賊這宗案子，決沒有劫法場的。願意看熱鬧，倒可以同黃三太他們去看熱鬧。」

勝爺聞聽點頭稱是。第二天師徒數人直奔江寧府法場而來，在路上就聽黎民百姓傳說，勝三爺的功德太大啦，採花賊方子華若不是鏢局子出來捉拿，咱這一方大姑娘小媳婦連門都不敢出了，看見就得採花。勝老鏢頭真是給百姓們造福，除惡安良。

道路之上三三兩兩，莫不談道勝爺師徒之德。勝爺與三太等來到法場，見人山人海，將法場圍的水洩不通，皆因為這宗案子，百八十里地的人都來看熱鬧。勝爺師徒數人來到法場，工夫不大，就見西北角上一陣大亂，勝爺以為是劫法場的，按魚鱗紫金刀，直奔西北方而來，三太等小弟兄在後跟隨。來至切近一看，原來是方大爺子榮，帶著茂兒前來祭奠方子華來了，監斬官不叫進法場，子榮大先生大哭。勝爺一見子榮大先生，遂上前相勸。子榮一看，原來勝爺到了，遂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，我父子前來祭奠，監

斬官不叫進法場。求勝老達官的情面，給求一求監斬官，容我父子與子華活見一面，這個事情非你老人家不可。」勝爺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來到二位監斬官面前說道：「求二位縣太爺賞給愚下勝英一個面子，容大先生父子進法場見方子華一面。」二位監斬官，一位江寧縣知縣，二位是溧水縣知縣，一見勝爺求情，二位知縣心中暗想：此案原是鏢行給辦的，就是欽差大人在此，也得給勝老達官一個面子。二位知縣思索至此，遂說道：「這宗案子實在不能容他進法場，倘若出了差錯，誰人擔待得起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二位大人念方門乃是詩書門第，大員外方子榮修橋補路行善之人，二位大人行一方便，願二位大人輩輩居官，子孫榮盛，求二位大人格外施恩。」勝爺語畢，控背躬身與二位縣太爺施禮，二位知縣趕緊還禮，說道：「若是別人定然是不成的，你乃是此案原辦，就命他父子前來祭奠吧。」大先生與茂兒遂進了法場。一見淫賊此時已經昏迷不醒，大先生一看，當時也昏迷過去。遂將大先生叫醒，淫賊被茂兒呼喚也甦醒過來，只見淫賊涕淚雙流說道：「茂兒，你尚在人世？叔父不仁，禽獸不如，一言難盡了。但願吾姪孝順雙親，光大門楣，不仁的叔父死有餘辜。天作孽猶可違，自作孽不可活，幸吾姪性命尚在，叔父雖死亦瞑目了。」此時大先生已經甦醒過來，哭泣叫道：「賢弟，愚兄不能教弟，致有此禍。事已如此，為兄實在顧不了兄弟了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。少爺在旁斟了一杯酒，雙手遞到方子華嘴邊，叫道：「叔父飲姪兒這一盞酒吧，姪兒再不能孝敬叔父了。」

說話之時，眼淚流到酒盅之中。惡淫賊方子華將酒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為叔死後，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？」大先生與茂兒哭得真是死去活來，難捨難離。勝爺此時站在旁邊，也灑痛淚，觀看熱鬧之人莫不落淚。忽聽追魂大炮響了一聲，惡賊當時復又昏去，大先生與茂兒仍是哭泣。二位監斬官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時刻將到，請他父子速出法場吧！」護決兵遂將大先生與茂兒架出了法場。大先生昏迷過去，跟來的婆子將大先生呼喚甦醒，此時追魂大炮響三聲，劊子手將惡淫賊剮完，方家父子痛哭一場，然後收屍而還，這就是淫賊方子華的收緣結果。

勝爺與三太師徒回了鏢局子，一到鏢局子，工夫不大，趟子手進來報告，說道：「外面現在有一個黑大漢，言說是找三大爺，問他找姓什麼的三大爺，他說忘了姓什麼啦。」勝爺聞聽微笑道：「三太，你到外面看看是什麼人，不要造次。」黃三太答應一聲，趕緊來到鏢局子外面一看，是一個黑大漢，身高八尺有餘，面如鍋底一般，三太問道：「你找哪一位？」那人說道：「小子，找三大爺。小子你姓什麼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在下姓黃，名叫三太。你貴姓啊？」那人聞聽三太之名，遂大聲說道：「原來是黃三太！」一伸手將三太抓起，離地有三尺多高。三太說道：「這是怎麼的？」那人又說道：「原來是三哥。我姓孟，我叫孟金龍，小子你認識不認識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你先將我放下，有什麼再說，我受不了哇。」孟金龍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放下你可別跑了，領著我見三大爺。」將三太放在地下，三太說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金龍說道：「咱是台灣村的人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有一個台灣省，沒有台灣村。你找的是勝三大爺吧？」金龍說道：「不錯，是找咱勝三大爺。」

三太說道：「你怎麼叫我黃三哥？」傻小子金龍說道：「大鬧台灣省，我聽我爸爸說的，有一個黃三哥。那時咱沒見著，若是咱們見了面，我將台灣的兵都摔死就完啦。」三太一看孟金龍比賈明還糟，遂叫道：「金龍！你跟著我到裡面認三大爺去吧。」傻小子在後跟著，三太在前，來到裡面，孟金龍一看，有一個老頭在當中坐著呢，遂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我保鏢來啦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傻小子說道：「我姓孟，名叫金龍，人稱混海金龍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氏？」

孟金龍答道：「我是台灣村的人啊。」勝爺道：「哪裡有台灣村？你父是誰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之天倫九頭獅子孟鏗，我之師傅震三山夏侯商元。」勝爺一聽，原來是盟弟之子，師兄之高徒，遂笑道：「你幹什麼來了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保鏢來了。」勝爺一聽，不由得就笑啦，哪有這樣保鏢的？還不將客人嚇死？勝爺說：「你就在此住著吧。」傻小子與勝爺共桌而食，共榻而眠，住了六七天。

這一晚間未曾上門的時候，定更來天，鏢局門外又來了一條大漢，擔著幾條鹿腿、野雞，進了鏢局門，要拜見勝三爺。